

南史卷一

宋本纪上第一

宋高祖武皇帝讳裕，字德舆，小字寄奴，彭城县绥舆里人，姓刘氏，汉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孙也。彭城楚都，故苗裔家焉。晋氏东迁，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。皇祖靖，晋东安太守。皇考翹，字显宗，郡功曹。帝以晋哀帝兴宁元年岁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，神光照室尽明，是夕甘露降于墓树。及长，雄杰有大度，身长七尺六寸，风骨奇伟，不事廉隅小节，奉继母以孝闻。

尝游京口竹林寺，独卧讲堂前，上有五色龙章，众僧见之，惊以白帝，帝独喜曰：“上人无妄言。”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，其地秦史所谓曲阿、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。时有孔恭者，妙善占墓，帝尝与经墓，欺之曰：“此墓何如？”孔恭曰：“非常地也。”帝由是益自负。行止时见二小龙附翼，樵渔山泽，同侣或亦睹焉。及贵，龙形更大。

帝素贫，时人莫能知，唯琅邪王谧独深敬焉。帝尝负刁逵社钱三万，经时无以还，被逵执，谧密以己钱代偿，由是得释。后伐荻新洲，见大蛇长数丈，射之，伤。明日复至洲，里闻有杵臼声，往覘之，见童子数人皆青衣，于榛中捣药。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王为刘寄奴所射，合散傅之。”帝曰：“王神何不

杀之？”答曰：“刘寄奴王者不死，不可杀。”帝叱之，皆散，仍收药而反。又经客下邳逆旅，会一沙门谓帝曰：“江表当乱，安之者，其在君乎。”帝先患手创，积年不愈，沙门有一黄药，因留与帝，既而忽亡，帝以黄散傅之，其创一傅而愈。宝其余及所得童子药，每遇金创，傅之并验。

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。晋隆安三年十一月，祆贼孙恩作乱于会稽，朝廷遣卫将军谢琰、前将军刘牢之东讨。牢之请帝参府军事，命与数十人觐贼，遇贼众数千，帝便与战，所将人多死，而帝奋长刀，所杀伤甚众。牢之子敬宣疑帝为贼所困，乃轻骑寻之；既而众骑并至，遂平山阴，恩遁入海。

四年五月，恩复入会稽，杀谢琰。十一月，牢之复东征，使帝戍句章，句章城小人少，帝每战陷阵，贼乃退还浹口。时东伐诸将，士卒暴掠，百姓皆苦之，惟帝独无所犯。

五年春，恩频攻句章，帝屡破之，恩复入海。三月，恩北出海盐，帝筑城于故海盐，贼日来攻城，城内兵少，帝乃选敢死士击走之。时虽连胜，帝深虑众寡不敌，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，观其懈，乃奋击，大破之。恩知城不可下，进向沪渎，帝弃城追之。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为前驱，帝以吴人不习战，命之在后，不从。是夜帝多设奇兵，兼置旗鼓，明日战，伏发，贼退，嗣之追奔陷没。帝且退且战，麾下死伤将尽，乃至向处止，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。贼疑尚有伏，乃引去。六月，恩浮海至丹徒，帝兼行与俱至，奔击大破之。恩至建邺，知朝廷有备，遂走郁洲。八月，晋帝以帝为下邳太守。帝又追恩至郁洲及海盐，频破之。恩自是饥馑，奔临海。

元兴元年，荆州刺史桓玄举兵东下，骠骑将军司马元显遣牢之拒之，帝又参其军事。玄至，帝请击之，牢之不许，乃遣子敬宣诣玄请和。帝与东海何无忌并固谏，不从。玄克建邺，

以牢之为会稽内史。牢之惧，招帝于广陵举兵，帝曰：“人情去矣，广陵亦岂可得之？”牢之竟缢于新洲。何无忌谓帝曰：“我将何之？”帝曰：“可随我还京口。玄必守臣节，当与卿事之；不然，与卿图之。”

玄从兄修以抚军将军镇丹徒，以帝为中兵参军。孙恩自败后，惧见获，乃投水死于临海，余众推恩妹夫卢循为主。玄复遣帝东征。

二年，循奔永嘉，帝追破之。六月，加帝彭城内史。

十二月，桓玄篡位，迁晋帝于寻阳。桓修入朝，帝从至建邺，玄见帝，谓司徒王谧曰：“昨见刘裕，风骨不恒，盖人杰也。”每游集，赠赐甚厚。玄妻刘氏，尚书令耽之女也，聪明有智鉴，尝见帝，因谓玄曰：“刘裕龙行虎步，视瞻不凡，恐必不为人下，宜早为其所。”玄曰：“我方平荡中原，非裕莫可，待关、陇平定，然后议之。”

修寻还京口，帝托以金创疾动，不堪步从，乃与无忌同船共还，建兴复计，及弟道规、沛国刘毅、平昌孟昶、任城魏咏之、高平檀凭之、琅邪诸葛长人、太原王元德、陇西辛扈兴、东莞童厚之，并同义谋。时桓修弟弘为青州刺史，镇广陵，道规为弘中兵参军，昶为州主簿，乃令毅就昶谋共袭弘。长人为豫州刺史刁逵左军府参军，谋据历阳相应，元德、厚之谋于建邺攻玄，克期齐发。

三年二月乙卯，帝托游猎，与无忌、咏之、凭之，毅从弟藩，凭之从子韶、祗、隆、道济，昶族弟怀玉等，集义徒凡二十七人，愿从者百余人。丙辰，候城门开，无忌等义徒服传诏服，称诏居前，义众驰入齐叫，吏士惊散，即斩修以徇。帝哭之甚恸，厚加敛恤。昶劝弘其日出猎，未明，开门出猎人，昶、道规、毅等率壮士五六十人，因开门直入。弘方噉粥，即斩之，

因收众济江。

义军初克京城，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来赴，帝登城谓曰：“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寻阳，我等并被密诏诛逆党，今日贼玄之首已当臬于大航。诸君非大晋之臣乎？”弘等信之而退。毅既至，帝命诛弘等。

毅兄迈先在建邺，事未发数日，帝遣同谋周安穆报之，使为内应。迈甚惧，安穆虑事发，驰归。时玄以迈为竟陵太守，迈便下船，欲之郡。是夜玄与迈书曰：“北府人情云何？卿近见刘裕何所道？”迈谓玄已知其谋，晨起白之。玄惊，封迈为重安侯，又以不执安穆故杀之，诛元德、扈兴、厚之等。乃遣顿丘太守皇甫之、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义军。

先是，帝造游击将军何澹之，左右见帝光曜满室，以告澹之，澹之以白玄，玄不以为意，至是，闻义兵起，甚惧。或曰：“裕等甚弱，陛下何虑之深？”玄曰：“刘裕足为一世之雄，刘毅家无儋石之储，擣菹一掷百万，何无忌，刘牢之之外甥，酷似其舅，共举大事，何谓无成。”时众推帝为盟主，以孟昶为长史，总后事，檀凭之为司马，百姓愿从者千余人。军次竹里，移檄都下曰：

夫成败相因，理不常泰，狡焉肆虐，或遇圣明。自我大晋，屡遭阳九，隆安以来，皇家多故，贞良弊于豺狼，忠臣碎于虎口。逆臣桓玄敢肆陵慢，阻兵荆郢，肆暴都邑，天未忘难，凶力实繁，踰年之间，遂倾皇祚。主上播越，流幸非所，神器沉辱，七庙毁坠，虽夏后之离浞、豷，有汉之遭莽、卓，方之于兹，未足为喻。自玄篡逆，于今历载，弥年亢旱，人不聊生，士庶疲于转输，文武困于板筑，室家分析，父子乖离，岂惟大东有杼轴之悲，漂梅有顷筐之怨而已哉！仰观天文，俯察人事，此而可存，孰有可亡！凡在有心，谁不扼腕。裕等所以叩心泣

血，不遑启处者也。

是故夕寐宵兴，搜奖忠烈，潜构崎岖，过于履虎，乘机奋发，义不图全。辅国将军刘毅、广武将军何无忌、镇北主簿孟昶、兖州主簿魏咏之、宁远将军刘道规、龙骧参军刘藩、振威将军檀凭之等，忠烈断金，精贯白日，荷戈俟奋，志在毕命。益州刺史毛璩，万里齐契，扫定荆楚。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，宫于寻阳。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曲，保据石头。扬武将军诸葛长人收集义士，已据历阳。征虏参军庾贲之等潜相连接，以为内应。同力协契，所在蜂起，即日斩伪徐州刺史安成王修、青州刺史弘。义众既集，文武争先，咸谓不有一统，则事无以辑。裕辞不获命，遂总军要，庶上凭祖宗之灵，下罄义夫之节，翦馘逋逆，荡清京华。公侯诸君，或世树忠贞，或身荷爵宠，而并俛眉猾竖，无由自效，顾瞻周道，宁不吊乎！今日之举，良其会也。裕以虚薄，才非古人，受任于既颓之运，接势于已替之机，丹诚未宣，感慨愤激。望霄汉以永怀，眇山川以增伫，投檄之日，神驰贼庭。

三月戊午，遇皇甫之于江乘，帝躬执长刀，大呼，即斩甫之。进至罗落桥，遇皇甫敷，檀凭之战败，死之，众退，帝进战弥厉，又斩敷首。初，帝建大谋，有工相者相帝与无忌等近当大贵，惟云凭之无相。至是，凭之战死，帝知其事必捷。

玄闻敷等没，使桓谦屯东陵口，卞范之屯覆舟山西。己未，义军进至覆舟东，张疑兵，以油帔冠诸树，布满山谷。帝先驰之，将士皆殊死战，无不一当百，呼声动天地。因风纵火，烟焰张天，谦等大败。玄始虽遣军，而走意已决，别遣领军殷仲文具舟石头，闻谦败，轻船南逸。

庚申，帝镇石头城，立留台百官，焚桓温主于宣阳门外，造晋新主于太庙。遣诸将追玄，命尚书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舆。

司徒王谧与众议推帝领扬州，帝固辞，乃以谧为录尚书事、领扬州刺史，帝为镇军将军、都督八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、领军将军。

初，晋陵人韦叟善相术，桓修令相帝当得州不，叟曰：“当得边州刺史。”退而私于帝曰：“君相贵不可言。”帝笑曰：“若中，当相用为司马。”至是，叟诣帝曰：“成王不负桐叶之信，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。今不敢希镇军司马，愿得领军佐。”于是用焉。

时诸葛长人失期，为刁逵执送，未至而玄败。玄经寻阳，江州刺史郭昶之为具乘舆法物。初，荆州刺史王绥以江左冠族，又桓氏之甥，素甚陵帝，至是，及其父尚书左仆射愉有自疑志，并及诛。

四月戊子，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，承制，大赦，惟桓玄一祖后不免。桓玄之篡，王谧佐命，手解安帝玺绂。及义旗建，众谓谧宜诛，惟帝素德谧，保持之。刘毅尝因朝会，问谧玺绂所在，谧益惧。及王愉父子诛，谧从弟湛谓谧曰：“王驹无罪而诛，此是翦除胜己，兄既桓氏党附，求免得乎？”驹，愉小字也。谧惧，奔曲阿。帝笺白大将军迎还，复其位。

玄挟天子走江陵，又浮江东下，与刘毅、何无忌、刘道规等遇于峥嵘洲，众军大破之。玄党殷仲文奉晋二皇后还建邺。玄复挟天子至江陵，因走南郡，太守王腾之、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天子入南郡府。

初，益州刺史毛璩遣从孙佑之与参军费恬送弟丧下州，璩弟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，诱玄入蜀，至枚回洲，恬与佑之迎射之，益州督护冯迁斩玄，传首建邺。玄从子振逃于华容之涌中，招集逆党，袭江陵城，腾之、康产皆被杀。桓谦先匿沮川，

亦聚众应振。为玄举哀，立丧庭。谦率众官奉玺绶于安帝。刘毅、何无忌进及桓振战，败绩于灵溪。

十月，帝领青州刺史，甲仗百人入殿。

义熙元年正月，毅等至江津，破桓谦、桓振，江陵平。三月甲午，晋帝至自江陵。庚子，诏进帝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帝固让，旋镇丹徒。九月乙巳，加帝领兖州刺史。

卢循浮海破广州，获刺史吴隐之，即以循为广州刺史，以其党徐道覆为始兴相。

二年三月，进帝督交、广二州。十月，论匡复勋，封帝豫章郡公，邑万户，赐绢三万疋。其余封赏各有差。

三年十二月，司徒、录尚书、扬州刺史王谧薨。

四年正月，征帝入辅，授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徐、兖二州刺史如故。表解兖州。先是，帝遣冠军刘敬宣伐蜀贼谯纵，无功而还。九月，帝以敬宣挫退，逊位，不许。十月，乃降为中军将军，开府如故。

五年二月，伪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。三月，帝抗表北讨，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。乃浮淮入泗，五月，至下邳，留船，步军进琅邪，所过筑城留守。

超大将公孙五楼请断大岷，坚壁清野以待，超不从。初谋是役，议者以为贼若严守大岷，军无所资，何能自反？帝曰：“不然。鲜卑性贪，略不及远，既幸其胜，且爱其谷，必将引我，且亦轻战。师一入岷，吾何患焉。”及入岷，帝举手指天曰：“吾事济矣。”众问其故，帝曰：“师既过险，士有必死之志，余粮栖亩，军无匮乏之忧，胜可必矣。”

六月，超留羸老守广固，使其广宁王贺刺卢及公孙五楼悉力据临朐。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，超告五楼急据之。比至，为

龙骧将军孟龙符所保，五楼乃退。

大军分车四千两为二翼，方轨徐行，车张幟，御者执肖，以骑为游军，军令严肃。比及临朐，贼骑交至，帝命兖州刺史刘藩、并州刺史刘道怜等陷其阵。日向昃，战犹酣，帝用参军胡藩策，袭克临朐，贼乃大奔。超遁还广固，获其玉玺、豹尾、犍等，送于都。丙子，克广固大城，超固其小城。乃设长围以守之，馆谷于青土，停江、淮转输。

七月，超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，自长安反，泰山太守申宣执送之。纲有巧思，先是，帝修攻具，城上人曰：“汝不得张纲，何能为也。”及至，升诸楼车以示之，城内莫不失色。超既求救不获，纲反见虏，乃求称藩，割大岷为界，献马千匹，不听。

时姚兴遣使，声言将涉淮左，帝谓曰：“尔报姚兴，我定青州，将过函谷，虏能自送，今其时矣。”录事参军刘穆之遽入曰：“此言不足威敌，容能怒彼。若鲜卑未拔，西羌又至，公何以待之？”帝乃笑曰：“此兵机也，非子所及。羌若能救，不有先声，是自强也。”

十月，张纲修攻具成，设飞楼县梯，木幔板屋，冠以牛皮，弓矢无所用之。刘毅遣上党太守赵恢以千余人来援，帝夜潜遣军会之。明旦，恢众五千，方道而进，每晋使将到，辄复如之。

六年二月丁亥，屠广固，超踰城走，追获之，斩于建康市。杀其王公以下，纳生口万余，马二千匹。

初，帝之北也，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，循不从，道覆乃至番禺说循曰：“今日之机，万不可失。若克京都，刘公虽还，无能为也。”循从之。是月，寇南康、庐陵、豫章诸郡，郡守皆奔走。时帝将镇下邳，进兵河、洛，及征使至，即日班师。镇南将军何无忌与道覆战，败死于豫章，内外震骇，朝议欲奉

乘輿北走。帝次山阳，闻败，卷甲与数十人造江上征问，知贼尚未至。

四月癸未，帝至都。刘毅自表南征，帝以贼新捷锋锐，须严军偕进，使刘藩止之，毅不从。五月壬午，卢循败毅于桑落洲。及审帝凯入，相视失色，欲还寻阳，平江陵，据二州以抗朝廷。道覆请乘胜遂下，争之旬日，乃从。

于时北师始还，伤痍未复，战士纔数千，贼众十余万，舳舻亘千里。孟昶、诸葛长人惧，欲拥天子过江，帝曰：“今兵士虽少，犹足一战，若其克济，臣主同休；如其不然，不复能草间求活，吾计决矣。”初，帝征慕容超，惟孟昶劝行，丙辰，昶乃表天子，引罪，仰药而死。

时议者欲分兵屯守诸津，帝曰：“贼众我寡，分其兵则人测虚实，一处失利，则沮三军之心，若聚众石头，则众力不分。”戊午，帝移镇石头。乙丑，贼大至，帝曰：“贼若新亭直上，且将避之；若回泊蔡洲，成禽耳。”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战，循多疑少决，每求万全，乃泊蔡洲以待军溃。帝登石头以望，见之，悦。庚辰，贼设伏于南岸，疑兵向白石。帝率刘毅、诸葛长人北拒焉，留参军徐赤特戍查浦，戒令勿战。帝既北，贼焚查浦而至张侯桥，赤特与战，大败，贼进屯丹阳郡。帝驰还石头，斩徐赤特。解甲久之，乃出阵于南塘。七月庚申，循自蔡洲退，将还归寻阳，帝遣辅国将军王仲德等追之。使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番禺，戒之曰：“我十二月必破袄寇，卿亦足至番禺，先倾其巢窟也。”

十月，帝率舟师南伐，使刘毅监太尉留府。是月，徐道覆寇江陵，荆州刺史刘道规大破之，道覆走还湓口。十一月，孙处至番禺，克其城，卢循父嘏奔始兴，处抚其人以守。十二月己卯，大军次大雷。庚辰，贼方江而下，帝躬提幡鼓，命众军

齐力击之，军中多万钧神弩，所至莫不摧陷。帝自于中流蹙之，因风水之势，贼舰悉薄西岸，岸上军先备火具焚之，大败。循还寻阳，遂走豫章，悉力栅左里。丙申，大军次左里，将战，帝麾之，麾竿折，幡沉于水，众咸惧，帝笑曰：“昔覆舟之役亦如此，今胜必矣。”攻其栅，循单舸走，众皆降。师旋，晋帝遣侍中黄门劳师于行所。

七年正月己未，振旅而归，改授大将军、扬州牧，给班剑二十人，本官并如故。固辞。凡南北征伐战亡者，并列上贖赠，尸丧未反者，遣主帅迎接，致还本土。

二月，卢循至番禺，为孙处所破，收余众南走。刘藩、孟怀玉斩徐道覆于始兴。

自晋中兴以来，朝纲弛紊，权门兼并，百姓流离，不得保其产业。桓玄颇欲厘改，竟不能行。帝既作辅，大示轨则，豪强肃然，远近禁止。至是，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。帝诛亮，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。

晋帝又申前诏，帝固辞。于是改授太尉、中书监，乃受命，奉送黄钺。

交州刺史杜惠度斩卢循父子，函七首送都。

先是，诸州郡所遣秀才、孝廉多非其人，帝乃表申明旧例，策试之。

荆州刺史刘道规疾患，求归，八年四月，改授豫州刺史，以豫州刺史刘毅代之。毅既有雄才大志，与帝俱兴复晋室，自谓京城、广陵功足相抗，虽权事推帝，而心不服也。厚自矜许，朝士素望者并多归之，与尚书仆射谢混、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。及镇江陵，豫州旧府多割以自随，请僧施为南蛮校尉。帝知毅终为异端，心密图之。毅至西，称疾笃，表求从弟兖州刺史藩以为副贰，帝伪许焉。九月，藩入朝，帝命收藩及谢混，

并赐死。自表讨毅，又假黄钺，率诸军西征。以前镇军将军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兖州刺史道怜镇丹徒，豫州刺史诸葛长人监太尉留府事，加太尉司马丹阳尹刘穆之建威将军，配以实力。壬午，发建邺，遣参军王镇恶、龙骧将军蒯恩前袭江陵，克之，毅及党与皆伏诛。

十一月，帝至江陵，分荆州十郡为湘州，帝仍进督焉。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，使伐蜀。晋帝进帝太傅、扬州牧，加羽葆、鼓吹，班剑二十人。

九年二月乙丑，帝至自江陵。初，诸葛长人贪淫骄横，帝每优容之。刘毅既诛，长人谓所亲曰：“昔年醢彭越，今年杀韩信，祸其至矣。”将谋作乱。帝克期至都，而每淹留不进。公卿以下，频日奉候于新亭，长人亦骤出。既而帝轻舟密至，已还东府矣。长人到门，引前，却人闲语，凡平生言所不尽者，皆与及之，长人甚悦。帝已密命左右丁旼自幔后出，于坐拉焉，死于床侧。舆尸付廷尉，并诛其弟黎人。旼骁勇有力，时人语曰，“勿跋扈，付丁旼”。

先是，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夺，百姓薪采渔钓，皆责税直，至是禁断之。时人居未一，帝上表定制，于是依界土断，惟徐、兖、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。诸流寓郡县，多所并省。

以帝领镇西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帝固让太傅、扬州牧及班剑，奉还黄钺。

七月，朱龄石平蜀，斩谯纵，传首建邺。

九月，晋帝以帝平齐、定卢循功，封帝次子义真为桂阳县公；并重申前命，授帝太傅、扬州牧，加羽葆、鼓吹，班剑二十人。将吏百僚敦劝，乃受羽葆、鼓吹、班剑，余固辞。

十年，息人简役，筑东府城，起府舍。

帝以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宗室之重，又得江、汉人心，疑其

有异志；而休之子谯王文思在都，招聚轻侠，帝执送休之，令自为其所。休之表废文思，并与帝书陈谢。

十一年正月，帝收休之子文宝、兄子文祖，并赐死，率众西讨。复假黄钺，领荆州刺史。以中军将军道怜监留府事。休之上表自陈，并罪状帝。休之府录事参军韩延之有干用才，帝未至江陵，密书招之。延之报书曰：“承亲率戎马，远履西偏，阖境士庶，莫不惶骇。辱疏，知以谯王前事，良增叹息。司马平西体国忠贞，款怀待物，以公有匡复之勋，家国蒙赖，推德委诚，每事询仰。谯王往以微事见劾，犹自表逊位；况以大过而当默邪！来示云，‘处怀期物，自有由来’。今伐人之君，啖人以利，真可谓‘处怀期物’者矣。刘藩死于阖闾之门，诸葛毙于左右之手，甘言谄方伯，袭之以轻兵，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，阃外无自信诸侯，以为得算，良所耻也。吾虽鄙劣，尝闻道于君子，以平西之至德，宁可无授命之臣乎？假天长丧乱，九流浑浊，当与臧洪游于地下。不复多云。”帝视书叹息，以示将佐曰：“事人当如此。”

三月，军次江陵。初，雍州刺史鲁宗之负力好乱，且虑不为帝容，常为讖曰：“鱼登日，辅帝室。”与休之相结。至是，率其子竟陵太守轨会于江陵。帝济江，休之众溃，与轨等奔襄阳，江陵平。加领南蛮校尉。将拜南蛮，遇四废日，佐史郑鲜之等白迁日，不许。下书开宽大之恩。

四月，进军襄阳，休之等奔姚兴。晋帝复申前令，授太傅、扬州牧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加前部羽葆、鼓吹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四人，封第三子义隆为北彭城县公。八月甲子，帝至自江陵，奉还黄钺，固辞太傅、州牧、前部羽葆、鼓吹，其余受命。

十二年正月，晋帝诏帝依旧辟土，加领平北将军、兖州刺

史，增督南秦，凡二十二州。帝以平北文武寡少，不宜别置，于是罢平北府，以并大府。三月，加帝中外大都督。

初，帝平齐，仍有定关、洛意，遇卢循侵逼，故寝。及荆、雍平，乃谋外略。会姚兴死，子泓新立，兄弟相杀，关中扰乱。四月乙丑，帝表伐关、洛，乃戒严北讨，加领征西将军、司豫二州刺史。以世子为徐、兖二州刺史。帝欲以义声怀远，奉琅邪王北伐。五月，庐江霍山崩，获六钟，献之天子。癸巳，加领北雍州刺史，前后部羽葆、鼓吹，增班剑为四十人。八月丁巳，率大众进发，以世子为中军将军，监太尉留府事，尚书右仆射刘穆之为左仆射，领监军、中军二府军司，入居东府，总摄内外。九月，帝至彭城，加领北徐州刺史。十月，众军至洛，围金墉，降之。修复晋五陵，置守卫。

十二月壬申，晋帝加帝位相国、总百揆、扬州牧，封十郡为宋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绂、远游冠、绿綬绶，位在诸侯王上。策曰：

朕以寡昧，仰纘洪基，夷羿乘衅，荡覆王室，越在南鄙，迁于九江。宗祀绝飧，人神无位，提挈群凶，寄命江浦，则我祖宗之烈，奄坠于地，七百之祚，翦焉既倾，若涉巨海，罔知攸济。天未绝晋，诞育英辅，振厥弛维，再造区宇，兴亡继绝，俾昏作明，元勋至德，朕实攸赖。

今将授公典策，其敬听朕命：乃者，桓玄肆僭，滔天泯夏，拔本塞源，颠蹶六位，庶僚俛眉，四方莫恤。公精贯朝日，气陵虹蜺，奋其灵武，大歼群慝，克复皇邑，奉歆神祇。此公之大节始于勤王者也。授律群后，泝流长骛，薄伐崢嶸，献捷南郢，大憝折首，群逆毕夷，三光旋采，旧物反正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出藩入辅，弘兹保弼，阜财利用，繁殖黎元，编户岁滋，

疆宇日启，导德明刑，四境有截。此又公之功也。鲜卑负众，僭盗三齐，介恃遐阻，仍为边害，公搜乘秣马，躡入远疆，冲櫓四临，万雉俱溃，拓土三千，申威龙漠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卢循祆凶，伺隙五岭，侵覆江、豫，矢及王城，国议迁都之规，家献徙卜之计，公乘辕南济，义形于色，运奇摭略，英谋不世，狡寇穷衄，丧旗宵遁，俾我畿甸，拯于将坠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追奔逐北，扬旌江瀆，偏旅浮海，指日遄至，番禺之功，俘级万数，左里之捷，鸟散鱼溃，元凶远窜，传首万里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刘毅叛换，负衅西夏，陵上罔主，志肆奸暴，公御轨以刑，消之不日，罪人斯得，荆、衡宁晏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谯纵怙乱，寇窃一隅，王化阻阂，三巴沦溺，公指命偏帅，授以良图，陵波凭湍，致届井络，僭竖伏辘，梁、岷草偃。此又公之功也。马休、鲁宗，阻兵内侮，驱率二方，连旗称乱，公投袂星言，研其上略，江津之师，势踰风电，回旆沔川，实繁震慑，二叛奔迸，荆、雍来苏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永嘉不竞，四夷擅华，五都倾荡，山陵幽辱，祖宗怀没世之愤，遗眚有匪风之思，公远齐阿衡纳隍之仁，近同小白灭亡之耻，鞠旅陈师，赫然大号，分命群帅，北徇司、兖，许、郑风靡，巩、洛载清，百年榛秽，一朝扫涤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公有康宇内之勋，重之以明德。爰初发迹，则奇谟冠古，电击强祆，则锋无前对，聿宁东畿，大造黔首。若乃草昧经纶，化融于岁计，扶危静乱，道固于苞桑。蠲削烦苛，较若画一，淳风美化，盈塞区宇。是以绝域献琛，遐夷纳颡，王略所宣，九服率从。虽文命之东渐西被，咎繇之迈于种德，何以尚兹。

朕闻先王之宰世也，庸勋尊贤，建侯胙土，褒以宠章，崇其徽物，所以协辅皇室，永隆藩屏。故曲阜光启，遂荒徐宅，营丘表海，四履有闻。其在襄王，亦赖匡霸，又命晋文，备物

光賜。惟公道冠前烈，勳高振古，而殊典未飾，朕甚憐焉！今進授相國，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、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為宋公，錫茲玄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定爾居，用建冢社。昔晉、鄭啟藩，入作卿士，周、召保傅，出總二南，內外之任，公實兼之。今命使持節、兼太尉、尚書左仆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，宋公玺綬，使持節、兼司空、散騎常侍、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國位無不總，禮絕朝班，居常之名，宜與事革。其以相國總百揆，去錄尚書之號；上送所假節、侍中貂蟬、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、豫章公印策；進揚州刺史為牧，領征西將軍、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。

公紀綱禮度，萬國是式，乘介蹈方，罔有遷志，是用錫公大路、戎路各一，玄牡二駟；公抑末敦本，務農重積，采鑿實殷，稼穡惟阜，是用錫公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；公閑邪納正，移風改俗，陶鈞品物，如樂之和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、六佾之舞；公宣美王化，導揚休風，華夷企踵，遠人胥萃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；公官方任能，網羅幽滯，九皋辭野，髦士盈朝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；公當軸處中，率下以義，式遏寇讎，滌除苛慝，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；公明罰恤刑，庶獄詳允，放命干紀，罔有攸縱，是用錫公鈇鉞各一；公龍驤鳳矯，咫尺八紘，括囊四海，折沖無外，是用錫公彤弓一、彤矢百，茲弓十、茲矢千；公溫恭孝思，致虔禋祀，忠肅之志，儀刑四方，是用錫公秬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宋國置丞相以下，一遵舊儀。欽哉，其祗服往命，茂對天休，簡恤庶邦，敬敷顯德，以終我高祖之嘉命！置宋國侍中、黃門侍郎、尚書左丞，即隨大使奉迎。

枹罕虜乞伏炽盤遣使謁帝，求效力討姚泓，拜為平西將軍、河南公。

十三年正月，帝以舟师进讨，留彭城公义隆镇彭城。军次陈留城，经张良庙，下令以时修饰栋宇致荐焉。晋帝追赠帝祖为太常，父为特进、左光禄大夫，让不受。二月，冠军将军檀道济等军次潼关。三月庚辰，帝率大军入河。五月，帝至洛阳，谒晋五陵。七月，至陕，龙骧将军王镇恶舟师自河浮渭。八月，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军于蓝田，王镇恶克长安，禽姚泓。始义熙九年，岁、镇、荧惑、太白聚东井，至是而关中平。九月，帝至长安。长安丰稔，帑藏盈积，帝先收其彝器、浑仪、土圭、记里鼓、指南车及秦始皇玉玺送之都；其余珍宝珠玉，悉以班赐将帅。迁姚宗于江南，送泓斩于建康市。谒汉长陵，大会文武于未央殿。

十月，晋帝诏进宋公爵为王，加十郡益宋国，并前为二十郡。其相国、扬州牧、领征西将军、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。帝欲息驾长安，经略赵、魏，十一月，前将军刘穆之卒，乃归。十二月庚子，发自长安，以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，镇长安，留腹心将佐以辅之。

十四年正月壬戌，帝至彭城，解严息甲。以辅国将军刘遵考为并州刺史，领河东太守，镇蒲阪。帝解司州，领徐、冀二州刺史，固让进爵。时汉中成固县汉水崖际有异声如雷，俄顷岸崩，有铜钟十二，出自潜壤。巩县人宗曜于其田所获嘉禾，九穗同茎，帝以献，晋帝以归于我。帝冲让，乃止。

六月丁亥，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，下命赦国内殊死以下。诏崇豫章太夫人为宋公太妃，世子为中军将军副贰，相国府百官悉依天朝之制。又诏宋国所封十郡之外，悉得除用。

先是，安西中兵参军沈田子杀安西司马王镇恶，诸将杀安西长史王修，关中乱。十月，帝遣右将军朱龄石代安西将军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。义真还，为赫连勃勃所追，大败，仅以

身免，诸将帅及龄石并没。

十二月，晋安帝崩，大司马琅邪王即帝位。

元熙元年正月，晋帝诏征帝入辅，又申前令，进公爵为王，以徐州之海陵北东海北谯北梁、豫州之新蔡、兖州之北陈留、司州之陈郡汝南颍川荥阳十郡，增宋国。七月，乃受命。赦国内五岁刑以下，迁都寿阳。九月，解扬州。十二月，晋帝命帝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虞宫县。进王太妃为太后，王妃为王后，世子为太子，王子、王孙爵命之号，一如旧仪。

二年正月，帝表让殊礼。竟陵郡江滨自开，出古铜礼器十余枚，帝献之晋帝，让不受，于是归诸瑞物，藏于相府。四月，诏遣敦劝，兼征帝入辅。六月壬戌，帝至都。甲寅，晋帝禅位于宋。有司草诏既成，请书之，天子即便操笔，谓左右曰：“桓玄之时，天命已改，重为刘公所延，将二十载。今日之事，本所甘心。”甲子，遣使奉策曰：

咨尔宋王，夫玄古权舆，悠哉邈矣，其详靡得而闻。爰自书契，降逮三、五，莫不以上圣君四海，止戈定大业。然则帝王者，宰物之通器，君道者，天下之至公也。昔在上叶，深鉴兹道，是以天禄既终，唐、虞弗得传其嗣，符命来格，舜、禹不获全其谦。所以经纬三才，澄序彝化，作范振古，垂风万叶，莫尚于兹。自是厥后，历代弥劭。汉既嗣德于放勋，魏亦方轨于重华，谅以协谋乎人鬼，而以百姓为心者也。

昔我祖宗钦明，辰居其极，而明晦代序，盈亏有期，翦商兆祸，非惟一世，曾是弗克，矧伊在今，天之所废，有自来矣。惟王体上圣之姿，包二仪之德，明齐日月，道合四时。乃者，社稷倾覆，王拯而存之，中原芜梗，又济而复之。自负固不宾，

干纪放命，肆逆滔天，窃据万里，靡不润之以风雨，震之以雷霆。九伐之道既敷，八法之化自理，岂伊博施于人，济斯黔庶，固已义洽四海，道盛八荒者矣。至于上天垂象，四灵效征，图讖之文既明，人神之望已改，百工歌于朝，庶人颂乎野，亿兆抃踊，倾伫惟新。自非百姓乐推，天命攸集，岂伊在予所得独专。是用仰祇皇灵，俯顺群议，敬禅神器，授帝位于尔躬。大祚其穷，天禄永终。于戏！王其允执其中，敬遵典训，副率土之嘉愿，恢洪业于无穷，时膺休佑，以答三灵之眷望。又遣使持节、兼太保、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谢澹，兼太尉、尚书刘宣范奉玺书，归皇帝玺绶，受终之礼，一如唐虞、汉魏故事。帝奉表陈让，晋帝已逊于琅邪王第，表不获通。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，犹不许。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应曰：“案晋义熙元年至元熙元年，太白昼见经天凡七，占曰：‘太白经天，人更主，异姓兴。’义熙七年，五虹见于东方，占曰：‘五虹见，天子黜，圣人出。’九年，镇星、岁星、太白、荧惑聚于东井。十三年，镇星入太微。占曰：‘镇星守太微，有立王，有徙王。’元熙元年冬，黑龙四登于天，易传曰：‘冬，龙见，天子亡社稷，大人受命。’冀州道人释法称告其弟子曰：‘嵩神言，江东有刘将军，汉家苗裔，当受天命，吾以璧三十二、镇金一饼与之，刘氏卜世之数也。’汉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，魏自黄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禅晋，晋自泰始至今百五十六年，三代揖让，咸穷于六。又汉光武社于南阳，汉末而其树死，刘备有蜀，乃应之而兴；及晋季年，旧根始萌，至是而盛矣。”若此者有数十条。群臣又固请，乃从之。

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，皇帝即位于南郊，设坛，柴燎告天曰：

皇帝臣裕敢用玄牡，昭告于皇皇后帝：

晋以卜世告终，历数有归，钦若景运，以命于裕。夫树君宰世，天下为公，德充帝王，乐推攸集。越俶唐虞，降暨汉魏，靡不以上哲格文祖，元勋陟帝位，故能大拯黔首，垂训无穷。晋自东迁，四维不振，宰辅焉依，为日已久。难棘隆安，祸成元兴，遂至帝主迁播，宗祀堙灭。裕虽地非齐、晋，众无一旅，仰愤时难，俯悼横流，投袂一起，则皇祀克复。及危而能持，颠而能扶，奸宄具歼，僭伪亦灭，诚兴废有期，否终有数。至于大造晋室，拨乱济时，因藉时来，实尸其重。加以殊俗慕义，重译来庭，正朔所暨，咸服声教。至乃三灵垂象，山川告祥，人神协祉，岁月滋着。是以群公卿士，亿兆夷人，僉曰：“皇灵降鉴于上，晋朝款诚于下，天命不可以久淹，宸极不可以暂旷。”遂逼群议，恭兹大礼。猥以寡德，托于兆人之上，虽仰望天威，略是小节，顾深永怀，祇惧若贲。敬简元日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用酬万国之情，克隆天保，永祚于有宋。惟明灵是膺！礼毕，备法驾，幸建康宫，临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。赐人爵二级。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人谷五斛，逋租宿责勿收。其犯乡论清议，赃污淫盗，一皆荡涤。长徒之身，特皆原遣。亡官失爵、禁锢夺劳，一依旧准。封晋帝为零陵王，全食一郡，载天子旌旗，乘五时副车，行晋正朔，郊祀天地，礼乐制度，皆用晋典，上书不为表，答表不称诏，宫于故秣陵。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，妣为穆皇后，尊王太后为皇太后。诏曰：“夫微禹之感，叹深后昆，爱人怀树，犹或勿翦。虽在异代，义无废绝，降杀之仪，一依前典。可降始兴公为县公，庐陵公为柴桑县公，始安公为荔浦县侯，长沙公为醴陵县侯，康乐公即降为县侯，奉王导、谢安、温峤、陶侃、谢玄之祀，其宣力义熙者，一仍本秩。”

庚午，以司空道愴为太尉，封长沙王，立南郡公义庆为临川王。又诏论战亡追赠及酬赏除复之科。乙亥，封皇子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，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，义康为彭城王。丁丑，使使巡行四方，旌贤举善，问人疾苦，狱讼亏滥、政刑乖愆、伤化扰俗、未允人听者，皆具以闻。戊寅，诏增百官奉。己卯，改晋泰始历为永初历，社以子，腊以辰。

秋七月丁亥，原放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，诸流徙之家，并听还本。又以市税繁苦，优量减降。从征关、洛，殒身不反者，贍赐其家。己丑，陈留王曹虔嗣薨。辛卯，复置五校三将官，增殿中将军员二十人，余在员外。戊戌，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杨盛进号车骑大将军。甲辰，镇西将军李歆进号征西大将军，平西将军乞伏炽盘进号安西大将军，征东将军高句丽王高璉进号征东大将军，镇东将军百济王扶余映进号镇东大将军。置东宫冗从仆射、旅賁中郎将官。戊申，迁神主于太庙，车驾亲奉。壬子，诏改权制，率从宽简。

八月辛酉，诏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之，寓立于南者，听以南为号。戊辰，诏曰：“彭城桑梓，敦本斯隆，宜同丰、沛。其沛郡、下邳各复租布三十年。”辛未，追谥妃臧氏为敬皇后，陵曰永宁。癸酉，立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。乙亥，赦见罪人。

闰月壬午，置晋帝诸陵守卫，其名贤先哲，详加洒扫。丁酉，林邑国遣使朝贡。

九月壬子，置东宫殿中将军十人，员外二十人。壬申，置都官尚书。

是岁，魏明元皇帝泰常五年。西凉亡。

二年春正月辛酉，祀南郊，大赦。丙寅，断金银涂。以扬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司徒，以尚书仆射徐羨之为尚书令、扬州刺史。己卯，禁丧事用铜钉。罢会稽郡府。

二月己丑，策试州郡秀、孝于延贤堂。倭国遣使朝贡。

三月乙丑，初限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，吏不得过一万人。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，吏不得过五千人。兵士不在此限。

夏四月己卯，初禁淫祀，除诸房庙。其先贤以勋德立祠者，不在此例。戊申，听讼于华林园。

五月己酉，置东宫屯骑、步兵、翊军三校尉官。

秋七月己巳，地震。

九月己丑，零陵王殂，宋志也。车驾率百僚临于朝堂三日，如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。使兼太尉持节护丧事，葬以晋礼。

冬十月己亥，以凉州胡帅沮渠蒙逊为镇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。

十一月辛亥，葬晋恭皇帝于冲平陵，车驾率百官瞻送。

三年春正月甲辰朔，诏刑罚无轻重悉原之。癸丑，以尚书令扬州刺史徐羨之为司空、录尚书事，刺史如故。进江州刺史王弘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以太子詹事傅亮为尚书仆射。

二月丙戌，有星孛于虚、危。

三月，上不豫，太尉长沙王道怜、司空徐羨之、尚书仆射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晦、护军将军檀道济并入侍医药。群臣请祈祷神祇，上不许，惟使侍中谢方明以疾告庙而已。丁未，以庐陵王义真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。己未，上疾瘳，大赦。

夏四月乙亥，封仇池公杨盛为武都郡王。

五月，上疾甚，召太子，戒之曰：“檀道济虽有干略，而无远志，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。徐羨之、傅亮当无异图。谢晦屡从征伐，颇识机变，若有异，必此人也。小却，可以会稽、江州处之。”又为手诏：“朝廷不须复有别府，宰相带扬州，可置甲士千人。若大臣中任要，宜有爪牙，以备不祥人者，可

以台见留队给之。有征讨，悉配以台见军队，行还复旧。后世若有幼主，朝事一委任宰相，母后不烦临朝。仗既不许入台殿门，要重人可详给班剑。”癸亥，上崩于西殿，时年六十。七月己酉，葬丹阳建康县蒋山初宁陵。群臣上谥曰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

上清简寡欲，严整有法度，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，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。初，朝廷未备音乐，长史殷仲文以为言，帝曰：“日不暇给，且所不解。”仲文曰：“屡听自然解之。”帝曰：“政以解则好之，故不习耳。”宁州尝献虎魄枕，光色甚丽，价盈百金。时将北伐，以虎魄疗金创，上大悦，命碎分赐诸将。平关中，得姚兴从女，有盛宠，以之废事，谢晦谏，实时遣出。财帛皆在外府，内无私藏。宋台建，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，金涂钉，上不许。使用直脚床，钉用铁。广州尝献入筒细布，一端八丈，帝恶其精丽劳人，即付有司弹太守，以布还之，并制岭南禁作此布。帝素有热病，并患金创，末年尤剧，坐卧常须冷物，后有人献石床，寝之，极以为佳，乃叹曰：“木床且费，而况石邪。”即令毁之。制诸主出适，遣送不过二十万，无锦绣金玉。内外奉禁，莫不节俭。性尤简易，尝着连齿木屐，好出神武门内左右逍遥，从者不过十余人。时徐羨之住西州，尝思羨之，便步出西掖门，羽仪络驿追随，已出西明门矣。诸子旦问起居，入合脱公服，止着裙帽，如家人之礼焉。

微时躬耕于丹徒，及受命，耨耜之具颇有存者，皆命藏之，以留于后。及文帝幸旧宫，见而问焉，左右以实对，文帝色惭。有近侍进曰：“大舜躬耕历山，伯禹亲事土木，陛下不睹列圣之遗物，何以知稼穡之艰难，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。”及孝武大明中，坏上所居阴室，于其处起玉烛殿，与群臣观之，床头有土障，壁上挂葛灯笼、麻绳拂，侍中袁顗盛称上俭素之德，

孝武不答，独曰：“田舍公得此，已为过矣。”故能光有天下，克成大业，盛矣哉。

少帝讳义符，小字车兵，武帝长子也。母曰张夫人，晋义熙二年，生帝于京口。时武帝年踰不惑，尚未有男，及帝生，甚悦。年十岁，拜豫章公世子。帝膂力绝人，善骑射，解音律。宋台建，拜宋世子。元熙元年，进为宋太子。武帝受禅，立为皇太子。

永初三年五月癸亥，武帝崩，是日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，制服三年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。

六月壬申，以尚书仆射傅亮为中书监、尚书令，司空徐羨之、领军将军谢晦及亮辅政。戊子，太尉长沙王道怜薨。

秋九月丁未，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，武敬皇后配北郊。

冬十一月戊午，有星孛于营室。

十二月庚戌，魏军克滑台。

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大赦，改元，文武赐位二等。辛丑，祀南郊。魏军攻金墉城。癸卯，河南郡失守。乙卯，有星孛于东壁。

二月丁丑，太皇太后崩。镇军大将军大且渠蒙逊、河南鲜卑吐谷浑阿豺并遣使朝贡。庚辰，进蒙逊骠骑大将军，封河西王。以阿豺为安西将军、沙州刺史，封浇河公。

三月壬寅，孝懿皇后祔葬于兴宁陵。是月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夏闰四月己未，魏军克虎牢。

秋七月癸酉，尊所生张夫人为皇太后。丁丑，赦五岁刑以下。

冬十月己未，有星孛于氐。

是岁，魏明元皇帝崩。

二年春二月癸巳朔，日有蚀之。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，徙新安郡。乙巳，大风，天有云五色，占者以为有兵。执政使使者诛皇弟义真于新安。高丽国遣使朝贡。时帝居处所为多乖失。

夏五月乙酉，皇太后令暴帝过恶，废为营阳王。一依汉昌邑、晋海西故事。奉迎镇西将军宜都王义隆入纂皇统。

始徐羨之、傅亮将废帝，讽王弘、檀道济求赴国讞，弘等来朝，使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为内应。是旦，道济、谢晦领兵居前，羨之等随后，因东掖门开，入自云龙门，盛等先戒宿卫，莫有御者。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，亲自酤卖，又开读聚土，以象破冈埭，与左右引船唱呼，以为欢乐。夕游天泉池，即龙舟而寝。其朝未兴，兵士进，杀二侍者于帝侧，伤帝指，扶出东合，就收玺绂。群臣拜辞送于东宫，遂幽于吴郡。是日，赦死罪以下。太后令奉还玺绂，檀道济入守朝堂。

六月癸丑，徐羨之等使中书舍人邢安泰弑帝于金昌亭。帝有勇力，不即受制，突走出昌门，追以门关踏之致殒，时年十九。

论曰：晋自社稷南迁，王纲弛紊，朝权国命，递归台辅，君道虽存，主威久谢。桓温雄才盖世，勋高一时，移鼎之业已成，天人之望将改。自斯以后，帝道弥昏，道子开其祸端，元显成其衅末。桓玄乘时藉运，加以先资，革命受终，人无异望。宋武地非齐、晋，众无一旅，曾不浹旬，夷凶翦暴，诛内清外，功格上下。若夫乐推所归，讴歌所集，校之魏、晋，可谓收其实矣。然武皇将涉知命，弱嗣方育，顾有慈颜，前无严训。少帝体易染之质，稟可下之姿，外物莫犯其心，所欲必从其志，峻纵非学而能，危亡不期而集，其至颠沛，非不幸也。悲哉！

南史卷二

宋本纪中第二

太祖文皇帝讳义隆，小字车儿，武帝第三子也。晋义熙三年生于京口。十一年，封彭城县公。永初元年，封宜都郡王，位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加都督，时年十四。长七尺五寸，博涉经史，善隶书。是岁来朝，会武帝当听讼，仍遣上讯建康狱囚，辩断称旨，武帝甚悦。

景平初，有黑龙见西方，五色云随之。二年，江陵城上有紫云。望气者皆以为帝王之符，当在西方。其年少帝废，百官议所立，徐羨之、傅亮等以祲符所集，备法驾奉迎，入奉皇统。行台至江陵，尚书令傅亮奉表进玺绂，州府佐吏并称臣，请题榜诸门，一依宫省，上皆不许。教州、府、国纲纪宥所统内见刑。是时，司空徐羨之等新有弑害，及銮驾西迎，人怀疑惧，惟长史王昙首、司马王华、南蛮校尉到彦之共期朝臣未有异志。帝曰：“诸公受遗，不容背贰；且劳臣旧将，内外充满，今兵力又足以制物，夫何所疑！”

甲戌，乃发江陵，命王华知州府，留镇陕西，令到彦之监襄阳。车驾在道，有黑龙跃负上所乘舟，左右莫不失色，上谓王昙首曰：“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，我何德以堪之。”及至都，群臣迎拜于新亭。先谒初宁陵，还次中堂，百官奉玺绂，冲让

未受，劝请数四，乃从之。

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，皇帝即位于中堂，备法驾入宫，御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，文武赐位二等。戊戌，拜太庙。诏追复庐陵王先封，奉迎灵柩。辛丑，谒临川烈武王陵。癸卯，进司空徐羨之位司徒，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，尚书令傅亮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甲辰，追尊所生胡婕妤为章皇太后，封皇弟义恭为江夏王，义宣为竟陵王，义季为衡阳王。己酉，减荆、湘二州今年税布之半。

九月丙子，立妃袁氏为皇后。

是岁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。

二年春正月丙寅，司徒徐羨之、尚书令傅亮奉表归政，上始亲览万机。辛未，祀南郊，大赦。

秋八月乙酉，骠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改授司空王弘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冬十一月癸酉，以武都王世子杨玄为北秦州刺史，袭封武都王。

是岁，赫连屈丐死。

三年春正月丙寅，司徒徐羨之、尚书令傅亮有罪伏诛。遣中领军到彦之、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，上亲率六师西征。大赦。丁卯，以江州刺史王弘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

二月戊午，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为尚书左仆射，豫章太守郑鲜之为右仆射。戊辰，到彦之、檀道济大破谢晦于隐矶。丙子，车驾自芜湖反旆。己卯，禽晦于延头，送都伏诛。

夏五月乙未，以征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。乙巳，骠骑大将军、凉州牧大且渠蒙逊改为车骑大将军。诏大使巡行四方，观省风俗。丙午，临延贤堂听讼，自是每岁三讯。秋，旱且蝗。

冬十二月，前吴郡太守徐佩之谋反，伏诛。

四年春正月乙亥朔，曲赦建邺百里内。辛巳，祀南郊。

二月乙卯，行幸丹徒，谒京陵。

三月丙子，宴丹徒宫，帝乡父老咸与焉。蠲丹徒今年租布，原五岁刑以下。丁亥，车驾还宫。戊子，尚书右仆射郑鲜之卒。壬寅，采富阳令诸葛阐议，禁断夏至日五丝命缕之属。

夏五月，都下疾疫，遣使存问，给医药，死无家属者，赐以棺器。

六月癸卯朔，日有蚀之。

五年春正月乙亥，诏以阴阳愆序，求讷言。甲申，临玄武馆阅武。戊子，都下大火，遣使巡慰振恤。

夏六月庚戌，司徒王弘降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都下大水。乙卯，遣使检行振贍。

十二月，天竺国遣使朝贡。

是岁，魏神鹿元年，太武皇帝伐赫连昌，灭之。乞伏炽盘死。

六年春正月辛丑，祀南郊。癸丑，以荆州刺史彭城王义康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

三月丁巳，立皇子劭为皇太子。戊午，大赦，赐文武位一等。

夏四月癸亥，以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，丹阳尹临川王义庆为尚书左仆射，吏部尚书江夷为右仆射。

五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。

秋七月，百济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一月己丑朔，日有蚀之，星昼见。

十二月，河西、河南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七年春二月壬戌，雪且雷。

三月戊子，遣右将军到彦之侵魏。

夏六月己卯，封氏杨难当为武都王。

冬十月戊午，立钱署，铸四铢钱。戊寅，魏克金墉城。

十一月癸未，又克虎牢。壬辰，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拒魏，右将军到彦之自滑台奔退。

十二月，都下火，延烧于太社北墙。

是岁，冯跋死。倭、百济、呵罗单、林邑、呵罗他、师子等国并遣使朝贡。吴兴、晋陵、义兴大水，遣使巡行振恤。

八年春二月辛酉，魏克滑台。癸酉，檀道济引军还，自是河南复亡。

三月，大雩。

夏六月乙丑，大赦，旱故。又大雩。

闰六月乙巳，遣使省行狱讼，简息徭役。

九年春二月辛卯，诏曰：“故太傅长沙景王、故大司马临川烈武王、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、卫将军华容公弘、征南大将军永修公道济、故左将军龙阳侯镇恶，或履道广深、执德冲邈；或雅量高劭，风鉴明远；或识准弘正，才略开迈。咸文德以弘帝载，武功以隆景业。而太常未铭，从祀阙享，寤寐属虑，永言兴怀。便宜配祭庙庭，勒功天府。”

三月庚戌，进卫将军王弘为太保。丁巳，加江州刺史檀道济为司空。

夏五月壬申，新除太保王弘薨。

六月癸未，置积射、强弩将军官。乙未，以征西将军、沙州刺史吐谷浑慕瓚为征西大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、陇西王。壬寅，以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。

秋七月庚午，以领军将军殷景仁为尚书仆射。

冬十二月庚寅，立皇子绍为庐陵王，奉孝献王祀；江夏王义恭子朗为南丰王，奉营阳王祀。

是岁，魏延和元年。

十年春正月甲寅，改封竟陵王义宣为南谯王。己未，大赦。

夏，林邑、阇婆娑州、诃罗单国并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戊戌，曲赦益、梁、秦三州。

冬十一月，氏杨难当据有梁州。是月，且渠蒙逊死。

十一年夏四月，梁、秦二州刺史萧思话破氏，梁州平。

五月丁卯，曲赦梁、南秦二州剑阁以北。戊寅，以大且渠茂虔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封河西王。

是岁，林邑、扶南、诃罗单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二年春正月辛酉，大赦。辛未，祀南郊。癸酉，封冯弘为燕王。

夏四月丙辰，诏内外举士。都下地震。

六月，禁酒。师子国遣使朝贡。丹阳、淮南、吴、吴兴、义兴大水，都下乘船。己酉，以徐豫南兖三州、会稽宣城二郡米谷百万斛，赐五郡遭水人。

秋七月辛酉，阇婆娑达、扶南国并遣使朝贡。

八月乙亥，原除遭水郡诸逋负。

九月，蜀贼张寻为寇。

是岁，魏太延元年。

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，上有疾，不朝会。

三月己未，诛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。庚申，大赦。

夏六月，高丽、武都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己未，零陵王太妃殂，追崇为晋皇后，葬以晋礼。

九月癸丑，立皇子浚为始兴王、骏为武陵王。

是岁，冯弘奔高丽。

十四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南郊，大赦。戊戌，凤凰二见于都下，众鸟随之，改其地曰凤凰里。

夏四月，蜀贼张寻、赵广降，迁之建邺。

冬十二月辛酉，初停贺雪。河南、河西、诃罗单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五年春二月，以平东将军吐谷浑慕延为镇西将军、秦河二州刺史，封陇西王。

秋七月辛未，地震。新作东宫。

是岁，武都、河南、高丽、倭、扶南、林邑等国并遣使朝贡。立儒学馆于北郊，命雷次宗居之。

十六年春正月戊寅，阅武于北郊。庚寅，进彭城王义康为大将军、领司徒，以开府仪同三司江夏王义恭为司空。

夏六月己酉，改封陇西王吐谷浑慕延为河南王。

秋八月庚子，立皇子铄为南平王。

九月，魏灭且渠茂虔。

冬十二月乙亥，皇太子冠，大赦。

是岁，武都、河南、林邑、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。上好儒雅，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学，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，各聚门徒，多就业者。江左风俗，于斯为美，后言政化，称元嘉焉。

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，日有蚀之。

秋七月壬子，皇后袁氏崩。

八月，徐、兖、青、冀四州大水，遣使振恤。

九月壬子，葬元皇后于长宁陵。

冬十月戊午，前丹阳尹刘湛有罪伏诛。大赦，文武赐爵一级。以大将军、领司徒、录尚书事彭城王义康为江州刺史，大将军如故。甲戌，以司空江夏王义恭为司徒、录尚书事。

十一月，尚书仆射、扬州刺史殷景仁卒。

十二月癸亥，以光禄大夫王球为尚书仆射。戊辰，武都、河南、百济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是岁，魏太平真君元年。

十八年春三月庚子，雨雹。戊申，置尚书删定郎官。

夏五月壬午，卫将军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、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甲申，沔水泛滥，害居人。

六月戊辰，遣使巡行赈赡。

冬十一月戊子，尚书仆射王球卒。己亥，以丹阳尹孟顓为尚书仆射。氏杨难当寇汉川。

十二月，晋宁太守爨松子举兵反，宁州刺史徐循讨平之。

是岁，河南、肃特、高丽、苏摩黎、林邑等国并遣使来朝贡。

十九年夏四月甲戌，上以久疾愈，始奉初祓，大赦。

五月庚寅，梁秦二州刺史刘真道、龙骧将军裴方明破杨难当，仇池平。

闰月，都下水，遣使巡行赈恤。

六月，以大且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封河西王。

秋七月甲戌晦，日有蚀之。

九月丙辰，有客星在北斗，因为彗，入文昌，贯五车，扫毕，拂天节，经天苑，季冬乃灭。

冬十二月丙申，诏奉圣之胤，速议承袭；及令修庙，四时飨祀；并命鬻近墓五家供洒扫，栽松柏六百株。

是岁，蠕蠕、河南、扶南、婆皇国并遣使朝贡。西凉武昭王孙李宝始归于魏。

二十年春正月辛亥，祀南郊。

二月甲申，阅武于白下。魏军克仇池。

夏四月甲午，立皇子诞为广陵王。

秋七月癸丑，以杨文德为征西将军、北秦州刺史，封武都王。

冬十月，雷。

十二月壬午，置藉田。

是岁，河西、高丽、百济、倭国并遣使朝贡。自去岁至是，诸州郡水旱伤稼。人大饥，遣使开仓赈恤。

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，南徐、南兖、南豫州、扬州之浙江西，并禁酒。辛酉，亲耕藉田，大赦。

二月己丑，司徒、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尉，领司徒。辛卯，立皇子宏为建平王。

秋八月戊辰，以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。

九月甲辰，以大且渠安周为征西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封河西王。

冬十月己亥，命刺史郡守修东耕。丙子，雷且电。

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，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历。

二月甲戌，立皇子祗为东海王，昶为义阳王。

秋七月己未，以尚书仆射孟顗为左仆射，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。

九月己未，开酒禁。癸酉，宴于武帐堂，上将行，敕诸子且勿食，至会所赐饌。日旰，食不至，有饥色。上诫之曰：“汝曹少长丰佚，不见百姓艰难，今使尔识有饥苦，知以节俭期物。”

冬十二月乙未，太子詹事范晔谋反，及党与皆伏诛。丁酉，免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庶人，绝属籍。

是冬，浚淮，起湖熟废田千余顷。

二十三年夏四月丁未，大赦。

六月癸未朔，日有蚀之。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国，克之。是岁，大有年。筑北堤，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，兴景阳山于华林园，役重人怨。

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，大赦，赐文武位一等。

夏四月，河、济俱清。

六月，都下疫疠，使巡省给医药。以货贵，制大钱，一当两。

秋八月乙未，徐州刺史衡阳王义季薨。

冬十一月甲寅，立皇子浑为汝阴王。

是岁，徐、兖、青、冀四州大水。

二十五年春闰二月己酉，大搜于宣武场。

三月庚辰，校猎。

夏四月乙巳，新作闾阖、广莫二门，改先广莫门曰承明，开阳门曰津阳。

五月己卯，罢当两大钱。

六月庚戌，零陵王司马元瑜薨。丙寅，加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位司空。

八月甲子，立皇子彧为淮阳王。

九月辛未，以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。

冬，青州城南远望，见地中如水，有影，谓之“地镜”。

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，祀南郊。

二月己亥，幸丹徒，谒京陵。

三月丁巳，宴于丹徒宫，大赦；复丹徒县侨旧今岁租布之半，行所经过，蠲田租之半。癸亥，使祭晋故司空忠肃公何无忌墓。

五月壬午，至自丹徒。丙戌，婆皇国，壬辰，婆达国并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庚子，改封广陵王诞为随郡王。癸卯，彗星见于太微。甲辰，以扬州刺史始兴王浚为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兖二州刺史。

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，百济国遣使朝贡。

二月，魏军攻县瓠。以军兴，减百官奉禄三分之一。

三月乙丑，淮南太守诸葛阐求减奉禄，同内百官，于是诸州郡县丞尉并悉同减。戊寅，罢国子学。

秋七月庚午，遣宁朔将军王玄谟拒魏，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，总统诸军。

冬十一月丁未，大赦。

十二月庚午，魏太武帝率大众至瓜步，声欲度江，都下震惧，咸荷担而立。壬午，内外戒严，缘江六七百里舳舻相接。始议北侵，朝士多有不同，至是，帝登烽火楼极望，不悦，谓江湛曰：“北伐之计，同议者少，今日士庶劳怨，不得无惭。始大夫之忧，在予过矣。”甲申，使馈百牢于魏。

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，魏太武帝自瓜步退归，俘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，徐、豫、青、冀、二兖六州杀略不可胜算，所过州郡，赤地无余。

二月甲戌，降太尉、领司徒江夏王义恭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壬午，幸瓜步。是日，解严。

三月乙酉，车驾还宫。丙申，拜初宁陵。大旱。

夏四月癸酉，婆达国遣使朝贡。己卯，彗星见于昴。是月，都下疾疫，使巡省给医药。

五月乙酉，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，据梁邹城。丁巳，婆皇国，戊戌，河南国并遣使朝贡。戊申，以尚书左仆射何尚之

为尚书令，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左仆射、护军将军。壬子，彗星见太微中，对帝坐。

秋七月甲辰，进安东将军倭王绥济为安东大将军。

八月癸亥，梁邹平，斩司马顺则。是秋，猛兽入郭内为灾。

冬十月癸亥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十一月壬寅，曲赦二兖、徐、豫、青、冀六州，徙彭城流人于瓜步，淮西流人于姑孰，合万许家。

是岁，魏正平元年。

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，诏经寇六州，仍逢灾涝，可量加救贍。

二月乙卯，雷且雪。戊午，立皇子休仁为建安王。

三月壬午，大风拔木，都下火。

夏四月戊午，诃罗单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壬辰，改封汝阴王浑为武昌王，淮阳王彧为湘东王。

丁酉，省大司农、太子仆、廷尉监官。

九月丁亥，以平西将军吐谷浑拾寅为安西将军、秦河二州刺史，封河南王。

冬十一月壬寅，扬州刺史庐陵王绍薨。

十二月戊辰，黄雾四塞。辛未，以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录尚书如故。

是岁，魏中常侍宗爱构逆，太武皇帝崩，乃奉南安王余为帝，改元为承平，后又贼余；于是殿中尚书长孙渴侯、尚书陆丽奉皇孙，是为文成皇帝，改元曰兴安。

三十年春正月乙亥朔，会群臣于太极前殿，有青黑气从东南来，覆映宫上。戊寅，以司空、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司徒、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壬午，以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戊子，使江州刺史武陵王骏统众军

伐西阳蛮。

二月甲子，元凶劭构逆，帝崩于合殿，时年四十七。谥景皇帝，庙号中宗。三月癸巳，葬长宁陵。孝武帝践阼，追改谥曰文帝，庙号太祖。

帝聪明仁厚，雅重文儒，躬勤政事，孜孜无怠，加以在位日久，惟简靖为心。于时政平讼理，朝野悦睦，自江左之政，所未有也。又性存俭约，不好奢侈。车府令尝以犍鞞故，请改易之；又犍席旧以乌皮缘故，欲代以紫皮，上以竹鞞未至于坏，紫色贵，并不听改。其率素如此云。

世祖孝武皇帝，讳骏，字休龙，小字道人，文帝第三子也。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，有光照室。少机颖，神明爽发，读书七行俱下，才藻甚美，雄决爱武，长于骑射。

十二年，立为武陵王，二十二年，累迁雍州刺史。自晋江左以来，襄阳未有皇子重镇，时文帝欲经略关、河，故有此授。及魏太武大举至淮南，时帝镇彭城，魏使尚书李孝伯至，帝遣长史张畅与语，而帝改服观之。孝伯目帝不辍，及出，谓人曰：“张侯侧有人风骨视瞻，非常士也。”二十八年，为都督、江州刺史。时缘江蛮为寇，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沉庆之等伐之，使上总统众军。

三十年正月，出次西阳之五洲，会元凶弑逆，上率众入讨。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、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。

三月乙未，建牙于军门。是时多不悉旧仪，有一翁斑白，自称少从武帝征伐，颇悉其事，因使指麾，事毕，忽失所在。自冬至春，常东北风，连阴不霁，其日牙立之后，风转而西南，景色开霁，有紫云二荫于牙上。

四月辛酉，上次溧洲。丙寅，次江宁。丁卯，大将军江夏王义恭来奔，奉表上尊号。戊辰，上至新亭。己巳，即皇帝位，

大赦，改文帝号谥。以大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太尉、南徐州刺史。庚午，以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中书监、丞相、扬州刺史，并录尚书六条事。以安东将军随王诞为卫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加雍州刺史臧质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并开府仪同三司。抚军将军萧思话为尚书左仆射。壬申，以征虏将军王僧达为右仆射。改新亭为中兴亭。

夏五月乙亥，辅国将军朱修之克东府。丙子，克建邺，二凶及同逆并伏诛。庚辰，诏分遣大使巡省方俗。是日解严。辛巳，幸东府城。甲申，尊所生路淑媛为皇太后。乙酉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壬辰，以太尉江夏王义恭为太傅，领大司马。甲午，谒初宁陵，曲赦建邺二百里内，并蠲今年租税。戊戌，以抚军将军南平王铄为司空，建平王宏为尚书左仆射。

六月丙午，车驾还宫。初置殿门及上合门屯兵。庚午，以丹阳尹褚湛之为尚书右仆射。庚申，诏有司论功班赏各有差。辛酉，安西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进号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辛未，改封南谯王义宣为南郡王，随王诞为竟陵王。

闰月丙子，遣兼散骑常侍乐询等十五人巡行风俗。庚申，加太傅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，以荆州刺史竟陵王诞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。甲申，蠲寻阳、西阳郡租布三年。是月，置卫尉官。

秋七月辛丑朔，日有蚀之。辛酉，诏崇俭约，禁淫侈。己巳，司空南平王铄薨，以侍中南郡王世子恢为尚书右仆射。

冬十月癸未，听讼于阅武堂。

十一月丙辰，停台省众官朔望问讯。丙寅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十二月甲戌，省都水使者官，置水衡令官。癸未，以将置

东宫，省太子率更令、步兵、翊军校尉、旅賁中郎将、冗从仆射、左右积弩将军官。中庶子、中舍人、庶子、舍人、洗马各减旧员之半。

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祀南郊，大赦，改元。壬戌，更铸四铢钱。丙寅，立皇子子业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是月，起正光殿。

二月庚午，豫州刺史鲁爽，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臧质，丞相、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，兖州刺史徐遗宝举兵反。壬午，曲赦豫州。

三月己亥，内外戒严。

夏五月甲寅，义宣等攻梁山，左卫将军王玄谟大破之。己未，解严。癸亥，以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。

六月戊辰，臧质走至武昌，为人所斩，传首建邺。甲戌，抚军将军柳元景进号抚军大将军，及镇北大将军沈庆之并开府仪同三司。癸未，罢南蛮校尉官。戊子，省录尚书官。庚寅，义宣于江陵赐死。

秋七月丙申朔，日有蚀之，既。丙辰，大赦，赐文武爵一级。

冬十月戊寅，诏开建仲尼庙，制同诸侯之礼，详择爽垲，厚给祭秩。

十一月癸卯，复置都水使者官。始课南徐州侨人租。

是岁，魏兴光元年。

二年春二月己丑，婆皇国遣使朝贡。丙寅，以南兖州刺史沉庆之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夏四月壬申，河南国遣使朝贡。

五月乙未，荧惑入南斗。戊戌，以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

六月甲子，以国哀除释，大赦。

秋七月癸巳，立皇弟休佑为山阳王、休茂为海陵王、休业为鄱阳王。己酉，盘盘国遣使朝贡。

八月庚申，雍州刺史武昌王浑有罪，废为庶人，自杀。辛酉，干陀利国遣使朝贡。三吴饥，诏所在振贷。

九月丁亥，阅武于宣武场。

冬十月壬午，以扬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司空、南徐州刺史，以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为尚书令。

十一月辛亥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是岁，魏太安元年。

三年春正月庚寅，立皇弟休范为顺阳郡王，休若为巴陵郡王。戊戌，立皇子尚为西阳郡王。辛丑，祀南郊。以骠骑将军建昌忠公到彦之，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新建文宣侯王华，豫宁文侯王昙首配飨文帝庙庭。壬子，皇太子纳妃。甲寅，大赦。群臣上礼。

二月丁丑，制朔望临西堂，接群下，受奏事。

闰三月癸酉，鄱阳王休业薨。

夏四月甲子，初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。

五月辛酉，制荆、徐、兖、豫、雍、青、冀七州统内，家有马一匹者，蠲复一丁。

秋九月壬戌，以丹阳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

冬十月丙午，太傅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宰，领司徒。

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，大赦，改元。庚午，都下雨水。辛未，遣使检行，赐以樵米。

三月壬戌，制大臣加班剑者不得入宫城门。

夏四月，都下疾疫。丙申，遣使巡，赐给医药；死而无收敛者，官为敛埋。

五月，吴兴、义兴大水，人饥。乙卯，遣使开仓振恤。癸酉，听讼于华林园。自是，非巡狩军役，则车驾岁三临讯。丙寅，芳香琴堂东西有双橘连理，景阳楼上层西南梁拱间有紫气，清暑殿西鸞尾中央生嘉禾，一株五茎。改景阳楼为庆云楼，清暑殿为嘉禾殿，芳香琴堂为连理堂。乙亥，以辅国将军梁瑾葱为河州刺史，封宕昌王。

秋七月辛未，土断雍州诸侨郡县。

九月，建康、秣陵二县各置都官从事一人，司水、火、劫、盗。

冬十月甲辰，以百济王余庆为镇东大将军。

十二月丁亥，改封顺阳王休范为桂阳王。

二年春正月辛亥，祀南郊。丙辰，复郡县田秩，并九亲禄奉。壬戌，拜初宁陵。

二月丙戌，卫将军、尚书令建平王宏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以丹阳尹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。

三月丁未，尚书令建平王宏薨。乙卯，以田农要月，命太官停杀牛。

夏四月甲申，立皇王子绥为安陆王。辛丑，地震。

六月戊寅，增置吏部尚书一人，省五兵尚书官。丁亥，加左光禄大夫何尚之开府仪同三司。

秋八月丙戌，中书令王僧达下狱死。

九月壬戌，襄阳大水，遣使巡行振恤。庚午，置武卫将军、武骑常侍官。

冬十二月己亥，制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，丧事听设凶门，余悉断。

是岁，河南、高丽、林邑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己丑，以领军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。

二月乙卯，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，以东扬州为扬州。甲子，复置廷尉监官。

夏四月乙卯，司空、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有罪，贬爵，诞不受命，据广陵反。以沉庆之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讨诞。

秋七月己巳，克广陵城，斩诞，悉诛城内男丁，以女口为军赏。是日解严。辛未，大赦。丙子，以丹阳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。丙戌，加南兖州刺史沉庆之位司空。

九月壬辰，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。甲午，移南郊坛于牛头山，以正阳位。

冬十一月甲子，立皇后蚕宫于西郊。

十二月辛酉，置谒者仆射官。

是岁，婆皇、河西、高丽、肃慎等国各遣使朝贡。西域献舞马。

四年春正月辛未，祀南郊。甲戌，宕昌国遣使朝贡。乙亥，亲耕藉田，大赦。庚寅，立皇子子勋为晋安王，子房为寻阳王，子项为历阳王，子鸾为襄阳王。

三月甲申，皇后亲桑于西郊。

夏四月丙午，诏四时供限，详减太半。辛亥，太宰江夏王义恭等表请封岱宗，诏不从。辛酉，诏以都下疾疫，遣使存问，并给医药。其亡者随宜赈恤。

五月丙戌，尚书左仆射褚湛之卒。

秋七月甲戌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薨。

八月，雍州大水，甲寅，遣加赈恤。

九月丁亥，改封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。

冬十月庚寅，遣新除司空沉庆之讨缘江蛮。

十一月戊辰，改细作署令为左右御府令。丙戌，复置大司

农官。

十二月辛丑，幸廷尉寺，宥系囚。魏遣使通和。丁未，幸建康县，原放狱囚。倭国遣使朝贡。

是岁，魏和平元年。

五年春正月戊午朔，华雪降，散为六出，上悦，以为瑞。

二月癸巳，阅武，军幢以下，普加班锡，多所原宥。

三月甲戌，行幸江乘，遣祭故太保王弘、光禄大夫王昙首墓。

夏四月癸巳，改封西阳王子尚为豫章王。丙申，加尚书令柳元景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丙午，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杀司马庾深之，举兵反，参军尹玄庆起义，斩之，传首建邺。

五月，起明堂于国学南丙巳之地。癸亥，制帝室期亲，官非禄官者，月给钱十万。

秋七月丁卯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庚午，曲赦雍州。

八月戊子，立皇子子仁为永嘉王，子真为始安王。己丑，诏以来岁修葺庠序，旌延国胄。庚寅，制方镇所假白板郡县，年限依台除，食禄三分之一，不给送故。卫将军东海王祗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

九月甲寅，日有蚀之。丁卯，行幸琅邪郡，原遣囚系。庚午，河、济清。

闰月丙申，初立驰道，自阖闾门至于朱雀门，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湖。壬寅，改封历阳王子项为临海王。

冬十月甲寅，以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。

十二月壬申，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甲戌，制天下人户岁输布四匹。

六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南郊。是日，又宗祀文皇帝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大赦。乙未，置五官中郎将、左右中郎将官。

二月乙卯，复百官禄。

三月庚寅，立皇子子元为邵陵王。壬寅，以倭世子兴为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

夏四月庚申，新作大航门。

五月丙戌，置凌室于覆舟山，修藏冰之礼。

六月辛酉，尚书左仆射刘延孙卒。

秋七月甲申，地震，有声如雷，兖州尤甚，于是鲁郡山摇者二。乙未，立皇子子云为晋陵王。

八月乙丑，置清台令官。

九月，制沙门致敬人主。乙未，以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左仆射，以丹阳尹王僧朗为右仆射。

冬十月丁卯，诏上林苑内土庶丘墓欲还合葬者，勿禁。

十一月己卯，陈留王曹虔秀薨。

七年春正月癸未，诏克日于玄武湖大阅水师，并巡江右，讲武校猎。丁亥，以右卫将军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。

二月甲寅，车驾巡南豫、南兖二州。丁巳，校猎乌江。己未，登乌江县六合山。壬戌，大赦，行幸所经，无出今年租布，赐人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郡守邑宰及人夫从搜者，普加沾赉。又诏蠲历阳郡租输三年，遣使巡慰，问人疾苦。癸亥，行幸尉氏，观温泉。壬申，车驾至都，拜二庙，乃还宫。

夏四月甲子，诏自今非临军战阵，一不得专杀；其罪入重辟者，皆依旧先上须报，有司严加听察，犯者以杀人罪论。

五月丙子，诏自今刺史守宰动人兴军，皆须手诏施行；惟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，变起仓卒者，不从此例。

六月戊申，蠕蠕、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乙亥，进高丽王高琓位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八月乙丑，立皇子子孟为淮南王、子产为临贺王。车驾幸

建康、秣陵县讯狱囚。

九月庚寅，以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兼司徒。乙未，幸廷尉讯狱囚。丙申，立皇子子嗣为东平王。

冬十月壬寅，皇太子冠，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。戊申，车驾巡南豫州，奉太后以行。癸丑，行幸江宁县讯狱囚。加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开府仪同三司。癸亥，以开府仪同三司东海王祗为司空，加中军将军义阳王昶开府仪同三司。己巳，校猎于姑孰。

十一月丙子，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。巡幸所经，详减今岁田租。乙酉，诏祭晋大司马桓温、征西将军毛璩墓。上于行所讯溧阳、永世、丹阳县囚。癸巳，祀梁山，大阅水师。于中江，有白雀二集华盖，有司奏改元为神雀，诏不许。乙未，原放行狱徒系。浙江东诸郡大旱。

十二月壬寅，遣使开仓赈恤，听受杂物当租。丙午，行幸历阳。甲寅，大赦，赐历阳郡女子百户牛酒，蠲郡租十年。己未，加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。于博望梁山立双阙。癸亥，至自历阳。

八年春正月辛巳，祀南郊。是日，还宗祀文帝于明堂。甲戌，诏曰：“东境去岁不稔，宜广商货，远近贩鬻米粟者，可停道中杂税。其以仗自防，悉勿禁。”

夏闰五月壬寅，以太宰江夏王义恭领太尉。庚申，帝崩于玉烛殿，时年三十五。七月丙午，葬于丹阳秣陵县岩山景宁陵。

帝末年为长夜之饮，每旦寝兴，盥嗽毕，仍复命饮，俄顷数斗，凭几昏睡，若大醉者。或外有奏事，便肃然整容，无复酒色。外内服其神明，莫敢弛惰。

前废帝讳子业，小字法师，孝武帝长子也。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。孝武镇寻阳，帝留都下。三十年，孝武入伐，元

凶囚帝于侍中下省，将加害者数矣，卒得无恙。及孝武践阼，立为皇太子。始末之东宫，中庶子、二率并入直永福省。大明二年，出居东宫。七年，加元服。

八年闰五月庚申，孝武崩，其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加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尚书令。甲子，置录尚书官，以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，加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开府仪同三司。

秋七月庚戌，婆皇国遣使朝贡。崇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乙卯，罢南北二驰道，改孝建以来所变制度，还依元嘉。丙辰，追崇献妃为献皇后。

八月己丑，皇太后崩。

九月乙卯，文穆皇后祔葬景宁陵。

冬十二月乙酉，以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为尚书仆射。壬辰，以王畿诸郡为扬州，以扬州为东扬州。癸巳，加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位司徒。

去岁及是岁，东诸郡大旱，甚者米一斗数百，都下亦至百余，饿死者十六七。孝建以来，又立钱署铸钱，百姓因此盗铸，钱转伪小，商货不行。

景和元年春正月乙未朔，大赦，改元为永光。乙巳，省诸州台传。

二月乙丑，减州郡县田禄之半。庚寅，铸二铢钱。

夏五月，魏文成皇帝崩。

秋八月庚午，以尚书仆射颜师伯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王景文为右仆射。癸酉，帝自率宿卫兵诛太宰江夏王义恭、尚书令柳元景、左仆射颜师伯、廷尉刘德愿。改元为景和。甲戌，以司徒、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领尚书令。乙亥，帝释素服，御锦衣。以始兴公沉庆之为太尉。庚辰，以石头城为长乐宫，东府城为未央宫。甲申，以北邸为建章宫，南第为长杨宫。己丑，

复立南北二驰道。

九月癸巳，幸湖熟，奏鼓吹。戊戌，还宫。帝自以为昔在东宫，不为孝武所爱，及即位，将掘景宁陵，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。乃纵粪于陵，肆骂孝武帝为“齷奴”，又遣发殷贵嫔墓，忿其为孝武所宠。初，贵嫔薨，武帝为造新安寺，乃遣坏之。又欲诛诸远近僧尼。辛丑，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为庶人，赐死。丁未，加卫将军湘东王彧开府仪同三司。己酉，车驾讨徐州刺史义阳王昶，内外戒严，昶奔魏。戊午，解严。开百姓铸钱。

冬十月癸亥，曲赦徐州。丁卯，东阳太守王藻下狱死。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为贵嫔夫人，改姓谢氏。加武贲钺戟，鸾辂龙旗，出警入蹕。矫言公主薨，空设丧事焉。乙酉，以豫州刺史山阳王休佑为镇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十一月壬辰，宁朔将军何迈下狱死。癸巳，杀新除太尉沈庆之。壬寅，立皇后路氏，四厢奏乐。曲赦扬、南徐二州。丁未，皇子生，少府刘蒙之子也。大赦，赃污淫盗，悉皆原荡，赐为父后者爵一级。壬子，以护军将军建安王休仁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戊午，南平王敬猷、庐陵王敬先、安南侯敬深并赐死。

时帝凶悖日甚，诛杀相继，内外百官，不保首领。先是，讹言湘中出天子，帝将南巡荆、湘以厌之，期旦诛除四叔，然后发引。是夜湘东王彧与左右阮佃夫、王道隆、李道儿密结帝左右寿寂之、姜产之等十一人，谋共废帝。先是，帝好游华林园竹林堂，使妇人裸身相逐，有一妇人不从命，斩之。经少时，夜梦游后堂，有一女子骂曰：“帝悖虐不道，明年不及熟矣。”帝怒，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一人戮之。其夕复梦所戮女骂曰：“汝枉杀我，已诉上帝。”至是，巫覡云“此堂有鬼”。帝与山

阴公主及六宫彩女数百人随群巫捕鬼，屏除侍卫，帝亲自射之。事毕，将奏靡靡之声，寿寂之怀刀直入，姜产之为副，诸姬进逸，废帝亦走。追及之，大呼：“寂！寂！”如此者三，手不能举，乃崩于华光殿，时年十七。太皇太后令奉湘东王彧纂承皇统。于是葬帝于丹阳秣陵县南郊坛西。

帝蜂目鸟喙，长颈锐下，幼而狷急，在东宫每为孝武所责。孝武西巡，帝启参承起居，书迹不谨，上诘让之曰：“书不长进，此是一条耳。闻汝比素业都懈，狷戾日甚，何以顽固乃尔！”初践阼，受玺绂，傲然无哀容。蔡兴宗退而叹曰：“昔鲁昭不戚，叔孙请死，国家之祸，其在此乎。”帝始犹难诸大臣及戴法兴等，既杀法兴，诸大臣莫不震慑。于是又诛群公，元、凯以下，皆被殴捶牵曳，内外危惧，殿省骚然。太后疾笃，遣呼帝，帝曰：“病人间多鬼，可畏，那可往！”太后怒，语侍者曰：“将刀来破我腹，那得生宁馨儿！”及太后崩后数日，帝梦太后谓曰：“汝不仁不孝，本无人君之相，子尚愚悖如此，亦非运祚所及。孝武险虐灭道，怨结人神，儿子虽多，并无天命；大命所归，应还文帝之子。”故帝聚诸叔都下，虑在外为患。

山阴公主淫恣过度，谓帝曰：“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，俱托体先帝，陛下后宫数百，妾惟驸马一人，事不均平，一何至此！”帝乃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，进爵会稽郡长公主，秩同郡王，汤沐邑二千户，给鼓吹一部，加班剑二十人。帝每出，公主与朝臣常共陪辇。

帝少好读书，颇识古事，粗有文才，自造孝武帝诏及杂篇章，往往有辞采。以魏武有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，乃置此二官，以建安王休仁、山阳王休佑领之，其余事迹，分见诸列传。

论曰：文帝幼年特秀，自禀君德。及正位南面，历年长久，纲维备举，条禁明密，罚有恒科，爵无滥品。故能内清外晏，

四海謐如。而授将遣师，事乖分阃。才谢光武，而遥制兵略，至于攻战日时，咸听成旨，虽覆师丧旅，将非韩、白，而延寇蹙境，抑此之由。及至言泄衾衽，难结凶竖，虽祸生非虑，盖亦有以而然。夫尽人命以自养，盖惟桀、纣之行；观夫大明之世，其将尽人命乎。虽周公之才之美，亦当终之以乱，由此言之，得歿亦为幸矣。至如废帝之事，行着于篇，假以中才之君，有一于此，足以致震，况乎兼斯众恶，不亡其可得乎！

南史卷三

宋本纪下第三

太宗明皇帝讳彧，字休景，小字荣期，文帝第十一子也。元嘉十六年十月生。二十五年，封淮阳王，二十九年改封湘东王。孝武践阼，累迁镇军将军、雍州刺史。

是岁入朝，时废帝疑畏诸父，以上付廷尉，明日将加祸害，上乃与腹心阮佃夫、李道儿等密谋。时废帝左右直合将军宗越、谭金、童太一等是夜并外宿，佃夫、道儿因结寿寂之等，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弑废帝于后堂。建安王休仁便称臣，奉引升西堂，登御坐。事出仓卒，上失履，跣，犹着乌纱帽，休仁呼主衣以白纱代之。未即位，凡众事悉称令书。己未，司徒豫章王子尚、山阴公主并赐死，宗越、谭金、童太一伏诛。

十二月庚申朔，令书以东海王祗为中书监、太尉，以晋安王子勋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癸亥，以建安王休仁为司徒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。乙丑，改封安陆王子绥为江夏王。

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，魏和平六年。冬十二月丙寅，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。辛未，改封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，晋熙王子舆为庐陵王。壬申，以王景文为尚书仆射。乙亥，追尊所生沉婕妤曰宣皇太后。戊寅，改太皇太后为崇宪皇太后，立皇后王氏。罢二铢钱。

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，镇军长史邓琬为其谋主，雍州刺史袁顓赴之。壬午，谒太庙。甲申，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、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、临海王子顓并举兵同逆。

二年春正月乙未，晋安王子勋僭即伪位于寻阳，年号义嘉。壬辰，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兵反。甲午，内外戒严，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诸军南讨。丙申，徐州刺史申令孙、司州刺史庞孟虬、豫州刺史殷琰、青州刺史沈文秀、冀州刺史崔道固、湘州行事何慧文、广州刺史袁昙远、益州刺史萧惠开、梁州刺史柳元怙并同逆。丙午，车驾亲御六军，顿中兴堂。辛亥，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佑改为豫州刺史，西讨。吴郡太守顾琛、吴兴太守王昙生、义兴太守刘延熙、晋陵太守袁标、山阳太守程天祚并举兵反。镇东将军巴陵王休若统军东讨。壬子，崇宪皇太后崩。

二月乙丑，以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。壬申，吴兴太守张永、右军将军萧道成东讨，平晋陵。丁亥，建武将军吴喜公率诸军破贼于吴、吴兴、会稽，平定三郡，同逆皆伏诛。辅国将军萧道成前锋北讨，辅国将军刘勉前锋西讨。刘胡众四万据赭圻。

三月庚寅，抚军将军殷孝祖攻赭圻，死之。以辅国将军沈攸之代为南讨前锋。贼众稍盛，袁顓顿鹤尾，连营至浓湖，众十余万。丙申，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总统北讨诸军事。戊戌，贬寻阳王子房爵为松滋县侯。癸卯，令人入米七百石者除郡，减此各有差。壬子，断新钱，专用古钱。

夏五月甲寅，葬崇宪皇太后于修宁陵。

秋七月丁酉，以仇池太守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，封武都王。

八月己卯，司徒建安王休仁率众军大破贼，斩伪尚书仆射袁顓，进讨江、郢、荆、湘、雍五州，平之。晋安王子勋、安陆王子绥、临海王子顓、邵陵王子元并赐死，同党皆伏诛。诸将帅封赏各有差。

九月癸巳，六军解严。戊戌，以王玄谟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领护军将军。

冬十月乙卯，永嘉王子仁、始安王子真、淮南王子孟、南平王子产、庐陵王子舆、松滋侯子房并赐死。丁卯，以沉攸之为中领军，与张永俱北讨。戊寅，立皇子昱为皇太子。

十一月壬辰，立建平王景素子延年为新安王。

十二月，薛安都要引魏军，张永、沉攸之大败，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。

是岁，魏天安元年。

三年春正月庚子，以农役将兴，诏太官停宰牛。癸卯，曲赦豫、南豫二州。

闰正月庚午，都下大雨雪，遣使巡行，振贷各有差。

二月甲申，为战亡将士举哀。丙申，曲赦青、冀二州。

夏四月丙戌，诏以故丞相江夏文献王、故太尉巴东忠烈公柳元景、故司空始兴襄公沉庆之、故征西将军洮阳肃侯宗悫陪祭孝武庙庭。庚子，立桂阳王休范第二子德嗣为庐陵王，立侍中刘韞第二子铕为南丰王，以奉庐江昭王、南丰哀王祀。

五月丙辰，诏宣太后崇宁陵禁内坟瘞迁徙者给葬直，蠲复其家。壬戌，以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仆射。

秋八月壬寅，以中领军沉攸之行南兖州刺史，率众北伐。

九月戊午，以皇后六宫以下杂衣千领、金钗千枚，赐北伐将士。

冬十月壬午，改封新安王延年为始平王。辛丑，以镇西大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为征西大将军。

十一月，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为江夏王。

是岁，魏皇兴元年。

四年春正月丙辰朔，雨草于宫。乙亥，零陵王司马勰薨。

二月乙巳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玄谟薨。

三月，交州人李长仁据州叛。袄贼攻广州，杀刺史羊希，龙骧将军陈伯绍讨平之。

夏四月丙申，改封东海王祗为庐江王，山阳王休佑为晋平王。

秋九月戊辰，诏定黥刑之制。有司奏：“自今凡劫窃执官仗、拒战逻司、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，并监司将吏自为劫，皆不限人数，悉依旧制斩刑。若遇赦，黥及两颊‘劫’字，断去两脚筋，徙付交、梁、宁州。五人以下止相逼夺者，亦依黥作‘劫’字，断去两脚筋，徙付远州。若遇赦，原断徒犹黥面，依旧补冶土。家口应及坐，悉依旧结谪。”及上崩，其例乃寢。庚午，上备法驾幸东宫。

冬十月癸酉朔，日有蚀之，发诸州兵北伐。

五年春正月癸亥，亲耕藉田。乙丑，魏克青州，执刺史沈文秀以归。

二月丙申，以庐江王祗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。

夏六月辛未，立晋平王休佑子宣曜为南平王。

秋七月壬戌，改辅国将军为辅师将军。

九月甲寅，立长沙王篡子延之为始平王。

冬十月丁卯朔，日有蚀之。

十一月丁未，魏人来聘。

十二月庚申，分荆、益之五郡置三巴校尉。

六年春正月乙亥，初制间二年一祭南郊，间一年一祭明堂。

夏四月癸亥，立皇子燮为晋熙王。

六月癸卯，以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、扬州刺史，以袁粲为右仆射。己未，改临贺郡为临庆郡。

秋七月丙戌，临庆王智井薨。

九月戊寅，立总明观，征学士以充之。置东观祭酒、访举各一人，举士二十人，分为儒、道、文、史、阴阳五部学，言阴阳者遂无其人。

冬十月辛卯，立皇子赞为武陵王。

十二月癸巳，以边难未息，制父母隔在异域者，悉使婚宦。

七年春正月甲戌，置散骑奏举郎。

二月癸丑，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进号征西大将军，及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并开府仪同三司。甲寅，南徐州刺史晋平王休佑薨。

三月辛酉，魏人来聘。

夏五月戊午，鸩司徒建安王休仁。庚午，以袁粲为尚书令，褚彦回为右仆射。丙戌，追免晋平王休佑为庶人。

秋七月丁巳，罢散骑奏举郎。乙丑，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赐死。

八月戊子，以皇子跻继江夏文献王义恭。庚寅，帝疾间。戊戌，立皇子准为安成王。

是岁，魏孝文帝延兴元年。

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，上以疾未痊，故改元。丁巳，巨人迹见西池冰上。

夏四月己亥，上疾大渐。加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位司空，以刘勉为尚书右仆射，蔡兴宗为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郢州刺史沉攸之进号安西将军。袁粲、褚彦回、刘勉、蔡兴宗、沉攸之入合被顾命。是日，上崩于景福殿，时年三十四。五月戊寅，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。

帝好读书，爱文义，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，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。及即大位，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。末年好鬼

神，多忌讳，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疑似之言应回避者，犯即加戮。改“駟”马字为“马”边“瓜”，以“駟”字似“祸”故也。尝以南苑借张永，云：“且给三百年，期尽更请。”宣阳门谓之白门，上以白门不祥，讳之。尚书右丞江谧尝误犯，上变色曰：“白汝家门！”路太后停尸漆床移出东宫，上幸宫见之，怒，免中庶子，以之坐死者数十人。内外常虑犯触，人不自保。移床修壁，先祭土神，使文士为祝策，如大祭飨。

阮佃夫、杨运长、王道隆皆擅威权，言为诏敕，郡守令长一缺十除，内外混然，官以贿命，王、阮家富于公室。中书舍人胡母颙专权，奏无不可。时人语曰：“禾绢闭眼诺，胡母大张橐。”“禾绢”谓上也。及泰始、泰豫之际，左右失旨，往往有割割断截，禁中懍懍若践刀剑。夜梦豫章太守刘悛反，遣就郡杀之。军旅不息，府藏空虚，内外百官并断禄奉。在朝造官者皆市井佣贩之子。而又令小黄门于殿内埋钱以为私藏。以蜜渍鯁鲠，一食数升，噉腊肉常至二百两。奢费过度，每所造制，必为正御三十，副御、次副又各三十。须一物，辄造九十枚。天下骚然，民不堪命。宋氏之业，自此衰矣。

后废帝讳昱，字德融，明帝长子也。大明七年正月辛丑，生于卫尉府。帝母陈氏，李道儿妾，明帝纳之，故人呼帝为李氏子，帝亦自称李将军。明帝诸子在孕，皆以周易筮之，即以所得卦为小字，故帝小字慧震。泰始二年，立为皇太子。六年，出东宫。又制太子元正朝贺，服袞冕九章衣。明帝崩，庚子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尚书令袁粲、护军将军褚彦回共辅朝政，班剑依旧入殿。

六月乙巳，尊皇后曰皇太后，立皇后江氏。

秋七月戊辰，拜帝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。

八月戊午，中书监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蔡兴宗薨。

冬十一月己亥，新除郢州刺史刘彦节为尚书左仆射。

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，大赦改元。诏自元年以前徙放者并听还本。魏人来聘。

夏六月乙卯，寿阳大水。

秋八月，都下旱。庚午，陈留王曹铎薨。

九月丁亥，立衡阳王疑子伯玉为南平王。

冬十二月癸卯朔，日有蚀之。乙巳，进桂阳王休范位太尉。癸亥，立前建安王世子伯融为始安县王。

二年夏五月壬午，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。庚寅，内外戒严，中领军刘勰、右卫将军萧道成前锋南讨，出屯新亭；征北将军张永屯白下；前南兖州刺史沉怀明戍石头；卫将军袁粲、中军将军褚彦回入卫殿省。壬辰，贼奄至，攻新亭垒，道成拒击，大破之。越骑校尉张苟儿斩休范，贼党杜黑蠡、丁文豪分军向朱雀航，刘勰拒贼，败绩，死之。右将军王道隆奔走，遇害。张永溃于白下，沉怀明自石头奔散。甲午，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，贼入屯中堂，羽林监陈显达击，大破之。丙申，张苟儿等又破贼，进平东府城，枭禽群贼。丁酉，大赦，解严。荆州刺史沉攸之、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、郢州刺史晋熙王燮、湘州刺史王僧虔、雍州刺史张兴世并举义兵赴建邺。

六月癸卯，晋熙王燮遣军克寻阳，江州平。壬戌，改辅师将军还为辅国。

秋七月庚辰，立皇弟友为邵陵王。乙酉，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进号征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九月丁酉，以袁粲为中书监，领司徒。加护军将军褚彦回为尚书令。

冬十一月丙戌，帝加元服。

十二月癸亥，立皇弟跻为江夏王，赞为武陵王。

三年春三月己巳，都下大水。

夏六月，魏人来聘。

秋七月庚戌，以袁粲为尚书令。

九月丙辰，征西大将军河南王吐谷浑拾寅进号车骑大将军。

四年夏六月乙亥，加萧道成尚书左仆射。

秋七月戊子，建平王景素据京城反。己丑，内外纂严。遣骁骑将军任农夫、冠军将军黄回北讨，萧道成总统众军。始安王伯融、都乡侯伯猷并赐死。乙未，克京城，斩景素，同逆皆伏诛。

八月丁卯，立皇弟翊为南阳王，嵩为新兴王，禧为始建王。

九月戊子，骁骑将军高道庆有罪，赐死。己丑，车骑将军、扬州刺史安成王准进号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冬十月辛酉，以王僧虔为尚书右仆射。

五年夏四月甲戌，豫州刺史阮佃夫、步兵校尉申伯宗、朱幼谋废立，皆伏诛。

五月，地震。

六月甲戌，诛司徒左长史沉勃、散骑常侍杜幼文、游击将军孙超之、长水校尉杜叔文。

七月戊子夜，帝遇弑于仁寿殿，时年十五。己丑，皇太后令贬帝为苍梧郡王，葬丹阳秣陵县郊坛西。

初帝之生夕，明帝梦人乘马，马无头及后足，有人曰：“太子也。”及在东宫，五六岁能缘漆帐竿，去地丈余，如此者半食久乃下。渐长，喜怒乖节，左右失旨者手加扑打，徒跣蹲踞。及嗣位，内畏太后，外惮大臣，犹未得肆志。自加元服，三年，好出入，单将左右，或十里、二十里，或入市里，遇慢骂则悦而受焉。四年，无日不出，与左右解僧智、张五儿恒夜

出开承明门，夕去晨反，晨出暮归，从者并执铍矛，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。人间扰惧，昼日不开门，道无行人。尝着小裤，不服衣冠。有白梃数十，各有名号，钳凿锥锯，不离左右，为击脑、槌阴、剖心之诛，日有数十。常见卧尸流血，然后为乐。左右人见有嘬眉者，帝令其正立，以矛刺洞之。曜灵殿上养驴数十头，所自乘马，养于御床侧。与右卫翼犍营女子私通，每从之游，持数千钱为酒肉之费。出逢婚姻葬送，辄与挽车小儿群聚饮酒，以为欢适。阮佃夫腹心人张羊为佃夫委信，佃夫败，叛走，复捕得，自于承明门以车斩杀之。杀杜延载、杜幼文，躬运矛铍，手自斲割。察孙超有蒜气，剖腹视之。执楯驰马，自往刺杜叔文于玄武北湖。孝武帝二十八子，明帝杀其十六，余皆帝杀之。吴兴沉勃多宝货，往劫之，挥刀独前，左右未至，勃时居丧在庐，帝望见之，便投铍，不中；勃知不免，手搏帝耳，唾骂之曰：“汝罪踰桀、纣，屠戮无日！”遂见害，帝自斲割。制露车一乘，施葦，乘以出入，从数十人，羽仪追之，恒不相及；又各虑祸，亦不敢追，但整部伍，别在一处瞻望而已。凡诸鄙事，过目则能，锻银、裁衣、作帽，莫不精绝。未尝吹篴，执管便韵。天性好杀，一日无事，辄惨惨不乐。内外忧惶，夕不及旦。领军将军萧道成与直合将军王敬则谋之。七月戊子，帝微行出北湖，单马先走，羽仪不及，左右张五儿马坠湖，帝怒，自驰骑刺马，屠割之。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。又于蛮冈赌跳，因乘露车，无复鹵簿，往青园尼寺。晚至新安寺偷狗，就昙度道人煮之饮酒。杨玉夫常得意，忽然见憎，遇辄切齿，曰：“明日当杀小子，取肝肺。”是夜七夕，令玉夫伺织女度，报己，因与内人穿针讫，大醉，卧于仁寿殿东阿毡幄中。帝出入无禁，王敬则先结玉夫、陈奉伯、杨万年等合二十五人，其夕玉夫候帝眠熟，至乙夜，与万年同入毡幄

内，取千牛刀杀之。

顺皇帝，讳准，字仲谟，小字知观，明帝第三子也。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。七年，封安成王。帝姿貌端华，眉目如画，见者以为神人。废帝即位，加扬州刺史。元徽二年，加都督扬、南豫二州诸军事。四年，进号骠骑大将军。及废帝殒，萧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入居朝堂。

升明元年秋七月壬辰，皇帝即位，大赦，改元徽五年为升明元年。甲午，萧道成出镇东城，辅政。荆州刺史沉攸之进号车骑大将军，萧道成司空、录尚书事。以袁粲为中书监、司徒，以褚彦回为卫将军，刘彦节为尚书令，加中军将军。辛丑，以王僧虔为尚书仆射。癸卯，车驾谒太庙。

八月癸亥，司徒袁粲镇石头。戊辰，崇拜帝所生陈昭华为皇太妃。庚午，以萧道成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录尚书如故。

九月己酉，庐陵王髡薨。

十二月丁巳，荆州刺史沉攸之举兵，不从执政。丁卯，萧道成入守朝堂，侍中萧嶷镇东府。戊辰，中外纂严。壬申，司徒袁粲据石头，谋诛道成，不果，旋见覆灭。乙亥，以王僧虔为左仆射，王延之为右仆射。吴郡太守刘暹据郡不从执政，令张瑰攻斩之。

闰月辛巳，屯骑校尉王宜兴贰于执政，见诛。癸巳，沉攸之攻郢城，前军长史柳世隆固守。己亥，中外戒严，假萧道成黄钺。乙巳，道成出顿新亭。

是岁，魏太和元年。

二年春正月丁卯，沉攸之败，己巳，华容县人斩攸之首送之。辛未，雍州刺史张敬儿克江陵，荆州平。丙子，解严。以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。萧道成旋镇东府。

二月庚辰，以王僧虔为尚书令，王延之为左仆射。癸未，萧道成加授太尉，以褚彦回为中书监、司空。丙戌，抚军将军、扬州刺史晋熙王燮进号中军将军。

三月己酉朔，日有蚀之。

夏四月，南兖州刺史黄回贰于执政，赐死。

五月戊午，以倭国王武为安东大将军。

六月丁酉，以辅国将军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，封武都王。

秋九月乙巳朔，日有蚀之。丙午，加太尉萧道成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，领扬州牧，赐殊礼。以扬州刺史晋熙王燮为司徒。

冬十月壬寅，立皇后谢氏。

十一月，立故武昌太守刘琨息颁为南丰县王。癸亥，诛临澧侯刘晃。甲子，改封南阳王翊为随郡王。

十二月丙戌，皇后见于太庙。

三年春正月辛亥，领军将军萧贲加尚书右仆射，进号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二月丙子，南豫州刺史邵陵王友薨。丙申，地震建阳门。

三月癸卯朔，日有蚀之。甲辰，加萧道成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齐公，备九锡之礼。庚戌，诛临川王綽。

夏四月壬申，进齐公萧道成爵为王。壬午，安西将军武陵王赞薨。辛卯，帝禅位于齐。壬辰，逊于东邸。是日，王敬则以兵陈于殿庭，帝犹居内，闻之，逃于佛盖下。太后惧，自帅阍竖索，扶幸板舆。黄门或促之，帝怒，抽刀投之，中项而殒。帝既出，宫人行哭，俱迁。备羽仪，乘画轮车，出东掖门。封帝为汝阴王，居丹徒宫，齐兵卫之。建元元年五月己未，帝闻外有驰马者，惧乱作；监人杀王而以疾赴，齐人德之，赏之以邑。六月乙酉，葬于遂宁陵，谥曰顺帝。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

死矣。

论曰：文帝负宸南面，实有人君之美，经国之义虽弘，而隆家之道不足。彭城照不窥古，本无卓尔之资，徒见昆弟之义深，未识君臣之礼异。以此家情，行之国道，主忌而犹犯，恩离而未悟。致以陵逼之愆，遂成灭亲之祸。开端树隙，垂之后人。明帝因猜忍之情，据已行之典，翦落洪枝，愿不待虑。既而本根莫庇，幼主孤立，下无盘石之托，上有累卵之危。方复藏玺怀绂，鱼服忘反，危冠短制，匹马孤征，以至覆亡，理固然矣。神器以势弱倾移，灵命随乐推回改。斯盖履霜有渐，夫岂一夕，何止区区汝阴揖让而已。

南史卷四

齐本纪上第四

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，字绍伯，小字斗将，姓萧氏。其先本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，晋元康元年，惠帝分东海郡为兰陵，故复为兰陵郡人。中朝丧乱，皇高祖淮阴令整，字公齐，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，寓居江左者，皆侨置本土，加以“南”名，更为南兰陵人也。

皇曾祖隼，字子武，位即丘令。皇祖乐子，字闰子，位辅国参军，宋升明中赠太常。皇考承之，字嗣伯，少有大志，才力过人，仕宋为汉中太守。梁州之平，以功加龙骧将军，后为南泰山太守，封晋兴县五等男，迁右军将军。元嘉二十四年殁，梁土思之，于峨公山立庙祭祀。升明二年，赠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高帝以宋元嘉四年丁卯岁生，姿表英异，龙颡钟声，长七尺五寸，鳞文遍体。旧宅在武进县，宅南有一桑树，擢本三丈，横生四枝，状似华盖。帝年数岁，好戏其下，从兄敬宗曰：“此树为汝生也。”儒生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，帝年十三，就受礼及左氏春秋。

十七年，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被黜，徙豫章，皇考领兵防守，帝舍业南行。十九年，竟陵蛮动，宋文帝遣帝领偏军讨沔

北蛮。二十三年，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，启帝自随，初为左军中兵参军。二十九年，领偏军征仇池，破其武兴、兰皋二垒，遂从谷口入关。未至长安八十里，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注助帝，攻拔谈提城。魏救兵至，帝军力疲少，又闻文帝崩，乃烧城还南郑。

后袭爵晋兴县五等男。为建康令，有能名。少府萧惠开雅有知人鉴，谓人曰：“昔魏武为洛阳北部时，人服其英，今看萧建康，但当过之耳。”

宋明帝即位，为右军将军。时四方叛，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在东诸郡皆起兵。明帝加帝辅国将军，东讨。至晋陵，一日破贼十二垒，分军定诸县。及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归魏，遣从子索儿攻淮阴，又征帝讨破之，索儿走钟离，帝追至黯黯而还。除骁骑将军，封西阳县侯，迁巴陵王卫军司马，随镇会稽。

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峤道入三吴，明帝遣帝讨之。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，帝军容寡阙，乃编棕皮为马具装，折竹为寄生，夜举火进军。贼望见恐惧，未战而走。还，除桂阳王征北司马、南东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，及张永等败于彭城，淮南孤弱，以帝为假冠军将军、持节、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，镇淮阴。迁南兖州刺史，加督五州，督北讨如故。

明帝嫌帝非人臣相，而人间流言，帝当为天子，明帝愈以为疑，遣冠军将军吴喜留军破釜，自持银壶酒封以赐帝。帝戎服出门迎，惧鸩，不敢饮，将出奔，喜告以诚，先饮之，帝即酌饮之。喜还，明帝意乃悦。

泰始七年，征还都，部下劝勿就征。帝曰：“主上自诛诸弟，为太子幼弱，作万岁后计，何关他族。惟应速发，事缓当见疑。今骨肉相害，自非灵长之运，祸难将兴，方与卿等戮力

耳。”至，拜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率。明帝崩，遗诏为右卫将军，领卫尉，加兵五百人，与尚书令袁粲、护军褚彦回、领军刘勉共掌机事。寻解卫尉，加侍中，领石头戍军事。

元徽二年五月，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于寻阳，朝廷惶骇，帝与褚彦回等集中书省计议，莫有言者。帝曰：“昔上流谋逆，皆因淹缓以败，休范必远惩前失，轻兵急下，乘我无备，请顿新亭以当其锋。”因索笔下议，余并注同。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，独曰：“宜依旧遣军据梁山。”帝正色曰：“贼今已近，梁山岂可得至！新亭既是兵冲，所欲以死报国耳。”乃单车白服出新亭。加帝使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事、平南将军，加鼓吹一部。筑新亭城垒未毕，贼前军已至，帝方解衣高卧，以安众心。乃索白虎幡，登西垣，使宁朔将军高道庆、羽林监陈显达、员外郎王敬则，浮舸与贼水战，大破之。未时，张敬儿斩休范首，台军及贼众俱不知。其别率杜黑蠡急攻东垒，帝挺身上马，帅数百人出战，与黑蠡拒战，自晡达明旦，矢石不息。其夜大雨，鼓叫不复相闻。将士积日不得寝食，军中马夜惊，城内乱走。帝执烛正坐，厉声呵止之，如是者数四。

贼帅丁文豪设伏，破台军于阜茱桥，直至朱雀航，王道隆、刘勉并战没。初，勉高尚其意，托造园宅，名为“东山”，颇忽时务。帝谓曰：“将军以顾命之重，此是艰难之日，而深尚从容，废省羽翼，一朝事至，悔可追乎！”勉不纳，竟败。及贼进至杜姥宅，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，冠军将军沈怀明于石头奔散，张永溃于白下，宫内传新亭亦陷，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：“天下事败矣。”帝遣军主陈显达、任农夫、张敬儿、周盘龙等从石头济淮，间道自承明门入卫宫阙。

时休范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，士庶惶惑，诣垒期赴休范，投名者千数，及至，乃是帝。随得辄烧之。登城北谓曰：

“刘休范父子先昨皆已死，戮尸在南冈下，身是萧平南，诸君善见观。汝等名皆已焚除，勿惧也。”台分遣众军击平贼，帝振旅凯入。百姓缘道聚观，曰：“国家者，此公也。”帝与袁粲、褚彦回、刘彦节引咎解职，不许。迁散骑常侍、中领军、都督、南兖州刺史、镇军将军，进爵为公。与袁粲、褚彦回、刘彦节等更日入直决事，号为“四贵”。

休范平后，苍梧王渐行凶暴，屡欲害帝，尝率数十人直入镇军府。时暑热，帝昼卧裸袒，苍梧立帝于室内，画腹为射的，自引满，将射之。帝神色不变，敛板曰：“老臣无罪。”苍梧左右王天恩谏曰：“领军腹大，是佳射棚，而一箭便死，后无复射，不如以霰箭射之。”乃取霰箭，一发即中帝脐。苍梧投弓于地，大笑曰：“此手何如？”时建平王景素为朝野归心，潜为自全计，布诚于帝，帝拒而不纳。景素寻举兵，帝出屯玄武湖，事平乃还。

帝威名既重，苍梧深相猜忌，刻木为帝形，画腹为射棚，自射之，又命左右，射中者加赏，皆莫能中。时帝在领军府，苍梧自来烧之，冀帝出，因作难，帝坚卧不动。苍梧益怀忿恚，所见之物，呼之为帝。加以手自磨铤，曰：“明日当以刃萧道成。”陈太妃骂之曰：“萧道成有大功于国，今害之，谁为汝尽力？”故止。高帝谋与袁褚废立，皆不见从。

五年七月戊子，杨玉夫等与直合将军王敬则通谋弑苍梧。赍首，使左右陈奉伯藏衣袖中，依常行法称敕开承明门，出囊贮之，以与敬则。敬则驰至领军府，叩门大呼，自言报帝，门犹不开，敬则自门室中以首见帝，帝犹不信，乃于墙上投进其首，帝索水洗视，敬则乃踰垣入。帝跌出，敬则叫曰：“事平矣。”帝乃戎服，乘常所骑赤马，夜入殿中，殿中惊怖；及知苍梧死，咸称万岁。至帝践阼，号此马为“龙骧赤”。明旦，召

袁粲、褚彦回、刘彦节入会西钟槐树下计议。帝以事让彦节，彦节未答。帝须髯尽张，眼光如电。次让袁粲，又不受。敬则乃拔刀，在床侧跃麾众曰：“天下之事，皆应关萧公，敢有开一言者，血染敬则刀！”仍呼虎贲剑戟羽仪，手自取白纱帽加帝首，令帝即位，曰：“今日谁敢复动，事须及热。”帝正色呵之曰：“卿都不自解。”粲欲有言，敬则又叱之，乃止。帝乃下议，备法驾，诣东城，迎立顺帝。于是长刀遮粲、彦节等，失色而去。甲午，帝移镇东府，与袁粲、褚彦回、刘彦节各甲仗五十人入殿。丙申，加侍中、司空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，封竟陵郡公，给油幢络车，班剑三十人。帝固辞上台，即授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十二月，荆州刺史沉攸之反，称太后诏己下都。丁卯，帝入居朝堂，命诸将西讨，平西将军黄回为都督前驱。先是，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蕴，遭母丧罢任，还至巴陵，停舟与攸之密谋，乃下达郢州。武帝时为郢州长史，蕴伺武帝出吊，因作乱，据郢城。武帝知之，不出。蕴还至东府前，又期见高帝，帝又不出吊。再计不行，外谋愈固。司徒袁粲、尚书令刘彦节见帝威权稍盛，虑不自安，与蕴及黄回等相结举事，殿内宿卫主帅无不协同。及攸之反问初至，帝往石头诣粲谋，粲称疾不相见，克壬申夜起兵据石头。其夜丹阳丞王逊告变。彦节从弟领军韞及直合将军卜伯兴等严兵为内应，帝命王敬则于宫内诛之。遣诸将攻石头，王蕴将数百精手，带甲赴粲，城门已闭，官军又至，乃散。众军攻石头，斩粲，彦节走额担湖，蕴逃斗场，并禽斩之。粲典签莫嗣祖同粲谋，蕴嬖人张承伯藏匿蕴，高帝亦并赦而用之。时黄回顿新亭，闻石头已下，因称救援，高帝知而不言，抚之愈厚，遣回西上，流涕告别。

二年正月，沈攸之平。二月，宋帝进高帝太尉，都督十六

州诸军事，高帝表送黄钺。三月己酉，增班剑四十人、甲仗百人入殿。丙子，加羽葆、鼓吹。大明、泰始以来，相承奢侈，百姓成俗，及高帝辅政，奏罢御府，省二尚方诸饰玩，至是，又上表禁人间华伪杂物，凡十七条。其中宫及诸王服用，虽依旧例，亦请详制。

九月丙午，加帝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，领扬州牧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掾、属各四人。固辞，诏遣敦劝，乃受黄钺，辞殊礼。甲寅，给三望车。

三年正月乙巳，高帝表蠲百姓逋责。丙辰，加前部羽葆、鼓吹。丁巳，命太傅府依旧辟召。丁卯，给高帝甲仗五百人，出入殿省。甲午，重申前命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三月甲辰，宋帝诏进帝位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齐公，备九锡礼，加远游冠，位在诸侯王上，加相国绿綬绶。甲寅，使以备物典礼进，策曰：

朕以不造，夙罹凶凶，嗣君失德，书契未纪，威侮五行，虔刘九县，神歇灵绎，海水群飞，缀旒之殆，未足为譬，岂直小宛兴刺，黍离作歌而已哉。天赞皇宋，实启明宰，爰登寡昧，纂承大业，高勋至德，振古绝伦，虽保衡翼殷，博陆匡汉，方斯蔑如也。今将授公典礼，其敬听朕命：

乃者袁、邓构祸，实繁有徒，子房不臣，称兵协乱，顾瞻宫掖，将成茂草，言念邦国，翦为仇讎。当此之时，人无固志。公投袂徇难，超然奋发，登寅车而戒路，执金板而先驱，麾钺一临，凶党冰泮，此则霸业之基，勤王之始也。安都背叛，窃据徐方，敢率犬羊，陵虐淮浦。索儿愚悖，同恶相济，天祚无象，背顺归逆，北鄙黔黎，奄坠涂炭。公受命宗祏，精贯朝日，拥节和门，气踰霄汉，破釜之捷，斩馘蔽野，石梁之战，禽其

渠帅，保境全人，江阳即序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张淹迷昧，弗顾本朝，爰自南区，志图东夏，潜军间入，窃觊不虞。于时江服未夷，皇涂荐沮，公忠诚慷慨，在险弥亮，以寡制众，所向风偃，朝廷无东顾之忧，闽、越有来苏之庆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匈奴野心，侵掠疆场，丑羯俯张，势振彭、泗。公奉辞伐罪，戒旦晨征，兵车始交，氛祲时荡，吊死扶伤，弘宣皇泽，俾我淮肥，复沾盛化，此又公之功也。自兹厥后，猘犹孔炽，封豕长蛇，重窥上国。而世故相仍，师出已老，角城高垒，指日沦陷。公眷言王事，发愤忘食，躬擐甲冑，视险若夷，分疆画界，开创青、兖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桂阳负众，轻问九鼎，裂冠毁冕，拔本塞源，烈火焚于王城，飞矢集乎君屋，群后忧惶，元戎无主。公按剑凝神，则奇谋冠世，把旄指麾，则懦夫成勇，信宿之间，宣阳底定，此又公之功也。皇室多难，衅起戚藩，建平失图，兴兵内侮，公指授六师，义形于色，役未踰旬，朱方宁晏，此又公之功也。苍梧肆虐，诸夏糜沸，淫刑以逞，谁则无辜，黔首相悲，朝不谋夕，高祖之业已沦，文、明之轨谁嗣。公远稽殷、汉之义，近遵魏、晋之典，猥以眇身，入奉宗祏，七庙清谧，九区反政，此又公之功也。袁、刘携贰，成此乱阶，丑图潜沟，危机窃发，据有石头，志犯应、路。公神谋内运，霜锋外举，袂袵载澄，国涂悦穆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沉攸苞祸，岁月滋彰，蜂目豺声，阻兵安忍，乃眷西顾，缅同异域。而经纶惟始，九伐未申，长恶不悛，遂逞凶逆。公把钺出关，凝威江甸，正情与皦日同亮，明略与秋云竞爽，至义所感，人百其心，积年逋诛，一朝显戮，沮浦安流，章台顺轨，此又公之功也。

公有济天下之勋，重之以明哲，道庇生灵，志匡宇宙，戮力肆心，劬劳王室，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若乃缔构宗稷之勤，

造物资始之泽，云布雾散，光被六幽，弼予一人，永清四海。是以秬草腾芳于郊园，景星垂晖于清汉，遐方款关而慕义，荒服重译而来庭，汪哉邈乎，无得而名也。朕闻畴庸表德，前王盛典，崇树侯伯，有国攸同，所以文命成功，玄圭显锡，姬旦宣哲，曲阜启藩。或改玉以弘风，或胙土以宣化，礼绝常班，宠冠群辟。爰逮桓、文，车服异数。惟公勋业超于先烈，而褒赏阙于旧章，古今之道，何其爽欤！静言钦叹，良有缺然。今进授相国，以青州之齐郡、徐州之梁郡、南徐州之兰陵鲁郡琅邪东海晋陵义兴、扬州之吴郡会稽，凡十郡，封公为齐公。锡兹玄土，苴以白茅，定尔邦家，用建冢社。斯实尚父故藩，世作盟主，纪纲侯甸，率由旧则。往者周、召建国，师保兼任，毛、毕执珪，入作卿士，内外之宠，同规在昔。今命使持节、兼太尉、侍中、中书监、司空、卫将军零都县开国侯彦回，授公相国印绶、齐公玺绂。持节、兼司空副、守尚书令僧虔授齐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位总百辟，秩踰三事，职以礼移，号随事革，其以相国总百揆，去录尚书之称，送所假节、侍中貂蝉、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、竟陵公印策，其骠骑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

又加公九锡，其敬听后命：

以公执礼弘律、仪刑区宇、遐迩一体，人无异业。是用锡公大辂、戎辂各一，玄牡二驷。公崇修南亩，所宝惟谷，王府充实，百姓繁衍。是用锡公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公居身以谦，导物以义，镕钧庶品，罔不和悦。是用锡公轩县之乐，六佾之舞。公翼赞王猷，声教远洽，蛮夷竭欢，回首内附。是用锡公朱户以居。公明鉴人伦，澄辨泾、渭，官方与能，英义克举。是用锡公纳陛以登。公保佑皇朝，厉身化下，杜渐防萌，含生寅式。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。公御宥以刑，御奸以德，君

亲无将，将而必诛。是用锡公鈇钺各一。公凤举四维，龙腾八表，威灵所振，异类同义。是用锡公彤弓一、彤矢百、卢弓十、卢矢千。公明发载怀，肃恭禋祀，孝敬之重，义感灵祇。是用锡公秬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齐国置丞相以下，敬遵旧式。往钦哉，其祇服朕命，经纬乾坤，宏亮洪业，茂昭尔大德，阐扬我高祖之休命。高帝三让，公卿敦劝固请，乃受之。丁巳，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。宋帝诏齐公十郡之外，随宜除用。以齐国初建，给钱五百万、布五千疋、绢五千疋。以太尉左长史王俭为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。

四月癸酉，宋帝又诏进齐公为王，以豫州之南梁陈颍川陈留、南兖州之盱眙山阳秦广陵海陵南沛增王封为二十郡。使司空褚彦回奉策授玺绂，改立王社，余如故。丙戌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、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虞宫县，王世子为太子，王女、王孙爵命，一如旧仪。

辛卯，宋帝以历数在齐，乃下诏禅位，是日逊于东邸。壬辰，遣使奉策曰：

咨尔齐王：伊太古初陈，万化纷纶，开曜灵以鉴品物，立元后以驭黎元。若夫容成、大庭之世，伏羲、五龙之辰，靡得而详焉。自轩黄以降，坟索所纪，略可言者，莫崇乎尧、舜。披金绳而握天镜，开玉匣而总地维，德之休明，宸居灵极，期运有终，归禅与能。所以大唐逊位，劳然兴歌，有虞揖让，卿云发采，遗风余烈，光被无垠。汉、魏因循，不敢失坠，爰逮有晋，亦遵前典。昔我祖宗英睿，旁格幽明，末叶不造，仍世多故。惟王圣哲钦明，荣镜区宇，仁育群生，义征不諲，声化远洎，荒服无虞，殊类同规，华戎一族。是以五色来仪于轩庭，

九穗含芳于郊牧。象纬昭彻，布新之符已显，图讖彪焕，受终之义既彰，灵祇乃眷，兆庶引领。

朕闻至道深微，惟人是弘，天命无常，惟德是与。所以仰鉴玄情，俯察群议，敬禅神器，授帝位于尔躬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于戏！王其允执厥中，仪刑前式，以副率土之欣望。命司裘而谒苍昊，奏云门而升圆丘，时膺大礼，永保洪业，岂不盛欤！并命玺书，遣兼太保、司空褚彦回，兼太尉、守尚书令王僧虔奉皇帝玺绶，受终之礼，一依唐、虞故事。高帝固让，宋朝王公以下陈留王粲等，诣门陈请，帝犹未许。齐世子卿士以下固请；兼太史令、将作匠陈文建奏符瑞，因言汉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，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；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，四十六年而禅晋；晋自泰始至元熙二年，一百五十六年而禅宋；宋自永初元年至升明三年，凡六十年；咸以六终六受，六，亢位也。验往揆今，若斯昭著，敢以任职，备陈管穴，伏愿顺天时，膺符瑞。二朝百辟又固请。尚书右仆射王俭奏：“被宋诏逊位，臣等参议，宜克日受禅。”高帝乃许焉。

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，皇帝即位于南郊，柴燎告天曰：

皇帝臣道成，敢用玄牡，昭告于皇皇后帝：

夫肇自生灵，树以司牧，所以阐极立则，开元创物，肆兹大道。天下惟公，命不于常。昔在虞、夏，受终上代，粤自汉、魏，揖让中叶，咸焕诸方策，载在典谟。水德既微，仍世多故，实赖道成匡救之功，以弘济乎厥艰。大造颠坠，再构区宇，诞惟天人，罔弗和会。乃仰协归运，景属与能，用集大命于兹。辞德匪嗣，至于累仍，而群公卿士，庶尹御事，爰及黎猷，暨乎百蛮，僉曰皇天眷命，不可以固违，人神无统，不可以旷主。畏天之威，敢不祇顺鸿历。敬简元辰，虔奉皇符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以答人衷，式敷万国。惟明灵是飨。礼毕，备大驾，

幸建康宫，临太极前殿。大赦，改元。赐人爵二级，文武位二等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谷人五斛。逋租宿责勿收。犯乡论清议、赃污淫盗者，一皆荡涤，洗除先注，与之更始。长徒敕系者，特加原遣。亡官失爵，禁锢夺劳，一依旧典。封宋帝为汝阴王，筑宫于丹阳故县，行宋正朔，车旗服色，一如晋、宋故事，上书不为表，答表不称诏。宋诸王皆降为公，郡公主为县君，县公主为乡君。诏降宋南康郡公为县公，华容公为侯，萍乡侯为伯，减户有差，以奉刘穆之、王弘、何无忌之祀。追尊皇考曰宣皇帝，皇妣曰孝皇后，陵曰永安。妃曰昭皇后，陵曰泰安。诏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，悉原赦。诸负衅流徙者，皆听还本土。戊戌，以荆州刺史疑为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断四方上庆礼。己亥，诏二宫诸王，悉不得营立屯邸，封略山湖。乃停太官池御税。庚子，诏宋帝后藩王诸陵，量置守卫。

五月丙午，以河南王吐谷浑拾寅为骠骑大将军。诏宋氏第秩，量所废置。有司奏留襄阳郡公张敬儿等六十二人，除广兴郡公沉昙亮等一百二十二人。改元嘉历为建元历，祖以正月卯，腊以十二月未。丁未，诏曰：“设募取将，县赏购士，盖出权宜，自今可断众募。”乙卯，河南国遣使朝贡。丙辰，诏遣兼散骑常侍十二人，巡行四方。己未，汝阴王殂，齐志也，追谥为宋顺帝。辛酉，诛阴安公刘燮等。

六月乙亥，诏宋末以来，枯骸毁椁，宣下埋藏。庚辰，备法驾，奉七庙主于太庙。甲申，立齐太子暕为皇太子。断诸州郡礼庆，降死罪以下刑，并申前赦恩百日。立皇子疑为豫章王，映为临川王，晃为长沙王，晔为武陵王，暠为安成王，锵为鄱阳王，铄为桂阳王，鉴为广兴王，皇孙长懋为南郡王。乙酉，葬宋顺帝于遂宁陵。

秋七月丁未，曲赦交州部内。丁巳，诏南兰陵桑梓本乡，长鬪租布；武进王业所基，给复十年。

八月癸巳，省陈留国。丁巳，立皇子钧为衡阳王。

九月辛丑，诏以二吴、义兴三郡遭水，减今年田租。乙巳，复置南蛮校尉官。丙午，加司空褚彦回尚书令。

冬十月丙子，立彭城刘胤为汝阴王，奉宋后。己卯，享太庙。辛巳，汝阴王太妃王氏薨，追赠宋恭皇后。己丑，荆州天井湖出绵，人用与常绵不异。

二年春正月戊戌朔，大赦。以司空褚彦回为司徒，以尚书右仆射王俭为左仆射。辛丑，祀南郊。

二月丁卯，魏军攻寿阳，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。癸巳，遣大使巡慰淮、肥、徐、豫边人尤贫遘难者。

三月，百济国遣使朝贡，以其王牟都为镇东大将军。

夏四月丙寅，进高丽王乐浪公高璉号骠骑大将军。

五月，立六门都墙。

秋九月甲午朔，日有蚀之。丙子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二月戊戌，以司空褚彦回为司徒。壬子，以骠骑豫章王嶷为司空。

三年春正月壬戌朔，诏王公卿士荐说言。丙子，立皇子锋为江夏王。

二月癸丑，罢南蛮校尉官。

夏四月辛亥，始制东宫臣僚用下官礼敬闻喜公子良等。

六月壬子，大赦。

秋七月己未朔，日有蚀之。

九月辛未，蠕蠕国王遣使欲俱攻魏，献师子皮裤褶。乌程令吴郡顾昌玄，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，尸骸不反，而昌玄宴乐嬉游，与常人无异。有司请加以清议。丙戌，置会稽山

阴县狱丞。

冬十月戊子，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浑度易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

十二月丁亥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命散骑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诸州郡，观省风俗。

四年春二月乙未，上不豫。庚戌，诏原都下囚系有差，免元年以前逋责。

三月庚申，召司徒褚彦回、左仆射王俭受顾托。壬戌，皇帝崩于临光殿，年五十六。群臣上谥曰高皇帝，庙号太祖。梓宫于东府前渚升龙舟。四月丙午，葬于武进泰安陵，于龙舟卒哭，内外反吉。

上少有大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深沈静默，常有四海之心。博学，善属文，工草隶书，弈棋第二品。虽经纶夷险，不废素业。及即位后，身不御精细之物，主衣中有玉介导，以长侈奢之源，命打破之。凡异物皆令随例毁弃。后宫器物栏槛，以铜为饰者，皆改用铁。内殿施黄纱帐，宫人着紫皮履。华盖除金华爪，用铁回钉。每曰：“使我临天下十年，当使黄金与土同价。”欲以身率下，移风易俗。性宽，尝与直合将军周覆、给事中褚思庄共棋，累局不倦，覆乃抑上手，不许易行。其弘厚如此。所着文，诏中书侍郎江淹撰次之。又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，魏文帝皇览之流也。

始帝年十七时，尝梦乘青龙上天，西行逐日。帝旧茔在武进彭山，冈阜相属，数百里不绝，其上常有五色云，又有龙出焉。上时已贵矣，宋明帝甚恶之，遣善占墓者高灵文往墓所占相。灵文先给事太祖，还，诡答曰：“不过出方伯耳。”密白太祖曰：“贵不可言。”明帝意犹不已，遣人践藉，以左道厌之。上后于所树华表柱忽龙鸣，震响山谷。明帝寝疾，为身后

之虑，多翦功臣，上亦见疑，每云：“萧道成有不臣相。”时镇淮阴，每怀忧惧，忽见神人谓上曰：“无所忧，子孙当昌盛。”泰始三年，宋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孙奉伯往淮阴监元会。奉伯旧与帝款，是行也，帝与奉伯同室卧，奉伯梦上乘龙上天，于下捉龙脚，不得。及觉，叙梦，因谓曰：“兖州当大庇生灵，而弟不得与也。”奉伯竟卒于宋世。又参军崔灵建梦天谓己：“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，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。”考自三皇、五帝以降，受命之次，至帝为十九也。及为领军，望气者陈安宝见上身上恒有紫黄气。安宝谓王洪范曰：“此人贵不可言。”所居武进县有一道，相传云“天子路”。或谓秦皇所游，或云孙氏旧迹。时讹言东城天子出。其后建安王休仁镇东府，宋明帝惧，杀休仁，而常闭东府不居。明帝又屡幸，改“代”作“伐”，以厌王气。又使子安成王代之。及苍梧王败，安成王代立，时咸言为验。术数者推之，上旧居武进东城村，“东城”之言，其在此也。升明二年冬，延陵县季子庙沸井之北，忽闻金石声，疑其异，凿深三尺，得沸井，奔涌若浪。其地又响，即复凿之，复得一井，涌沸亦然。井中得一木简，长一尺，广二分，上有隐起字，曰：“庐山道人张陵再拜，诣阙起居。”简木坚白，字色乃黄。瑞应图云“浪井不凿自成，王者清静，则仙人主之”。会稽剡县有山，名刻石。父老相传云，“山虽名刻石，而不知文字所在”。升明末，县人儿袭祖行猎，忽见石上有文字，凡处，苔生其上，字不可识，乃去苔视之，其大石文曰：“此齐者，黄石公之化气也。”立石文曰：“黄天星，姓萧，字道成，得贤帅，天下太平。”小石文曰：“刻石者谁？会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。”孝经钩命决曰：“谁者起，视名将。”将，帝小字也。河洛讖曰：“历年七十水灭绪，风云俱起龙鳞举。”又曰：“肃肃草成，道德尽备。”案宋水德也。义熙元年，宋武

帝王业之始，至齐受命，七十年。又讖曰：“萧为二土天下乐。”案二土“主”字也。郭文举金雄记曰：“当复有作，肃入草。”易曰：“圣人作，万物睹。”“当复有作”，言圣人作也。王子年歌曰：“欲知其姓草肃肃，谷中最细低头熟，鳞身甲体永兴福。”谷中精细者，稻也，即道也，熟犹成也。又歌曰：“金刀利刃齐刈之。”金刀“刘”字，刈犹翦也。孔子河洛讖曰：“竭河梁，塞龙泉，消除水灾泄山川。”水即宋也，宋氏为灾害，故曰水灾。梁亦水也，竭河梁，则行路成矣。路，犹道也。消除水灾，除宋水氏之灾害也。河图讖又曰：“上参南斗第一星，下立草屋为紫庭，神龙之冈梧桐生，凤鸟戢翼朔旦鸣。”南斗，吴分野，草屋者居上，“萧”字象也。先是，益州有山，古老相传曰齐后山。升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，有沙门玄畅者，于此山立精舍，其日上登尊位。其月二十四日，荥阳郡人尹千，于嵩山东南隅见天雨石，坠地石开，有玉玺在其中。玺方三寸，文曰：“戊丁之人与道俱，肃然入草应天符，扫平河洛清魏都。”又曰：“皇帝运兴。”千奉玺诣雍州刺史萧赤斧，赤斧以献。案宋武帝于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，神人云：“此是宋卜世之数。”三十二者，二“三十”也，宋自受命至禅齐凡六十年。然则帝之符应也若是，今备之云。

世祖武皇帝讳赧，字宣远，高帝长子也。以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生于建康县之青溪宫。将产之夕，孝皇后、昭皇后并梦龙据屋，故小字上为龙儿。年十三，梦人以笔画身左右为两翅，又着孔雀羽衣裳空中飞，举体生毛，发长至足。有人指上所践地曰“周文王之田”。又于所住堂内得玺一枚，文曰“皇帝行玺”。又得异钱，文为“北斗星”，双刀、双贝及有人形带剑焉。

仕宋为赣令。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，上不从命。南康相

沉肃之縶上郡狱，族人萧欣祖、门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，上遂率部曲百余人起义。避难揭阳山，有白雀来集，闻山中有清声传漏响。又于山累石为佛图，其侧忽生一树，状若华盖，青翠扶疏，有殊群木。上将讨戴凯之，大飨士卒。是日大热，上各令折荆枝自蔽，言未终而有云垂荫，正当会所，会罢乃散。及为广兴相，岭南积旱，连水阻涸，商旅不通。上部伍既至，无雨而川流暴起，遂得利涉。

元徽四年，累迁晋熙王镇西长史、江夏内史，行郢州事。顺帝立，征晋熙王燮为抚军、扬州刺史，以上为左卫将军，辅燮俱下。沉攸之事起，未得朝廷处分，上以中流可以待敌，即据盆口城为战守备。高帝闻之曰：“此真我子也。”于盆城掘堑，得一大钱，文曰“太平百岁”。于时城内乏水，欲引水入城，始凿城内，遇伏泉涌出，如此者九处，用之不竭。上表求西讨，不许，乃遣偏军援郢，平西将军黄回等，皆受上节度。升明二年，事平，迁江州刺史，封闻喜县侯。其年，征侍中、领军将军。寻加督京畿诸军事。三年，又加尚书仆射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给班剑二十人。

齐国建，为齐公世子。改加侍中、南豫州刺史，给油络车、羽葆、鼓吹，增班剑为三十人。以石头为世子宫，官置二率以下，坊省服章，一如东宫。进为王太子。高帝即位，为皇太子。

建元四年三月壬戌，高帝崩，是日，皇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征镇州郡令长、军屯营部，各行丧三日，不得擅离任。都邑城守，防备幢队，一不得还。乙丑，称先帝遗诏，以司徒褚彦回录尚书事，尚书左仆射王俭为尚书令，车骑将军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。诏曰：“丧礼虽有定制，先旨每存简约，内官可三日一还临，外官间日一还临，后有大丧皆如之。”丁卯，以前将军王奂为尚书左仆射。庚午，以司空豫章王疑为太尉。癸

酉，诏免逋城钱，自今以后，申明旧制。初晋、宋旧制，受官二十日，辄送修城钱二千。宋泰始初，军役大起，受官者万计，兵戎机急，事有未遑，自是令仆以下，并不输送。二十年中，大限不可胜计，文符督切，扰乱在所，至是除荡，百姓悦焉。

夏四月辛卯，追尊穆妃为皇后。

五月庚申，以高皇帝配南郊，高昭皇后配北郊。

六月甲申朔，立南郡王长懋为皇太子。诏申壬戌赦恩百日。丙申，立皇太子妃王氏。进封闻喜公子良为竟陵王，临汝公子卿为庐陵王，应城公子敬为安陆王，江陵公子懋为晋安王，枝江公子隆为随王，皇子子真为建安王，皇孙昭业为南郡王。戊戌，以水潦为患，星纬乖序，克日讯都下囚，诸远狱委刺史以时察判。建康、秣陵二县贫人加振赐，必令周悉。吴兴、义兴遭水县，蠲除租调。以司徒褚彦回为司空。

秋八月癸卯，司空褚彦回薨。

九月丁巳，以国哀故，罢国子学。辛未，以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冬十月乙未，以中书令王延之为尚书左仆射。

十二月己丑，诏曰：“缘淮戍将，久处边劳，三元行始，宜沾恩庆，可遣中书舍人宣旨临会。”后每岁如之。

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，祀南郊。大赦，改元。壬子，诏内外群僚，各进谏言，王公卿士，各举所知。又诏守宰禄奉，盖有恒准，往以边虏告警，故沿时损益，今区宇宁晏，宜加优奖，郡县丞尉，可还田秩。壬戌，立皇弟锐为南平王，铿为宜都王，皇子子明为武昌王，子罕为南海王。望气者云：新林、娄湖、东府西有天子气。甲子，筑青溪旧宫，作新林、娄湖苑以厌之。

二月庚寅，以征虏将军杨灵为沙州刺史，封阴平王。

三月丙辰，诏以星纬失序，阴阳愆度，申辛亥赦恩五十日，

以期讫为始。戊寅，诏四方见囚，罪无轻重，及劫贼余口，长徒赦系，悉皆原赦。

夏五月丁酉，车骑将军张敬儿有罪伏诛。

秋八月壬申，魏人来聘。

冬十月丙寅，使骁骑将军刘瓚聘于魏。

十一月己卯，雷。

十二月乙巳朔，日有蚀之。

二年春正月乙亥，以护军将军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，以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子良为护军将军，兼司徒。壬寅，以新除尚书右仆射柳世隆为左仆射，以丹阳尹李安人为右仆射。

秋七月甲申，立皇子子伦为巴陵王。

八月丙午，幸旧宫，申都下狱及三署见徒，量所降宥。戊申，幸玄武湖讲武。壬子，扶南国遣使朝贡，并献颂章云。甲子，诏都下二县，坟墓毁发，随宜掩埋，遗骸未椁者，并加敛瘞。疾困不能存者，详加沾赉。

冬十二月庚申，魏人来聘。

三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南郊。大赦，都邑三百里内罪应入重者降一等，余依赦制。

三月甲寅，使辅国将军刘瓚聘于魏。

夏五月，省总明观。

秋七月甲戌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薨。辛卯，于益州置平蛮校尉官。

八月乙未，幸中堂听讼。乙巳，以行宕昌王梁弥颢为河、凉二州刺史，封陇西公、宕昌王。

冬十月丙辰，魏人来聘。

十二月，以江州刺史王奂为尚书右仆射。改封武昌王子明为西阳王。

四年春闰正月癸巳，立皇子子贞为邵陵王。丁未，以武都王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。辛亥，耕藉田。诏宥殊死以下。甲寅，幸阅武堂，劳酒小会，赐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。戊午，幸宣武堂讲武。

二月丙寅，大风，吴兴偏甚，树叶皆赤。己未，立皇弟铄为晋熙王，铉为河东王。壬午，使通直郎裴昭明聘于魏。

五年春正月戊子，以太尉豫章王嶷为大司马，车骑将军竟陵王子良为司徒，骠骑将军临川王映、卫将军王俭、中军将军王敬则并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以尚书右仆射王奂为尚书左仆射。辛卯，赐孤寡老疾各有差。

夏四月庚午，殷祀太庙，降诸囚徒。

先是，立商飀馆于孙陵冈，世呼为九日台，秋九月辛卯，车驾幸焉。

冬十月，初起新林苑。

六年春三月甲申，诏皇太子于东宫玄圃园宣猷堂临讯及三署徒隶。己亥，封皇子子响为巴东王。

夏五月庚辰，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表陈射雉，书奏赐死。又颍川荀丕亦以谏诤，托他事及诛。

六月辛未，诏省州郡县送故输钱者。

秋七月，齐兴太守刘元宝于郡城堑得钱三十七万，皆轮厚径一寸半，以献，上以为瑞，班赐公卿。

九月壬寅，于琅邪城讲武，习水步军。

冬十月庚申，立冬，初临太极殿读时令。

十一月丙戌，土雾竟天，如烟，入人眼鼻，二日乃止。

七年春正月丙午，以镇南将军柳世隆为尚书左仆射，以豫州刺史西昌侯鸾为右仆射。辛亥，祀南郊，大赦。申明不举子之科；若有产子者，复其父。壬戌，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

临川王映薨。戊辰，诏以诸大夫年秩隆重，增俸，给见役。

三月甲寅，立皇子子岳为临贺王，子峻为广汉王，子琳为宣城王，子珉为义安王。

夏五月乙巳，尚书令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王俭薨。甲子，以新除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。

秋九月壬寅，魏人来聘。

冬十一月戊申，诏平南参军颜幼明聘于魏。

八年春正月庚子，以领军王奂为尚书左仆射。丁巳，以行百济王泰为镇东大将军、百济王。

二月辛卯，零陵王司马药师薨。

夏四月戊辰朔，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。

六月己巳，魏人来聘。庚午，长沙王晃薨。丙申，大雷雨，有黄光竟天，照地状如金。乙酉，都下大风发屋。

秋七月癸卯，诏以阴阳舛和，纬象愆度、储胤婴患，淹历旬晷，可大赦。

八月乙酉，以河南王世子休留代为西秦、河二州刺史，封河南王。壬辰，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反，遣丹阳尹萧顺之讨之，子响伏诛。

冬十二月戊寅，诏量增尚书丞郎赐禄。己卯，改封宣城王子琳为南康王，立皇子子建为湘东王。

九年春正月甲午，省平蛮府。辛丑，祀南郊，降都下见囚。戊午，诏射声校尉裴昭明聘于魏。

三月癸巳，明堂灾。

夏五月丙申，林邑国献金罽。丁未，魏人来聘。安成王暹薨。己未，乐游正阳堂灾。

秋八月己亥，使司徒参军萧琛聘于魏。吴兴、义兴大水。乙卯，蠲二郡租。

九月戊辰，幸琅邪城讲武，观者倾都，普颁酒肉。

冬十月甲寅，魏人来聘。

十年春正月戊午，以司徒竟陵王子良领尚书令，以尚书右仆射西昌侯鸾为左仆射。诏增内外有务众官禄奉。丙戌，诏故太宰褚彦回、故太尉王俭、故司空柳世隆、骠骑大将军王敬则、镇军大将军陈显达、故镇东将军李安人配飨太祖庙庭。

十二月乙巳，使司徒参军萧琛聘于魏。

十一年春正月戊午，以骠骑大将军、豫州刺史王敬则为司空。乙亥，皇太子长懋薨。

二月，雍州刺史王奂有罪，伏诛。

三月丙寅，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晏为尚书右仆射。

夏四月癸未，魏人来聘。甲午，立皇孙昭业为皇太孙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

五月戊辰，以旱故，都下二县、朱方、姑孰权断酒。

秋七月丁巳，曲赦南兖兖豫司徐五州，南豫州之历阳谯临江庐江四郡三调，众逋宿责，并同原除。其缘淮及青、冀新附侨人，复除已讫，更申五年。

先是魏地谣言，“赤火南流丧南国”。是岁，有沙门从北赍此火而至，色赤于常火而微，云以疗疾。贵贱争取之，多得其验。二十余日，都下大盛，咸云“圣火”。诏禁之不止。火灸至七炷而疾愈。吴兴丘国宾密以还乡，邑人杨道庆虚疾二十年，依法灸即差。

是月，上不豫，徙御延昌殿，始登阶而殿屋鸣咤，上恶之。魏军将至，上虑朝野忧惶，力疾召乐府奏正声伎。戊寅，大渐，诏曰：“始终大期，圣贤不免，吾行年六十，亦复何恨。但皇业艰难，万机自重，不能无遗虑耳。太孙进德日茂，社稷有寄，子良善相毗辅，思弘正道。内外众事无大小，悉与鸾参怀。尚

书是职务根本，悉委王晏、徐孝嗣。军旅捍边之略，委王敬则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王玄邈、沈文季、张瑰、薛深等。百辟庶僚，各奉尔职，谨事太孙，勿有懈怠。”又诏曰：“我识灭后，身上着夏衣画天衣，纯乌犀导，絰诸器服，悉不得用宝物及织成等，唯装复夹衣各一通。常所服刀长短二口，铁环者，随入梓宫。祭敬之典，本在因心，灵上慎勿以牲为祭。祭惟设饼、茶饮、干饭、酒脯而已。天下贵贱，咸同此制。未山陵前，朔望设菜食。陵墓万世所宅，意常恨休安陵未称，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，名为景安陵。丧礼每存省约，不须烦人，百官停六时入临，朔望祖日可依旧。诸主六宫，并不须从山陵。内殿凤华、寿昌、曜灵三处，是吾所改制。夫贵有天下，富兼四海，宴处寢息，不容乃陋，谓此为奢俭之中，慎勿坏去。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，具如别牒，可尽心礼拜供养之。应有功德事，可专在中。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，及起立塔寺，以宅为精舍，并严断之。惟年六十，必有道心，听朝贤选序，已有别诏。诸小小赐乞，及合内处分，亦有别牒。内外禁卫劳旧主帅左右，悉令萧谡优量驱使之。”是日上崩于延昌殿，年五十四。群臣上谥曰武皇帝，庙号世祖。九月丙寅，葬景安陵。

上刚毅有断，政总大体，以富国为先。颇喜游宴、雕绮之事，言常恨之，未能顿遣。临崩，又诏：“凡诸游费，宜从休息。自今远近荐献，务存节俭，不得出界营求，相高奢丽。金粟缁纁，敝人已甚，珠玉玩好，伤俗尤重，严加禁绝。”

论曰：齐高帝基命之初，武功潜用，泰始开运，大拯时艰。及苍梧暴虐，衅结朝野，而百姓惶惶，命县朝夕。权道既行，兼济天下。元功振主，利器难以假人，群方戮力，实怀尺寸之望，岂惟天厌水行，固已人希木德，归功与能，事极乎此。武帝云雷伊始，功参佐命，虽为继体，事实艰难。御袞垂旒，深

存政典，文武授任，不革旧章，明罚厚恩，皆由己出。外表无尘，内朝多豫，机事平理，职责有恒，府藏内充，人鲜劳役。宫室苑圃，未足以伤财，安乐延年，众庶所同幸，亦有齐之良主也。据齐、梁纪录，并云出自萧何，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。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，而望之本传不有此陈，齐典所书，便乖实录。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，注解汉书，已正其非，今随而改削云。

南史卷五

齐本纪下第五

废帝郁林王讳昭业，字符尚，小字法身，文惠太子长子也。高帝为相王，镇东府，时年五岁，床前戏。高帝方令左右拔白发，问之曰：“儿言我谁耶？”答曰：“太翁。”高帝笑谓左右曰：“岂有人作曾祖而拔白发者乎。”即掷镜、镊。其后问讯，高帝指示宾客曰：“我基于此四世矣。”及武帝即位，封为南郡王，时年十岁。

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，冠于东宫崇正殿。其日小会，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，给南郡王扶二人。

七年，有司奏给班剑二十人，鼓吹一部。高选友、学，礼绝群王。十一年，给阜轮三望车。文惠太子薨，立南郡王为皇太孙，居东宫。

其年七月戊寅，武帝崩，皇太孙即帝位，大赦。

八月壬午，诏称遗诏，以护军将军武陵王晔为卫将军，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即本号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以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为尚书令，右仆射王晏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徐孝嗣为右仆射。癸未，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，增班剑三十人。蠲除三调及众逋在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者。省御府及无用池田邸冶，减关市征税。先是，每有蠲原之诏，多无事实，督责如故。是

时西昌侯鸾任知朝政，天下咸望风来苏，至此恩信两行，海内莫不欣然。

九月辛酉，追尊文惠皇太子为世宗文皇帝。

冬十月壬寅，尊皇太孙太妃为皇太后，立皇后何氏。

十一月庚戌，魏人来聘。辛亥，立临汝公昭文为新安王、曲江公昭秀为临海王，皇弟昭粲为永嘉王。

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，大赦，改元。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礼。镇军将军西昌侯鸾即本号为大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亲兵五百人。以领军鄱阳王锵为尚书右仆射。诏百僚极陈得失。又诏王公以下各举所知。辛亥，祀南郊，宥隆昌元年以来流人。戊午，拜崇安陵。甲戌，使司徒参军刘瓚聘于魏。

二月辛卯，祀明堂。

夏四月辛巳，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武陵王晔薨。戊子，太傅竟陵王子良薨。丁酉，以骠骑将军庐陵王子卿为卫将军，尚书右仆射鄱阳王锵为骠骑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

闰月丁卯，以镇军大将军西昌侯鸾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

五月甲戌朔，日有蚀之。

秋七月癸巳，皇太后令废帝为郁林王。

帝少美容止，好隶书，武帝特所钟爱，敕皇孙手书不得妄出以贵之。进退音吐，甚有令誉。生而为竟陵文宣王所摄养，常在袁妃间。竟陵王移住西州，帝亦随住焉。性甚辩慧，哀乐过人。接对宾客，皆款曲周至。矫情饰诈，阴怀鄙慝。与左右无赖群小二十许人共衣食，同卧起。妃何氏择其中美貌者，皆与交欢。密就富市人求钱，无敢不与。及竟陵王移西邸，帝独住西州，每夜辄开后堂合，与诸不逞小人，至诸营署中淫宴。凡诸小人，并逆加爵位，皆疏官名号于黄纸，使各囊盛以带之，许南面之日，即便施行。又别作钥钩，兼善效人书，每私出还，

辄扃钥，封题如故，故人无知者。师史仁祖、侍书胡天翼闻之，相与谋曰：“若言之二宫，则其事未易，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打，及犬物所伤，岂直罪止一身，亦当尽室及祸。年各已七十，余生宁足吝邪。”数日中，二人相系自杀，二宫不知也。武帝以暨阳县寒人给事中綦母珍之代仁祖，剡县寒人马澄代天翼。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，节其用度。帝谓豫章王妃庾氏曰：“阿婆，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，今见作天王，便是大罪，左右主帅，动见拘执，不如市边屠酤富儿百倍。”

文惠太子自疾及薨，帝侍疾及居丧，哀容号毁，旁人见者，莫不呜咽。裁还私室，即欢笑酣饮，备食甘滋。葬毕，立为皇太孙。问讯太妃，截壁为合，于太妃房内往何氏间，每入辄弥时不出。武帝往东宫，帝迎拜号恸，绝而复苏，武帝自下舆抱持之，宠爱日隆。又在西州令女巫杨氏祷祀，速求天位。及文惠薨，谓由杨氏之力，倍加敬信，呼杨婆。宋氏以来，人间有杨婆儿哥，盖此征也。武帝有疾，又令杨氏日夜祷祈，令宫车早晏驾。时何妃在西州，武帝未崩数日，疾稍危，与何氏书，纸中央作一大“喜”字，而作三十六小“喜”字绕之。侍武帝疾，忧容惨戚，言发泪下。武帝每言及存亡，帝辄哽咽不自胜。武帝以此谓为必能负荷大业，谓曰：“五年中一委宰相，汝勿盾意。五年以后，勿复委人。若自作无成，无所多恨。”临崩，执帝手曰：“阿奴，若忆翁，当好作。”如此再而崩。大敛始毕，乃悉呼武帝诸伎，备奏众乐，诸伎虽畏威从事，莫不哽咽流涕。

素好狗马，即位未逾旬，便毁武帝所起招婉殿，以材赐阉人徐龙驹，于其处为马埽。驰骑坠马，面额并伤，称疾不出者数日。多聚名鹰快犬，以梁肉奉之。及武帝梓宫下渚，帝于端门内奉辞，辇辂车未出端门，便称疾还内。裁入合，即于内奏

胡伎，鞞铎之声，震响内外。时司空王敬则问新除射声校尉萧坦之曰：“便如此，不当匆匆邪？”坦之曰：“此政是内人哭响彻耳。”自山陵之后，便于合内乘内人车问讯，往皇后所生母宋氏间，因微服游走市里。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，与群小共作诸鄙褻擲涂赌跳、放鹰走狗杂狡狴。

帝既失道，朝事大小，皆决之西昌侯鸾，鸾有谏，多不见从。极意赏赐左右，动至百数十万。每见钱曰：“我昔思汝一个不得，今日得用汝未？”武帝聚钱上库五亿万，斋库亦出三亿万，金银布帛不可称计。即位未期岁，所用已过半，皆赐与诸不逞群小。取诸宝器以相击剖破碎之，以为笑乐。及至废黜，府库悉空。

其在内，常裸袒，着红紫锦绣新衣、锦帽、红縠褌，杂采袒服。好斗鸡，密买鸡至数千价。武帝御物甘草杖，宫人寸断用之。徐龙驹为后舍人，日夜在六宫房内。帝与文帝幸姬霍氏淫通，改姓徐氏，龙驹劝长留宫内，声云度霍氏为尼，以余人代之。皇后亦淫乱，斋合通夜洞开，内外淆杂，无复分别。中书舍人綦母珍之、朱隆之，直合将军曹道刚、周奉叔并为之羽翼。

西昌侯鸾屡谏不纳；既而尼媪外入，颇传异语，乃疑鸾有异志。中书令何胤以皇后从叔见亲，使直殿省。常随后呼胤为三父。与胤谋诛鸾，令胤受事，胤不敢当，依违杜谏，乃止。又谋出鸾于西州，中敕用事，不复关谘。鸾虑变，先使萧谡、坦之等于省诛曹道刚、朱隆之等，率兵自尚书省入云龙门，戎服加朱衣于上。比入门，三失履，王晏、徐孝嗣、萧坦之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沈文季系进。帝在寿昌殿，裸身与霍氏相对，闻外有变，使闭内殿诸房舍，令阍人登兴光楼望，还报云：“见一人戎服，从数百人，急装，在西钟楼下。”须臾，萧谡领

兵先入宫，帝走向爱姬徐氏房，拔剑自刺不入，以帛缠颈，舆接出延德殿。谡初入殿，宿卫将士皆执弓楯欲战，谡曰：“所取自有人，卿等不须动。”宿卫信之。及帝出，各欲自奋，帝竟无一言。出西弄，遇弑，年二十二。昇尸出徐龙驹宅，殓葬以王礼。霍氏及广昌君宋并赐死，余党亦见诛。

先是文惠太子立楼馆于钟山下，号曰“东田”，太子屡游幸之，“东田”反语为“颠童”也。武帝又于青溪立宫，号曰“旧宫”，反之“穷厩”也。果以轻狷而至于穷。又武帝时有小史姓皇名太子，武帝曰：“皇太子非名之谓”，于是移点于外，易名为犬子。处士何点曰：“太子者，天地之所悬，三才之所系，今化而为犬，不得立矣。”既而文惠太子薨，郁林、海陵相继废黜，此其验也。永明中，百姓忍着破后帽，始自建业，流于四远，贵贱翕然服之，此服袄也。帽自萧谡之家，其流遂远，天意若曰：武穆、文昭皆当灭，而谡亦诛死之效焉。

废帝海陵恭王讳昭文，字季尚，文惠太子第二子也。永明四年，封临汝公，郁林王即位，改封新安王。及郁林废，西昌侯鸾奉帝纂统。

延兴元年秋七月丁酉，皇帝即位，大赦，改元，赐文武位二等。以镇军大将军西昌侯鸾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、都督、扬州刺史，加班剑为三十人，封宣城郡公，出镇东城。以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，以丹阳尹徐孝嗣为左仆射，以领军将军沈文季为右仆射，以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，以骠骑大将军鄱阳王锵为司徒。命宣城公鸾甲仗百人入殿，陈显达、王晏、徐孝嗣、萧谡各五十人入殿。

八月壬辰，魏人来聘。甲午，以前司空王敬则为太尉。辛丑，复置南蛮校尉官。甲辰，诏使者观省风俗。

九月癸未，诛新除司徒鄱阳王锵、中军大将军随王子隆。

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诛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。于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起兵，遣中护军王玄邈讨诛之。乙酉，又诛湘州刺史南平王锐、郢州刺史晋熙王铄、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铿。丁亥，以卫将军庐陵王子卿为司徒，以抚军将军桂阳王铈为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冬十月丁酉，加宣城公鸾黄钺，进授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，领大将军、扬州牧，加殊礼，进爵为王。戊戌，诛新除中军将军桂阳王铈、抚军将军衡阳王钧、侍中秘书监江夏王锋、镇军将军建安王子真、左将军巴陵王子伦。是时宣城王鸾辅政，帝起居皆谘而后行。思食蒸鱼菜，太官令答无录公命，竟不与。辛亥，皇太后令废帝为海陵王，使宣城王入纂皇统。建武元年，诏海陵王依汉东海王强故事，给虎贲、旄头、画轮车，设钟簴宫县。十一月，称王有疾，数遣御师往视，乃殒之。给温明秘器，敛以衮冕之服，大鸿胪监护丧事。葬给辎辘车，九旒大辂，黄屋左纛，前后部羽葆、鼓吹，挽歌二部，依东海王强故事，谥曰恭。

先是武帝立禅灵寺于都下，当世以为壮观，天意若曰“禅者禅也，“灵”者神明之目也，武帝晏驾而鼎业倾移也。永明世，市里小儿以铁相击于地，谓之“斗凿”，“凿”之为言“族”也，至是宗室族灭矣。又武帝时以燕支为朱衣，朝士皆服之，及明帝以宗子入纂，此又夺朱之效也。时又多以生纱为帽，半其裙而析之，号曰“倚劝”。先是人间语好云“扰攘建武”，至是朝士劝进，实为匆遽，“倚劝”“扰攘”之言，于是验矣。

高宗明皇帝讳鸾，字景栖，始安贞王道生之子也，小字玄度。少孤，高帝抚育过诸子。宋泰豫元年，为安吉令，有严能之名。升明中，累迁淮南、宣城二郡太守，进号辅国将军。高

帝践阼，封西昌侯，位郢州刺史。永明元年，为侍中，领骁骑将军。王子侯旧乘缠帷车，帝独乘下帷，仪从如素士。公事混挠，贩食人担火误烧牛鼻，豫章王以白武帝，帝笑焉。转为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，清道而行。十年，累迁尚书左仆射，领右卫将军。武帝遗诏为侍中、尚书令，寻加镇军将军，给班剑二十人。隆昌元年，即本号为大将军，给鼓吹一部，亲兵五百人。寻加中书监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海陵王立，为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，加都督，增班剑为三十人，封宣城郡公，镇东府城，给兵五千人，钱二百万，布千匹。九江事难，假黄钺，事宁，表送之。寻加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，领大将军、扬州牧，增班剑为四十人，给幢络三望车，前后部羽葆、鼓吹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掾、属各四人，封宣城王。未拜，太后令废海陵王，以上入篡高帝为第三子，群臣三请，乃受命。

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，皇帝即位，大赦，改元，文武赐位二等。以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，以司空陈显达为太尉。乙丑，诏断远近上礼。丁卯，诏“自今雕文篆刻，岁时光新，可悉停省。藩牧守宰，或有荐献，事非任土，严加禁断”。

十一月壬申，日有蚀之。帝宿沐浴，不御内。其日，洁斋蔬食，断朝务，屏人，单衣衾危坐，以至事毕。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，妃江氏为懿后，别立寝庙，号陵曰修安。封桂阳王铄等诸王子皆为列侯。凡诸王侯得罪者，诸子皆复属籍。又诏遣大使观省四方。癸酉，革永明之制，依晋、宋旧典，太子以师礼敬少傅。甲戌，进大司马寻阳公王敬则等十三人爵邑各有差。省新林苑，先是百姓地者，悉以还主。废南蛮校尉官。己卯，追崇妃刘氏为敬皇后，号陵曰兴安。庚辰，立皇子宝义为晋安

王，宝玄为江夏王，宝源为庐陵王，宝寅为建安王，宝融为随郡王，宝攸为南平王。甲申，断官长贡献及私饷遗。以安陆昭王緌第二子宝暄袭封安陆王。丁亥，诏细作、中署、材官、车府，凡诸工可悉开番假，递令休息。戊子，立皇子宝卷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己丑，诏东宫肇建，远近或有庆礼，可悉断之。永明中，御史中丞沈深表：百官年登七十者，皆令致仕，并穷困私门。庚子，诏“自缙绅年及，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铨叙之科”。

十二月庚戌，宣德太仆刘朗之、游击将军刘瓛之子，坐不贍给兄子，致使随母他嫁，免官，禁锢终身，付之乡论。

是岁，魏孝文皇帝迁都洛阳。

二年春正月辛未，降都下系囚殊死以下。诏王公以下各举所知，内外群僚各进忠言，无有所讳。魏攻豫、司、徐、梁四州。壬申，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，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，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，以拒魏。己卯，诏都下二县，有毁发坟墓，随宜修理。乙未，魏军攻钟离，徐州刺史萧惠休破之。丙申，加太尉陈显达使持节、都督西北道诸军事。丁酉，内外纂严。

二月己未，司州刺史萧诞与众军攻败魏军。诏雍、豫、司、南兖、徐五州遭遇兵戎之家，悉停今年税调。丙寅，停青州麦租。魏军自寿春退。

三月甲申，解严。

夏四月己亥朔，亲录三百里内狱讼，自外委州郡讯察，三署徒隶，原遣有差。魏军围汉中，梁州刺史萧懿拒退之。

五月甲午，寝庙成，诏监作长帅赐位一等。

六月壬戌，诛领军萧谡、西阳王子明、南海王子罕、邵陵王子贞。

秋九月己丑，改封南平王宝攸为邵陵王，蜀郡王子文为西阳王，广汉王子峻为衡阳王，临海王昭秀为巴陵王，永嘉王昭粲为桂阳王。

冬十月癸卯，诏罢东田，毁兴光楼，并诏水衡量省御乘。乙卯，纳皇太子妃褚氏，大赦，王公以下班赐各有差，断四方上礼。

十二月丁酉，诏晋帝诸陵，悉皆修理，并增守卫。吴、晋陵失稔之乡，蠲三调有差。

三年春正月丁卯，以阴平王杨昺子崇祖为沙州刺史，封阴平王。己巳，诏申明守长六周之制，事竟不行。乙酉，诏以去岁魏攻缘边诸州郡，将士有临阵及病死者，并送还本土。

三月壬午，诏车府乘舆有金银校饰者，皆剔除之。

夏四月，魏军攻司州，栢城戍主魏僧珉击破之。

冬闰十二月戊寅，皇太子冠，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，为父后者赐爵一级，断远近上礼。

四年春正月庚午，大赦。壬寅，诏“人产子者，蠲其父母调役一年，又赐米十斛。新婚者，蠲夫役一年”。丙辰，诛尚书令王晏。

二月以尚书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。

秋八月甲午，追尊景皇所生王氏为恭太后。魏军攻沔北。

冬十月，又逼司、雍二州。甲戌，遣太子中庶子萧衍、右军司马张稷御之。

十一月丙辰，以氏杨灵珍为北秦刺史，封仇池公、武都王。

十二月丁丑，遣度支尚书崔慧景率众救雍州。

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，大赦。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沔北诸郡，为魏所攻，相继亡败，新野太守刘思忌随宜应接，食尽，煮土为粥，而救兵不至，城被克，死之。

乙巳，遣太尉陈显达持节救雍州。丁未，诛河东王铉、临贺王子岳、西阳王子文、衡阳王子峻、南康王子琳、永阳王子珉、湘东王子建、南郡王子夏、巴陵王昭秀、桂阳王昭粲。

二月癸丑，遣左卫将军萧惠休假节援寿阳。辛未，豫州刺史裴叔业败魏军于淮北。

三月丙午，蠲雍州遇魏军之县租布。戊申，诏增仲尼祭秩。

上以疾患不瘳，望气者云宜改元，夏四月甲寅，大赦，改元，文武赐位二等。己未，立武陵昭王子子坦为衡阳王。丁丑，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举兵反。

五月壬午，遣辅国将军刘山阳率军东讨。乙酉，斩敬则，传首建邺，曲赦浙东吴、晋陵等七郡。

秋七月己酉，帝崩于正福殿，年四十七。遗诏：“徐孝嗣可重申八命，中书监、本官悉如故。沈文季可尚书左仆射，常侍、护军如故。江祐可右仆射，江祀可侍中，刘暄可卫尉卿。军政大事委陈太尉。内外众事无大小委徐孝嗣、遥光、坦之、江祐；其大事与沈文季、江祀、刘暄参怀。心腹之任，可委刘俊、萧惠休、崔慧景。”群臣上谥曰明皇帝，庙号高宗，葬兴安陵。

帝明审有吏才，持法无所借。制御亲幸，臣下肃清。驱使寒人，不得用四幅伞。大存俭约，罢武帝所起新林苑，以地还百姓。废文惠太子所起东田，斥卖之。永明中，舆辇舟乘，悉剔取金银，还主衣库，以牙角代之。尝用阜莢，讫，授余冻与左右，曰：“此犹堪明日用。”太官进御食，有裹蒸，帝十字画之，曰：“可四片破之，余充晚食。”而武帝掖庭中宫殿服御，一无所改。其俭约如此。

性猜忌，亟行诛戮。信道术，用计数。每出行幸，先占利害。简于出入，将南则谗言之西，将东则谗言之北，皆不以实，

竟不南郊。初有疾，无辍听览，群臣莫知。及疾笃，敕台省府署文簿求白鱼以为药，外始知之。身衣绛衣，服饰皆赤，以为厌胜。巫覡云“后湖水头经过宫内，致帝有疾”。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沟，左右启“太官无此水则不立”。决意塞之，欲南引淮流，会崩，事寝。

废帝东昏侯讳宝卷，字智藏，明帝第二子也。本名明贤，明帝辅政后改焉。建武元年，立为皇太子。

永泰元年七月己酉，明帝崩，太子即皇帝位。

八月庚申，镇北将军晋安王宝义进号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冬十月己未，诏删省律科。癸亥，诏萧坦之、江祐更直殿省，总监宿卫。辛未，诏刘暄、江祐更直延明殿省。

十一月戊子，立皇后褚氏。庚寅，尚书令徐孝嗣议：“王侯贵人昏，连弩以真银杯，盖出近俗；又牢烛侈绩，亦亏曩制。今除金银连锁，自余新器，悉用埏陶，牢烛华侈，亦宜停之。”奏可。

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，大赦，改元。辛卯，祀南郊。丁酉，改封随王宝融为南康王，安陆王宝暉为湘东王，竟陵王昭胄为巴陵王。

二月，太尉陈显达败绩于马圈。

夏四月丙午朔，魏孝文皇帝崩。己巳，立皇子诵为皇太子，大赦，赐为父后者爵一级。

五月癸亥，加抚军大将军始安王遥光开府仪同三司。

六月甲子，诏原雍州今年三调。

秋七月辛未，淮水变赤如血。丙戌，杀尚书右仆射江祐、侍中江祀。地震自此至来岁，昼夜不止，小屋多坏。丁亥，都下大水，死者甚众。赐死者材器，并加振恤。

八月乙巳，蠲遇水资财漂荡者今年调税。又诏为马圈战亡将士举哀。丙辰，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据东府反。诏曲赦都下，中外戒严，遣领军将军萧坦之致讨。戊午，斩遥光，传首。己巳，以尚书令徐孝嗣为司空，以领军萧坦之为尚书左仆射。

闰月丙子，以江陵公宝览为始安王。

九月甲辰，杀尚书左仆射萧坦之，右卫将军曹武。戊午，杀领军将军刘暄。壬戌，以频杀大臣，大赦。

冬十月乙未，诛尚书令新除司空徐孝嗣、右仆射新除镇军将军沈文季。庚子，以吴兴太守萧惠休为尚书右仆射。辛丑，以侍中王亮为左仆射。

十一月丙辰，太尉、江州刺史陈显达举兵反于寻阳。乙丑，加护军将军崔慧景平南将军，督众军南讨。

十二月甲申，陈显达至都，宫城严警。乙酉，斩显达，传其首。余党尽平。

二年春正月庚午，诏讨豫州刺史裴叔业。

二月己丑，叔业病死，兄子植以寿春降魏。

三月乙卯，命平西将军崔慧景攻寿春。丙午，尚书右仆射萧惠休卒。丁未，崔慧景于广陵反，举兵内向。壬子，命右卫将军左兴盛督都下水步众军御之。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宝玄以京城纳慧景。乙卯，遣中领军王莹率众军屯北篱门。壬戌，慧景至，莹等败绩。甲子，慧景入建邺，台城内闭门拒守。豫州刺史萧懿兴兵入援。己巳，以懿为尚书右仆射。

夏四月癸酉，慧景弃众走，斩之。诏曲赦都下及南徐、南兖二州。乙亥，以新除尚书右仆射萧懿为尚书令。丙子，以中领军王莹为尚书右仆射。

五月己酉，江夏王宝玄伏诛。壬子，赦。乙丑，曲赦都下及南徐、兖二州。

六月庚寅，车驾于乐游苑内会，如三元，都下放女人观。

秋七月甲辰夜，宫内火，唯东合内明帝旧殿数区及太极以南得存，余皆荡尽。

冬十月己卯，杀尚书令萧懿。

十一月甲寅，西中郎长史萧颖胄起兵于荆州。

十二月，雍州刺史萧衍起兵于襄阳。

是岁，魏宣武皇帝景明元年。

三年春正月丙申朔，日有蚀之。帝与宫人于阅武堂元会，皇后正位，阍人行仪，帝戎服临视。丁酉，以骠骑大将军晋安王宝义为司徒，以新除抚军将军建安王宝寅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乙巳，长星见，竟天。辛亥，祀南郊，大赦，诏百官陈谏言。

二月丙寅，干和殿西厢火。壬午，诏遣羽林兵征雍州，中外纂严。始内横吹五部于殿内，昼夜奏之。壬戌，蚩尤旗见。

三月乙巳，南康王宝融即皇帝位于江陵。癸丑，遣平西将军陈伯之西征。

六月，萧颖胄弟颖孚起兵庐陵。戊子，赦江州安成、庐陵二郡。

秋七月癸巳，曲赦荆、雍二州。雍州刺史张欣泰、前南谯太守王灵秀率石头文武奉建安王宝寅向台，至杜姥宅，宫门闭，乃散走。丙辰，龙斗于建康淮，激水五里。

八月辛卯，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，屯新亭。

九月甲辰，萧衍至南豫州，辅国将军、监南豫州事申胄军二万人于姑孰奔归。丙辰，李居士与衍军战于新亭，见败。

冬十月甲戌，王珍国又战败于朱雀航。戊寅，宁朔将军徐元瑜以东府城降。青、冀二州刺史桓和入卫，屯东宫，寻亦降衍，于是闭宫城门自守。

十二月丙寅，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国、侍中张稷率兵入殿杀帝，时年十九。

帝在东宫，便好弄，不喜书学，明帝亦不以为非，但勸以家人之行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，发诏不许，使三日一朝。在宫尝夜捕鼠达旦，以为笑乐。明帝临崩，属后事，以隆昌为戒，曰：“作事不可在人后。”故委任群小，诛诸宰臣，无不如意。性讷涩少言，不与朝士接。欲速葬，恶灵在太极殿，徐孝嗣固争，得踰月。每当哭，辄云喉痛。太中大夫羊阐入临，无发，号恸俯仰，帻遂脱地，帝辍哭大笑，谓宦者王宝孙曰：“此谓秃鹩啼来乎。”自江祐、始安王遥光等诛后，无所忌惮，日夜于后堂戏马，鼓噪为乐。合夕，便击金鼓吹角，令左右数百人叫，杂以羌胡横吹诸伎。常以五更就卧，至晡乃起，王侯以下节朔朝见，晡后方前，或际暗遣出。台阁案奏，月数十日乃报，或不知所在。阍竖以纸包裹鱼肉还家，并是五省黄案。二年元会，食后方出，朝贺裁竟，便还殿西序寝，自巳至申，百僚陪位，皆僵仆菜色。比起就会，匆遽而罢。

太子所生母黄贵嫔早亡，令潘妃母养之。拜潘氏为贵妃，乘卧舆，帝骑马从后，着织成裤褶，金薄帽，执七宝缚稍。又有金银校具，锦绣诸帽数十种，各有名字。戎服急装缚裤，上着绛衫，以为常服，不变寒暑。陵冒雨雪，不避坑阱。驰骋渴乏，辄下马解取腰边蠡器，酌水饮之，复上驰去。马乘具用锦绣处，患为雨所湿，织杂采珠为覆蒙，备诸雕巧。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，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鹰犬，左右数百人，常以自随，奔走往来，略不暇息。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，翳中帷帐及步障，皆袷以绿红锦，金银镂弩牙，毒瑁帖箭。每出，辄与鹰犬队主徐令孙、媒翳队主俞灵韵齐马而走，左右争逐之。又甚有筋力，牵弓至三斛五斗。能担幢，初学担幢，每

倾倒在幢杪者，必致踣伤。其后，白虎幢七丈五尺，齿上担之，折齿不倦。担幢诸校具服饰，皆自制之，缀以金华玉镜众宝。舍人、主书及至左右主帅，并皆侍侧，逞诸变态，曾无愧颜。始欲骑马，未习其事，俞灵韵为作木马，人在其中，行动进退，随意所适，其后遂为善骑。

陈显达平，渐出游走，不欲令人见之，驱斥百姓，唯置空宅而已。是时率一月二十余出，既往无定处，尉司常虑得罪，东行驱西，南行驱北，应旦出，夜便驱逐，吏司奔驱，叫呼盈路。打鼓蹋围，鼓声所闻，便应奔走，临时驱迫，衣不暇披，乃至徒跣走出，犯禁者应手格杀。百姓无复作业，终日路隅。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郊外，数十里，皆空家尽室。巷陌县幔为高障，置人防守，谓之“屏除”。高障之内，设部伍羽仪，复有数部，皆奏鼓吹羌胡伎，鼓角横吹。夜反火光照天。每三四更中，鼓声四出，幡戟横路，百姓喧走，士庶莫辨。或于市肆左侧过亲幸家，环绕宛转，周遍都下，老小震惊，啼号塞道。处处禁断，不知所过。疾患困笃者，悉扛移之。无人扛者，扶匐道侧，吏司又加捶打，绝命者相系。从骑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，无不荡尽。工商莫不废业，樵苏由之路断。至于乳妇昏姻之家，移产寄室，或舆病弃尸，不得殡葬。有弃病人于青溪边者，吏惧为监司所问，推置水中，泥覆其面，须臾便死，遂失骸骨。前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敛，家人被驱，不得留视，及家人还，鼠食两眼都尽。如此非一。又尝至沉公城，有一妇人当产不去，帝入其家，问：“何独在？”答曰：“临产不得去。”因剖腹看男女。又长秋卿王儂病笃，不听停家，死于路边。丹阳尹王志被驱急，狼狽步走，惟将二门生自随，藏朱雀航南酒垆中，夜方得羽仪而归。喜游猎，不避危险。至蒋山定林寺，一沙门病不能去，藏于草间，为军人所得，应时杀之。

左右韩晖光曰：“老道人可念。”帝曰：“汝见獐鹿亦不射邪？”仍百箭俱发。故贵人富室者，皆数处立宅，以为避围之舍。每还宫，常至三更，百姓然后得反。禁断又不即通，处处屯咽，或泥涂灌注，或冰冻严结，老幼啼号，不可闻见。时人以其所围处号为“长围”。及建康城见围，亦名长围，识者以为讖焉。

三年，殿内火，合夕便发，其时帝犹未还，宫内诸房舍已闭，内人不得出，外人又不敢辄开，比及开，死者相枕。领军将军王莹率众救火，太极殿得全。内外叫唤，声动天地。帝三更中方还，先至东宫，虑有乱，不敢便入，参覘审无异，乃归。其后出游，火又烧璇仪、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，北至华林，西至秘阁，三千余间皆尽。左右赵鬼能读西京赋，云“柏梁既灾，建章是营”。于是大起诸殿，芳乐、芳德、仙华、大兴、含德、清曜、安寿等殿，又别为潘妃起神仙、永寿、玉寿三殿，皆匝饰以金璧。其玉寿中作飞仙帐，四面绣绮，窗间尽画神仙。又作七贤，皆以美女侍侧。凿金银为书字，灵兽、神禽、风云、华炬，为之玩饰。椽桷之端，悉垂铃佩。江左旧物，有古玉律数枚，悉裁以钿笛。庄严寺有玉九子铃，外国寺佛面有光相，禅灵寺塔诸宝珥，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。性急暴，所作便欲速成，造殿未施梁桷，便于地画之，唯须宏丽，不知精密。酷不别画，但取绚曜而已，故诸匠赖此得不用情。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，令潘妃行其上，曰：“此步步生莲华也。”涂壁皆以麝香，锦幔珠帘，穷极绮丽。絜役工匠，自夜达晓，犹不副速，乃别取诸寺佛刹殿藻井、仙人、骑兽以充足之。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，世人谓之“青楼”，帝曰：“武帝不巧，何不纯用琉璃。”潘氏服御，极选珍宝，主衣库旧物，不复周用，贵市人间金银宝物，价皆数倍，虎珀钏一只，直百七十万。都下酒租，皆折输金，以供杂用。犹不能足，下扬州、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

计功为直，敛取见钱，供太乐主衣杂费。由是所在塘渎，悉皆隳废。又订出雄雉头、鹤氅、白鹭裘，百品千条，无复穷已。亲幸小人，因缘为奸，科一输十。又各就州县求为人输，准取见直，不为输送。守宰惧威，口不得道，须物之处，以复重求。如此相仍，前后不息，百姓困尽，号泣道路。少府太官，凡诸市买，事皆急速，催求相系。吏司奔驰，遇便虏夺，市廛离散，商旅靡依。

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，穷奇极丽。当暑种树，朝种夕死，死而复种，率无一生。于是征求人家，望树便取，毁彻墙屋，以移置之。大树合抱，亦皆移掘，插叶系华，取玩俄顷。划取细草，来植阶庭，烈日之日，至便焦燥。纷纭往还，无复已极。山石皆涂以采色，跨池水立紫阁诸楼，壁上画男女私褻之像。明帝时多聚金宝，至是金以为泥，不足周用，令富室卖金，不问多少，限以贱价，又不还直。张欣泰尝谓舍人裴长穆曰：“宫殿何事顿尔！夫以秦之富，起一阿房而灭，今不及秦一郡，而顿起数十阿房，其危殆矣。”答曰：“非不悦子之道，顾言不用耳。”

潘妃放恣，威行远近。父宝庆与诸小共逞奸毒，富人悉诬为罪，田宅货财，莫不启乞。或云寄附隐藏，复加收没，计一家见陷，祸及亲邻。又虑后患，男口必杀。明帝之崩，竟不日蔬食，居处衣服，无改平常。潘妃生女，百日而亡，制斩衰经杖，衣悉粗布。群小来吊，盘旋地坐，举手受执蔬膳，积旬不听音伎。左右直长阉竖王宝孙诸人，共营肴羞，云为天子解菜。

又于苑中立店肆，模大市，日游市中，杂所货物，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。以潘妃为市令，自为市吏录事，将斗者就潘妃罚之。帝小有得失，潘则与杖，乃敕虎贵威仪不得进大荆子，

合内不得进实中获。虽畏潘氏，而窃与诸姊妹淫通。每游走，潘氏乘小舆，宫人皆露褙，着绿丝屣，帝自戎服骑马从后。又开渠立埭，躬自引船，埭上设店，坐而屠肉。于时百姓歌云：“阅武堂，种杨柳，至尊屠肉，潘妃酤酒。”

又偏信蒋侯神，迎来入宫，昼夜祈祷。左右朱光尚诈云见神，动辄谄启，并云降福。始安之平，遂加位相国，未又号为“灵帝”，车服羽仪，一依王者。又曲信小祠，日有十数，师巫魔媪，迎送纷纭。光尚辄托云神意。范云谓光尚曰：“君是天子要人，当思百全计。”光尚曰：“至尊不可谏正，当托鬼神以达意耳。”后东入乐游，人马忽惊，以问光尚，光尚曰：“向见先帝大瞋，不许数出。”帝大怒，拔刀与光尚等寻觅，既不见处，乃缚菰为明帝形，北向斩之，县首苑门。

上自永元以后，魏每来伐，继以内难，扬、南徐二州人丁，三人取两，以此为率。远郡悉令上米准行，一人五十斛，输米既毕，就役如故。又先是诸郡役人，多依人士为附隶，谓之“属名”。又东境役苦，百姓多注籍诈病，遣外医巫，在所检占诸属名，并取病身。凡属名多不合役，止避小小假，并是役荫之家。凡注病者，或已积年，皆摄充将役。又追责病者租布，随其年岁多少。衔命之人，皆给货赂，随意纵舍。又横调征求，皆出百姓。

群小以陈显达下数日便败，崔慧景围城正得十日，及萧衍师至，亦谓为然。裹粮食、樵刍，凡所须物，为百日备。帝谓茹法珍曰：“须来至白门前，当一决。”及至近郊，乃聚兵为固守计，召王侯分置尚书都坐及殿省。尚书旧事，悉充纸铠。使冠军将军王珍国领三万人据大桁，莫有斗志，遣王宝孙督战，呼为王侏子。宝孙切骂诸将帅，直合将军席豪发愤突阵死。豪，骁将也，既毙，众军于是土崩。军人从朱雀观上自投及赴淮水

死者无数。于是闭城自守，城内军事委王珍国。兖州刺史张稷入卫，以稷为副，实甲犹七万人。

帝着乌帽裤褶，备羽仪，登南掖门临望。又虚设铠马斋仗千人，皆张弓拔白，出东掖门，称蒋王出荡。又受刀敕等教着五音儿衣，登城望战。还与御刀左右及六宫于华光殿立军垒，以金玉为铠仗，亲自临阵，诈被创势，以板扛将去，以此厌胜。又于阅武堂设牙门军顿，每夜严警。帝于殿内骑马，从凤庄门入徽明门，马被银莲叶具装铠，杂羽孔雀寄生，逐马左右卫从，昼眠夜起如平常。闻外鼓吹叫声，被大红袍，登景阳楼望，弩几中之。众皆怠怨，不为致力，募兵出战，至城门数十步，皆坐甲而归。虑城外有伏兵，乃烧城傍诸府署，六门之内皆尽。城中阁道、西掖门内，相聚为市，贩死牛马肉。萧衍长围既立，堑栅严固，然后出荡，屡战不捷。

帝尤惜金钱，不肯赏赐，茹法珍叩头请之，帝曰：“贼来独取我邪，何为就我求物？”后堂储数百具榜，启为城防，帝曰：“拟作殿。”竟不与。城防巧手，而悉令作殿，昼夜不休。又催御府细作三百人精仗，须围解以拟屏除。金银雕镂杂物，倍急于常。法珍、虫儿又说帝曰：“大臣不留意，使围不解，宜悉诛之。”珍国、张稷惧祸，乃谋应萧衍，以计告后舍人钱强。强许之，密令游荡主崔叔智夜开云龙门，稷及珍国勒兵入殿，分军又从西上合入后宫，御刀丰勇之为内应。是夜，帝在含德殿。吹笙歌作女儿子，卧未熟，闻兵入，趋出北户，欲还后宫。清曜合已闭，阍人禁防黄泰平刀伤其膝，仆地，顾曰：“奴反邪！”直后张齐斩首，送萧衍。宣德太后令依汉海昏侯故事，追封东昏侯。

和帝讳宝融，字智昭，明帝第八子也。建武元年，封随郡王。永元元年，改封南康王，出为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，督七

州军事。

二年十一月甲寅，长史萧颖胄奉王举兵。其日太白及辰星俱见西方。乙卯，教纂严。丙辰，以雍州刺史萧衍为使持节、都督前锋诸军事。戊午，衍表劝进。

十二月乙亥，群僚劝进，并不许。壬辰，骁骑将军夏侯亶自建邺至江陵，称宣德太后令：“西中郎将南康王宜纂承皇祚，光临亿兆，可且封宣城王、相国、荆州牧，加黄钺，置僚属。”

三年正月乙巳，王受命，大赦；唯梅虫儿、茹法珍等不在例。是日，长星见，竟天。甲寅，建牙于城南。二月己巳，群僚上尊号，立宗庙及南北郊。

中兴元年春三月乙巳，皇帝即位，大赦，改永元三年为中兴，文武赐位二等。是夜彗星竟天。以相国左长史萧颖胄为尚书令，加雍州刺史萧衍尚书左仆射、都督征讨诸军。以晋安王宝义为司空，庐陵王宝源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丙午，有司奏封庶人宝卷为零陵侯，诏不许。又奏为涪陵王，诏可。

夏四月戊辰，诏凡东讨众军及诸向义之众，普复除五年。

秋七月丁巳，鲁山城主孙乐祖以城降。己未，郢城主薛元嗣降。

八月丙子，平西将军陈伯之降。

九月己未，诏假黄钺萧衍，若定京邑，得便宜从事。

冬十一月壬寅，尚书令、镇军将军萧颖胄卒。

十二月丙寅，建康城平。己巳，宣德皇太后令，以征东大将军萧衍为大司马、录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封建安郡公，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。壬申，改封建安王宝寅为鄱阳王。癸酉，以司徒、扬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，领司徒。乙酉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。

二年春正月戊戌，宣德皇太后临朝，入居内殿。壬寅，大司马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殊礼。己酉，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守尚书令。甲寅，加大司马萧衍位相国，梁公，备九锡礼。

二月壬戌，诛湘东王宝晷。丙戌，进梁公萧衍爵为王。

三月辛丑，鄱阳王宝寅奔魏。诛邵陵王宝攸、晋熙王宝嵩、桂阳王宝贞。庚戌，车驾东归至姑孰。丙辰，逊位于梁。丁巳，庐陵王宝源薨。

四月辛酉，禅诏至，皇太后逊居外宫。梁受命，奉帝为巴陵王，宫于姑孰。戊辰，巴陵王殂，年十五。追尊为齐和帝，葬恭安陵。

初，梁武帝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邑而迁帝焉，以问范云，云俛首未对。沉约曰：“今古殊事，魏武所云，‘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’。”梁武颔之。于是遣郑伯禽进以生金，帝曰：“我死不须金，醇酒足矣。”乃引饮一升，伯禽就加折焉。先是，文惠太子与才人共赋七言诗，句后辄云“愁和帝”，至是其言方验。又永明中，望气者云新林、娄湖、青溪并有天子气，于其处大起楼苑宫观，武帝屡游幸以应之；又起旧宫于青溪，以弭其气。而明帝旧居东府城西，延兴末，明帝龙飞，至是梁武帝众军城于新林，而武帝旧宅亦在征虏。

百姓皆着下屋白纱帽，而反裙覆顶。东昏曰：“裙应在下，今更在上，不祥。”命断之。于是百姓皆反裙向下，此服袄也。帽者首之所寄，今而向下，天意若曰，元首方为猥贱乎。东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，形甚窄狭，后果有逐鹿之事。东昏宫里又作散叛发，反髻根向后，百姓争学之，及东昏狂惑，天下散叛矣。东昏又与群小别立帽，褰其口而舒两翅，名曰“风度三桥”。裙向后，总而结之，名曰“反缚黄丽”。东昏与刀敕之徒亲自着之，皆用金宝，凿以璧瑯。又作着调帽，镂以金玉，间

以孔翠，此皆天意。梁武帝旧宅在三桥，而“凤度”之名，凤翔之验也。“黄丽”者“皇离”，为日而反缚之，东昏戮死之应也。“调”者，梁武帝至都，而风俗和调。先是百姓及朝士，皆以方帛填胸，名曰“假两”，此又服袄。假非正名也，储两而假之，明不得真也。东昏诛，其子废为庶人，假两之意也。

论曰：郁林地居长嫡，瑕衅未彰，而武皇之心，不变周道，故得保兹守器，正位尊极。既而愆鄙内作，兆自宫闱，虽为害未远，而足倾社稷。郭璞称永昌之名，有二日之象，隆昌之号，实亦同焉。明帝越自支庶，任当负荷，乘机而作，大致歼夷，流涕行诛，非云义举，事苟非安，能无内愧。既而自树本枝，根胤孤弱，貽厥所授，属在凶愚，用覆宗祧，亦其理也。夫名以行义，往贤垂范，备而之禅，术士诫之，东昏以“卷”名，“藏”以终之，其兆先征，盖亦天所命矣。

南史卷六

梁本纪上第六

梁高祖武皇帝讳衍，字叔达，小字练儿，南兰陵中都里人，姓萧氏，与齐同承淮阴令整。整生皇高祖辖，位济阴太守。辖生皇曾祖副子，位州治中从事。副子生皇祖道赐，位南台治书侍御史。道赐生皇考，讳顺之，字文纬，于齐高帝为始族弟。

皇考外甚清和，而内怀英气，与齐高少而款狎。尝共登金牛山，路侧有枯骨纵横，齐高谓皇考曰：“周文王以来几年，当复有掩此枯骨者乎？”言之懔然动色。皇考由此知齐高有大志，常相随逐。齐高每外讨，皇考常为军副。及北讨，薛索儿夜遣人入营，提刀径至齐高眠床，皇考手刃之。频为齐高镇军司马、长史。时宋帝昏虐，齐高谋出外，皇考以为一旦奔亡，则危几不测，不如因人之欲，行伊、霍之事，齐高深然之。历黄门郎，安西长史，吴郡内史，所经皆著名。吴郡张绪常称：“文武兼资，有德有行，吾敬萧顺之。”袁粲之据石头，黄回与之通谋，皇考闻难作，率家兵据朱雀桥，回覘人还告曰：“朱雀桥南一长者，英威毅然，坐胡床南向。”回曰：“萧顺之也。”遂不敢出。时微皇考，石头几不据矣。及齐高创造皇业，推锋决胜，莫不垂拱仰成焉。齐建元末，齐高从容谓皇考曰：“当令阿玉解扬州相授。”玉，豫章王疑小名也。齐武帝在东

宫，皇考尝问讯，及退，齐武指皇考谓懿曰：“非此翁，吾徒无以致今日。”及即位，深相忌惮，故不居台辅。以参豫佐命，封临湘县侯。历位侍中，卫尉，太子詹事，领军将军，丹阳尹，赠镇北将军，谥曰懿。

帝以宋孝武大明八年岁次甲辰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。初，皇妣张氏尝梦抱日，已而有娠，遂产帝。帝生而有异光，状貌殊特，日角龙颜，重岳虎顾，舌文八字，项有浮光，身映日无影，两髀骈骨，项上隆起，有文在右手曰“武”。帝为儿时，能蹈空而行。及长，博学多通，好筹略，有文武才干。所居室中，常若云气，人或遇者，体辄肃然。

初为卫军王俭东合祭酒，俭一见深相器异，请为户曹属。谓庐江何宪曰：“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，出此则贵不可言。”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招文学，帝与沉约、谢朓、王融、萧琛、范云、任昉、陆倕等并游焉，号曰“八友”。融俊爽，识鉴过人，尤敬异帝，每谓所亲曰：“宰制天下，必在此人。”累迁随王镇西谘议参军。行经牛渚，逢风，入泊龙渚，有一老人谓帝曰：“君龙行虎步，相不可言，天下方乱，安之者其在君乎？”问其名氏，忽然不见。寻以皇考艰去职，归建邺。

及齐武帝不豫，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、王融、刘绘、王思远、顾嵩之、范云等为帐内军主。融欲因帝晏驾立子良，帝曰：“夫立非常之事，必待非常之人，融才非负图，视其败也。”范云曰：“忧国家者，惟有王中书。”帝曰：“忧国欲为周、召？欲为竖、刁邪？”懿曰：“直哉史鱼，何其木强也！”

初，皇考之薨，不得志，事见齐鱼复侯传。至是，郁林失德，齐明帝作辅，将为废立计，帝欲助齐明，倾齐武之嗣，以雪心耻，齐明亦知之，每与帝谋。时齐明将追随王，恐不从，又以王敬则在会稽，恐为变，以问帝。帝曰：“随王虽有美名，

其实庸劣，既无智谋之士，爪牙惟仗司马垣历生、武陵太守卞白龙耳。此并惟利是与，若啖以显职，无不载驰。随王止须折简耳。敬则志安江东，穷其富贵，宜选美女以娱其心。”齐明曰：“亦吾意也。”即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，白龙游击将军，并至。续召随王至都，赐自尽。

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齐武旧臣，不自安，齐明忧之，乃起帝镇寿阳，外声备魏，实防慧景。师次长濑，慧景惧罪，白服来迎，帝抚而宥之。将军房伯玉、徐玄庆并曰：“慧景反迹既彰，实是见贼，我曹武将，譬如鞞上鹰，将军一言见命，便即制之。”帝笑曰：“其如掌中婴儿，杀之不武。”于是曲意和释之，慧景遂安。隆昌元年，拜中书侍郎，迁黄门侍郎。

建武二年，魏将王肃、刘昶攻司州刺史萧诞甚急，齐明遣左卫将军王广之赴救，帝为偏帅隶广之。行次熨斗洲，有人长八尺余，容貌衣冠皓然皆白，缘江呼曰：“萧王大贵。”帝既屡有征祥，心益自负。时去诞百里，众军以魏军盛，莫敢前。帝欲大振威略，谓诸将曰：“今屯下梁之城，塞凿岷之险，守雉脚之路，据贤首之山，以通西关，以临贼垒，三方犄角，出其不备，破贼必矣。”广之等不从。后遣徐玄庆进据贤首山，魏绝其粮道，众惧，莫敢援之，惟帝独奋请先进。于是广之益帝精甲，衔枚夜前。失道，望见如持两炬者，随之果得道，径上贤首山，广之军因得前。魏军来胁，帝坚壁不进。时王肃自攻城，一鼓而退，刘昶有疑心，帝因与书，间成其隙。一旦，有风从西北起，阵云随之来，当肃营，寻而风回云转，还向西北，帝曰：“此所谓归气，魏师遁矣。”令军中曰：“望麾而进，听鼓而动。”肃乃倾壁十万，阵于水北，帝扬麾鼓噪，响振山谷，敢死之士，执短兵先登，长戟翼之。城中见援至，因出军攻魏栅，魏军表里受敌，因大崩。肃、昶单骑走，斩获千

计，流血绛野。得肃、昶巾箱中魏帝敕曰：“闻萧衍善用兵，勿与争锋，待吾至；若能禽此人，则江东吾有也。”以功封建阳县男。

寻为司州刺史。有沙门自称僧恠，谓帝曰：“君项有伏龙，非人臣也。”复求，莫知所之。帝在州，甚有威名。尝有人餽马，帝不受，餽者密以马系斋柱而去。帝出见马，答书殷勤，缚之马首，令人驱出城外，马自还。还都为太子中庶子，领四厢直。出镇石头。齐明性猜忌，帝避时嫌，解遣部曲，常乘折角小牛车。齐明每称帝清俭，勸励朝臣。

四年，魏孝文帝自率大众逼雍州，刺史曹武度沔守樊城，武旧齐武腹心，齐明忌之，欲使后弟刘暄为雍州，暄不愿出外，因江祐得留。齐明帝拟帝雍州，受密旨出顿，声为军事发遣。又命五兵尚书崔慧景、征南将军陈显达相续援襄阳。慧景与帝进行邓城，魏孝文帅十余万骑奄至，慧景引退，帝止之，不从，于是大败。帝帅众拒战，独得全军。及魏军退，以帝为辅国将军，监雍州事。

先是，雍州相传樊城有王气，至是谣言更甚。及齐明崩，遗诏以帝为都督、雍州刺史。时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、尚书令徐孝嗣、右仆射江祐、右将军萧坦之、侍中江祀、卫尉刘暄更直内省，分日帖敕，世所谓“六贵”。又有御刀茹法珍、梅虫儿、丰勇之等八人，号为“八要”，及舍人王暄之等四十余人，皆口擅王言，权行国宪。帝谓张弘策曰：“政出多门，乱其阶矣。当今避祸，惟有此地，勤行仁义，可坐作西伯；但诸弟在都，恐离时患，须与益州图之耳。”时上长兄懿罢益州还，仍行郢州事，乃使弘策诣郢，陈计于懿，语在懿传。言既不从，弘策还，帝乃召弟伟及憺，是岁至襄阳。乃潜造器械，多伐竹木，沉于檀溪，密为舟装之备。时帝所住斋常有气，五色回转，

状若蟠龙。季秋出九日台，忽暴风起，烟尘四合，帝所居独白日晴朗，其上紫云腾起，形如伞盖，望者莫不异焉。

寻而大臣相次诛戮。永元二年冬，懿又被害。信至，帝密召长史王茂、中兵吕僧珍、别驾柳庆远、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。既定，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听事，告以举兵。是日建牙，出檀溪竹木装舸舰，旬日大办。百姓愿从者，得铁马五千匹，甲士三万人。

先是，东昏以刘山阳为巴西太守，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。帝知其谋，乃遣参军王天武、庞庆国诣江陵，遍与州府人书论军事。天武既发，帝谓谘议参军张弘策曰：“今日天武坐收天下矣。荆州得天武至，必回遑无计，若不见同，取之如拾地芥耳。断三峡，据巴、蜀，分兵定湘中，便全有上流。以此威声，临九派，断彭蠡，传檄江南，风之靡草，不足比也，政小引日月耳。江陵本憚襄阳人，加唇亡齿寒，必不孤立，宁得不闇见同邪。挟荆、雍之兵，扫定东夏，韩、白重出，不能为计，况以无算之昏主，役御刀应敕之徒哉。”及山阳至巴陵，帝复令天武赍书与颖胄兄弟。去后，帝谓张弘策曰：“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；心战为上，兵战次之，今日是也。近遣天武往州府，人皆有书，今段止有两封，与行事兄弟，云‘一两天武口具’。及问天武，口无所说。天武是行事心膂，彼闻必谓行事与天武共隐其事，则人人生疑。山阳惑于众口，判相嫌贰，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，是驰两空函定一州矣。”山阳至江安，闻之，果疑不上。柳忱劝斩天武，送首山阳，颖胄乃谓天武曰：“天下之事，县之在卿，今就卿借头，以诈山阳；昔樊于期亦以头借荆轲。”于是斩之，送首山阳，山阳信之，驰入城，将踰阨，县门发，折其车辕，投车而走，中兵参军陈秀拔戟逐之，斩于门外，传首于帝。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，

且曰：“时有未利，当须来年二月。遽便进兵，恐非庙算。”帝答曰：“今坐甲十万，粮用自竭，若顿兵十旬，必生悔吝。且太白出西方，仗义而动，天时人谋，有何不利？昔武王伐纣，行逆太岁，复须待年月乎？”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劝帝迎南康，都襄阳，待正尊号，帝不从。王茂又私于张弘策曰：“今以南康置人手中，彼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节下前去为人所使，此岂岁寒之计。”弘策言之于帝，帝曰：“若前途大事不捷，故自兰艾同焚；若功业克建，谁敢不从？岂是碌碌受人处分！”于沔南立新野郡，以集新附。

三年二月，南康王为相国，以帝为征东将军。戊申，帝发襄阳。自冬积霰，至是开霁，士卒咸悦。帝遂留弟伟守襄阳城，谓曰：“当置心于襄阳人腹中，推诚信之，勿有疑也。天下一家，乃当相见。”遂移檄建邺，阐扬威武。及至竟陵，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，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。茂、景宗帅众济岸，进顿九里。其日，郢州刺史张冲迎战，茂等大破之。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、军主王世兴、田安等会大军于夏口。帝筑汉口城以守鲁山，命水军主张惠绍、朱思远等游遏中江，绝郢、鲁二城信使。时张冲死，其众推军主薛元嗣及冲长史程茂为主。

三月乙巳，南康王即帝位于江陵。遥废东昏为涪陵王，以帝为尚书左仆射，加征东大将军、都督征讨诸军，假黄钺。西台又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来会。四月，帝出沔，命王茂、萧颖达等逼郢城。五月己酉，帝移屯汉南。是日，有紫云如盖，荫于垒幕。甲寅，东昏遣宁朔将军吴子阳、光子衿等十三军救郢州，进据巴口。七月，帝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、康绚、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，将逼子阳。水涸不通舰，子衿喜。其夜流星坠其城，四更中无雨而水暴长，众军乘流齐进，鼓噪攻之，俄

而大溃，子阳等窜走，众尽溺于江，王茂虏其余而旋。郢、鲁二城相视夺气。

先是，东昏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江州，为子阳等声援。帝谓诸将曰：“夫征讨未必须实力，所听威声耳。今加湖之败，谁不耆服。陈武牙即伯之之子，狼狈奔归，彼间人情，理当凶惧。我谓九江传檄可定也。”因命搜所获俘囚，得伯之幢主苏隆之，厚加赏赐，使致命焉。

戊午，鲁山城主孙乐祖降。己未夜，郢城有数百毛人踰堞且泣，因投黄鹄矶，盖城之精也。及旦，其城主程茂、薛元嗣遣参军朱晓求降。帝谓曰：“城中自可不识天命，何意恒骂？”晓曰：“明公未之思耳，桀犬何尝不吠尧。”初，郢城之闭，将佐文武男女口十余万人，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。及城开，帝并加隐恤，其死者命给棺槨。

东昏闻郢城没，乃为城守计，简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军。其不可活者，于朱雀门内日斩百余人。尚书令王亮苦谏，不从。陈伯之遣苏隆之反命，求未便进军。帝曰：“伯之此言，意怀首鼠，可及其犹豫逼之。”乃命邓元起即日沿流。八月，天子遣兼黄门郎苏回劳军。帝登舟，命诸军以次进路，留上庸太守韦叡守郢城，行州事。邓元起将至寻阳，陈伯之犹惧，乃收兵退保湖口，留其子武牙守盆城。及帝至，乃束甲请罪。

九月，天子诏帝平定东夏，以便宜从事。前军之次芜湖，南豫州刺史申胄弃姑孰走，至是大军进据之。自发雍州，帝所乘舰恒有两龙导引，左右莫不见者。缘道奉迎百姓，皆如挟纊。仍遣曹景宗、萧颖达领马步进顿江宁。东昏遣征虏将军李居士迎战，景宗击走之。于是王茂、邓元起、吕僧珍进据赤鼻逻，曹景宗、陈伯之为游兵。是日，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战，众军禽之于阵。大军次新林，建康士庶倾都而至，送款或以血为

书。命王茂进据越城，曹景宗据阜茱桥，邓元起据道士墩，陈伯之据篱门。道林余众退屯航南，迫之，因复散走，退保朱雀，凭淮自固。时李居士犹据新亭垒，请东昏烧南岸邑屋，以开战场。自大航以西，新亭以北，荡然矣。

十月，东昏石头军主朱僧勇归降。东昏又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列阵于航南大路，悉配精手利器，尚十余万，阉人王侏子持白虎幡督诸军。王茂、曹景宗等犄角奔之，珍国之众，一时土崩。众军追至宣阳门，李居士以新亭垒，徐元瑜以东府城降，石头、白下诸军并宵溃。壬午，帝镇石头，命众军围六门。东昏悉焚门内，驱逼营署官府并入城，有众二十万。青州刺史桓和给东昏出战，因降。先是，俗语谓密相欺变者为“和欺”。于是虫儿、法珍等曰：“今日败于桓和，可谓和欺矣。”帝命诸军筑长围。

初，众军既逼，东昏遣军主左僧庆镇京口，常僧景镇广陵，李叔献屯瓜步。及申胄自姑孰奔归，又使屯破墩，以为东北声援。至是帝遣晓喻，并降。帝乃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，辅国将军恢屯破墩，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。吴郡太守蔡夤弃郡赴降。

十二月丙寅，兼卫尉张稷、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东昏，其夜以黄油裹首送军。帝命吕僧珍、张弥勒兵封府库及图籍。帝乃入，收嬖妾潘妃诛之，及凶党王暄之以下四十八人属吏，以宫女二千人，分赉将士。宣德皇后令追废涪陵王为东昏侯，授帝中书监、大司马、录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都督、扬州刺史，封建安郡公，食邑万户，给班剑四十人，黄钺、侍中、征讨诸军事并如故。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，百僚致敬。己卯，帝入屯阅武堂，下令大赦。丙戌，入镇殿内。是日，凤皇集建邺。又下令：“凡昏制谬赋、淫刑滥役，外可详检前源，悉皆除荡。

其主守散失，诸所损耗，精立科条，咸从原例。”丁亥，遣豫州刺史李元履以兵五千慰劳东方十二郡。

二年正月辛卯，下令：“通检尚书众曹东昏时诸争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，精加讯辩，依事议奏。其义师临阵致命，疾病死亡者，并加葬敛，收恤遗孤。”甲午，天子遣兼侍中席阐文、兼黄门侍郎乐法才慰劳都下。追赠皇祖散骑常侍、左光禄大夫，皇考侍中、丞相。乙未，下令：“朱雀之捷，逆徒送死者，特许家人殡葬；若无亲属，或有贫苦，二县长尉即为埋掩。建康城内不达天命，自取沦灭，亦同此科。”又下令减损浮费，自非奉粢盛，修绂冕，习礼乐之容，缮甲兵之备，此外一皆禁绝。御府中署，量宜罢省，命外详为条格。

戊戌，宣德皇后临朝，入居内殿，拜帝大司马，解承制，百僚致敬如前。壬寅，诏进帝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加前后部羽葆、鼓吹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掾、属各四人，并依旧辟士，余并如故。甲寅，齐帝进帝位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梁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远游冠，绿綬绶，位在诸王上。策曰：

上天不造，难钟皇室，世祖以休明早崩，世宗以仁德不嗣。高宗袭统，宸居弗永，虽夙夜劬劳，而隆平不洽。嗣君昏暴，书契弗睹，朝权国柄，委之群孽，剿戮忠贤，诛残台辅，含冤抱痛，喙类靡余。公藉昏明之期，因兆庶之愿，爰率群后，翊成中兴，宗社之危已固，天人之望允塞，此实公纽我绝纲，大造皇家者也。

永明季年，边隙大启，荆河连率，招引戎荒。公受言本朝，轻兵赴袭，排危冒险，刚柔递用，坦然一方，还成藩服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在昔隆昌，洪基已谢，高宗虑深社稷，将行权道。公定策帷帐，激扬大节，废帝立王，谋猷深着，此又公之功也。

建武闡業，厥猷雖遠，戎狄內侵，凭陵關塞，司部危逼，淪陷指期。公總兵外討，卷甲長駑，焚廬毀帳，胡哭言歸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樊、漢阡切，羽書續至。公星言鞠旅，稟命徂征，拯我邊危，重獲安堵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漢南迴弱，咫尺勦寇。公作藩爰始，因資靡托，練兵訓卒，搜狩有序，俾我危城，翻為強鎮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永元紀號，瞻烏已及，雖廢昏有典，而伊、霍難行。公首建大策，爰立明聖，義踰邑綸，勛高代入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文王之風，雖被江、漢，京邑蠢蠢，湮為洪流。公投袂萬里，事惟拯溺，義聲所覃，無思不踴，此又公之功也。魯城、夏汭，梗據中流，乘山置壘，蔡川自固。公御此烏集，陵茲地險，費無遺矢，戰未窮兵，踐華之固，相望俱拔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惟此群凶，同惡相濟，緣江負險，蚊聚加湖。桴旛一臨，應時禡潰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奸孽震皇，復懷舉斧，畜兵九派，用擬勤王。公稜威直指，勢踰風電，旌旆小臨，全州稽服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姑孰冲要，密迩京畿，凶徒熾聚，斷塞津路。公兵威所震，望旗自駭，此又公之功也。群豎猖狂，志在借一，豕突淮淝，武騎如雲。公爰命英勇，因機聘銳，氣冠阪泉，勢踰洹水，此又公之功也。琅邪、石首，襟帶岨固，新壘、東墉，金湯是埒，凭險作守，兵食兼資，風激電駭，莫不震疊，城復于隍，于是乎在，此又公之功也。獨夫昏悞，凭城靡懼，鼓鐘鞶轄，傲若有余，狎是邪孽，忌斯冠冕，凶狡因之，將逞孥戮。公奇謀密運，威略潛回，忠勇之徒，得申厥效，白旗宣室，未之或比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公有拯億兆之勛，重之以明德。爰初厲志，服道儒門，濯纓來仕，清猷映世。時運艱難，宗社危殆，昆岡已燎，玉石同焚，驅率貔貅，抑揚靈電，義等南巢，功齊牧野。若夫禹功寂寞，微管誰嗣，拯其將魚，驅其袒發，解茲亂網，理此棼絲，復禮衽席，反樂河海。永平故事，聞之

者叹息，司隶旧章，见之者陨涕，请我人命，还之斗极，惘惘缙绅，重符戴天之庆，哀哀黔首，复蒙履地之恩，德踰于嵩、岱，功邻于造物，超哉邈矣，越无得而言焉。

朕又闻之：畴庸命德，建侯作屏，咸用克固四维，永隆万叶。是以二南流化，九伯斯征，王道淳洽，刑厝罔用。惟公经纶天地，宁济区夏，道冠乎伊、稷，赏薄于桓、文，岂所以宪章齐、鲁，长轡宇宙。敬惟前烈，朕甚惧焉。今进授相国，改扬州刺史为牧，以豫州之梁郡历阳、南徐州之义兴、扬州之淮南宣城吴兴会稽新安东阳十郡，封公为梁公，锡兹白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定尔邦，用建冢社。在昔旦、奭，入居保佑，逮于毕、毛，亦作卿士，任兼内外，礼实宜之。今命使持节、兼太尉王亮授相国扬州牧印绶、梁公玺绂；使持节、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位冠群后，任总百司，恒典彝数，宜与事革。其以相国总百揆，去录尚书之号，上所假节、侍中貂蝉、中书监印、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、建安公印策，骠骑大将军如故。

又加公九锡，其敬听后命：

以公礼律兼修，刑德备举，哀矜折狱，罔不用情。是用锡公大辂、戎辂各一，玄牡二驷。公劳心稼穡，念在人天，丕崇务本，惟谷是宝。是用锡公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公镞钧所被，变风以雅，易俗陶人，载和邦国。是用锡公轩县之乐，六佾之舞。公文德广覃，义声远洽，椎髻髻首，夷歌请吏。是用锡公朱户以居。公扬清抑浊，官方有序，多士聿兴，棫朴流咏。是用锡公纳陛以登。公正色御下，以身范物，式遏不虞，折冲惟远。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。公威同夏日，志清奸宄，放命圮族，刑兹罔赦。是用锡公鈇钺各一。公跨蹶嵩溟，陵厉区宇，譬诸日月，容光必至。是用锡公彤弓一、彤矢百，卢弓十、卢

矢千。公永言惟孝，至感通神，恭严祀典，祭有余敬。是用锡金秬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梁国置丞相以下，一遵旧式。钦哉，其敬循往策，祇服大礼，对扬天眷，用膺多福，以弘我太祖之休命。帝固辞，府僚劝进，不许。

二月辛酉，府僚重请曰：“近以朝命蕴策，冒奏丹诚，奉被还令，未蒙虚受，缙绅颀颀，深所未达。盖闻受金于府，通人之弘致，高蹈海隅，匹夫之小节，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为疑，赠玉璜而太公不以为让。况世哲继轨，先德在人，经纶草昧，叹深微管，加以朱方之役，荆河是依，班师振旅，大造王室，虽复累茧救宋，重胝存楚，居今观古，曾何足云。而惑甚盗钟，功疑不赏，皇天后土，不胜其酷。是以玉马骏奔，表微子之去，金板出地，告龙逢之冤。明公据鞍辍哭，厉三军之志，独居掩涕，激义士之心，故能使海若登祇，罄图效祉，山戎、孤竹，束马景从，伐罪吊人，一匡静乱，匪叨天功，实勤濡足。龟玉不毁，谁之功欤，独为君子，将使伊、周何地。”于是始受相国、梁公之命。命焚东昏淫奢异服六十二种于都街。齐帝追赠梁公夫人为梁国妃。

乙丑，南兖州队主陈文兴于宣武城内凿井，得玉镂麒麟、金镂玉璧、水精环各二。又凤凰见建康县桐下里。宣德皇后称美符瑞，归于相国府。丙寅，诏梁国依旧选诸要职，悉依天朝之制。帝上表，以“前代选官，皆立选簿，请自今选曹，精加隐括，依旧立簿，使冠履无爽，名实不违，庶人识涯涘，造请自息。且闻中间立格，甲族以二十登仕，后门以过立试吏，岂所以弘奖风流，希向后进。此实巨蠹，尤宜刊革”。诏依表施行。丙戌，诏进梁公爵为王，以豫州之南谯庐江、江州之寻阳、郢州之武昌西阳、南徐州之南琅邪南东海晋陵、扬州之临海永嘉十郡益梁国，并前为二十郡。其相国、扬州牧、骠骑大将军

如故。帝固辞，有诏断表。相国左长史王莹等率百僚敦请。

三月癸巳，受梁王之命。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，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赐谷五斛，府州所统亦同蠲荡。丙午，齐帝命帝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虞宫县，王妃、王子、王女爵命之号，一如旧仪。丙辰，齐帝下诏禅位，即安姑孰。

四月辛酉，宣德皇后令曰：“西诏至，帝宪章前代，敬禅神器于梁，明可临轩，遣使恭授玺绂，未亡人便归于别宫。”壬戌，策曰：

咨尔梁王，惟昔邃古之载，肇有生灵，皇雄、大庭之辟，赫胥、尊卢之后，斯并龙图鸟迹以前，恍惚杳冥之世，固无得而详焉。洎乎农、轩、炎、皞之代，放勋、重华之主，莫不以大道君万姓，公器御八紘，居之如执朽索，去之若释重负，一驾汾阳，便有窅然之志，暂适箕岭，即动让王之心。故知戴黄屋、服玉玺，非所以示贵称尊，乘大辂、建旗旗，盖欲令归趣有地。是故忘己而字兆庶，徇物而君四海。及于菁华内竭，畚櫓外劳，则抚兹归运，惟能是与。四百告终，有汉所以高揖，黄德既谢，魏氏所以乐推。爰及晋、宋，亦弘斯典。我太祖握河受历，应符启运，二叶重光，三圣系轨。嗣君丧德，昏弃纪度，毁紊天纲，雕绝地纽。是以谷满川枯，山飞鬼哭，七庙已危，人神无主。惟王体兹上哲，明圣在躬，端冕而协邕熙，推锋而拯涂炭，武功与日车并运，文教与鹏翼齐举。固以幽显宅心，讴歌斯属；岂徒桴鼓播地，卿云丛天而已哉。至于昼睹争明，夜飞枉矢，除旧之征必显，更姓之符允集。今便仰祇干象，俯从人愿，敬禅神器，授帝位于尔躬。大祚告穷，天禄永终。于戏，王允执其中，式遵前典，以副昊天之上望，禋上帝而临亿兆，格文祖而膺大业，以传无疆之祚，岂不盛与。并命玺书，

遣兼太保、中书监、兼尚书令王亮，兼太尉、中书令王志奉皇帝玺绂，受终之礼，一依唐、虞故事。帝抗表陈让，表不获通。于是齐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，及梁台侍中范云等一百一十七人，并上表劝进，帝谦让不受。是日，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讖六十四条，事并明着，群臣重表固请，乃从之。

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，皇帝即位于南郊，设坛柴燎告天曰：皇帝臣衍，敢用玄牡，昭告于皇皇后帝。

齐氏以历运斯既，否终则亨，钦若天应，以命于衍。夫任是司牧，惟能是授，天命不于常，帝王非一族，唐谢虞受，汉替魏升，爰及晋、宋，宪章在昔，咸以君德馭四海，元功子万姓，故能大庇眈黎，光宅区宇。齐代云季，世主昏凶，狡焉群慝，是崇是长，肆厥奸回暴乱，以播虐于我有邦，俾九服八荒之内，连率岳牧之君，蹶角顿颡，匡救无术。衍投袂星言，推锋万里，厉其挂冠之情，用拯兆庶之切，遂因时来，宰司邦国，济物康世，实有厥劳。而晷纬呈祥，川岳效祉，代终之符既显，革运之期已萃，殊俗百蛮，重译献款，人神远迩，罔不和会。于是群公卿士，咸致厥诚，并以皇干降命，难以谦拒。衍自惟匪德，辞不获遂，仰迫上玄之眷，俯惟亿兆之心，宸极不可久旷，人神不可乏主，遂藉乐推，膺此嘉祚。以兹寡薄，临馭万方，顾求夙志，永言祗惕。敬简元辰，恭兹大礼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克播休祉，以弘盛烈，式传厥后，用永保于我有梁，惟明灵是膺。礼毕，有诏放观。

乃备法驾还建康宫，临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，赐人爵二级，文武位二等；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人谷五斛；逋布、口钱、宿责勿复收；其犯乡论清议、赃污淫盗，一皆荡涤，洗除前注，与之更始。封齐帝为巴陵王，全食一郡，载天子旌旗，乘五时副车，行齐正朔，郊祀天地，礼乐制度，皆用齐典。以

齐宣德皇后为齐文帝妃，齐帝后王氏为巴陵王妃，齐代王侯封爵，悉皆降省，其效着艰难者，别有后命。惟宋汝阴王不在除例。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，悉皆蠲放。诸流徙之家，并听还本。以兼尚书令王亮为尚书令，兼尚书右仆射沈约为尚书仆射。封皇弟中护军宏为临川王，南徐州刺史秀为安成王，雍州刺史伟为建安王，左卫将军恢为鄱阳王，荆州刺史憺为始兴王。自郡王以下，列爵为县六等。皇弟、皇子封郡王，二千户；王之庶子为县侯，五百户，谓之诸侯；功臣爵邑无定科。凤凰集南兰陵。

丁卯，诏凡后宫、乐府、西解、暴室诸如此例被幽逼者，一皆放遣。若衰老不能自存者，官给廩食。戊辰，遗巴陵王钱二百万，绢布各千疋，绵二千斤。车骑将军高丽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，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太进号征东大将军，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。己巳，巴陵王殁于姑孰，追谥为齐和帝，终礼一依故事。

庚午，诏分遣内侍，周省四方，观政听谣，访贤举滞。其有田野不辟，狱讼无章，忘公徇私，侵渔是务者，悉随事以闻。若怀宝迷邦，蕴奇待价，蓄响藏真，不求闻达，各依名腾奏，罔或遗隐。又诏曰：“金作赎刑，有闻自昔，入缣以免，施于中代。永言叔季，偷薄成风，婴愆入罪，厥涂匪一。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无因自反，由此而望滋实，庸可致乎。可依周、汉旧典，有罪入赎，外详为条格，以时奏闻。”

辛未，以新除谢沐公萧宝义为巴陵王，以奉齐祀。复南兰陵武进县，依前代之科。征新除相国军谿祭酒谢朓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改南东海为兰陵郡，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。癸酉，诏“于公车府谤木、肺石傍各置一函。若肉食莫言，山阿欲有横议，投谤木函。若从我江、汉，功在可策，

犀兕徒弊，龙蛇方县；次身才高妙，摈压莫通，怀傅、吕之术，抱屈、贾之叹，其理有皦然，受困包匭；夫大政侵小，豪门陵贱，百姓已穷，九重莫达，若欲自申，并可投肺石函”。甲戌，诏断远近上庆礼。

闰月丁酉，以行宕昌王梁弥邕为安西将军、河凉二州刺史，正封宕昌王。壬寅，诏以宪纲日弛，渐以为俗，令端右以风闻奏事，依元熙旧制。有司奏，追尊皇考为文皇帝，庙号太祖，皇妣张氏为献皇后，陵曰建陵，郗氏为德皇后，陵曰修陵。

五月乙亥夜，盗入南北掖，烧神武门、总章观，害卫尉卿张弘策。戊子，江州刺史陈伯之举兵反。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率众讨之。

六月庚戌，封北秦州刺史杨绍先为武都王。是月陈伯之奔魏，江州平。前益州刺史刘季连据成都反。

秋七月丁巳朔，日有蚀之。

八月戊戌，置建康三官。癸卯，鸾鸟见乐游苑。乙巳，平北将军、西凉州刺史象舒彭进号安西将军，封邓至王。丁未，命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。诏尚书郎依昔奏事。交州献能歌鸚鵡，诏不纳。林邑、干陀利国各遣使朝贡。

冬十一月己未，立小庙。甲子，立皇子统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。

十二月，大雪，深三尺。

是岁大旱，米斗五千，人多饿死。

二年春正月乙卯，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。辛酉，祀南郊，降死罪以下囚。庚辰，以仇池公杨灵珍为北梁州刺史，封仇池王。

夏四月癸卯，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，令三十卷，科四十卷。

五月，尚书右仆射范云卒。乙丑，益州刺史邓元起克成都，曲赦益州。

六月丁亥，以新除左光禄大夫谢朓为司徒、尚书令。甲午，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。是夏，多疟疫。

秋七月，扶南、龟兹、中天竺国各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，皇子纲生，降都下死罪以下囚。

十一月乙卯，雷电，大雨，晦。

三年春正月癸丑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。

二月，魏克梁州。

三月，陨霜杀草。

夏五月丁巳，以扶南王憺陈如阁耶跋摩为安南将军。

六月丙子，诏分遣使巡察州部，视人冤酷。癸未，大赦。

秋七月甲子，立皇子综为豫章王。

八月，魏克司州。

九月壬子，以河南王世子伏连筹为镇西将军、西秦河二州刺史，封河南王。北天竺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一月甲子，诏除赎罪科。

是岁，魏正始元年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，诏“自今九流常选，年未三十，不通一经，不得解褐；若有才同甘、颜，勿限年次”。置五经博士各一人。有司奏：吴令唐佣铸盘龙火炉、翔凤砚盖。诏禁锢终身。丙午，省凤凰衔书伎。戊申，诏“往代多命宫人帷宫观裡郊之礼，非所以仰虔苍昊，自今停止”。辛亥，祀南郊，大赦。

二月，初置胄子律博士。壬午，遣卫尉卿杨公则率宿卫兵塞洛口。壬辰，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，长史李晏讨平之，曲赦交州。是月立建兴苑于秣陵建兴里。

夏四月丁巳，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安西将军、河凉二州刺史，正封宕昌王。

六月庚戌，立孔子庙。

冬十月，使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侵魏。以兴师费用，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。

是岁大穰，米斛三十。

五年春正月丁卯朔，诏“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，选官搜括，使郡有一人”。乙亥，起前司徒谢朏为中书监、司徒。甲申，立皇子纲为晋安王。

三月丙寅朔，日有蚀之。

夏四月甲寅，初立诏狱。诏建康县置三官，与廷尉三官分掌狱事，号建康为南狱，廷尉为北狱。

五月，置集雅馆以招远学。

秋七月乙丑，邓至国遣使朝贡。

八月辛酉，作东宫。

九月，临川王宏军至洛口，大溃，所亡万计，宏单骑而归。

冬十一月甲子，都下地震，生白毛。乙丑，以师出淹时，大赦。魏人乘胜攻钟离。

十二月癸卯，司徒谢朏薨。

六年春三月庚申，陨霜杀草。是月，有三象入建邺。

夏四月壬辰，置左右骁骑、左右游击将军官。癸巳，曹景宗、韦叡等破魏师于邵阳洲，斩获万计。己酉，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。丁巳，以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。

五月己巳，置中卫、中权将军，改骁骑为云骑，游击为游击。

秋八月戊子，赦。戊戌，都下大水。

九月乙亥，改阅武堂为德阳堂，听讼堂为仪贤堂。

冬闰十月乙丑，以开府临川王宏为司徒，以行太子太傅；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，以行太子少傅；吏部尚书袁昂为兼尚书右仆射。甲申，以左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左仆射。

十二月丙辰，左仆射夏侯详卒。

七月春正月戊子，以元树为恒、朔二州都督，封魏郡王。戊戌，诏作神龙、仁兽阙于端门、大司马门外。

二月乙卯，新作国门于越城南。乙丑，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，以法日数；凡二十四班，以法气序；不登十品，别有八班，以象八风；又置施外国将军二十四班，合百九号。庚午，诏于州郡县置州望、郡宗、乡豪各一人，专掌搜荐。乙亥，以车骑大将军高丽王高云为抚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夏四月乙卯，以皇太子纳妃故，赦大辟以下，颁赐朝臣及近侍各有差。

五月，都下大水。戊子，诏兰陵县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内居人赐复终身。己亥，诏复置宗正、太仆、大匠、鸿胪，又增太府、太舟，仍先为十二卿，及置朱衣直合将军官。

六月辛酉，改陵监为令。

秋八月丁巳，皇子绎生，赦大辟以下未结正者。

九月壬辰，置童子奉车郎。癸巳，立皇子绩为南康王。

冬十月丙寅，以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。丙子，诏大举北侵。丁丑，魏县瓠镇主白阜生、豫州刺史胡逊以城内属。

是岁，魏永平元年。

八年春正月辛巳，祀南郊，大赦。壬辰，魏镇东参军成景隼以宿预城内属。

夏四月戊申，以司徒临川王宏为司空、扬州刺史，以车骑将军、领太子詹事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

秋七月癸巳，巴陵王萧宝义薨。

冬十一月壬寅，立皇子续为庐陵王。

九年春正月乙亥，以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。庚寅，新作缘淮塘。

三月己丑，幸国子学，亲临讲肄，赐祭酒以下各有差。乙未，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，年在从师者，皆入学。

夏四月丁巳，选尚书五都令史，革用土流。

六月癸丑，盗杀宣城太守朱僧勇。

闰六月己丑，宣城盗转寇吴兴，太守蔡撙讨平之。

冬十二月癸未，幸国子学，策试胄子，赐训授之司各有差。

是岁，于阗、林邑国并遣使朝贡。

十年春正月辛丑，祀南郊，大赦。戊申，荆州言骆虞见。

三月，盗杀东莞、琅邪二郡太守刘晰，以胸山引魏徐州刺史卢昶。

夏六月，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右仆射。

冬十二月，山车见临城县。振远将军马仙嶷大破魏军，斩馘十余万，复胸山城。

是岁，初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。宕昌国遣使朝贡，婆利国贡金席。

十一年春正月壬辰，诏“自今逋谪之家，及罪应质作，若年有老小，可停将送”。加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建安王伟开府仪同三司，司空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进位太尉，以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。

二月戊辰，新昌、济阳二郡野蚕成茧。

三月丁巳，为旱故，曲赦扬、徐二州。庚申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，百济、扶南、林邑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秋九月，宕昌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一月乙未，以吴郡太守袁昂为兼尚书右仆射。己酉，降太尉、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。癸丑，齐宣德太妃王氏薨。

是岁，魏延昌元年。

十二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南郊，赦大辟罪以下。

二月辛酉，兼尚书右仆射袁昂即正。丙寅，诏“明下远近，若委骸不葬，或蓀衣莫改，量给棺具收敛”。辛巳，新作太极殿，改为十三间，以从闰数。

闰三月乙丑，特进、中军将军沈约卒。

夏四月，都下大水。

六月癸巳，新作太庙，增基九尺。

秋九月，加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位司空，以司空王茂为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江州刺史。

冬十月丁亥，诏曰：“明堂地居卑湿，可量就埤起，以尽诚敬。”

十三年春二月庚辰朔，震于西南，天如裂。丁亥，耕藉田，大赦，赐孝悌力田爵一级。

夏六月，都下讹言有柀柀，取人肝肺及血，以饴天狗。百姓大惧，二旬而止。

秋七月乙亥，立皇子纶为邵陵王、绎为湘东王、纪为武陵王。

是岁，林邑、扶南、于阗国各遣使朝贡。作浮山堰。

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，皇太子冠，大赦，赐为父后者爵一级，王公以下班赉各有差。停远近上庆礼。辛亥，祀南郊，诏班下远近，博采英异。又前以墨刑用代重辟者，除其条。丙辰，汝阴王刘胤薨。丁巳，魏宣武皇帝崩。

夏四月丁丑，骠骑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、江州刺史王茂薨。

冬十月，浮山堰坏。

是岁，蠕蠕、狼牙修国各遣使来朝贡。

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，日有蚀之，既。

夏四月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六月庚子，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王暕为右仆射。

秋八月，蠕蠕、河南国各遣使朝贡。

九月辛巳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莹薨。壬辰，大赦。

冬十一月，交州刺史李旻斩反者阮宗孝，传首建邺。曲赦交州。

是岁，魏孝明皇帝熙平元年。

十六年春正月辛未，祀南郊。诏尤贫家勿收今年三调，无田业者，所在量宜赋给；及优蠲产子之家，恤理冤狱，并赈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。

二月辛亥，耕藉田。甲寅，赦罪人。

三月丙子，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；公家织官纹锦饰，并断仙人鸟兽之形，以为褻衣，裁翦有乖仁恕。于是祈告天地宗庙，以去杀之理，欲被之含识。郊庙牲牲，皆代以面，其山川诸祀则否。时以宗庙去牲，则为不复血食，虽公卿异议，朝野喧嚣，竟不从。

冬十月，宗庙荐羞，始用蔬果。

是岁，河南、扶南、婆利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十七年春二月癸巳，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。甲辰，大赦。

三月丙寅，改封建安郡王伟为南平王。

夏六月乙酉，中军将军、中书监临川王宏以本号行司徒。

秋八月壬寅，诏“兵骆奴婢，男年六十六，女年六十，免为编户”。

闰八月，干陀利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乙亥，以行司徒临川王宏即正。

十一月辛亥，以南平王伟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是岁，魏神龟元年。

十八年春正月甲申，以领军将军鄱阳王恢为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以荆州刺史始兴王憺为中抚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

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，以右仆射王暕为左仆射，以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。辛卯，祀南郊，孝悌力田赐爵一级。

夏四月丁巳，帝于无碍殿受佛戒，赦罪人。

秋七月，于阗、扶南国各遣使朝贡。

南史卷七

梁本纪中第七

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，大赦，改元。丙子，日有蚀之。己卯，以司徒临川王宏为太尉、扬州刺史，以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。庚子，扶南、高丽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二月癸丑，以高丽王嗣子安为宁东将军、高丽王。

三月，滑国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，河南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己卯，江、淮、海并溢。

九月乙亥，有星晨见东方，光烂如火。

是岁，魏正光元年。

二年春正月辛巳，祀南郊，诏置孤独园以恤孤幼。戊子，大赦。

二月辛丑，祀明堂。

三月庚寅，大雪，平地三尺。

夏四月乙卯，改作南北郊。丙辰，诏曰：“平秩东作，义不在南，前代因袭，有乖礼制。可于震方，具兹千亩。”于是徙藉田于东郊外十五里。

五月己卯，琬琰殿火，延烧后宫屋三千间。

闰月丁巳，诏自今可停贺瑞。

六月丁卯，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归魏。

秋七月丁酉，假大匠卿斐邃节，督众军侵魏。甲寅，魏荆州刺史桓叔兴帅众降。

八月丁亥，始平郡石鼓村地自开成井，方六尺六寸，深三十二丈。

冬十一月，百济、新罗国各遣使朝贡。

十二月戊辰，以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隆为宁东大将军。

三年春正月庚子，以吴郡太守王暕为尚书左仆射。庚戌，都下地震。

三月乙卯，巴陵王萧屏薨。

夏四月丁卯，汝阴王刘端薨。

五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，既。癸巳，大赦。诏公卿百僚各上封事，连率郡国举贤良、方正、直言之士。

秋八月甲子，婆利、白题国各遣使朝贡。

冬十一月甲午，开府仪同三司始兴王憺薨。

四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南郊，大赦。辛亥，祀明堂。

二月乙亥，耕藉田，孝弟力田赐爵一级，豫耕之司，克日劳酒。

冬十月庚午，以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，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

十一月癸未朔，日有蚀之。甲辰，尚书左仆射王暕卒。

十二月戊午，用给事中王子云议，始铸铁钱。狼牙修国遣使朝贡。

五年夏六月乙酉，龙斗于曲阿王陂，因西行至建陵城，所经树木倒折，开地数十丈。庚子，以员外散骑常侍元树为平北将军、北青兖二州刺史，率众侵魏。

六年春正月辛亥，祀南郊，大赦。庚申，魏徐州刺史元法

僧以彭城来降。自去岁以来，北侵诸军，所在克获。甲戌，以元法僧为司空，封始安郡王。

二月辛巳，改封法僧为宋王。

三月丙午，赐新附人长复除，诖误罪失，一无所问。

夏五月己酉，修宿预堰，又修曹公堰于济阴。壬子，遣中护军夏侯亶督寿阳诸军侵魏。

六月庚辰，豫章王综奔魏，魏复据彭城。

秋七月壬戌，大赦。

冬十二月壬辰，都下地震。

是岁，魏孝昌元年。

七年春正月辛丑朔，赦死罪以下。

夏四月乙酉，太尉临川王宏薨。南州津改置校尉，增加奉秩。诏在位群臣，各举所知，凡是清吏，咸使荐闻。

秋九月己酉，荆州刺史鄱阳王恢薨。

冬十一月庚辰，丁贵嫔薨，大赦。

是岁，河南、高丽、林邑、滑国并遣使朝贡。

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，以尚书右仆射徐勉为尚书仆射。诏百官奉禄，自今可长给见钱。辛未，祀南郊。诏流亡者听复宅业，蠲役五年，尤贫家勿收今年三调，孝弟力田赐爵一级。是月，司州刺史夏侯夔进军三关，所至皆克。初，帝创同泰寺，至是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，取反语以协同泰。自是晨夕讲义，多由此门。

三月辛未，幸寺舍身。甲戌还宫，大赦，改元大通，以符寺及门名。

夏五月丙寅，成景隗克魏临潼、竹邑。

冬十月庚戌，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以涡阳内属。甲寅，曲赦东豫州。

十一月丁卯，以中护军萧藻为都督侵魏，镇于涡阳。

是岁，林邑、师子、高丽等国各遣使朝贡。

二年春正月乙酉，蠕蠕国遣使朝贡。

二月，筑寒山堰。癸丑，魏孝明皇帝崩。

夏四月戊戌，魏尔朱荣推奉孝庄帝。庚子，荣杀幼主及太后胡氏。辛丑，魏郢州刺史元愿达以义阳降，封愿达为乐平王。是时魏大乱，其北海王顼、临淮王彧、汝南王悦并来奔。北青州刺史元隼、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以地降。

冬十月丁亥，以魏北海王顼主魏，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。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降。

是岁，魏武泰元年，寻改为建义，又改曰永安。

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，祀南郊，大赦，赐孝悌力田爵一级。辛巳，祀明堂。

夏四月癸巳，陈庆之攻拔魏梁城，进屠考城，禽魏济阴王暉业。

五月癸酉，进克虎牢，魏孝庄帝出居河北。乙亥，元顼入京师，僭号建武。

六月壬午，以永兴公主疾笃故，大赦，公主志也。是月，都下疫甚，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，以身为禱。

闰月，护军将军南康王绩薨。己卯，魏将尔朱荣攻杀元顼，京师反正。

秋九月辛巳，朱雀航华表灾。癸巳，幸同泰寺，设四部无遮大会。上释御服，披法衣，行清净大舍，以便省为房，素床瓦器，乘小车，私人执役。甲午，升讲堂法坐，为四部大众开涅槃经题。癸卯，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大舍，僧众默许。乙巳，百辟诣寺东门奉表，请还临宸极，三请乃许。帝三答书，前后并称顿首。

冬十月己酉，又设四部无遮大会，道俗五万余人。会毕，帝御金辂还宫，御太极殿，大赦，改元。

十一月戊子，魏巴州刺史严始欣以城降。

是岁，盘盘、蠕蠕国并遣使朝贡。

二年夏四月癸丑，幸同泰寺，设平等会。庚申，大雨雹。

六月丁巳，遣魏汝南王悦还北主魏。庚申，以魏尚书左仆射范遵为司州牧，随悦北侵。是月，林邑、扶南国遣使朝贡。

秋八月庚戌，幸德阳堂，祖魏主元悦。山贼寇会稽郡县。

九月壬午，假超武将军湛海珍节以讨之。

是岁，魏庄帝杀其权臣尔朱荣，其党奉魏长广王晔为主而杀孝庄帝，年号建明。

三年春正月辛巳，祀南郊，大赦。丙申，以魏尚书仆射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。

二月辛丑，祀明堂。

夏四月乙巳，皇太子统薨。

六月癸丑，立昭明太子子华容公欢为豫章郡王，枝江公誉为河东郡王，曲江公察为岳阳郡王。是月，丹丹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乙亥，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，大赦。赐为父后者，及出处忠孝、文武清勤，并爵一级。庚寅，诏宗戚有服属者，并赐汤沐食，乡亭侯各随远近以为差次。壬辰，以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。

九月，狼牙修国遣使朝贡。是秋，吴兴生野稻，饥者赖焉。

冬十月己酉，上幸同泰寺，升法坐，为四部众说涅槃经，迄于乙卯。前乐山县侯萧正则有罪流徙，至是招诱亡命，欲寇广州，在所讨平之。

十一月乙未，上幸同泰寺，升法座，为四部众说般若经，迄于十二月辛丑。

是岁，魏尔朱兆又废其主晔而奉节闵皇帝，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。又魏勃海王高欢举兵信都，别奉勃海太守朗为主，改普泰元年为中兴。

四年春正月丙寅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南平王伟为大司马，以司空宋王元法僧为太尉，以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袁昂为司空。立临川靖惠王宏子正德为临贺郡王。庚午，立嫡皇孙大器为宣城郡王，位列诸王上。癸未，魏南兖州刺史刘世明以城降。

二月壬寅，以太尉元法僧还北主魏，以侍中元景隆为徐州刺史，封彭城郡王，通直常侍元景宗为青州刺史，封平昌郡王，随法僧北侵。庚戌，新除扬州刺史邵陵王纶有罪，免为庶人。

三月庚午，侍中、领国子博士萧子显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，生十人，专通帝所释孝经义。

夏四月，盘盘国遣使朝贡。

秋七月甲辰，星陨如雨。

九月乙巳，加司空袁昂尚书令。

冬十一月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十二月丙子，魏彭城王尔朱仲远来奔，以为定洛将军，封河南王，北侵。随所克土，使自封建。庚辰，以太尉元法僧为郢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同三司之仪。

是岁，魏相勃海王高欢平尔朱氏，废节闵皇帝及自所奉勃海故王朗，而奉平阳王修，是为孝武皇帝。改中兴二年为太昌，寻又改为永熙元年。

五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南郊，大赦。赐孝悌力田爵一级。先是一日丙夜，南郊令解涤之等到郊所履行，忽闻异香三随风至。及将行事，奏乐迎神毕，有神光圆满坛上，朱紫黄白杂色，食顷乃灭。戊申，都下地震。己酉，长星见。辛亥，祀明堂。

二月癸未，幸同泰寺，设四部大会，升法坐，发金字般若

经题，讫于己丑。

三月丙辰，大司马南平王伟薨。

夏五月戊子，都下大水，御道通船。

六月己卯，魏建义城主兰保杀东徐州刺史崔庠，以下邳降。

冬十月庚申，以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左仆射，以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。

是岁，河南、波斯、盘盘等国并遣使朝贡。

六年春二月癸亥，耕藉田，大赦。赐孝悌力田爵一级。

三月己亥，以行河南王可沓振为西秦、河二州刺史，正封河南王。甲辰，百济国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丁卯，荧惑在南斗。

秋七月甲辰，林邑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丁卯，以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，封魏王，率众北侵。

闰十二月丙午，西南有雷声二。

是岁，魏孝武帝迫于其相高欢，出居关中。欢又别奉清河王世子善见为主，是为孝静帝。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。魏于是始分为两。孝武既至关中，又与丞相宇文泰不平，未几，遇鸩而崩。

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，大赦，改元。

二月辛巳，祀明堂。丁亥，耕藉田。辛丑，高丽、丹丹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月丙寅，幸同泰寺，设无遮大会。辛未，滑国遣使朝贡。

夏四月庚子，波斯国遣使朝贡。壬戌，幸同泰寺，铸十方银像，并设无碍会。

秋七月辛卯，扶南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，雨黄尘如雪。

十一月壬戌，北梁州刺史兰钦攻汉中，魏梁州刺史元罗降。癸亥，复梁州。

是岁，西魏文皇帝大统元年。

二年春二月乙亥，耕藉田。

三月庚申，诏求说言，及令文武在位举士。戊寅，帝幸同泰寺，设平等法会。

夏四月乙未，以开府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。

五月癸卯，以魏梁州刺史元罗为青、冀二州刺史，封东郡王。

六月丁亥，诏郊明堂陵庙等令，改视散骑侍郎。

秋九月辛亥，幸同泰寺，设四部无碍法会。

冬十月乙亥，诏大举北侵。壬午，幸同泰寺，设无碍大会。

十一月，雨黄尘如雪，揽之盈掬。己亥，诏北侵众军班师。辛亥，都下地震，生白毛，长二尺。

十二月壬申，与东魏通和。

三年春正月辛丑，祀南郊，大赦。赐孝悌力田爵一级。是夜，朱雀门灾。壬寅，雨灰，黄色。

二月丁亥。耕藉田。癸巳，以护军将军萧藻为尚书左仆射。

三月戊戌，立昭明太子子警为武昌郡王，临为义阳郡王。

夏五月癸未，幸同泰寺，铸十方金铜像，设无碍法会。

六月，青州胸山陨霜。

秋七月，青州雪，害苗稼。癸卯，东魏人来聘。己酉，义阳王临薨。

八月辛卯，幸阿育王寺，设无碍法喜食，大赦。

九月，使兼散骑常侍张皋聘于东魏。

闰九月甲子，侍中、太尉元法僧薨。

冬十月丙辰，都下地震。

是岁饥。

四年春二月己亥，耕藉田。

三月，河南、蠕蠕国并遣使朝贡。

夏五月甲戌，东魏人来聘。

六月辛丑，日有蚀之。

秋七月癸亥，诏以东冶徒李胤之降象牙如来真形，大赦。

戊辰，使兼散骑常侍刘孝仪聘于东魏。

八月甲辰，诏南兖等十二州，既经饥馑，曲赦逋租宿责，勿收今年三调。

九月，阅武于乐游苑。

五年春正月乙卯，以护军将军庐陵王续为骠骑将军，安右将军、尚书左仆射萧藻为中卫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中权将军、丹阳尹何敬容以本号为尚书令，吏部尚书张续为尚书仆射。丁巳，御史中丞、参礼仪事贺琛奏：“今南北二郊及藉田往还，并宜御辇，不复乘路。二郊请用素辇，藉田往还乘常辇，皆以侍中倍乘。停大将军及太仆。”诏付尚书博议施行。改素辇名大同辇。郊祀宗庙乘玉辇。辛未，祀南郊，诏孝悌力田及州闾乡党称为善人者，各赐爵一级。

秋八月乙酉，扶南国献生犀。

冬十一月乙亥，东魏人来聘。

十二月，使兼散骑常侍柳豹聘于东魏。

是岁，都下讹言天子取人肝以饴天狗，大小相警，日晚便闭门持仗，数月乃止。

六年春正月庚戌朔，曲赦司、豫、徐、兖四州。

二月己亥，耕藉田。

夏四月癸未，诏晋、宋、齐三代诸陵有职司者，勤加守护。

五月己卯，河南王遣使朝，献马及方物，求释迦像并经论

十四条。敕付像并制旨涅槃、般若、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。

秋七月丁亥，东魏人来聘。遣散骑常侍陆晏子报聘。

八月戊午，大赦。辛未，盘盘国遣使朝贡。

九月戊戌，司空袁昂薨。

冬十一月己卯，曲赦都下。

十二月壬子，江州刺史豫章王欢薨。

七年春正月辛巳，祀南郊，大赦。辛丑，祀明堂。

二月乙巳，以行宕昌王梁弥泰为平西将军、河凉二州刺史，正封宕昌王。辛亥，耕藉田。乙卯，都下地震。

夏四月戊申，东魏人来聘，遣兼散骑常侍明少遐报聘。

冬十一月丙子，诏停所在使役女丁。

十二月壬寅，东魏人来聘，遣兼散骑常侍袁狎报聘。丙辰，于宫城西立士林馆，延集学者。

是岁，宕昌、蠕蠕、高丽、百济、滑国各遣使朝贡。百济求涅槃等经疏及医工、画师、毛诗博士，并许之。交州人李贲攻刺史萧谿。

八年春正月，安成郡人刘敬躬挟左道以反。

二月戊戌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中兵曹子郢讨禽之，送于都，斩之建康市。

三月，于江州新蔡高塘立颂平屯，垦作蛮田。

九年春闰正月丙申，地震，生毛。

三月，以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。

夏四月，林邑王破德州，攻李贲，贲将范修又破林邑王于九德，败走之。

冬十一月，益州刺史武陵王纪进号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十年春正月，李贲窃号于交址，年号天德。

三月甲午，幸兰陵。庚子，谒建陵，有紫云荫陵上，食顷乃散。帝望陵流涕，所沾草皆变色，陵傍有枯泉，至是而流水香洁。辛丑，哭于修陵。壬寅，于皇基寺设法会，诏赐兰陵老少位一阶，并加颁赆。所经县邑，无出今年租赋。因赋还旧乡诗。癸卯，诏园陵职司，恭事勤劳，并锡位一阶，并加赐赆。己酉，幸京口城北固楼，因改名北顾。庚戌，幸回宾亭，宴帝乡故老及所经近县奉迎候者少长数千人，各赆钱二千。

夏四月乙卯，至自兰陵。诏鰥寡孤独尤贫者，贍恤各有差。

五月，广州人卢子略反，刺史新渝侯映讨平之。诏曲赦广州。

秋九月己丑，赦。

冬十一月，大雪，平地三尺。

十一年春正月，震华林园光严殿、重云阁。帝自贬拜谢上天，累刻乃止。

夏四月，东魏人来聘。

冬十月己未，诏复开赎罪典。

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，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，有大蛇斗隧中，其一被伤奔走。青虫食陵树叶略尽。癸丑，交州刺史杨髌克交址嘉宁城，李贲窜入屈獠洞。交州平。

三月乙巳，大赦。庚戌，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，仍施身。

夏四月丙戌，皇太子以下奉赎，仍于同泰寺解讲，设法会，大赦，改元。是夜，同泰寺灾。

六月辛巳，竟天有声，如风水相薄。

秋七月甲子，诏自今有犯罪者，非大逆，父母祖父母勿坐。丙寅，诏曰：“朝四暮三，众狙皆喜，名实未亏，而喜怒为用。顷闻外间多用九佰钱，佰减则物贵，佰足则物贱，非物有贵贱，是心有颠倒。至于远方，日更滋甚。自今可通用足佰钱。”

八月丁丑，东扬州刺史武昌王警薨。甲午，渴盘陀国遣使献方物。

冬十月癸酉，汝阴王刘哲薨。

太清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日有蚀之。壬寅，荆州刺史庐陵王续薨。辛酉，祀南郊，大赦。甲子，祀明堂。是月，东魏相勃海王高欢薨。

二月己卯，白虹贯日。庚辰，东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内属。壬午，以景为大将军，封河南王，大行台，承制如邓禹故事。丁亥，耕藉田。

三月庚子，幸同泰寺，设无遮大会。上释御服，服法衣，行清净大舍，名曰“羯磨”。以五明殿为房，设素木床、葛帐、土瓦器，乘小舆，私人执役。乘舆法服，一皆屏除。甲辰，遣司州刺史羊鸦仁率土州刺史桓和、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应接侯景。兵未至，而东魏遣兵攻景，景又割地求救于西魏，方解围。乙巳，帝升光严殿讲堂，坐狮子座，讲金字三慧经，舍身。

夏四月庚午，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，僧众默许。戊寅，百辟诣凤庄门奉表，三请三答，顿首，并如中大通元年故事。丁亥，服袞冕。御辇还宫。幸太极殿，如即位礼，大赦，改元。是月，神马出，皇太子献宝马颂。

六月戊辰，以前雍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，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。

秋七月庚申，羊鸦仁入县瓠城。

八月乙丑，诸军北征，以南豫州刺史萧明为大都督。赦缘边初附诸州。戊子，以大将军侯景录行台尚书事。

九月癸卯，王游苑成，舆驾幸苑。

冬十一月，东魏将慕容绍宗大败萧明于寒山，明被俘执。绍宗进围潼州。

十二月戊辰，命太子舍人元贞还北为东魏主。

二年春正月癸巳朔，两月相承如钩，见于西方。戊戌，诏在位各举所知。己亥，东魏克涡阳。辛丑，以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，以守吏部尚书王克为尚书仆射。甲辰，东魏克殷、豫二州。

三月甲辰，抚东将军高丽王高延卒，以其子成为宁东将军、高丽王、乐浪公。己未，屈獠洞斩李贲，传首建邺。

夏四月丙子，诏在朝及州郡各举士。

五月辛丑，以新除中书令邵陵王纶为安前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辛亥，曲赦交、爱、德三州。

六月，天裂于西北，长十丈，阔二丈，光出如电，其声若雷。

秋七月，使兼散骑常侍谢班聘于东魏结和。

八月戊戌，侯景举兵反。甲辰，使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都督众军讨景，曲赦南豫州。

九月戊辰，地震，江左尤甚，坏屋杀人。地生白毛，长二尺。益州市有飞蜂万群，螫人死。

冬十月，侯景袭谯州，进攻陷历阳。戊申，以临贺王正德为平北将军，都督诸军屯丹阳郡。己酉，景自横江济采石。辛亥，至建邺，临贺王正德率众附贼。

十一月戊午朔，设坛，刑白马，祀蚩尤于太极殿前。己未，景立萧正德为天子于南阙前。辛酉，贼攻陷东府城。庚辰，邵陵王纶帅武州刺史萧弄璋、前谯州刺史赵伯超等入援。乙酉，进军湖头，与贼战，败绩。丙戌，安北将军鄱阳王范遣世子嗣雄信将军裴之高等率众入援，次张公洲。

十二月戊申，天西北裂，有光如火。尚书令谢举卒。丙辰，司州刺史柳仲礼、前衡州刺史韦粲、高州刺史李迁仕、前司州

刺史羊鸦仁等率军入援。

三年春正月丁巳，大都督柳仲礼率众军分据南岸，贼济军于青塘，袭杀韦粲。庚申，白虹贯日三重。邵陵王纶、临城公大连等率兵集南岸。戊辰，有流星长三十丈，堕武库。李迁仕及天门太守樊文皎进军青溪东，为贼所破，文皎死之。壬午，荧惑守心。

二月，侯景遣使求和，皇太子固请，帝乃许之。盟于西华门下。景既运东城米归于石头，亦不解围，启求遣诸军退。丁未，皇太子又命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、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率江北之众，顿于兰亭苑。甲子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丹阳尹邵陵王纶为司空，以合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司州刺史柳仲礼为侍中、尚书仆射。时景奸计既成，乃表陈帝失，复举兵向阙。

三月，城内以景违盟，设坛告天地神祇。戊午，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进军东府北，与贼战，大败。时四方征镇入援者三十余万，莫有斗志，自相抄夺而已。丁卯，贼攻陷宫城，纵兵大掠。己巳，贼矫诏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军。庚午，侯景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丞相、录尚书事。辛未，援军各退散。丙子，荧惑守心。

夏四月己丑，都下地震。丙申，又震。己酉，帝以所求不供，忧愤寝疾。是月，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、东徐州刺史湛海珍、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举州附东魏。

五月丙辰，帝崩于净居殿，时年八十六。辛巳，迁梓宫于太极前殿。十一月乙卯，葬于修陵，追尊为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

帝性淳孝，六岁，献皇太后崩，水浆不入口三日，哭泣有过成人。及丁文帝忧，时为齐随王谘议，随府在荆镇，以病闻，便投劾星驰，不复寝食，倍道就路。愤风惊浪，不暂停止。帝

形容本壮，及至都，销毁骨立，亲表士友，皆不复识。望宅奉讳，气绝久之。每哭，辄欧血数升。服内，日惟食麦二溢。拜扫山陵，涕泪所洒，松草变色。及居帝位，即于钟山造大爱敬寺，青溪边造智度寺，于台内立至敬等殿，又立七庙堂。月中再设净馔，每至展拜，涕泗滂沱，哀动左右。

少而笃学，能事毕究，虽万机多务，犹卷不辍手，然烛侧光，常至戌夜。撰通史六百卷，金海三十卷，制旨孝经义、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、二系、文言、序卦等义，乐社义、毛诗、春秋答问、尚书大义、中庸讲疏、孔子正言、孝经讲疏，凡二百余卷。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，帝皆为解释。修饰国学，增广生员，立五馆，置五经博士。天监初，何佟之、贺瑒、严植之、明山宾等覆述制旨，并撰吉凶宾军嘉五礼，一千余卷，帝称制断疑焉。大同中，于台西立士林馆，领军朱异、太府卿贺琛、舍人孔子祛等递互讲述。皇太子、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。于是四方郡国，莫不向风。爰自在田，及登宝位，躬制赞、序、诏诰、铭、诔、说、箴、颂、笈、奏诸文，又百二十卷。六艺备闲，棋登逸品，阴阳、纬候、卜筮、占决、草隶、尺牍、骑射，莫不称妙。

晚乃溺信佛道，日止一食，膳无鲜腴，惟豆羹粝饭而已。或遇事拥，日倦移中，便嗽口以过。制涅槃、小品、净名、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。听览余闲，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，名僧硕学，四部听众，常万余人。

身衣布衣，木绵皂帐，一冠三载，一被二年。自五十外便断房室，后宫职司贵妃以下，六宫祔褕三翟之外，皆衣不曳地，傍无锦绮。不饮酒，不听音声，非宗庙祭祀、大会飨宴及诸法事，未尝作乐。

勤于政务，孜孜无怠。每冬月四更竟，即敕把烛看事，执

笔触寒，手为皴裂。然仁爱不断，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，故政刑弛紊。每决死罪，常有哀矜涕泣，然后可奏。

性方正，虽居小殿暗室，恒理衣冠小坐，暑月未尝褰袒。虽见内竖小臣，亦如遇大宾也。

初，齐高帝梦履而登殿，顾见武、明二帝后一人手张天地图而不识，问之，答曰：“顺子后。”及崔慧景之逼，长沙宣武王入援，至越城，梦乘马飞半天而坠，帝所驭化为赤龙，腾虚独上。时台内有宿卫士为覲，常见太极殿有六龙各守一柱，未忽失其二，后见在宣武王宅。时宣武为益州，覲乃往蜀伏事。及宣武在郢，此覲还都，乃见六龙俱在帝所寝斋，遂去郢之雍。中途遇疾且死，谓同侣曰：“萧雍州必作天子。”具以前事语之。推此而言，盖天命也。

虽在蒙尘，斋戒不废，及疾不能进膳，盥漱如初。皇太子日中再朝，每问安否，涕泗交面。贼臣侍者，莫不掩泣。疾久口苦，索蜜不得，再曰：“荷，荷！”遂崩。贼秘之，太子问起居不得见，恸于台下。

始天监中，沙门释宝志为诗曰：“昔年三十八，今年八十三，四中复有四，城北火酣酣。”帝使周舍封记之。及中大同元年，同泰寺灾，帝启封见舍手迹，为之流涕。帝生于甲辰，三十八，克建邺之年也。遇灾岁实丙寅，八十三矣。四月十四日而火，火起之始，自浮屠第三层。三者，帝之昆季次也。帝恶之，召太史令虞履筮之，遇？。履曰：“无害。其繇云：‘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，安贞吉。’文言云：‘东北丧朋，乃终有庆。’”帝曰：“斯魔鬼也。酉应见卯，金来克木，卯为阴贼。鬼而带贼，非魔何也。孰为致之？酉为口舌，当乎说位。说言乎兑，故知善言之口，宜前为法事。”于是人人赞善，莫不从风。或刺血洒地，或刺血书经，穿心然灯，坐禅不食。及

太清元年，帝舍身光严、重云殿，游仙化生皆震动，三日乃止。当时谓之祥瑞。识者以非动而动，在鸿范为祲。以比石季龙之败，殿壁画人颈皆缩入头之类。

时海中浮鹄山，去余姚岸可千余里，上有女人年三百岁，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，年并出百，但在山学道。遣使献红席。帝方舍身时，其使适至，云此草常有红鸟居下，故以为名。观其图状，则鸾鸟也。时有男子不知何许人，于大众中自割身以饴饥鸟，血流遍体，而颜色不变。又沙门智泉铁钩挂体，以然千灯，一日一夜，端坐不动。开讲日，有三足鸟集殿之东户，自户适于西南县楣，三飞三集。白雀一，见于重云阁前连理树。又有五色云浮于华林园昆明池上。帝既流遁益甚，境内化之，遂至丧亡云。

论曰：梁武帝时逢昏虐，家遭冤祸，既地居势胜，乘机而作，以斯文德，有此武功。始用汤、武之师，终济唐、虞之业，岂曰人谋，亦惟天命。及据图篆，多历年年，制造礼乐，敦崇儒雅，自江左以来，年踰二百，文物之盛，独美于兹。然先王文武递用，德刑备举，方之水火，取法阴阳，为国之道，不可独任；而帝留心俎豆，忘情干戚，溺于释教，弛于刑典。既而帝纪不立，悖逆萌生，反噬弯弧，皆自子弟，履霜弗戒，卒至乱亡。自古拨乱之君，固已多矣，其或树置失所，而以后嗣失之，未有自己而得，自己而丧。追踪徐偃之仁，以致穷门之酷，可为深痛，可为至戒者乎！

南史卷八

梁本纪下第八

太宗简文皇帝讳纲，字世赞，小字六通，武帝第三子，昭明太子母弟也。天监二年十月丁未，生于显阳殿。五年，封晋安王。普通四年，累迁都督、雍州刺史。中大通三年，被征入朝，未至，而昭明太子谓左右曰：“我梦与晋安王对奕抗道，我以班剑授之，王还，当有此加乎。”四月，昭明太子薨。五月丙申，立晋安王为皇太子。七月乙亥，临轩策拜。以修缮东宫，权居东府。四年九月，移还东宫。

太清三年，台城陷，太子坐永福省见侯景，神色自若，无惧容。五月丙辰，帝崩。辛巳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癸未，追尊穆贵嫔为皇太后，追谥妃王氏为简皇后。

六月丙戌，以南康王会理为司空。丁亥，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。壬辰，立当阳公大心为寻阳郡王，石城公大款为江夏郡王，宁国公大临为南海郡王，临城公大连为南郡王，西丰公大春为安陆郡王，新淦公大成为山阳郡王，临湘公大封为宜都郡王，高唐公大庄为新兴郡王。

秋七月甲寅，广州刺史元景仲谋应侯景，西江督护陈霸先攻之，景仲自杀。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为刺史。庚午，以司空南康王会理为兼尚书令。是月，九江大饥，人相食者十四五。

八月癸卯，征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萧藻薨。丙午，侯景矫诏：“仪同三司位比正公，自今悉不加将军，以为定准。”

冬十月丁未，地震。是月，百济国遣使朝贡，见城寺荒芜，哭于阙下。

大宝元年春正月辛亥朔，大赦，改元。丁巳，天雨黄沙。己未，西魏克安陆，执司州刺史柳仲礼，尽有汉东地。丙寅，月昼见于东方。癸酉，前江都令祖皓起义兵于广陵。

二月癸未，侯景攻下广陵，皓见害。乙巳，以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。丙午，侯景逼帝幸西州。

夏五月丙辰，东魏静帝逊位于齐。庚午，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范薨。自春迄夏大旱，人相食，都下尤甚。

六月庚子，前司州刺史羊鸦仁自尚书省出奔江陵。

秋七月戊辰，贼行台任约寇江州，刺史寻阳王大心以州降之。

八月甲午，湘东王绎遣领军将军王僧辩逼郢州，邵陵王纶弃郢州走。

九月乙亥，侯景自进位相国，封二十郡为汉王。

冬十月乙未，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，自加宇宙大将军、都督六合诸军事。立皇子大钧为西阳郡王，大威为武宁郡王，大球为建安郡王，大昕为义安郡王，大摯为绥建郡王，大圜为乐梁郡王。壬寅，侯景害司空南康王会理。

十一月，任约进据西阳，分兵寇齐昌，执衡阳王献送都下，害之。湘东王绎遣前宁州刺史徐文盛拒约，南郡王前中兵参军张彪起义于会稽若邪山，攻破浙东诸县。

二年春二月，邵陵王纶走至安陆董城，为魏所攻，见杀。

三月庚戌，魏文帝崩。

夏四月，侯景围巴陵。

六月乙巳，解围宵遁。

秋七月，景还至建邺。

八月戊午，景遣伪卫尉卿彭隼、廂公王僧贵入殿，废帝为晋安王。害皇太子大器、寻阳王大心、西阳王大钧、武宁王大威、建安王大球、义安王大昕及寻阳王诸子二十余人。矫为帝诏，以为次当支庶，宜归正嫡，禅位于豫章王栋。使吕季略送诏，令帝写之。帝书至“先皇念神器之重，思社稷之固，越升非次，遂主震方”，呜咽不能自止，贼众皆为掩泣。乃幽帝于永福省。栋即位，改元天正。使害南海王大临于吴郡、南郡王大连于姑孰、安陆王大春于会稽、新兴王大庄于京口。

冬十月壬寅，帝崩于永福省，时年四十九。贼伪谥曰明皇帝，庙称高宗。明年三月己丑，王僧辩平侯景，率百官奉梓宫升庙堂。元帝追崇为简文皇帝，庙号太宗。四月乙丑，葬庄陵。

帝幼而聪睿，六岁便能属文，武帝弗之信，于前面试，帝揽笔立成文。武帝叹曰：“常以东阿为虚，今则信矣。”及长，器宇宽弘，未尝见喜愠色，尊严若神。方颐丰下，须鬓如画，直发委地，双眉翠色。项毛左旋，连钱入背。手执玉如意，不相分辨。眄睐则目光烛人。读书十行俱下，辞藻艳发，博综群言，善谈玄理。自十一便能亲庶务，历试藩政，所在称美。性恭孝，居穆贵嫔忧，哀毁骨立，所坐席沾湿尽烂。在襄阳拜表侵魏，遣长史柳津、司马董当门、壮武将军杜怀宝、振远将军曹义宗等进军克南阳、新野等都，拓地千余里。

及居监抚，多所弘宥，文案簿领，纤豪必察。弘纳文学之士，赏接无倦。尝于玄圃述武帝所制五经讲疏，听者倾朝野。雅好赋诗，其自序云：“七岁有诗癖，长而不倦。”然帝文伤于轻靡，时号“宫体”。所着昭明太子传五卷，诸王传三十卷，

礼大义二十卷，长春义记一百卷，法宝连璧三百卷，谢客文选渭三卷，玉简五十卷，光明符十二卷，易林十七卷，灶经二卷，沐浴经三卷，马槊谱一卷，棋品五卷，弹棋谱一卷，新增白泽图五卷，如意方十卷，文集一百卷，并行于世。

初即位，制年号将曰“文明”，以外制强臣，取周易“内文明而外柔顺”之义。恐贼觉，乃改为大宝。虽在蒙尘，尚引诸儒论道说义，披寻坟史，未尝暂释。及见南康王会理诛，知不久，指所居殿谓舍人殷不害曰：“庞涓死此下。”又曰：“吾昨梦吞土，试思之。”不害曰：“昔重耳馈块，卒反晋国，陛下所梦，将符是乎。”帝曰：“傥幽冥有征，冀斯言不妄。”

初，景纳帝女溧阳公主，公主有美色，景惑之，妨于政事，王伟每以为言，景以告主，主出恶言。伟知之，惧见谗，乃谋废帝而后间主。苦劝行杀，以绝众心。废后，王伟乃与彭隼、王修纂进觞于帝曰：“丞相以陛下幽忧既久，使臣上寿。”帝笑曰：“已禅帝位，何得言陛下？此寿酒将不尽此乎。”于是隼等并赍酒肴、曲项琵琶，与帝极饮。帝知将见杀，乃尽酣，谓曰：“不图为乐，一至于斯。”既醉而寝，伟乃出，隼进土囊，王修纂坐上，乃崩。竟协于梦。伟撤户扉为棺，迁殡于城北酒库中。

帝自幽縶之后，贼乃撤内外侍卫，使突骑围守，墙垣悉有积棘。无复纸，乃书壁及板鄣为文。自序云：“有梁正士兰陵萧世赞，立身行道，终始若一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弗欺暗室，岂况三光？数至于此，命也如何！”又为文数百篇。崩后，王伟观之，恶其辞切，即使刮去。有随伟入者，诵其连珠三首，诗四篇，绝句五篇，文并凄怆云。

世祖孝元皇帝讳绎，字世诚，小字七符，武帝第七子也。初，武帝梦眇目僧执香炉，称托生王宫。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，

始褰户幔，有风回裾，武帝意感幸之。采女梦月堕怀中，遂孕。天监七年八月丁巳生帝，举室中非常香，有紫胞之异。武帝奇之，因赐采女姓阮，进为修容。十三年，封湘东王。太清元年，累迁为镇西将军、都督、荆州刺史。

三年三月，侯景陷建邺。四月，世子方等至自建邺，知台城不守。帝命栅江陵城，周回七十里。镇西长史王冲等拜笺请为太尉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承制主盟。帝不许，曰：“吾于天下不贱，宁俟都督之名；帝子之尊，何藉上台之位。议者可斩。”投笔流泪。冲等重请，不从。又请为司空，以主诸侯，亦弗听。乃开镇西府，辟天下士。

是月，帝征兵于湘州刺史河东王誉，誉拒命。寻上甲侯韶自建邺至，宣三月十五日密诏，授帝位假黄钺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司徒、承制。于是立行台于南郡而置官司焉。

七月，遣世子方等讨河东王誉，军败，死之。又遣镇兵将军鲍泉讨誉。

九月乙卯，雍州刺史岳阳王察举兵寇江陵，其将杜翦兄弟来降，察遁走。鲍泉攻湘州，未克；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代将。

及简文帝即位，改元为大宝元年。帝以简文制于贼臣，卒不遵用。正月，使少子方晷质于魏，魏不受质而结为兄弟。

四月，克湘州，斩誉，湘州平。雍州刺史岳阳王察自称梁王，蕃于魏，魏遣兵助伐襄阳。先是，邵陵王纶书已言凶事，秘之，以待湘州之捷。是月壬寅，始命陈莹报武帝崩问，帝哭于正寝。

六月，江夏王大款、山阳王大成、宜都王大封自信安来奔。

九月辛酉，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为中卫将军、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改封大款为临川郡王，大成为桂阳郡王，大封为汝南郡王。

十一月甲子，南平王恪等奉笺进位相国，总百揆。帝不从。
二年三月，侯景悉兵西上。

四月，景遣其将宋子仙、任约袭郢州，执刺史方诸。庚戌，
领军王僧辩屯师巴陵。

五月癸未，帝遣将胡僧佑、陆法和援巴陵。

六月，僧佑等击破景将任约军，禽约，景解围宵遁。以王
僧辩为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帅众追景，所至皆
捷。进围郢州，获贼将宋子仙等。

九月，盘盘国献驯象。

十月辛丑朔，紫云如盖临江陵城。是月，简文帝崩，开府
仪同三司王僧辩等奉表劝进。帝奉讳，大临三日，百官缟素，
答表不许。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，领军将军胡僧佑率群僚，江
州别驾张佚率吏人，并奉笺劝进。帝固让。

十一月乙亥，僧辩又奉表劝进，又不从。时巨寇尚存，帝
未欲即位，而四方表劝，前后相属，乃下令断表。

承圣元年二月，王僧辩众军发自寻阳，帝驰檄四方，购获
景及逆者，封万户开国公，绢布五万疋。

三月，僧辩等平景，传首江陵。戊子，以贼平告明堂、太
社。己丑，僧辩等又表劝进曰：

众军以今月戊子，总集建康，贼景鸟伏兽穷，频击频挫，
奸竭诈尽，深沟自固。臣等分勒武旅，百道同趋，突骑短兵，
犀函铁楯，结队千群，持戟百万，止约七步，围项三重，轰然
大溃，群凶四灭。京师少长，俱称万岁。长安酒食，于此价高。
九县云开，六合清朗，矧伊黔首，谁不载跃。

伏惟陛下咀痛茹哀，婴愤忍酷。自紫庭绛阙，胡尘四起，

孺垣好時，冀马云屯，泣血臨兵，嘗胆誓眾。而吳、楚一家，方與七國俱反，管、蔡流言，又以三監作亂。西涼義眾，阻秦塞而不通，并州遺黎，跨飛狐而見絕。豺狼當路，非止一人，鯨鯢不梟，倏焉五載。英武克振，怨耻并雪，永尋霜露，伊何可勝。臣等輒依故實，奉修社廟，使者持節，分告園陵。嗣后升遐，龍輻未殯，承華掩曜，梓宮莫測。并即隨由備辦，禮具凶荒，四海同哀，六軍袒哭。聖情孝友，理當感恻。

日者，百司岳牧，仰祈宸鑒，以錫珪之功，既歸有道，當璧之禮，允屬聖明。而優詔謙冲，杳然凝邈，飛龍可躋，而干戈在四，帝閭云叫，而闔闔未開。謳歌再馳，是用翹首。所以越人固執，熏丹穴以求君，周人樂推，踰岐山而事主。漢王不即位，無以貴功臣，光武止蕭王，豈謂紹宗廟。黃帝游于襄城，尚訪御人之道，放勳寂于姑射，猶使鑄俎有歸。伊此僥來，豈聖人所欲，帝王所應，不獲已而然。伏讀玺書，尋諷制旨，領懷物外，未奉慈衷。陛下日角龍顏之姿，表于徇齊之日，彤云素靈之瑞，基于應物之初。博學則大哉無所與名，深言則晬乎文章之觀。忠為令德，孝實動天。加以英威茂略，雄圖武算，指麾則丹浦不戰，顧眄則阪泉自蕩。地維絕而重紐，天柱傾而更植。滄河津于孟門，百川復啓；補穹儀以五石，萬物再生。縱陛下拂袵衣而游廣成，登龕山而去東土，群臣安得仰訴，兆庶何所歸仁。况郊祀配天，壘筐禮闕，齋宮清廟，匏竹不陳。仰望鸞輿，匪朝伊夕，瞻言法駕，載渴且飢。豈可久稽眾議，有曠彝則。舊邦凱復，函、洛已平，高奴、栢陽，宮館雖毀；濁河清渭，佳氣猶存。皋門有伉，甘泉四敞，土圭測景，仙人承露。斯蓋九州之赤縣，六合之樞機。博士捧圖書而稍還，太常定禮儀其已立，豈得不揚清警而赴名都，具玉盞而旋正寢。昔東周既遷，鎬京遂其不復，長安一亂，邽、洛永以為居。夏

后以万国朝诸侯，文王以六州匡天下，方之迹基百里，剑仗三尺，以残楚之地，抗拒六戎，一旅之卒，翦夷三叛，坦然大定，御辇东归。解五牛于冀州，秣六马于谯郡，缅求前古，其可得欤？对扬天命，无所让德，有理存焉，敢重祈奏。帝尚未从。

辛卯，宣猛将军朱买臣奉帝密旨，害豫章王栋及其二弟桥、穆。

四月乙巳，益州刺史、新除假黄钺、太尉武陵王纪僭位于蜀，年号天正。帝遣兼司空萧泰、祠部尚书乐子云拜谒茆陵，修复社庙。丁巳，下令解严。

五月庚午，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、大都督王僧辩等，复拜表上尊号。帝犹固让。甲申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王僧辩为司徒。乙酉，斩贼左仆射王伟、尚书吕季略、少府卿周石珍、舍人严亶于江陵市，乃下令赦境内。齐将潘乐、辛术等攻秦郡，王僧辩遣将杜弼帅众拒之。以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徐州刺史。齐人贺平侯景。

八月，武陵王纪率巴、蜀之众东下，遣护军将军陆法和屯巴峡以拒之。

九月甲戌，司空南平王恪薨。

十月乙未，前梁州刺史萧循自魏至江陵，以为平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戊申，执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内。庚戌，琳长史陆纳及其将潘乌累等举兵反，攻陷湘州。是月，四方征镇王公卿士复劝进表，三上，乃许之。

冬十一月丙子，皇帝即位于江陵，改太清六年为承圣元年。逋租宿责，并许弘宥。孝子顺孙，悉皆赐爵。长徒锁土，特加原宥。禁锢夺劳，一皆旷荡。是日，帝不升正殿，公卿陪列而已。时有两日俱见。己卯，立王太子方矩为皇太子，改名元良。立皇子方智为晋安郡王，方略为始安郡王。追尊所生妣阮修容

为文宣太后。改谥忠壮太子为武烈太子，封武烈子庄为永嘉王。是月，陆纳遣将军潘乌累等破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淶口，道贵走零陵。

十二月，陆纳分兵袭巴陆，湘州刺史萧循击走之。天门山获野人，出山三日而死。星陨吴郡。淮南有野象数百，坏人室庐。宣城郡猛兽暴食人。

是岁，魏废帝元年。

二年春正月乙丑，诏王僧辩讨陆纳。戊寅，以吏部尚书王褒为尚书右仆射。己卯，江夏宫南门钥牡飞。

三月庚寅，有两龙见湘州西江。

夏五月甲申，魏大将尉迟迥进兵逼巴西，潼州刺史杨干运以城纳迥。己丑，武陵王纪军至西陵。

六月乙卯，王僧辩平湘州。

秋七月，武陵王纪众大溃，见杀。

八月戊戌，尉迟迥平蜀。

九月，齐遣郭元建及将邢杲远、步大汗萨、东方老帅众顿合肥。

冬十一月辛酉，僧辩留镇姑孰，豫州刺史侯瑱据东关垒，征吴兴太守裴之横帅众继之。戊戌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左仆射，湘东太守张绾为右仆射。

十二月，宿预土人东方光据城归化，齐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。

三年春正月，魏帝为相安定公所废，而立齐王廓，是为恭帝元年。

三月，主衣库见黑蛇长丈许，数十小蛇随之，举头高丈余南望，俄失所在。帝又与宫人幸玄洲苑，复见大蛇盘屈于前，群小蛇遶之，并黑色。帝恶之，宫人曰：“此非怪也，恐是钱

龙。”帝敕所司即日取数千万钱镇于蛇处以厌之。因设法会，赦囚徒，振穷乏，退居栖心省。又有蛇从屋堕落帝帽上，忽然便失。又龙光殿上所御肩舆复见小蛇萦屈舆中，以头驾夹膝前金龙头上，见人走去，逐之不及。城濠中龙腾出，灿烂五色，竦跃入云，六七小龙相随飞去。群鱼腾跃，坠死于陆道。龙处为窟若数百斛圉。旧大城上常有紫气，至是稍复消歇。甲辰，以司徒王僧辩为太尉、车骑大将军。戊申，以护军将军、郢州刺史陆法和为司徒。

夏四月癸酉，以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陈霸先为司空。

六月癸未，有黑气如龙见于殿内。

秋九月辛卯，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。先是，魏使宇文弼来聘，齐使又至江陵，帝接弼有阙，魏相安定公憾焉。乙巳，使柱国万纽于谨来攻。

冬十月丙寅，魏军至襄阳，梁王萧察率众会之。丁卯，停讲，内外戒严，舆驾出行城栅，大风拔木。丙子，续讲，百僚戎服以听。诏征王僧辩。

十一月甲申，幸津阳门讲武，置南北两城主。帝亲观阅，风雨总集，部分未交，旗帜飘乱，帝趣驾而回，无复次序。风雨随息，众窃惊焉。乙酉，以领军胡僧佑为都督城东城北诸军事，右仆射张绾为副；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诸军事，直殿省元景亮为副。丁亥，魏军至栅下。丙申，征广州刺史王琳入援。丁酉，大风，城内火烧居人数千家。以为失在妇人，斩首尸之。是日，帝犹赋诗无废。以胡僧佑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庚子，信州刺史徐世谱、晋安王司马任约军次马头岸。是夜，有流星坠城中，帝援蓍筮之，卦成，取龟式验之，因抵于地曰：“吾若死此下，岂非命乎？”因裂帛为书催僧辩曰：“吾忍死待公，可以至矣。”戊申，胡僧佑、朱买臣等出战，买臣败绩。

辛亥，魏军大攻，帝出枇杷门亲临阵督战。僧佑中流矢薨，军败，反者斩西门守卒以纳魏军。帝见执，如梁王萧察营，甚见诘辱。他日，乃见魏仆射长孙俭，谄俭云：“埋金千斤于城内，欲以相赠。”俭乃将帝入城，帝因述察相辱状，谓俭曰：“向聊相谄，欲言耳；岂有天子自埋金乎？”俭乃留帝于主衣库。

十二月丙辰，徐世谱、任约退戎巴陵。辛未，魏人戕帝。明年四月，梁王方智承制，追尊为元皇帝，庙号世祖。

帝聪悟俊朗，天才英发，出言为论，音响若钟。年五六岁，武帝尝问所读书，对曰：“能诵曲礼。”武帝使诵之，即诵上篇。左右莫不惊叹。初生患眼，医疗必增，武帝自下意疗之，遂盲一目。乃忆先梦，弥加愍爱。及长好学，博极群书。武帝尝问曰：“孙策在江东，于时年几？”答曰：“十七。”武帝曰：“正是汝年。”

帝性不好声色，颇慕高名，为荆州刺史，起州学宣尼庙。尝置儒林参军一人，劝学从事二人，生三十人，加廪饩。帝工书善画，自图宣尼像，为之赞而书之，时人谓之三绝。与裴子野、刘显、萧子云、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交。常自比诸葛亮、桓温，惟缵许焉。

性好矫饰，多猜忌，于名无所假人。微有胜己者，必加毁害。帝姑义兴昭长公主子王铨兄弟八九人有盛名。帝妒害其美，遂改宠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。忌刘之遴学，使人鸩之。如此者甚众，虽骨肉亦遍被其祸。始居文宣太后忧，依丁兰作木母。及武帝崩，秘丧逾年，乃发凶问，方刻檀为像，置于百福殿内，事之甚谨。朝夕进蔬食，动静必启闻，迹其虚矫如此。

性爱书籍，既患目，多不自执卷，置读书左右，番次上直，昼夜为常，略无休已，虽睡，卷犹不释。五人各伺一更，恒致达晓。常眠熟大鼾，左右有睡，读失次第，或偷卷度纸。帝必

惊觉，更令追读，加以赭楚。虽戎略殷凑，机务繁多，军书羽檄，文章诏诰，点毫便就，殆不游手。常曰：“我韬于文士，愧于武夫。”论者以为得言。

始在寻阳，梦人曰：“天下将乱，王必维之。”又背生黑子，巫媪见曰：“此大贵不可言。”初，武帝敕贺革为帝府谘议，使讲三礼。革西上，意甚不悦，过别御史中丞江革。江革告之曰：“吾尝梦主上遍见诸子，至湘东王，脱帽授之。此人后必当璧，卿其行乎。”革颌之。及太清之祸，遂膺归运。

自侯景之难，州郡大半入魏，自巴陵以下至建康，缘以长江为限。荆州界北尽武宁，西拒峡口；自岭以南，复为萧勃所据。文轨所同，千里而近，人户着籍，不盈三万。中兴之盛，尽于是矣。

武陵之平，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邺，宗懔、黄罗汉皆楚人，不愿移，帝及胡僧佑亦俱未欲动。仆射王褒、左户尚书周弘正骤言即楚非便。宗懔及御史中丞刘懿以为建邺王气已尽，且渚宫洲已满百，于是乃留。寻而岁星在井，荧惑守心，帝观之慨然而谓朝臣文武曰：“吾观玄象，将恐有贼。但吉凶在我，运数由天，避之何益？”及魏军逼，阍人朱买臣按剑进曰：“惟有斩宗懔、黄罗汉，可以谢天下。”帝曰：“曩实吾意，宗、黄何罪。”二人退入于人中。

及魏人烧栅，买臣、谢答仁劝帝乘暗溃围出就任约。帝素不便驰马，曰：“事必无成，徒增辱耳。”答仁又求自扶，帝以问仆射王褒。褒曰：“答仁，侯景之党，岂是可信？成彼之勋，不如降也。”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。答仁又请守子城，收兵可得五千人。帝然之，即授城内大都督，以帝鼓吹给之，配以公主。既而又召王褒谋之，答仁请入不得，欧血而去。遂使皇太子、王褒出质请降。有顷，黄门郎裴政犯门而出。帝乘

白马素衣出东门，抽剑击阖曰：“萧世诚一至此乎！”魏师至凡二十八日，征兵四方，未至而城见克。

在幽逼，求酒饮之，制诗四绝。其一曰：“南风且绝唱，西陵最可悲，今日还蒿里，终非封禅时。”其二曰：“人世逢百六，天道异贞恒，何言异蝼蚁，一旦损从鹏。”其三曰：“松风侵晓哀，霜霁当夜来，寂寥千载后，谁畏轩辕台。”其四曰：“夜长无岁月，安知秋与春？原陵五树杏，空得动耕人。”梁王察遣尚书傅准监行刑，帝谓之曰：“卿幸为我宣行。”准捧诗，流泪不能禁，进土囊而殒之。梁王察使以布帔缠尸，敛以蒲席，束以白茅，以车一乘，葬于津阳门外。愍怀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，皆见害。徐世谱、任约自马头走巴陵。约后降于齐。将军裴畿、畿弟机并被害。谢答仁三人相抱，俱见屠。汝南王大封、尚书左仆射王褒以下，并为俘以归长安。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，分为奴婢，小弱者皆杀之。

帝于技术无所不该，尝不得南信，筮之，遇剥之艮。曰：“南信已至，今当遣左右季心往看”。果如所说，宾客咸惊其妙。凡所占决皆然。初从刘景受相术，因讯以年，答曰：“未至五十，当有小厄，禳之可免。”帝自勉曰：“苟有期会，禳之何益？”瀛叙四十七矣。特多禁忌，墙壁崩倒，屋宇倾颓，年月不便，终不修改。庭草芜没，令鞭去之，其慎护如此。

着孝德传、忠臣传各三十卷，丹阳尹传十卷，注汉书一百十五卷，周易讲疏十卷，内典博要百卷，连山三十卷、词林三卷，玉韬、金楼子、补阙子各十卷，老子讲疏四卷，怀旧传二卷，古今全德志、荆南地记、贡职图、古今同姓名录一卷，筮经十二卷，式赞三卷，文集五十卷。

初，承圣二年三月，有二龙自南郡城西升天，百姓聚观，五采分明。江陵故老窃相泣曰：“昔年龙出建康淮，而天下大

乱，今复有焉，祸至无日矣。”帝闻而恶之，踰年而遭祸。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，古老相承云：“洲满百，当出天子。”桓玄之为荆州刺史，内怀篡逆之心，乃遣凿破一洲，以应百数。随而崩散，竟无所成。宋文帝为宜都王，在藩，一洲自立，俄而文帝篡统。后遇元凶之祸，此洲还没。太清末，枝江杨之阁浦复生一洲，群公上疏称庆，明年而帝即位。承圣末，其洲与大岸相通，惟九十九云。

敬皇帝讳方智，字慧相，小字法真，元帝第九子也。太清三年，封兴梁侯。

承圣元年，封晋安郡王。二年，出为江州刺史。三年十一月，魏克江陵，太尉王僧辩、司空陈霸先定议，以帝为梁王、太宰、承制。

四年二月癸丑，于江州奉迎至建邺，入居朝堂。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、录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司空陈霸先班剑二十人。以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，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。

三月，齐遣其上党王高涣送贞阳侯萧明来主梁嗣，至东关，遣吴兴太守裴之横拒之。与战，败绩，死之。

四月，司徒陆法和以郢州附齐，遣江州刺史侯瑱讨之。

七月辛丑，僧辩纳贞阳侯萧明，自采石济江。甲辰，入建邺。丙午，即伪位。年号天成，以帝为皇太子。司空陈霸先袭杀王僧辩，黜萧明而奉帝焉。

绍泰元年秋九月丙午，皇帝即位。冬十月己巳，大赦，改元。以贞阳侯萧明为司徒，封建安郡公。壬子，加司空陈霸先尚书令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震州刺史杜龛举兵，攻信武将军陈蒨于长城，义兴太守韦载应之。癸丑，以太尉萧循为太保，以司徒萧明为太傅，司徒萧勃为太尉，以镇南将军王琳为车骑将

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戊午，尊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辛未，司空陈霸先东讨韦载，降之。丙子，南豫州刺史任约、谯秦二州刺史徐嗣徽举兵据石头反。

十一月庚辰，齐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仕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率众赴任约，入石头。

十二月庚戌，任约、徐嗣徽等至采石迎齐援。丙辰，遣猛烈将军侯安都于江宁邀击，败之，约、嗣徽等奔江西。庚申，翟子崇等降，并放还北。

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，大赦。追赠谥简文帝诸子。封故永安侯确子后为邵陵王，奉携王后。癸未，震州刺史杜龛降，诏赐死，赦吴兴郡。己亥，以太保宜丰侯萧循袭封鄱阳王。东扬州刺史张彪围临海太守王怀振于剡岩。

二月庚戌，遣周文育、陈蒨袭会稽讨彪，彪败走。以中卫将军临川王大款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丙辰，若邪村人斩张彪，传首建邺，赦东扬州。甲子，以东土经杜龛、张彪之乱，遣大使巡省。是月，齐人来聘，使侍中王廓报聘。

三月壬午，班下远近，并杂用今古钱。戊戌，齐将萧轨出栅口，向梁山，陈霸先大败之。

夏四月壬申，侯安都轻兵袭齐行台司马恭于历阳，大破之。

五月癸未，太傅建安公萧明薨。庚寅，齐军水步入丹阳县，内外纂严。

六月壬子，齐军至玄武湖西北。乙卯，陈霸先大破齐军。戊午，大赦。辛酉，解严。

秋七月丙子，司空陈霸先进位司徒。丁亥，以开府仪同三司侯瑱为司空。

八月己酉，太保鄱阳王循薨。

九月壬寅，大赦，改元。司徒陈霸先进位丞相、录尚书事，

改封义兴郡公。加中权将军王冲开府仪同三司，以吏部尚书王通为尚书右仆射。

冬十月乙亥，魏相安定公薨。

十一月，起云龙、神武门。

十二月壬申，进太尉萧勃为太保。甲午，封前寿昌令刘劼为汝阴王，前镇西法曹行参军萧沅为巴陵王，奉宋、齐二代后。庚子，魏恭帝逊位于周。

二年春正月壬寅，诏求鲁国孔氏族为奉圣侯，并缮庙堂，供备祀典。又诏诸州各置中正。旧放举选，不得辄承单状序官，皆须中正押上，然后量授。其选中正，每求耆德该悉，以他官领之。以开府仪同三司王琳为司空，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左仆射。

二月庚午，遣领军将军徐度入东关。太保、广州刺史萧勃举兵反，诏平西将军周文育、平南将军侯安都等南讨。戊子，徐度至合肥，烧齐船舶三千艘。癸巳，周文育军于巴山，获萧勃伪帅欧阳颢。

三月甲寅，德州刺史陈法武、前衡州刺史谭远于始兴攻杀萧勃。

夏四月癸酉，曲赦江、广、衡三州，并督内为贼所拘逼者。己卯，铸四柱钱，一当二十。齐遣使通和。壬辰，改四柱钱，一当十。丙申，复闭细钱。

五月乙巳，平西将军周文育进号镇南将军，平南将军侯安都进号镇北将军，并开府仪同三司。戊辰，余孝顷遣使诣丞相府求降。

秋八月，加丞相陈霸先殊礼。

九月，周冢宰宇文护杀闵帝。丞相陈霸先改授相国，封陈国公。

冬十月戊辰，进陈国公爵为王。辛未，帝逊位于陈。陈受命，奉帝为江阴王，薨于外邸，时年十六，追谥敬皇帝。

论曰：帝王之位，天下之重职，文武之道，守国所常遵。其于行用，义均水火，相资则可，专任成乱。观夫有梁诸帝，皆一之而已。简文文明之姿，禀乎天授，粤自支庶，入居明两，经国之算，其道弗闻。宫体所传，且变朝野，虽主虚号，何救灭亡。元帝居势胜之地，启中兴之业，既雪讎耻，且应天人。而内积猜忍，外崇矫饰，攀号之节，忍酷于踰年；定省之制，申情于木偶。竟而雍州引寇，衅起河东之戮，益部亲寻，事习邵陵之寤。悖辞屈于僧辩，残虐极于圆正，不义不昵，若斯之甚。而复谋无经远，心劳志大，近舍宗国，远迫强邻，外弛藩篱，内崇讲肆，卒于溘至戕陨，方追始皇之迹，虽复文籍满腹，何救社庙之墟。历观书契以来，盖亦废兴代有，未见三叶遘愆，顿若萧宗之酷。敬皇以此冲年，当斯颓运，将不高揖，其可得乎。初，武帝末年，都下用钱，每百皆除其九，谓为九佰，竟而有侯景之乱。及江陵将覆，每百复除六文，称为六佰。识者以为九者阳九，六者百六，盖符历数，非人事也。

善乎郑文贞公论之曰：高祖固天攸纵，聪明稽古，道亚生知，学为博物，允文允武，多艺多才。爰自诸生，有不羁之度，属昏凶肆虐，天伦及祸，纠合义旅，将雪家冤。曰纣可伐，不期而会，龙跃樊、汉，电击湘、郢。翦离德如振槁，取独夫如拾遗，其雄才大略，固无得而称矣。既县白旗之首，方应皇天之眷，布德施惠，悦近来远。开荡荡之王道，革靡靡之商俗。大修文教，盛饰礼容，鼓扇玄风，阐扬儒业。介胄仁义，折冲尊俎，声振寰宇，泽流遐裔，干戈载戢，凡数十年，济济焉，洋洋焉，魏、晋以来，未有若斯之盛也。然不能息末敦本，斲雕为朴，慕名好事，崇尚浮华，抑扬孔、墨，流连释、老。或

终夜不寝，或日旰不食，非弘道以利物，惟饰智以惊愚。且心未遗荣，虚厕苍头之伍，高谈脱屣，终恋黄屋之尊。夫人之大欲，在乎饮食男女，至于轩冕殿堂，非有切身之急。高祖屏除嗜欲，眷恋轩冕，得其所难，而滞于所易，可谓神有所不达，智有所不通矣。逮夫精华稍竭，凤德已衰，惑于听受，权在奸佞，储后百辟，莫能尽言。险躁之心，暮年逾甚，见利而动，愆谏违卜。开门揖盗，弃好即讎，衅起萧墙，祸成戎、羯，身殒非命，灾被亿兆。衣冠毙锋镝之下，老幼粉戎马之足，瞻彼黍离，痛深周庙；永言麦秀，悲甚殷墟。自古以安为危，既成而败，颠覆之速，书契所未闻也。易曰：“天之所助者顺，人之所助者信。”高祖之遇斯屯剥，不得其死，盖动而之险，不由信顺，失天人之助，其能免于此乎。太宗敏睿过人，神采秀发，多闻博达，富瞻词藻。然文艳用寡，华而不实，体穷淫丽，义罕疏通，哀思之音，遂移风俗，以此而贞万国，异乎周诵、汉庄矣。我生不辰，载离多难，桀逆构扇，巨猾滔天，始同牖里之拘，终类望夷之祸，悠悠苍昊，其可问哉。昔国步初屯，兵缠魏阙，群后释位，投袂勤王。元帝以盘石之宗，受分陕之任，属君亲之难，居连率之长，不能抚剑尝胆，枕戈泣血，躬先士卒，致命前驱。遂乃拥众逡巡，内怀觖望，坐观国变，以为身幸。不急莽、卓之诛，先行昆弟之戮。又沉猜忍酷，多行无礼，聘智辩以饰非，肆忿戾以害物，爪牙重将，心膂谋臣，或顾眄以就拘囚，或一言而及菹醢，朝之君子，相顾惶然。自谓安若泰山，算无遗策，怵于邪说，即安荆楚。虽元恶克翦，社稷未宁，而西邻责言，祸败旋及，斯乃上灵降鉴，此焉假手，天道人事，其可诬乎。其笃志艺文，采浮华而弃忠信，戎昭果毅，先骨肉而后寇讎。口诵六经，心通百氏，有仲尼之学，有公旦之才，适足以益其骄矜，增其祸患，何补金陵之覆没，何

救江陵之灭亡哉！敬帝遭家不造，绍兹屯运，征伐有所自出，政刑不由于己。时无伊、霍之辅，焉得不为高让欤。

南史卷九

陈本纪上第九

陈高祖武皇帝讳霸先，字兴国，小字法生，吴兴长城下若里人。姓陈氏。其本甚微，自云汉太丘长寔之后也。寔玄孙晋太尉准。准生匡，匡生达，永嘉中南迁，为丞相掾，太子洗马，出为长城令，悦其山水，遂家焉。尝谓所亲曰：“此地山川秀丽，当有王者兴焉，二百年后，我子孙必钟斯运。”达生康，复为丞相掾，咸和中土断，故为长城人。康生盱眙太守英，英生尚书郎公弼，公弼生步兵校尉鼎，鼎生散骑侍郎高，高生怀安令咏，咏生安成太守猛，猛生太常卿道巨，道巨生皇考文赞。

帝以梁天监二年癸未岁生。少倜傥有大志，长于谋略，意气雄杰，不事生产。及长，涉猎史籍，好读兵书，明纬候、孤虚、遁甲之术，多武艺，明达果断，为当时推服。身長七尺五寸，日角龙颜，垂手过膝。尝游义兴，馆于许氏，梦天开数丈，有四人朱衣，捧日而至，纳之帝口，及觉，腹内犹热，帝心独喜。初仕乡为里司，后至建邺为油库吏，徙为新喻侯萧映传教，勤于其事，为映所赏。及映为吴兴太守，甚重帝，谓僚佐曰：“此人将来远大，必胜于我。”及映为广州，帝为中直兵参军，随之镇，映令帝招集士马。

先是武林侯萧谿为交州刺史，以严刻失和，土人李贲连结

数州豪杰同时反，台遣高州刺史孙罔、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贲。罔等不时进，皆于广州伏诛。子雄弟子略与罔子侄及其主帅杜天合、杜僧明共举兵，执南江督护沉顛，进寇广州，昼夜苦攻，州中震恐。帝率精兵救之，贼众大溃。僧明后有功业，遂降。梁武帝深叹异焉，授直合将军，封新安县子，仍遣图帝貌而观之。

其年冬，萧映卒。明年，帝送丧还，至大庾岭，会有诏以帝为交州司马，与刺史杨黠南讨。帝益招勇敢，器械精利，黠委帝经略。时萧勃为定州刺史，于西江相会，勃知军士惮远役，因诡说留黠。黠集诸将问计，帝曰：“交址叛换，罪由宗室，节下奉辞伐罪，故当死生以之。”于是鼓行而进。军至交州，黠推帝为前锋，所向摧陷。贲窜入屈獠洞中，屈獠斩贲；传首建邺。是岁太清元年也。贲兄天宝遁入九真，与劫帅李绍隆收余兵，杀德州刺史陈文戒，进围爱州，帝讨平之。除西江督护、高要太守，督七郡诸军事。

二年冬，侯景寇逼，帝将赴援，广州刺史元景仲阴将图帝。帝知之，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，集兵于南海，驰檄以讨景仲。景仲缢于台下，帝迎萧勃镇广州。

时临贺内史欧阳颢监衡州，兰裕、兰京礼扇诱始兴等十郡共攻颢，颢请援于勃，勃令帝救之，悉禽裕等。仍监始兴郡事。帝遣杜僧明、胡颖将二千人顿于岭上，并厚结始兴豪杰，同谋义举，侯安都、张偲等率众来附。萧勃闻之，遣钟休悦说停帝，帝泣谓休悦曰：“君辱臣死，谁敢爱命，仆行计决矣。”时蔡路养起兵据南康，勃遣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，与路养相结，同遏义军。

大宝元年正月，帝发始兴，次大庾岭，大破路养军，进顿南康。湘东王绎承制授帝交州刺史，改封南野县伯，于是修理

崎头古城徙居之。刘惠騫等望见恒有紫气冒城上，远近惊异，故惠騫等深自结于帝。寻改封长城县侯，南江州刺史。时宁都人刘蔼等资高州刺史李迁仕舟舰兵仗，将袭南康，帝遣杜僧明等据白口御

二年，僧明禽迁仕，送南康斩之。承制授帝江州刺史。帝发南康，瀟石旧有二十四滩，滩多巨石，行旅以为难。帝之发，水暴起数丈，三百里间，巨石皆没。进军顿西昌，有龙见水滨，高五丈，五采鲜曜，军民观者数万人。帝又尝独坐胡床于台下，忽有神光满合，廊庑之间，并得相见。赵知礼侍侧，怪而问帝，帝笑不答。时承制遣征东将军王僧辩督众军讨侯景，次盆城，帝率杜僧明等合三万人将会焉。时西军乏食，帝先贮军粮五十万石，至是分三十万石以资之。仍顿巴丘。会侯景废简文，立豫章嗣王栋，帝遣兼长史沉袞奉表于江陵劝进。承制授帝东扬州刺史，领会稽太守。

三年，帝帅师发自豫章。二月，次桑落洲。时僧辩已发盆城，会帝于白茅湾，乃登岸结坛，刑牲盟约。进次大雷，军人杜棱梦雷池君、周、何神，自称征讨大将军，乘朱航，陈甲仗，称下征侯景，须臾便还，云已杀景竟。

三月，帝与诸军进克姑孰，仍次蔡洲。侯景登石头城，望官军之盛，不悦，曰：“一把子人，何足可打。”密谓左右曰：“此军上有紫气，不易可当。”乃以猫琉贮石，沉塞淮口，缘淮作城，自石头迄青溪十余里中，楼雉相接。僧辩遣杜崱问计于帝，帝以诸将不敢当锋，请先往立栅。即于石头西横堑筑栅。众军次连八城，直出东北。贼恐西州路断，亦于东北果林作五城，以遏大路。帝曰：“善用兵者，如常山之蛇，使救首救尾，困而无暇。今我师既众，贼徒甚寡，应分贼兵力，以强制弱。”乃命诸将分处置兵，帝与王琳、杜龛等悉力乘之，景

众大溃。僧辩启命帝镇京口。

五月，齐遣将辛术围严超达于秦郡，帝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。齐众起土山，穿地道，攻之甚急；帝乃自率万人解其围，振旅南归。承制授帝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，进封长城县公。及王僧辩征陆纳于湘州，承制命帝代镇扬州。

承圣二年，湘州平，帝旋镇京口。

三年三月，进帝位司空。及魏平江陵，帝与王僧辩等进启请晋安王以太宰承制。十二月，晋安王至自寻阳，入居朝堂，给帝班剑二十人。

四年五月，齐送贞阳侯明还主社稷，王僧辩纳之。明即位，改元天成，以晋安王为皇太子。初，齐之纳贞阳也，帝固争之，以为不可，不见从。帝居常愤叹曰：“嗣主高祖之孙，元皇之子，竟有何辜，坐致废黜？假立非次，此情可知。”乃密具袍数千领及锦彩金银，以为赏赐之资。

九月壬寅，帝召徐度、侯安都、周文育，仍部列将士，水陆俱进，夜发南徐州，讨王僧辩。甲辰，帝至石头，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。时僧辩方视事，闻外白有兵，遽走。帝大兵寻至，因风纵火，僧辩就禽。是夜缢之，及其子顓。于是废贞阳侯，而奉晋安王即位，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。壬子，诏授帝侍中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扬南徐二州刺史，持节、司空、班剑、鼓吹并如故。仍诏甲仗百人出入殿省。

震州刺史杜龁据吴兴，与义兴太守韦载举兵逆命。辛未，帝表自东讨，留高州刺史侯安都、石州刺史杜陵宿卫台省。甲戌，军至义兴。秦州刺史徐嗣徽，据城入齐，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约举兵应龁，齐人资其兵食。嗣徽乘虚奄至阙下，侯安都出战，嗣徽等退据石头。丁丑，载及龁从弟北叟来降，帝抚而释之，仍以载兄鼎知郡事。以嗣徽寇逼，卷甲还都，命周文育进

讨杜龛。

十一月己卯，齐遣兵五千，度据姑孰，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、楚州刺史刘士荣、淮州刺史柳达摩，领兵万人，于胡墅度米粟三万石、马千匹入石头。帝乃遣侯安都领水军夜袭胡墅，烧齐船，周铁武率舟师断齐运输，帝领铁骑自西明门袭之。齐人大溃，嗣徽留达摩等守城，自率亲属腹心，往南州采石，以迎齐援。

先是，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见，十二月乙卯出于东方。丙辰，帝尽命众军分部甲卒，对冶城立航，度兵攻其水南二栅。柳达摩等度淮置阵，帝督兵疾战，纵火烧栅，烟尘涨天，齐人大溃，尽收其船舰。是日，嗣徽、约等领齐兵还据石头，帝遣侯安都领水军袭破之，嗣徽等单舸脱走。丁巳，拔石头南岸栅，移度北岸起栅，以绝其汲路。又堙塞东门故城中诸井。齐所据城中无水，水一合贸米一升，一升米贸绢一匹，或炒米食之。达摩谓其众曰：“顷在北，童谣云，‘石头捣两裆，捣青复捣黄’。侯景服青，已倒于此，今吾徒衣黄，岂谣言验邪。”庚申，达摩遣侯子钦、刘士荣等请和，帝许之。乃于城外盟约，其将士恣其南北。辛酉，帝出石头南门陈兵，送齐人归北者。及至，齐人杀之。壬戌，齐和州长史乌丸远自南州奔还历阳，江宁令陈嗣、黄门侍郎曹朗据姑孰，不从。帝命侯安都、徐度等讨平之，聚其首为京观。是月，杜龛以城降。

二年正月癸未，诛龛，其弟龛、从弟北叟、司马沉孝敦并赐死。

三月戊戌，齐遣水军仪同萧轨、库狄伏连、尧难宗、东方老、侍中裴英起、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、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约、徐嗣徽、王僧愔等众十万出栅口，向梁山，帐内荡主黄丛逆击，败之，烧其前军船舰。齐顿军保芜湖。五月丙申，齐兵

至秣陵故城。己亥，帝率宗室王侯及朝臣，于大司马门外白虎阙下，刑牲告天，以齐人背约，发言慷慨，涕泗交流，士卒观者益奋。辛丑，齐军于秣陵故城，跨淮立桥栅，引度兵马。癸卯，自方山进及儿塘，游骑至台，都下震骇。帝潜以精卒三千配沉泰，度江袭齐行台赵彦深于瓜步，获其舟粟。六月甲辰，齐兵潜至钟山龙尾。丁未，进至莫府山。帝遣钱明领水军出江乘，要击齐人粮运，尽获之。齐军大馁，杀马驴而食之。壬子，齐军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，将据北郊坛。众军自覆舟东移，顿郊坛北，与齐人相对。其夜，大雨震电，暴风拔木，平地水丈余。齐军昼夜坐立泥中，县鬲以爨，足指皆烂。而台中及潮沟北，水退路燥，官军每得番易。甲寅，少霁。是时食尽，调市人馈军，皆是麦屑为饭，以荷叶裹而分给，间以麦饼，兵士皆困。会文帝遣送米三千石，鸭千头，帝即炊米煮鸭，誓申一战。士及防身，计粮数啻，人人裹饭，媿以鸭肉。帝命众军蓐食，攻之，齐军大溃。执嗣徽及其弟嗣宗，斩之以徇。虏萧轨、东方老、王敬宝、李希光、裴英起、王僧智等将帅四十六人。其军士得窜至江者，缚筏以济，中江而溺，流尸至京口者弥岸。惟任约、王僧愔获免。先是童谣云：“虏万夫，入五湖，城南酒家使虏奴。”自晋、宋以后，经絳在魏境江、淮以北，南人皆谓为虏，于时以赏俘贸酒者，一人裁得一醉。丁巳，众军出南州，烧贼舟。己未，斩刘归义、徐嗣产、傅野猪于建康市。是日解严。庚申，诛萧轨、东方老、王敬宝、李希光、裴英起等。

太平元年九月壬寅，帝进位丞相、录尚书事、镇卫大将军、扬州牧，进封义兴郡公。庚申，追赠皇考侍中、光禄大夫，封义兴郡公，谥曰恭。十月甲戌，梁帝敕丞相自今问讯，可施别榻，以近宸坐。

二年正月壬寅，诏加帝班剑十人，并前为三十。丁未，诏赠皇兄道谈南兖州刺史、长城县公，谥曰昭烈。皇弟休先侍中、南徐州刺史、武康县侯，谥曰忠壮。甲寅，遣兼侍中谒者仆射陆缮策拜长城县夫人章氏为义兴国夫人。丁卯，诏赠皇祖侍中、太常卿，谥曰孝。追封皇祖妣许氏吴郡嘉兴县君，谥曰敬。皇妣张氏义兴国太夫人，谥曰宣。

二月庚午，萧勃举兵自广州度岭，顿南康，遣其将欧阳颢、傅泰及其子孜为前军，至豫章，分屯要险，南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勃，帝命周文育、侯安都率众讨平之。

八月甲午，帝进位太傅，加黄钺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丙申，加前后部羽葆、鼓吹。是时，湘州刺史王琳拥兵不应命，遣周文育、侯安都率众讨之。

九月辛丑，梁帝进帝位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陈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绂，远游冠，绿綬绶，位在诸侯王上。策曰：

大哉干元，资日月以贞观，至哉坤元，凭山川以载物。故惟天为大，陟配者钦明，惟王建国，翼辅者齐圣。是以文、武之佐，磻溪蕴其玉璜，尧、舜之臣，荣河镂其金板！况乎体得一之鸿姿，宁阳九之危厄，拯横流于碣石，扑燎火于昆冈，驱馭于韦、彭，跨踞于齐、晋，神功行而靡用，圣道运而无名者乎。今将授公典策，其敬听朕命：

日者，昊天不吊，钟乱于我国家，网漏吞舟，强胡内蠹，茫茫宇宙，懞懞黎元，方趾圆颅，万不遗一。太清否亢，桥山之痛以深，大宝屯如，平阳之祸相继。上宰膺运，康救黔黎，鞠旅于溟池之南，扬旌于桂岭之北，县三光于已坠，谧四海于群飞，光启中兴，荡宁上国。此则公之大造于皇家者也。既而天未悔祸，夷丑荐臻，南夏崩腾，西京荡覆。冢司昏挠，旁引

寇讎，既见贬于桐宫，方谋危于汉阁，皇运已殆，何殊赘旒，中国摇然，非徒如线。公赫然投袂，匡救本朝，复莒齐都，平戎王室。朕所以还膺宝历，重履宸居，挹建武之风猷，歌宣王之雅颂。此又公之再造于皇家者也。

公应务之初，登庸惟始，孙、卢肇衅，越豸为灾，番部陆危，势将沦殄。公赤旗所指，祆垒洞开，白羽纒搗，凶徒纷溃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大同之末，边政不修，李贲狂迷，窃我交、爰。公英暮雅算，电扫风行，驰御楼船，直跨沧海。三山獠洞，八角蛮陬，逖矣水寓之乡，悠哉火山之国，马援之所不届，陶璜之所未开，莫不惧我王灵，争朝边候，归睽天府，献状鸿胪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自寇虜陵江，宫闱幽辱，而番禺连率，本自诸夷，言得其朋，是怀同恶。公仗此忠诚，乘机剿定，执沛令而衅鼓，平新野而据鞍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世道初艰，方隅多难，公以国盗边警，知无不为，恤是同盟，诛其丑类，南土黔黎，重保苏息。此又公之功也。长驱岭峽，梦想京畿，缘道酋豪，递为榛梗，路养渠帅，全据大都，蓄聚逋逃，方谋阻乱。公龙骧虎步，啸咤风云，山靡坚城，野无强阵，清祆氛于瀛石，灭沴气于雩都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迁仕凶慝，屯据大皋，乞活类马腾之军，流人多杜弼之众。公坐挥三略，遥制六奇，义勇同心，貔貅骋力，雷奔电击，谷静山空，列郡无犬吠之惊，丛祠罢狐鸣之盗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王师讨虜，次届沦波，兵乏兼储，士有饥色。公回麾彭蠡，积谷巴丘，亿庾之咏斯丰，壶浆之毗是众。故使三军勇锐，百战无前，承此兵粮，遂殄凶逆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盆垒猜携，用淹戎略。公志惟同奖，师克在和，屈礼交盟，神祇感咽，故能使舟师并路，远迓朋心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姑孰襟要，崱、函所凭，寇虜据其关梁，大盗负其肩鏑。公一校纒搗，三雄并奋，左贤右角，沙溃土崩，鄂阪之隘斯开，夷

庚之道无塞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义军大众，俱集帝京，逆竖凶徒，犹屯皇邑。公回兹地轴，抗此天罗，曾不崇朝，俾无遗噍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内难初静，诸侯出关，外郡传烽，鲜卑犯塞。公舟师步甲，亘野横江，歼厥群氏，遂殪封豕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公克黜祸难，劬劳皇室，而孙、宁之党，翻启狄人，伊、洛之间，咸为虏戍，朝闇戎尘，夜喧胡鼓。公三筹既画，八阵斯张，裁举灵铉，亦抽金仆，咸俘丑类，悉反高墉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任约叛涣，泉声不悛，戎羯贪婪，狼心无改。公左甄右落，箕张翼舒，扫是櫜枪，驱其猘狎，投秦坑而尽沸，噎澧水而不流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一相居中，自折彝鼎，五湖小守，妄怀同恶。公夙驾兼道，衣制杖戎，玉斧将挥，金钲且戒，祆酋震慑，遽请灰钉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贼龕凶横，陵虐具区，阻兵安忍，凭灾怙乱。公虽宗居汝、颍，世寓东南，眷言桑梓，公私愤切，戮此大憝，如烹小鲜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同姓有扈，顽凶不宾，凭借宗盟，图危社稷。公论兵于庙堂之上，决胜于尊俎之间，寇、贾、樊、滕，浮江下濑，一朝翦扑，无待甸师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豫章祆寇，依凭山泽，缮甲完聚，多历时时，结从连横，爰泊交、广。吕嘉既获，吴淞已縱，命我还师，征其不恪，连营尽拔，伪党斯禽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自八紘九野，瓜剖豆分，窃帝偷王，连州比县。公武灵已畅，文德又宣，折简驰书，风猷斯远。此又公之功也。京师祸乱，亟积寒暄，双阙低昂，九门寥豁。公求衣昧旦，昃食高春，兴构宫闈，具瞻遐迩。郊庠宗稷之典，六符十等之章，还闻泰始之风流，重睹永平之遗事。此又公之功也。

公有济天下之勋，重之以明德，凝神体道，合德符天。用百姓以为心，随万机而成务，上德不德，无为以为。夏长春生，显仁藏用，功成化洽，乐奏咸云，安上御人，礼兼文质。是以

天无蕴宝，地有呈祥，既景焕于图书，方葳蕤于史牒，高勋踰于象纬，积德冠于嵩、华，固无得而称者矣。

朕又闻之：前王宰世，茂赏尊贤，式树藩长，总征群伯。二南崇绝，四履遐旷，泱泱表海，祚土维齐；岌岌泰山，俾侯于鲁。况复经营宇宙，宁惟断鳌足之功，弘济苍生，非直凿龙门之险。而畴庸报德，寂尔无闻，朕所以垂拱当宁，载怀惭悸者也。今授公相国，以南豫州之陈留南丹阳宣城、扬州之吴兴东阳新安新宁、南徐州之义兴、江州之鄱阳临川十郡，封公为陈公。锡兹青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定尔邦，用建冢社。昔旦、奭分陕，俱为保师，晋、郑诸侯，咸作卿士。兼其内外，礼实攸宜。今命使持节、兼太尉王通授相国印绶，陈公玺绂；使持节、兼司空王瑒授陈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秩踰三铉，任总百司，位绝朝班，礼由事革。以相国总百揆，除录尚书之号，上所假节、侍中貂蝉、中书监印章、中外都督太傅印绶、义兴公印策，其镇卫大将军，扬州牧如故。

又加公九锡，其敬听后命：以公礼为桢干，律等衔策，四维皆举，八柄有章。是用锡公大辂、戎辂各一，玄牡二駟。以公贱宝崇谷，疏爵待农，室富京坻，人知荣辱。是用锡公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以公调理阴阳，燮谐风雅，三灵允降，万国同和。是用锡公轩县之乐，六佾之舞。以公宣导王猷，弘阐风教，光景所照，鞶象必通。是用锡公朱户以居。以公抑扬清浊，褒德进贤，髦士盈朝，幽人虚谷。是用锡公纳陛以登。以公巍然廊庙，为世谿范，折冲四表，临御八荒。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。以公轨兹明罚，期在刑厝，象恭无赦，干纪必诛。是用锡公斧钺各一。以公英猷远量，跨厉嵩、溟，包一车书，括囊寰宇。是用锡公彤弓一、彤矢百，卢弓十、卢矢千。以公天

经地义，贯彻幽明，春露秋霜，允供粢盛。是用锡公秬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陈国置丞相以下，一遵旧式。往钦哉！其恭循朕命，克相皇天，弘建邦家，允兴鸿业，以光我高祖之休命。

十月戊辰，又进帝爵为王。以扬州之会稽临海永嘉建安、南徐州之晋陵信安、江州之寻阳豫章安成庐陵，并前为二十郡，益封陈国。其相国、扬州牧、镇卫大将军并如故。又命陈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虞宫县。王妃、王子、王女爵命之号，陈台百官，一依旧典。

辛未，梁帝禅位于陈，策曰：

咨尔陈王，惟昔上古，厥初生人，骊连、栗陆之前，容成、大庭之世，杳冥慌忽，故靡得而详焉。自羲、农、轩、昊之君，陶唐、有虞之主，或垂衣而御四海，或无为而子万姓，居之如驭朽索，去之如脱弊屣，裁遇许由，便能舍帝，暂逢善卷，即以让王。故知玄扈璇玑，非关尊贵，金根玉辂，示表君临。及南观河渚，东沉刻璧，菁华既竭，耄勤已倦，则抗首而笑，惟贤是与，滂然作歌，简能斯授。遗风余烈，昭晰图书，汉、魏因循，是为故实，宋、齐授受，又弘斯义。我高祖应期抚运，握枢御宇，三后重光，祖宗齐圣。及时属阳九，封豕荐食，西都失驭，夷狄交侵。乃暨天成，轻弄龟鼎，慄慄黔首，若崩厥角，徽徽皇极，将甚缀旒。

惟王乃圣乃神，钦明文思，二仪并运，四时合序，天锡智勇，人挺雄杰，珠庭日角，龙行虎步。爰初投袂，曰乃勤王，电扫番禺，云撤彭蠡，翦其元恶，定我京畿。及王贺帝弘，贸兹冠履，既行伊、霍，用保冲人。震泽、稽阴，并怀叛逆，獯、羯丑虏，三乱皇都，裁命偏师，二邦自殄，薄伐獫狁，六戎尽殪。岭南叛换，湘、郢连结，贼帅既禽，凶渠传首。用能百揆

时序，四门允穆，无思不服，无远不届，上达穹昊，下漏深泉，蛟鱼并见，讴歌攸属。况乎长彗横天，已征布新之兆，璧日斯既，实表更姓之符。七百无常期，皇王非一族。昔木德既季，而传祚于我有梁。天之历数，允集明哲。式遵前典，广询群议，王公卿尹，莫不攸属，敬从人祇之愿，授帝位于尔躬。四海困穷，天祿永终，王其允执厥中，轨仪前式，以副溥天之望。禋郊祀帝，时膺大礼，永固洪业，岂不盛与！又命玺书，遣兼太保、尚书左仆射王通，兼太尉、司徒左长史王瑒，奉皇帝玺绂，受终之礼，一依唐、虞故事。是日，梁帝逊于别宫。帝谦让再三，群臣固请，乃许之。

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，皇帝即位于南郊，柴燎告天曰：

皇帝臣霸先，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：

梁氏以圯剥荐臻，历运有极，钦若天应，以命于霸先。夫肇有黎烝，乃树司牧，选贤与能，未常厥姓。有梁末运，仍叶遘屯，獯丑凭陵，久移神器。承圣在外，非能祀夏，天未悔祸，复罹寇逆。嫡嗣废黜，宗枝僭诈，天地板荡，纪纲泯绝。霸先爰初投袂，大拯横流，重举义兵，实戡多难。废王立帝，实有厥功，安国定社，用尽其力，是谓小康，方期大道。既而烟云表色，日月呈祥，除旧布新，既彰玄象，迁虞事夏，且协讴歌，九域八荒，同布衷款，百神群祀，皆有诚愿，梁帝高谢万邦，授以大宝。霸先自惟菲薄，让德不嗣，至于再三，辞弗获许。金以百姓须主，万机难旷，皇灵眷命，非可谦拒。畏天之威，用膺嘉祚，永言夙志，能无惭德。敬简元辰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用答眈心，永保于我有陈，惟明灵尚飨。

先是氛雾雨雪，昼夜晦冥，至是日，景气清晏。礼毕，輿驾还宫，临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。赐百姓爵二级，文武二等。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人谷五斛。逋租宿责，皆勿复收。有犯

乡论清议、脏污淫盗者，皆洗除先注，与之更始。其长徒敕系，特皆原之。亡官失爵，禁锢夺劳，一依旧典。又诏以江阴郡奉梁主为江阴王，行梁正朔，车旗服色，一依前准。梁皇太后为江阴国太妃，皇后为江阴国妃。又诏百司各依位摄职。丙子，幸钟山，祭蒋帝庙。戊寅，幸华林园览辞讼，临赦囚徒。己卯，分遣大使宣劳四方。庚辰，诏出佛牙于杜姥宅，集四部设无遮大会。辛巳，追尊皇考曰景皇帝，庙号太祖，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，前夫人钱氏为昭皇后，世子克为孝怀太子。立夫人章氏为皇后。癸未，尊景帝陵曰瑞陵、昭皇后陵曰嘉陵，依梁初园陵故事。立删定郎，刊定律令。戊子，迁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庙。

是月，西讨都督周文育、侯安都于郢州败绩，没于王琳。

十一月丙申，封皇兄子长城县侯禧为临川郡王，瑛袭封始兴郡王，皇弟子昙朗袭封南康郡王。庚申，都下火。

十二月庚辰，皇后谒太庙。

是岁，周闵帝元年，及九月，冢宰宇文护废闵帝而奉明帝。又为明帝元年。

二年春正月乙未，以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侯瑱为司空。辛丑，祀南郊；大赦。甲寅，遣中书舍人韦鼎、策吴兴楚王神为帝。戊午，祀明堂。

二月壬申，南豫州刺史沉泰奔齐。辛卯，诏司空侯瑱总督水陆众军以御齐。

三月，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以奉梁后，即位于郢州。

夏四月甲子，祀太庙。乙丑，江阴王殂，陈志也。追谥梁敬帝。诏太宰吊祭，司空监护丧事。以梁武林侯萧谿子季卿嗣为江阴王。戊辰，重云殿东鸱尾有紫烟属天。

五月乙未，都下地震。壬寅，立梁邵陵携王庙室，祭以太

牢。辛酉，帝幸大庄严寺，舍身。壬戌，群臣表请还宫。

六月己巳，诏司空侯瑱、领军将军徐度讨王琳。初，侯景之平也，太极殿被焚，承圣中议欲营之，独阙一柱。秋七月，有樟木大十八围，长四丈五尺，流泊陶家后渚，监军邹子度以闻。诏中书令沉众兼起部尚书，构太极殿。

八月，周文育、侯安都等于王琳所逃归，自劾廷尉，即日引见，宥之，并复本官。丁亥，加江州刺史周迪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冬十月庚午，遣镇南将军周文育都督众军出豫章，讨余孝劼。乙亥，幸庄严寺，发金光明经题。丁酉，加高州刺史黄法氍平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十二月甲子，幸大庄严寺，设无碍大会，舍乘舆法物，群臣备法驾奉迎，即日还宫。丙戌，加北江州刺史熊昙朗平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三年春正月丁酉，镇南将军、广州刺史欧阳颢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是夜大雪，及旦，太极殿前有龙迹见。甲子，广州言仙人见于罗浮山寺小石楼。

二月辛酉，加平西将军、桂州刺史淳于量镇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夏闰四月甲午，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，兼取伎术士。是时久不雨。丙午，幸钟山祭蒋帝庙。是日降雨，迄于月晦。

五月丙辰朔，日有蚀之。有司奏旧仪帝御前殿，服朱纱袍、通天冠。诏曰：“此乃前代承用，意有未同，合朔仰助太阳，宜备衮冕之服，自今永可为准。”丙子，扶南国遣使朝贡。乙酉，北江州刺史熊昙朗杀都督周文育，举兵反。王琳遣其将常众爰、曹庆率兵援余孝劼。

六月戊子，仪同侯安都败众爰等于左里，获琳从弟袭、主

帅羊睐等四十余人，众爰遁走。庚寅，庐山人斩之，传首建邺。甲午，众军凯归。

丁酉，帝不豫，遣兼太宰、尚书右仆射王通以疾告太庙，兼太宰、中书令谢哲告太社、南北郊。辛丑，帝小瘳。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。壬寅，帝素服哭于朝堂，哀甚。癸卯，上临讯狱讼。是夜，荧惑在天尊，上疾甚。丙午，帝崩于璇玑殿，时年五十七。遗诏追临川王椿入缵大业。甲寅，殡于太极殿西阶。八月甲午，群臣上谥曰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丙申，葬万安陵。

帝雄武多英略，性甚仁爱。及居阿衡，恒崇宽简。雅尚俭素，常膳不过数品。私飧曲宴，皆瓦器蚌盘，肴核庶羞，裁令充足，不为虚费。初平侯景及立敬帝，子女玉帛皆班将士。其充闾房者，衣不重采，饰无金翠，声乐不列于前。践阼之后，弥厉恭俭。故能隆功茂德，光于江左云。

世祖文皇帝讳蒨，字子华，始兴昭烈王之长子也。少沉敏，有识量，美容仪，留意经史。武帝甚爱之，常称吾家英秀。梁太清初，帝梦两日斗，一大一小，大者光灭坠地，色正黄，其大如斗，帝三分取一怀之。侯景之乱，避地临安县郭文举旧宅。及武帝举兵南下，景遣吴兴太守信都遵收帝及衡阳献王出都。帝乃密袖小刀，候见景欲图之。及至，以付郎中王翻幽守，故其事不遂。武帝围石头，景欲加害者数矣，会景败，乃得出。

起家吴兴太守。武帝之讨王僧辩也，先召帝与谋。时僧辩婿杜龔据吴兴，兵众甚盛，武帝密令帝还长城，立栅备之。龔遣将杜泰乘虚掩至，将士相视失色，帝言笑自若，部分益明，于是众心乃定。及武帝遣周文育讨龔，帝遣将军刘澄、蒋元举攻下龔。拜会稽太守。武帝受禅，立为临川王。梦梁武帝以宝刀授己。周文育、侯安都之败于沌口，武帝诏帝入总军政。寻

命率兵城南皖。永定三年六月丙午，武帝崩，皇后称遗诏征帝入纂皇统。甲寅，至自南皖，入居中书省。皇后令帝嗣膺宝策，帝辞让至于再三，公卿固请，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，大赦，诏州郡悉停奔赴。

秋七月丙辰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辛酉，以司空侯瑱为太尉，以南豫州刺史侯安都为司空，以南徐州刺史徐度为侍中、中抚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乙丑，重云殿灾。

八月庚戌，立皇子伯茂为始兴王，奉昭烈王后，徙封始兴嗣王瑛为安成王。

九月辛酉，立皇子伯宗为皇太子，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。

乙亥，立妃沈氏为皇后。

冬十月甲子，齐文宣帝殂。

十一月乙卯，王琳寇大雷，诏太尉侯瑱、司空侯安都、仪同徐度御之。

是岁，周明帝改天王称皇帝，复建年号曰武成元年。

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，大赦，改元。诏赐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人粟五斛。孝悌力田，殊行异等，加爵一级。甲寅，分遣使者宣劳四方。辛酉，祀南郊。诏赐人爵一级。

二月丙申，太尉侯瑱败王琳于梁山，败齐兵于博望，禽齐将刘伯球。王琳及其主萧庄奔齐。庚子，分遣使者赉玺书宣劳四方。乙巳，遣太尉侯瑱镇益城。庚戌，立武帝第六子昌为衡阳王。

三月丙辰，萧庄所署郢州刺史孙瑒举州内附。丁巳，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，斩贼帅熊昙朗，传首建邺。戊午，齐军弃鲁山城走，诏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守之。丙子，衡阳王昌沉于江。

夏四月丁亥，立皇子伯信为衡阳王，奉献王后。

辛丑，周明帝崩。

六月辛巳，改谥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。壬辰，诏改葬梁元帝于江宁旧茔，车旗礼章，悉用梁典，仍依魏葬汉献帝故事。甲午，追策故始兴昭烈王妃曰孝妃。辛丑，国哀周忌，上临于太极前殿，百僚陪哭。赦建邺殊死以下。

秋七月丙辰，立皇子伯山为鄱阳王。

八月壬午，齐孝昭帝废其主殷而自立。戊子，诏非兵器及国容所须，金银珠玉衣服杂玩，悉皆禁断。丁酉，幸正阳堂阅武。

九月癸丑，彗星见。乙卯，周将独孤盛领水军趣巴、湘，与贺若敦水陆俱进，太尉侯瑱自寻阳御之。

冬十月癸巳，侯瑱袭破独孤盛于杨叶洲，盛登岸筑城自保。丁酉，诏司空侯安都率众会侯瑱南拒周军。

十二月己亥，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。庚子，独孤盛潜遁走。二年春正月庚戌，大赦。辛未，周湘州城主殷亮降，湘州平。

二月庚寅，曲赦湘州诸郡。

三月乙卯，太尉、湘州刺史侯瑱薨。

夏六月己亥，齐人通好。

秋七月丙午，周将贺若敦遁归，武陵、天门、南平、义阳、河东、宜都郡悉平。

九月甲寅，诏以故太尉侯瑱、故司空周文育、故开府仪同三司杜僧明、故中护军胡颖、故领军陈拟配食武帝庙庭。

冬十月癸丑，霍州西山蛮率部内属。乙卯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十一月甲辰，齐孝昭帝殂。

十二月甲申，立始兴国庙于都下，用王者礼。以国用不足，立煮海盐赋及榷酤科。先是缙州刺史留异应王琳，丙戌，诏司

空侯安都讨之。

是岁，周武帝保定元年。

三年春正月庚戌，设帷宫于南郊，币告胡公以配天。辛亥，祀南郊，诏赐人爵一级，孝悌力田加一等。

二月，梁宣帝殂。

闰月己酉，以百济王余明为抚东大将军，高丽王高汤为宁东将军。江州刺史周迪举兵应留异。甲子，改铸五铢钱。

三月丙子，安成王瑛至自周。丁丑，以安右将军吴明彻为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督众军南讨。甲申，大赦。庚寅，司空侯安都破留异于桃枝岭，异奔晋安，东阳郡平。

夏四月癸卯，曲赦东阳郡。乙巳，齐人来聘。

秋七月己丑，皇太子纳妃王氏，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，孝悌力田为父后者，赐爵二级。

九月戊辰朔，日有蚀之。以侍中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。丁亥，周迪请降。

四年春正月丙子，干陀利国遣使朝贡。甲申，周迪走投闽州，刺史陈宝应纳之。

夏四月辛丑，设无碍大会，舍身于太极前殿。乙卯，加骠骑将军、扬州刺史安成王瑛开府仪同三司。

六月癸巳，司空侯安都赐死。

秋九月壬戌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广州刺史欧阳颢薨。癸亥，曲赦都下。辛未，周迪复寇临川，诏护军将军章昭达讨平之。

冬十二月丙申，大赦。诏昭达进军建安，讨陈宝应。

五年春三月壬午，诏以故护军将军周铁武配食武帝庙庭。

夏五月，周、齐并遣使来聘。

秋七月丁丑，曲赦都下。

九月，城西城。

冬十一月己丑，章昭达禽陈宝应、留异，送建邺，晋安郡平。甲辰，以护军将军章昭达为镇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十二月甲子，曲赦建安、晋安二郡。讨陈宝应将士死王事者，并给棺槨，送还本乡，并复其家。癸未，齐人来聘。

六年春正月甲午，皇太子加元服，王公以下，赐帛各有差，孝悌力田为父后者，赐爵一级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谷人五斛。

夏四月甲寅，以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安成王瑛为司空。

五月，齐武成帝传位于太子纬，自号太上皇帝。

六月辛酉，彗星见于上台北。周人来聘。

秋七月癸未，有大风自西南至，广百余步，激坏灵台候楼。甲申，仪贤堂无故自坏。丙戌，临川太守骆牙斩周迪，传首建邺，梟于朱雀航。

八月己卯，立皇子伯固为新安王，伯恭为晋安王，伯仁为庐陵王，伯义为江夏王。

九月，新作大航。

冬十月辛亥，齐人来聘。

十二月乙卯，立皇子伯礼为武陵王。癸亥，曲赦都下。

天康元年春二月丙子，大赦，改元。

三月己卯，以司空安成王瑛为尚书令。

夏四月乙卯，皇孙至泽生，赐在位文武帛各有差，为父后者赐爵一级。癸酉，皇帝崩于有觉殿。遗诏皇太子可即君临，山陵务存俭速，大敛竟，群臣三日一临，公除之制，率依旧典。六月甲子，群臣上谥曰文皇帝，庙号世祖。丙寅，葬永宁陵。

文帝起自布衣，知百姓疾苦，国家资用，务从俭约。妙识真伪，下不容奸。一夜内刺闺取外事分判者，前后相续。每鸡人伺漏传签于殿中者，令投签于阶石上，鎗然有声，云：“吾

虽得眠，亦令惊觉。”其自强若此云。

废帝讳伯宗，字奉业，小字药王，文帝嫡长子也。梁承圣三年五月庚寅生。永定二年二月戊辰，拜临川王世子。三年，文帝嗣位，八月庚戌，立为皇太子。自梁室乱离，东宫焚烬，太子居于永福省。

天康元年四月癸酉，文帝崩，是日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，大赦。诏内外文武各复其职，远方悉停奔赴。

五月己卯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庚寅，以司空、扬州刺史、新除尚书令安成王顼为司徒、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丁酉，以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，以镇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以吏部尚书袁枢为尚书左仆射。以吴兴太守沈钦为右仆射。

秋七月丁酉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

冬十月庚申，享太庙。

十一月乙亥，周人来吊。

十二月甲子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是岁，周天和元年。

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，尚书左仆射袁枢卒。乙亥，大赦，改元，赐孝悌力田爵一级。辛卯，祀南郊。

二月辛亥，南豫州刺史余孝顷谋反，伏诛。

三月甲午，以尚书右仆射沉钦为侍中、尚书仆射。

夏五月乙未，湘州刺史华皎不从执政，丙申，以中抚军大将军淳于量为征南大将军，总舟师讨之。

六月壬寅，以中军大将军、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，总督都下众军，自步道袭湘州。

秋七月戊申，立皇子至泽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

级，王公以下赉帛各有差。

九月丙辰，百济国遣使朝贡。是月，周将拓拔定入郢州，与华皎水陆俱进，都督淳于量、吴明彻等大破之，皎单舸奔江陵，禽定送建邺。

冬十月辛巳，曲赦湘、巴二州为皎所诬误者。

十一月甲子，中权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王冲薨。

十二月庚寅，以仪同三司兼从事中郎孔英哲为奉圣亭侯，奉孔子祀。

二年春正月己亥，司徒、安成王瑱进位太傅，领司徒，加殊礼。以新除征南大将军淳于量为中军大将军，及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吴明彻即本号并开府仪同三司。庚子，诏讨华皎军人死王事者，并给棺槨，送还本乡，仍复其家。甲子，司空徐度薨。

夏五月丙辰，太傅安成王瑱献玉玺一。

六月丁亥，彗星见。

秋七月戊申，新罗国遣使朝贡。壬戌，立皇弟伯智为永阳王，伯谋为桂阳王。

九月，林邑、狼牙修国并遣使朝贡。

冬十一月甲寅，慈训太后令曰：“伯宗昔在储宫，本无令问、及居崇极，遂聘凶淫。太傅亲承顾托，义深垣屏，而黷涂未御，翌日无淹，仍遣刘师知、殷不佞等显言排斥，阴谋祸乱，赖元相维持，但除君侧。又以余孝顷密迓京师，便相征召，宗社之灵，祆氛是灭。于是密诏华皎，称兵上流，国祚忧惶，几移丑类。又别敕欧阳纥等攻逼衡州，岭表纷纭，殊淹弦望。但贼竖皆亡，日望惩改，而悖礼忘德，情性不悛。荡主侯法喜等，太傅麾下，恒游府内，啖以深利，谋兴肘腋；又荡主孙泰等潜相连结，大有交通，天诱其衷，自然开发。此诸文迹，今以相

示，岂可复肃恭禋祀，临御生灵。今可特降为临海郡王，送还藩邸。太傅安成王，固天生德，齐圣广深，二后钟心，三灵伫眷。自前朝不豫，任总邦家，威惠相宣，刑礼兼设。且地彰灵玺，天表长彗，布新除旧，祲祥咸显。文皇知子之鉴，事甚帝尧，传弟之怀，久符太伯。今可还申旧志，崇立贤君，外宜依旧典，奉迎舆驾。”是日，帝出居别第。太建二年四月乙卯薨，时年十九。

帝性仁弱，无人君之器，及即尊位，政刑皆归冢宰，故宣太后称文帝遗志而废焉。

论曰：陈武帝以雄毅之姿，属殷忧之运，功存拯溺，道济横流，应变无方，盖惟人杰。及乎西都荡覆，江表阽危，僧辩任同伊尹，空结桐宫之恨，贞阳入假秦兵，不息穆嬴之泣。帝乘隙以举，乃蹈玄机，王业所基，始自于此，柴天改物，盖有凭云。文帝以宗枝承统，情存兢惕，加以崇尚儒术，爱悦文义，恭俭行己，勤劳济物，志度弘远，有前哲之风，至于临下明察，得永平之政矣。临海懦弱，有同于帝挚，文后虽欲不鉴殷道，盖亦其可得邪。

南史卷十

陈本纪下第十

高宗孝宣皇帝讳頊，字绍世，小字师利，始兴昭烈王第二子也。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，有赤光满室。少宽容，多智略。及长，美容仪，身長八尺三寸，垂手过膝，有勇力，善骑射。武帝平侯景，镇京口，梁元帝征武帝子侄入侍，武帝遣帝赴江陵。累官为中书侍郎。时有军主李总与帝有旧，每同游处，帝尝夜被酒，张灯而寐，总适出，寻反，乃见帝是大龙，便惊走他室。魏平江陵，迁于长安。帝貌若不慧，魏将杨忠门客张子煦见而奇之，曰：“此人虎头，当大贵也。”

永定元年，遥袭封始兴郡王。文帝嗣位，改封安成王。天嘉三年，自周还，授侍中、中书监、中卫将军，置佐史。历位司空、尚书令。废帝即位，拜司徒、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光大二年正月，进位太傅，领司徒，加殊礼，剑履上殿。十一月甲寅，慈训太后黜废帝为临海王，以帝入纒皇统。

是月，齐武成帝殂。

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，皇帝即位于太极前殿，大赦，改元。文武赐位一阶，孝悌力田及为父后者，赐爵一级，鳏寡不能自存者，人赐谷五斛。复太皇太后尊号曰皇太后。立妃柳氏为皇后，世子叔宝为皇太子。封皇子江州刺史康乐侯叔陵为始兴王，

奉昭烈王祀。乙未，谒太庙。丁酉，分命大使，观省四方风俗。以尚书仆射沈钦为左仆射，度支尚书王劼为右仆射。辛丑，祀南郊。壬寅，封皇子建安侯叔英为豫章王，丰城侯叔坚为长沙王。

二月乙亥，耕藉田。

夏五月甲午，齐人来聘。丁巳，以吏部尚书徐陵为尚书右仆射。

秋七月辛卯，皇太子纳妃沈氏，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。

冬十月，新除左卫将军欧阳纥据广州反。辛未，遣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讨之。

二年春二月癸未，章昭达禽欧阳纥送都，斩于建康市，广州平。

三月丙申，皇太后崩。丙午，曲赦广、衡二州。丁未，大赦。又诏自讨周迪、华皎以来，兵所有死亡者，并令收敛，并给棺槨，送还本乡。

夏四月乙卯，临海王伯宗薨。戊寅，皇太后祔葬于万安陵。

五月壬午，齐人来吊。

六月戊子，新罗国遣使朝贡。辛卯，大雨雹。乙巳，分遣大使巡州郡，省冤屈。

冬十一月辛酉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十二月癸巳，雷。

三年春正月癸丑，以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尚书仆射。辛酉，祀南郊。

二月辛巳，祀明堂。丁酉，耕藉田。

三月丁丑，大赦。

夏四月壬辰，齐人来聘。

五月辛亥，高丽、新罗、丹丹、天竺、盘盘等国并遣使朝

贡。

六月丁亥，江阴王萧季卿以罪免。甲辰，封东中郎长沙王府谘议参军萧彝为江阴王。

冬十月乙酉，周人来聘。

十二月壬辰，司空章昭达薨。

四年春正月丙午，以尚书仆射徐陵为左仆射，中书监王劼为右仆射。

二月乙酉，立皇子叔卿为建安王。

三月乙丑，扶南、林邑国并遣使朝贡。

夏五月癸卯，尚书右仆射王劼卒。

是月周人诛冢宰宇文护。

秋八月辛未，周人来聘。

九月庚子朔，日有蚀之。辛亥，大赦。丙寅，以故太尉徐度，仪同三司杜陵、程灵洗配食武帝庙庭；故司空章昭达配食文帝庙庭。

冬十一月己亥，地震。

是岁，周建德元年。

五年春正月癸酉，以吏部尚书沈君理为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。辛巳，祀南郊。

二月辛丑，祀明堂。乙卯夜，有白气如虹，自北方贯北斗紫宫。

三月壬午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，略地北边。丙戌，西衡州献马生角。己丑，皇孙胤生，内外文武赐帛各有差，为父后者赐爵一级。

夏六月癸亥，周人来聘。

秋九月癸未，尚书右仆射沉君理卒。壬辰晦，夜明。

冬十月己亥，以特进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。乙巳，吴明彻

克寿阳城，斩王琳，传首建邺，梟于朱雀航。

十二月壬辰，诏熊昙朗、留异、陈宝应、周迪、邓绪等及王琳首并还亲属，以弘广宥。乙巳，立皇子叔明为宜都王，叔献为河东王。

是岁，诸军略地，所在克捷。

六年春正月壬戌，赦江右淮北诸州。甲申，周人来聘。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二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。辛亥，耕藉田。

夏四月庚子，彗星见。

六月壬辰，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卒。

冬十一月乙亥，诏北边行军之所，并给复十年。

十二月戊戌，以吏部尚书王瑒为尚书右仆射。

七年春正月辛未，祀南郊。

三月辛未，诏豫、二兖、谯、徐、合、霍、南司、定九州及南豫、江、郢所部在江北诸郡，置云旗义士，往大军及诸镇备防。

夏四月丙戌，有星孛于大角。庚寅，监豫州陈桃根献青牛，诏以还百姓。乙未，桃根又上织成罗纹锦被表各二，诏于云龙门外焚之。壬子，郢州献瑞钟六。

六月丙戌，诏为北行将士死王事者，克日举哀。壬辰，以尚书右仆射王瑒为尚书仆射。己酉，改作云龙、神兽门。

秋八月癸卯，周人来聘。

闰九月壬辰，都督吴明彻大破齐军于吕梁。是月，甘露频降乐游苑。丁未，舆驾幸苑采甘露，宴群臣，诏于苑龙舟山立甘露亭。

冬十月己巳，立皇子叔齐为新蔡王，叔文为晋熙王。

十二月壬戌，以尚书仆射王瑒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陆缮为

右仆射。甲子，南康郡献瑞钟一。

八年春二月壬申，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。

夏五月庚寅，尚书左仆射王瑒卒。

六月甲寅，以尚书右仆射陆缮为左仆射，新除晋陵太守王克为右仆射。

秋九月戊戌，立皇子叔彪为淮南王。

九年春正月乙亥，齐主传位于其太子恒，自号太上皇。

是月，周灭齐。

二月壬子，耕藉田。

秋七月己卯，百济国遣使朝贡。庚辰，大雨，震万安陵华表。己丑，震慧日寺刹及瓦官寺重门，一女子震死。

冬十月戊午，司空吴明彻破周将梁士彦于吕梁。

十二月戊申，东宫成，皇太子移于新宫。

十年春二月甲子，周军救梁士彦，大败司空吴明彻于吕梁，及将卒皆见囚俘不反。

三月辛未，震武库。丙子，分命众军以备周。乙酉，大赦。

夏四月庚戌，诏絙在军者，并赐爵二级。又诏御府堂署所营造，礼乐仪服军器之外，悉皆停息。掖庭常供，王侯妃主诸有奉恤者，并各量减。庚申，大雨雹。

六月丁酉，周武帝崩。

闰六月丁卯，大雨，震大皇寺刹、庄严寺露盘、重阳阁东楼、千秋门内槐树及鸿胪府门。

秋七月戊戌，新罗国遣使朝贡。

八月戊寅，陨霜杀稻菽。

九月乙巳，立方明坛于娄湖。戊申，以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兼王官伯，临盟。甲寅，幸娄湖，临誓众。乙卯，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，以上下相警。

冬十月戊子，以尚书左仆射陆缮为尚书仆射。

十二月乙亥，合州庐江蛮田伯兴出寇枳阳，刺史鲁广达讨平之。

是岁，周宣政元年。

十一年春正月丁酉，南兖州言龙见。

二月癸亥，耕藉田。

秋七月辛卯，初用大货六铢钱。

八月丁卯，幸大壮观阅武。

冬十月甲戌，以尚书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，以祠部尚书晋安王伯恭为右仆射。十一月辛卯，大赦。戊戌，周将梁士彦围寿阳，克之。辛亥，又克霍州。癸丑，以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大都督，总督水步众军。

十二月乙丑，南、北兖、晋三州及盱眙、山阳、阳平、马头、秦、历阳、沛、北谯、南梁等九郡民并自拔向建邺。周又克谯、北徐二州。自是淮南之地，尽归于周矣。己巳，诏非军国所须，多所减损，归于俭约。

是岁，周宣帝大象元年。

十二年夏四月癸亥，尚书左仆射陆缮卒。己卯，大雩。壬午，雨。

五月癸巳，以尚书右仆射晋安王伯恭为尚书仆射。己酉，周宣帝崩。

六月壬戌，大风，吹坏皋门中闕。

秋八月己未，周郟州总管司马消难以所统九州八镇之地来降。诏因以消难为大都督，加司空，封随郡公。庚申，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、汉诸军事。遣南豫州刺史任忠率众趋历阳，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，趋南兖州。戊辰，以司空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。庚午，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。

癸酉，智武将军鲁广达克郭默城。甲戌，大雨霖。丙子，淳于陵克佑州城。

九月癸未，周临江太守刘显光率众来降。是夜，天东南有声，如风水相激，三夜乃止。丁亥，周将王延贵率众援历阳，任忠击破之，禽延贵等。己酉，周广陵义军主曹药率众来降。

冬十月癸丑，大雨，震电。

十二月庚辰，南徐州刺史河东王叔献薨。

十三年春正月壬午，以中权将军、护军将军鄱阳王伯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以尚书仆射晋安王伯恭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袁宪为右仆射。

二月乙亥，耕藉田。

秋九月癸亥夜，大风从西北来，发屋拔树，大雨雹。

冬十月壬寅，丹丹国遣使朝贡。

十二月辛巳，彗星见西南。

是岁，周静帝大定元年，逊位于隋文帝，改元开皇元年。

十四年春正月己酉，上弗豫。甲寅，崩于宣福殿，时年五十三。遗诏：“凡厥终制，事从省约，金银之饰，不以入圻，明器皆用瓦。以日易月及公除之制，悉依旧准。在位百司，三日一临。四方州镇，五等诸侯，各守所职，并停奔赴。”二月辛卯，群臣上谥曰孝宣皇帝，庙号高宗。癸巳，葬显宁陵。

帝之在田，本有恢弘之度，及居尊位，实允天人之属。于时国步初弭，创痍未复，淮南之地，并入于齐。帝志复旧境，意反侵地，强弱之形，理则县绝，犯斯不韪，适足为禽。及周兵灭齐，乘胜而举，略地还至江际，自此惧矣。既而修饰都城，为扞御之备，获铭云：“二百年后，当有痴人修破吾城者。”时莫测所从云。

后主讳叔宝，字符秀，小字黄奴，宣帝嫡长子也。梁承圣

二年十一月戊寅，生于江陵。明年，魏平江陵，宣帝迁于长安，留后主于穰城。天嘉三年，归建邺，立为安成王世子。光大二年，累迁侍中。

太建元年正月甲午，立为皇太子。十四年正月甲寅，宣帝崩。乙卯，始兴王叔陵构逆伏诛。丁巳，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，大赦，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为父后者，并赐爵一级，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，赐谷人五斛、帛二匹。癸亥，以侍中、丹阳尹、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。乙丑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丁卯，立皇弟叔重为始兴王，奉昭烈王祀。己巳，立妃沈氏为皇后。辛未，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，叔慎为岳阳王，叔达为义阳王，叔熊为巴山王，叔虞为武昌王。甲戌，设无碍大会于太极前殿。

三月癸亥，诏内外众官九品以上，各荐一人。又诏求忠说，无所隐讳。己巳，以新除翊左将军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。

夏四月丙申，立皇子永康公胤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，王公以下赉帛各有差。庚子，诏：“镂金银薄、庶物化生、土木人、彩华之属，及布帛短狭轻疏者，并伤财废业，尤成蠹患。又僧尼道士，挟邪左道，不依经律，人间淫祀祆书诸珍怪事，详为条制，并皆禁绝。”

秋七月辛未，大赦。是月，自建邺至荆州，江水色赤如血。

八月癸未，天有声如风水相激。乙酉夜，又如之。

九月丙午，设无碍大会于太极前殿，舍身及乘舆御服，大赦。辛亥夜，天东北有声如虫飞，渐移西北。丙寅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司空，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

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，大赦，改元。以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为中卫大将军；以司空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

司、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；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司马消难进号车骑将军。癸卯，立皇子深为始安王。

秋八月丁卯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为司空。

九月丁巳，天东南有声如虫飞。

冬十一月丁酉，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，叔敖为临贺王，叔宣为阳山王，叔穆为西阳王，叔俭为南安王，叔澄为南郡王，叔兴为沅陵王，叔韶为岳山王，叔纯为新兴王。

十二月丙辰，头之国遣使朝贡。司空、长沙王叔坚有罪免。戊午夜，天开，自西北至东南，其内有青黄杂色，隆隆若雷声。

二年春正月丁卯，分遣大使，巡省风俗。癸巳，大赦。

夏五月戊子，以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。

秋七月壬午，皇太子加元服，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。孝悌力田为父后者，赐爵一级；鰥寡癯老不能自存者，人谷五斛。

冬十一月丙寅，大赦。是月，盘盘、百济国并遣使朝贡。

三年春正月戊午朔，日有蚀之。庚午，镇左将军长沙王叔坚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

三月辛酉，前丰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。

夏四月庚戌，丰州义军主陈景详斩大宝，传首建邺。

冬十月己丑，丹丹国遣使朝贡。

十一月己未，诏修复仲尼庙。辛巳，幸长干寺，大赦。

十二月癸卯，高丽国遣使朝贡。

是岁，梁明帝殂。

四年春正月甲寅，诏王公以下各荐所知，无隔舆阜。

二月丙申，立皇弟叔谔为巴东王，叔显为临江王，叔坦为新会王，叔隆为新宁王。

夏五月丁巳，立皇子庄为会稽王。

秋九月甲午，幸玄武湖，肄舳舻阅武。丁未，百济国遣使朝贡。

冬十月癸亥，以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，吏部尚书谢侑为尚书仆射。

十一月己卯，大赦。

祯明元年春正月戊寅，大赦，改元。乙未，地震。

秋九月庚寅，梁太傅安平王萧岩、荆州刺史萧瓛，遣其都官尚书沈君公诣荆州刺史陈慧纪请降。辛卯，岩等帅其文武官男女济江。甲午，大赦。

冬十一月丙子，以萧岩为平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。丁亥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为兼司徒。

十二月丙辰，以前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镇卫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二年春正月辛巳，立皇子恮为东阳王，恬为钱唐王。

夏四月戊申，有群鼠无数，自蔡洲岸入石头，渡淮至于青塘两岸，数日自死，随流出江。是月，郢州南浦水黑如墨。

五月甲午，东冶铸铁，有物赤色，大如数升，自天坠镕所，有声隆隆如雷，铁飞出墙外，烧人家。

六月戊戌，扶南国遣使朝贡。庚子，废皇太子胤为吴兴王，立扬州刺史始安王深为皇太子。辛丑，以太子詹事袁宪为尚书仆射。丁巳，大风自西北激涛水入石头城，淮渚暴溢，漂没舟乘。

冬十月己亥，立皇子藩为吴王。己酉，幸莫府山，大校猎。

十一月丁卯，诏克日于大政殿讯狱。丙子，立皇弟叔荣为新昌王，叔匡为太原王。

初隋文帝受周禅，甚敦邻好，宣帝尚不禁侵掠。太建末，隋兵大举，闻宣帝崩，乃命班师，遣使赴吊，修敌国之礼，书称姓名顿首。而后主益骄，书末云：“想彼统内如宜，此宇宙清泰。”隋文帝不说，以示朝臣。清河公杨素以为主辱，再拜请罪，及襄邑公贺若弼并奋求致讨。后副使袁彦聘隋，窃图隋文帝状以归，后主见之，大骇曰：“吾不欲见此人。”每遣间谍，隋文帝皆给衣马，礼遣以归。

后主愈骄，不虞外难，荒于酒色，不恤政事，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，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。常使张贵妃、孔贵人等八人夹坐，江总、孔范等十人预宴，号曰“狎客”。先令八妇人襞采笺，制五言诗，十客一时继和，迟则罚酒。君臣酣饮，从夕达旦，以此为常。而盛修宫室，无时休止。税江税市，征取百端。刑罚酷滥，牢狱常满。

覆舟山及蒋山柏林，冬月常多采醴，后主以为甘露之瑞。前后灾异甚多。有神自称老子，游于都下，与人对语而不见形，言吉凶多验，得酒辄酌之，经三四年乃去。船下有声云“明年乱”。视之，得婴儿长三尺而无头。蒋山众鸟鼓两翼以拊膺，曰“奈何帝！奈何帝！”又建邺城无故自坏。青龙出建阳门，井涌雾，赤地生黑白毛，大风拔朱雀门，临平湖草旧塞，忽然自通。后主又梦黄衣人围城，乃尽去绕城橘树。又见大蛇中分，首尾各走。夜中索饮，忽变为血。有血沾阶至于坐床头而火起。有狐入其床下，捕之不见。以为袄，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。于郭内大皇佛寺起七层塔，未毕，火从中起，飞至石头，烧死者甚众。又采木湘州，拟造正寝，筏至牛渚矶，尽没水中，既而渔人见筏浮于海上。起齐云观，国人歌曰：“齐云观，寇来无际畔。”始北齐末，诸省官人多称省主，未几而灭。至是举朝亦有此称，识者以为省主，主将见省之兆。

隋文帝谓仆射高颎曰：“我为百姓父母，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？”命大作战船。人请密之，隋文帝曰：“吾将显行天诛，何密之有！使投柿于江，若彼能改，吾又何求。”及纳梁萧瓛、萧岩，隋文愈忿，以晋王广为元帅，督八十总管致讨。乃送玺书，暴后主二十恶。又散写诏书，书三十万纸，遍喻江外。

诸军既下，江滨镇戍相继奏闻。新除湘州刺史施文庆、中书舍人沉客卿掌机密，并抑而不言。

初萧岩、萧瓛之至也，德教学士沈君道梦殿前长人，朱衣武冠，头出栏上，攘臂怒曰：“那忽受叛萧误人事。”后主闻之，忌二萧，故远散其众，以岩为东扬州刺史，瓛为吴州刺史。使领军任忠出守吴兴郡，以襟带二州。使南平王嶷镇江州，永嘉王彦镇南徐州。寻召二王赴期明年元会，命缘江诸防船舰，悉从二王还都为威势，以示梁人之来者，由是江中无一斗船。上流诸州兵，皆阻杨素军不得至。都下甲士尚十余万人。及闻隋军临江，后主曰：“王气在此，齐兵三度来，周兵再度至，无不摧没。虏今来者必自败。”孔范亦言无渡江理。但奏伎纵酒，作诗不辍。

三年春正月乙丑朔，朝会，大雾四塞，人人鼻皆辛酸。后主昏睡，至晡时乃罢。是日，隋将贺若弼自北道广陵济，韩擒趋横江济，分兵晨袭采石，取之。进拔姑孰，次于新林。时弼攻下京口，缘江诸戍望风尽走，弼分兵断曲阿之冲而入。丙寅，采石戍主徐子建至告变。戊辰，乃下诏曰：“犬羊陵纵，侵窃郊畿，蜂蚕有毒，宜时扫定，朕当亲御六师，廓清八表，内外并可戒严。”于是以萧摩诃为皇畿大都督，樊猛为上流大都督，樊毅为下流大都督，司马消难、施文庆并为大监军，重立赏格，分兵镇守要害，僧尼道士尽皆执役。

庚午，贺若弼攻陷南徐州。辛未，韩擒又陷南豫州。隋军南北道并进。辛巳，贺若弼进军钟山，顿白土冈之东南，众军败绩。弼乘胜进军宫城，烧北掖门。是时，韩擒率众自新林至石子冈，镇东大将军任忠出降擒，仍引擒经朱雀航趣宫城，自南掖门入。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，唯尚书仆射袁宪、后舍人夏侯公韵侍侧。宪劝端坐殿上，正色以待之。后主曰：“锋刃之下，未可及当，吾自有计。”乃逃于井。二人苦谏不从，以身蔽井，后主与争久之方得入。沈后居处如常。太子深年十五，闭合而坐，舍人孔伯鱼侍焉。戌土叩合而入，深安坐劳之曰：“戎旅在涂，不至劳也。”既而军人窥井而呼之，后主不应。欲下石，乃闻叫声。以绳引之，惊其太重，及出，乃与张贵妃、孔贵人三人同乘而上。隋文帝闻之大惊。开府鲍宏曰：“东井上于天文为秦，今王都所在，投井其天意邪。”先是江东谣多唱王献之桃叶辞，云：“桃叶复桃叶，度江不用炬，但度无所苦，我自接迎汝。”及晋王广军于六合镇，其山名桃叶，果乘陈船而度。丙戌，晋王广入据台城，送后主于东宫。

三月己巳，后主与王公百司，同发自建邺，之长安。隋文帝权分京城人宅以俟，内外修整，遣使迎劳之，陈人讴咏，忘其亡焉。使还奏言：“自后主以下，大小在路，五百里累累不绝。”隋文帝嗟叹曰：“一至于此。”及至京师，列陈之舆服器物于庭，引后主于前，及前后二太子、诸父诸弟众子之为王者，凡二十八人；司空司马消难、尚书令江总、仆射袁宪、骠骑萧摩诃、护军樊毅、中领军鲁广达、镇军将军任忠、吏部尚书姚察、侍中中书令蔡征、左卫将军樊猛，自尚书郎以上二百余人，文帝使纳言宣诏劳之。次使内史令宣诏让后主，后主伏地屏息不能对，乃见宥。隋文帝诏陈武、文、宣三帝陵，总给五户分守之。

初，武帝始即位，其夜奉朝请史普直宿省，梦有人自天而下，导从数十，至太极殿前，北面执玉策金字曰：“陈氏五帝三十二年。”及后主在东宫时，有妇人突入，唱曰“毕国主”。有鸟一足，集其殿庭，以嘴画地成文，曰：“独足上高台，盛草变为灰，欲知我家处，朱门当水开。”解者以为独足盖指后主独行无众，盛草言荒秽，隋承火运，草得火而灰。及至京师，与其家属馆于都水台，所谓上高台当水也。其言皆验。或言后主名叔宝，反语为“少福”，亦败亡之征云。

既见宥，隋文帝给赐甚厚，数得引见，班同三品。每预宴，恐致伤心，为不奏吴音。后监守者奏言：“叔宝云，‘既无秩位，每预朝集，愿得一官号’。”隋文帝曰：“叔宝全无心肝。”监者又言：“叔宝常耽醉，罕有醒时。”隋文帝使节其酒，既而曰：“任其性；不尔，何以过日。”未几，帝又问监者叔宝所嗜。对曰：“嗜驴肉。”问饮酒多少？对曰：“与其子弟日饮一石。”隋文帝大惊。及从东巡，登芒山，侍饮，赋诗曰：“日月光天德，山川壮帝居，太平无以报，愿上东封书。”并表请封禅，隋文帝优诏谦让不许。后从至仁寿宫，常侍宴，及出，隋文帝目之曰：“此败岂不由酒；将作诗功夫，何如思安时事。当贺若弼度京口，彼人密启告急，叔宝为饮酒，遂不省之。高颎至日，犹见启在床下，未开封。此亦是可笑，盖天亡也。昔苻氏所征得国，皆荣贵其主。苟欲求名，不知违天命，与之官，乃违天也。”

隋文帝以陈氏子弟既多，恐京下为过，皆分置诸州县，每岁赐以衣服以安全之。

后主以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，终于洛阳，时年五十二。赠大将军，封长城县公，谥曰炀。葬河南洛阳之芒山。

论曰：陈宣帝器度弘厚，有人君之量。文帝知冢嗣仁弱，

早存太伯之心，及乎弗念，咸已委托矣。至于纘业之后，拓土开疆，盖德不逮文，智不及武，志大不已，晚致吕梁之败，江左日蹙，抑此之由也。后主因削弱之余，钟灭亡之运，刑政不树，加以荒淫。夫以三代之隆，历世数十，及其亡也，皆败于妇人。况以区区之陈，外邻明德，覆车之迹，尚且追踪叔季，其获支数年，亦为幸也。虽忠义感慨，致恸井隅，何救麦秀之深悲，适足取笑乎千祀。嗟乎！始梁末童谣云：“可怜巴马子，一日行千里。不见马上郎，但见黄尘起。黄尘污人衣，阜萁相料理。”及僧辩灭，群臣以谣言奏闻，曰：僧辩本乘巴马以击侯景，马上郎，王字也，尘谓陈也；而不解阜萁之谓。既而陈灭于隋，说者以为江东谓羴羊角为阜萁，隋氏姓杨，杨，羊也，言终灭于隋。然则兴亡之兆，盖有数云。

南史卷十一

列传第一 后妃上

宋孝穆赵皇后 孝懿萧皇后 武敬臧皇后 武张夫人 文章胡太后 少帝司马皇后 文元袁皇后 孝武昭路太后 明宣沈太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 前废帝何皇后 明恭王皇后 后废帝陈太妃 后废帝江皇后 顺陈太妃 顺谢皇后 齐宣孝陈皇后 高昭刘皇后 武穆裴皇后 文安王皇后 郁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敬刘皇后 东昏褚皇后 和王皇后

六宫位号，前史代有不同。

晋武帝采汉魏之制，置贵嫔、夫人、贵人，是为三夫人，位视三公；淑妃、淑媛、淑仪、修华、修容、修仪、婕妤、容华、充华，是为九嫔，位视九卿；其余有美人、才人、中才人，爵视千石以下。宋武帝省二才人，其余仍用晋制。案贵嫔，魏文帝所制。夫人，魏武初建魏国所制。贵人，汉光武所制。淑妃，魏明帝所制。淑媛，魏文帝所制。淑仪、修华，晋武帝所制。修容，魏文帝所制。修仪，魏明帝所制。婕妤、容华，前汉旧号。充华，晋武帝所制。美人，汉光武所制。及孝武孝建三年，省夫人；置贵妃，位比相国，进贵嫔比丞相，贵人比三司，以为三夫人，又置昭仪、昭容、昭华，以代修华、修仪、修容。又置中才人、充衣，以为散位。案昭仪，汉元帝所制。昭容，孝武所制。昭华，魏明帝所制。中才人，晋武帝所制。充

衣，前汉旧制。

及明帝泰始二年，省淑妃、昭华、中才人、充衣，复置修华、修仪、修容、才人、良人；三年，又省贵人，置贵姬，以备三夫人之数；又置昭华，增淑容、承徽、列荣；以淑媛、淑仪、淑容、昭华、昭仪、昭容、修华、修仪、修容为九嫔；婕妤、容华、充华、承徽、列荣：凡五职，亚九嫔；美人、才人、良人三职为散役。其后，帝留心后房，拟百官，备置内职焉。

及齐高帝建元元年，有司奏置贵嫔、夫人、贵人为三夫人，修华、修仪、修容、淑妃、淑媛、淑仪、婕妤、容华、充华为九嫔，美人、中才人、才人为散职。三年，太子宫置三内职：良娣比开国侯，保林比五等侯，才人比驸马都尉。及永明元年，有司奏贵妃、淑妃并加金章紫绶；佩于真玉；淑妃旧拟九棘，以淑为温恭之称，妃为亚后之名，进同贵妃，以比三司；夫人之号，不殊蕃国；降淑媛以比九卿。七年，复置昭容，位在九嫔焉。

梁武拨乱反正，深鉴奢逸，配德早终，长秋旷位。定令制贵妃、贵嫔、贵姬为三夫人；淑媛、淑仪、淑容、昭华、昭仪、昭容、修华、修仪、修容为九嫔；婕妤、容华、充华、承徽、列荣为五职；美人、才人、良人为三职。东宫置良娣、保林为二职。及简文、元帝出自储蓄，或迫在拘繫，或逼于寇乱；且妃并先殂，更不建椒闈。

陈武光膺天历，以朴素自居，故后宫员位，其数多阙。文帝天嘉之后，诏宫职备员。其所制立，无改梁旧。编之令文，以为后法。然帝性恭俭，而嫔嬙不备，宣帝、后主，无所改作。今总缀缉，以立此篇云。

宋孝穆赵皇后讳安宗，下邳僮人也。父裔，平原太守。后以晋穆帝升平四年嫔于孝皇帝，以产武帝，殁于丹徒官舍，葬

晋陵丹徒县东乡练壁里雩山。宋初追崇号谥，陵曰兴宁。永初二年，有司奏追赠裔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；裔命妇孙氏封豫章郡建昌县君。其年，又追封裔临贺县侯。裔子伦之自有传。

孝懿萧皇后讳文寿，兰陵人也。父卓字子略，洮阳令。后为孝皇帝继室，生长沙景王道怜、临川烈武王道规。义熙七年，拜豫章公太夫人，武帝为宋公、宋王，又加太妃、太后之号。帝践阼，尊曰皇太后，居宣训宫。上以恭孝为行，奉太后素谨，及即大位，春秋已高，每旦朝太后，未尝失时刻。少帝即位，加崇曰太皇太后。景平元年，崩于显阳殿，年八十一。遗令：“汉世帝后，陵皆异处。今可于茔域之内别为一圻，一遵往式。”乃开别圻，与兴宁合坟。初，武帝微时，贫约过甚，孝皇之殂，葬礼多阙。帝遗旨：“太后百岁后不须祔葬。”至是故称后遗令云。

卓初与赵裔俱赠金紫光禄大夫，又追封封阳县侯。妻下邳赵氏封吴郡寿昌县君。卓子源之袭爵，源之见子思话传。

武敬臧皇后讳爱亲，东莞人也。祖汪，尚书郎，父隼，郡功曹。后适武帝，生会稽宣长公主兴弟。帝以俭正率下，后恭谨不违。义熙四年正月甲子，殂于东城，追赠豫章公夫人，还葬丹徒。帝临崩，遗诏留葬建邺。于是备法驾迎梓宫，祔葬初宁陵。宋初追赠隼金紫光禄大夫，妻高密叔孙氏迁陵永平乡君。隼子焘、熹，并自有传。

武帝张夫人，讳闕，不知何许人也。生少帝及义兴恭长公主惠媛。永初元年拜夫人。少帝即位，有司奏上尊号为皇太后，宫曰永乐。少帝废，太后还玺绂，随居吴郡。文帝元嘉元年，拜营阳国太妃，二年薨。

文章胡太后讳道安，淮南人也。义熙初，武帝所纳。文帝生五年，被谴赐死，葬丹徒。武帝践阼，追赠婕妤。文帝即位，

有司奏上尊号曰章皇太后，陵曰熙宁，立庙建邺。

少帝司马皇后讳茂英，晋恭帝女也。初封海盐公主，少帝以公子尚焉。宋初拜皇太子妃，少帝即位，为皇后。元嘉元年，降为营阳王妃，又为南丰王太妃。十六年薨。

文元袁皇后讳齐妣，陈郡阳夏人，左光禄大夫湛之庶女也。母本卑贱，后年至六岁方见举。后适文帝，初拜宜都王妃，生子劭、东阳献公主英娥。上待后恩礼甚笃，袁氏贫薄，后每就上求钱帛以贍之。上性俭，所得不过五三万、五三十匹。后潘淑妃有宠，爱倾后宫，咸言所求无不得。后闻之，未知信否，乃因潘求三十万钱与家，以观上意，宿昔便得。因此恚恨称疾，不复见上，遂愤恚成疾。元嘉十七年疾笃，上执手流涕，问所欲言。后视上良久，乃引被覆面，崩于显阳殿。上甚悼痛之，诏前永嘉太守颜延之为哀策，文甚丽。及奏，上自益“抚存悼亡，感今怀昔”八字以致意焉。有司奏谥宣皇后，诏谥曰元。

初，后生劭，自详视之，使驰白帝：“此儿形貌异常，必破国亡家，不可举。”便欲杀之。文帝狼狈至后殿户外，手掇幔禁之乃止。

后亡后，常有小小灵应。明帝所生沈美人尝以非罪见责，应赐死，从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。此殿有五间，自后崩后常闭。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：“今日无罪就死，先后若有灵当知之。”殿户应声豁然开，职掌者遽白文帝，惊往视之，美人乃得释。

大明五年，孝武乃诏追后之所生外祖亲王夫人为豫章郡新淦平乐乡君，又诏赵、萧、臧光禄、袁敬公、平乐乡君墓，先未给茔户，各给蛮户三以供洒扫。后公湛之自有传。

潘淑妃者，本以貌进，始未见赏。帝好乘羊车经诸房，淑妃每庄饰褰帷以候，并密令左右以咸水洒地。帝每至户，羊辄

舐地不去。帝曰：“羊乃为汝徘徊，况于人乎。”于此爱倾后宫。

孝武昭路太后讳惠男，丹阳建康人也。以色貌选入后宫，生孝武帝，拜为淑媛。及年长，无宠，常随孝武出蕃。孝武即位，有司奏奉尊号曰太后，宫曰崇宪。太后居显阳殿，上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，有所御幸，或留止太后房内，故人间咸有丑声。宫掖事秘，亦莫能辨也。

孝建二年，追赠太后父兴之散骑常侍，兴之妻余杭县广昌乡君。大明四年，太后弟子抚军参军琮之上表自陈。有司承旨，奏赠琮之父道庆给事中，琮之及弟休之、茂之并居显职。太后颇豫政事，赐与琮之等财物，家累千金，居处器服与帝子相侔。大明五年，太后随上巡南豫州，妃主以下并从。废帝立，号太皇太后。明帝践阼，号崇宪太后。

初，明帝少失所生，为太后所摄养，抚爱甚笃。及即位，供奉礼仪，不异旧日。有司奏宜别居外宫，诏欲亲奉晨昏，尽欢闺禁，不如所奏。及闻义嘉难作，太后心幸之，延上饮酒，置毒以进。侍者引上衣，上寤，起以其卮上寿。是日太后崩，秘之，丧事如礼。迁殡东宫，题曰崇宪宫。又诏述太后恩慈，特齐衰三月，以申追远。谥曰昭皇太后，葬孝武陵东南，号曰修宁陵。

先是，晋安王子勔未平，巫者谓宜开昭太后陵，毁去梓宫以厌胜。修复仓卒，不得如礼。上性忌，虑将来致灾，泰始四年夏，诏有司曰：“崇宪昭太后修宁陵地，大明之世，久所考卜。前岁遭诸蕃之难，礼从权宜，未暇营改，而茔隧之所，山原卑陋，可式遵旧典，以礼改创。”有司奏请“修宁陵玄宫补葺毁坏，权施油殿，暂出梓宫，事毕即窆”。诏可。

废帝景和中，又追赠兴之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孝侯。

道庆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敬侯。道庆女为皇后，以休之为侍中。

明宣沈太后讳容姬，不知何许人也。为文帝美人，生明帝，拜婕妤。元嘉三十年卒，葬建康之莫府山。孝武即位，追赠湘东国太妃。明帝即位，有司奏上尊号为皇太后，谥曰宣，陵号崇宁。

孝武文穆王皇后讳宪嫔，琅邪临沂人也。元嘉二十年，拜武陵王妃，生废帝、豫章王子尚、山阴公主楚玉、临淮康哀公主楚佩、皇女楚琇、康乐公主修明。孝武在蕃，后甚宠异，及即位为皇后焉。

大明四年，后率六宫躬桑于西郊，皇太后观礼，妃主以下并加班锡。废帝即位，尊曰皇太后，宫曰永训。其年崩于含章殿，祔葬景宁陵。父偃别有传。

殷淑仪，南郡王义宣女也。丽色巧笑。义宣败后，帝密取之，宠冠后宫。假姓殷氏，左右宣泄者多死，故当时莫知所出。及薨，帝常思见之，遂为通替棺，欲见辄引替睹尸，如此积日，形色不异。追赠贵妃，谥曰宣。及葬，给辚辘车、虎贲、班剑。銮辂九旒、黄屋左纛、前后部羽葆、鼓吹，上自于南掖门临，过丧车，悲不自胜，左右莫不掩泣。上痛爱不已，精神罔罔，颇废政事。每寝，先于灵床酌奠酒饮之，既而恸哭不能自反。又讽有司奏曰：“据春秋，仲子非鲁惠公元嫡，尚得考别宫。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，理应创新。”乃立别庙于都下。

时有巫者能见鬼，说帝言贵妃可致。帝大喜，令召之。有少顷，果于帷中见形如平生。帝欲与之言，默然不对。将执手，奄然便歇，帝尤哽恨，于是拟李夫人赋以寄意焉。谢庄作哀策文奏之，帝卧览读，起坐流涕曰：“不谓当今复有此才。”都下传写，纸墨为之贵。或云，贵妃是殷琰家人入义宣家，义宣

败入宫云。

前废帝何皇后讳令婉，庐江灊人也。孝建三年，纳为皇太子妃。大明五年，薨于东宫徽光殿，谥曰献妃。废帝即位，追崇曰献皇后。明帝践阼，迁后与废帝合葬龙山北。

后父瑀字幼玉，晋尚书左仆射澄曾孙也。瑀尚武帝少女豫章康长公主讳次男。公主先适徐乔，美容色，聪敏有智数。文帝世，礼待特隆。瑀豪竞于时，与平昌孟灵休、东海何勛等并以舆马相尚。公主与瑀情爱隆密，何氏疏戚莫不沾被恩礼。瑀位右卫将军，公主薨，瑀墓开，孝武追赠瑀金紫光禄大夫。

子迈尚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讳英媚。迈少以贵戚居显官，好犬马驰逐，多聚才力士，位南济阴太守。废帝纳公主于后宫，伪言薨殒，杀一婢送出迈第，殡葬行丧礼，常疑迈有异图。迈亦招聚同志，欲因行废立，事觉见诛。明帝即位，追封建宁县侯。

瑀兄子衍性躁动，位黄门郎，拜竟，求司徒司马；得司马，复求太子右率；拜一二日，复求侍中。旬日之间，求进无已。不得侍中，以怨詈赐死。

明恭王皇后讳贞风，琅邪临沂人也。初拜淮阳王妃，明帝改封，又为湘东王妃。生晋陵长公主伯姁、建安长公主伯媛。明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上尝宫内大集，而裸妇人观之，以为欢笑。后以扇鄣面，独无所言。帝怒曰：“外舍家寒乞，今共作笑乐，何独不视。”后曰：“为乐之事，其方自多；岂有姑姊妹集聚，而裸妇人形体，以此为乐。外舍为欢适，与此不同。”帝大怒，令后起。后兄扬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语从舅陈郡谢绰曰：“后在家为僮弱妇人，不知今段遂能刚正如此。”

废帝即位，尊为皇太后，宫曰弘训。废帝失德，太后每加勸警，始犹见顺，后狂慝稍甚。太后尝赐帝玉柄毛扇，帝嫌毛

扇不华，因此欲加酖害，令太医煮药。左右止之曰：“若行此事，官便作孝子，岂得出入狡狴。”帝曰：“汝语大有理。”乃止。顺帝即位，齐高帝执权，宗室刘晃、刘綽、卜伯兴等有异志，太后颇与相关。顺帝禅位，太后与帝逊于东邸，因迁居丹阳宫，拜汝阴王太妃。顺帝殂于丹阳，更立第都下。建元元年，薨于第，追加谥，葬以宋礼。后父僧朗，别有传。

后废帝陈太妃讳妙登，丹阳建康屠家女也。孝武尝使尉司采访人间子女有姿色者，太妃家在建康县，居有草屋两三间。上出行，问尉曰：“御道那得此草屋，当由家贫。”赐钱三万，令起瓦屋。尉自送钱与之，家人并行，唯太妃在家，时年十二三。尉见其美，即以白孝武，于是迎入宫，在路太后房内。经二年再呼不见幸，太后因言于上，以赐明帝。始有宠，一年衰歇，以赐李道儿。寻又迎还，生废帝。先是人间言明帝不男，故皆呼废帝为李氏子。废帝后每微行，自称李将军，或自谓李统。明帝即位，拜贵妃，秩同皇太子。废帝践阼，有司奏上尊号曰皇太妃，舆服一如晋孝武李太妃故事。宫曰弘化，置家令一人，改诸国太妃曰太姬。升明初，降为苍梧王太妃。

后废帝江皇后讳简珪，济阳考城人也。泰始五年，明帝访太子妃而雅信小数，名家女多不合。江氏虽为华族，而后父祖并已亡，弟又弱小，以卜筮吉，故为太子纳之。六年，拜皇太子妃，讽朝士州郡皆令献物，多者将直百金。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书，其外无余物。上大怒，封药赐死，既而原之。太子即帝位，立为皇后。帝既废，降后为苍梧王妃。祖智深自有传。

顺陈太妃讳法容，丹阳建康人也。明帝素肥，晚年废疾不能内御，诸弟姬人有怀孕者，辄取以入宫。及生男，皆杀其母，而与六宫所爱者养之。顺帝，桂阳王休范子也，以陈昭华为母。明帝崩，昭华拜安成王太妃。顺帝即位，进为皇太妃。顺帝禅

位，去皇存太妃之号。

顺谢皇后讳梵境，陈郡阳夏人。右光禄大夫庄之孙也。父扬，车骑功曹。升明二年，立为皇后。顺帝禅位，降为汝阴王妃。祖庄自有传。

齐宣孝陈皇后讳道止，临淮东阳人，魏司徒矫之后也。后家贫，少勤织作，家人矜其劳，或止之，后终不改。嫁于宣帝。宣帝庶生子衡阳元王道度、始安贞王道生，后生高帝。高帝年二岁，乳人乏乳，后梦人以两瓯麻粥与之，觉而乳惊，因此丰足。宣帝从任在外，后常留家，有相者谓后曰：“夫人有贵子而不见之。”后叹曰：“我三子，谁当应之？”呼高帝小字曰：“政应是汝耳。”

宣帝殂后，后亲执勤，婢使有过，皆恕而不问。高帝虽从宦，而家业本贫，为建康令时，明帝等冬月犹无缣纩，而奉膳甚厚，后每撤去兼肉，曰：“于我过足矣。”殂于县舍。升明二年，追赠竟陵公国太夫人。齐国建，为齐国太妃，并蜜印、画青绶，祠以太牢。建元元年，追尊孝皇后。赠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敬侯，后母胡氏为永昌县靖君。

永明九年，诏太庙四时祭，宣皇帝荐起面饼鸭膾，孝皇后荐笋鸭卵脯酱炙白肉，高皇帝荐肉脍菹羹，昭皇后荐茗糰炙鱼。并生平所嗜也。

高昭刘皇后讳智容，广陵人也。祖玄之，父寿之，并员外郎。后母桓氏，梦吞玉胜生后，时有紫光满室，以告寿之。寿之曰：“恨非是男。”桓笑曰：“虽女亦足兴家矣。”后寝卧，见有羽盖荫其上，家人试察之，常见其上掩蔼如有云气。

年十七，裴方明为子求婚，酬许已定，后梦见先有迎车至，犹如常家迎法，后不肯去；次有迎至，龙旗豹尾，有异于常，后喜而从之。既而与裴氏不成婚，竟嫔于上。严整有轨度，造

次必依礼法。生太子及豫章王嶷。太子初在孕，后尝归宁，遇家奉祠，尔日阴晦失晓，举家狼狈共营祭食。后助炒胡麻，始复内薪，未及索火，火便自然。宋泰豫元年殂，归葬宣帝墓侧，则泰安陵也。门生王清与墓工始下锤，有白兔跳起，寻之不得。及坟成，兔还栖其上。升明二年，赠竟陵公国夫人。三年，赠齐国妃印绶。齐建元元年，尊谥昭皇后。二年。赠后父寿之金紫光禄大夫，母桓氏上虞都乡君。

武穆裴皇后讳惠昭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祖封之，给事中。父玠之，左军参军。后少与豫章王妃庾氏为娣姒，庾氏勤女工，奉事高昭后恭谨不倦，后不能及，故不为舅姑所重，武帝亦薄焉。

性刚严，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时有过，后加训罚。升明三年，为齐世子妃。建元元年，为皇太子妃。二年，后薨，谥穆妃，葬休安陵。

时议欲立石志，王俭曰：“石志不出礼典，起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石志。素族无铭策，故以纪行。自尔以来，共相祖习。储妃之重，礼绝恒例，既有哀策，不烦石志。”从之。武帝即位，追尊皇后。赠父玠之金紫光禄大夫，后母檀氏余杭广昌乡元君。

旧显阳、昭阳二殿，太后皇后所居也。永明中无太后皇后，羊贵嫔居昭阳殿西，范贵妃居昭阳殿东，宠姬荀昭华居凤华柏殿。宫内御所居寿昌画殿南阁，置白鹭鼓吹二部，干光殿东西头，置钟磬两厢，皆宴乐处也。上数游幸诸苑囿，载宫人从后车。宫内深隐，不闻端门鼓漏声，置钟于景阳楼上，应五鼓及三鼓。宫人闻钟声，早起庄饰。车驾数幸琅邪城，宫人常从，早发，至湖北埭，鸡始鸣，故呼为鸡鸣埭。

妇人吴郡韩兰英有文辞，宋孝武时献中兴赋，被赏入宫。

宋明帝时用作宫中职僚。及武帝以为博士，教六宫书学。以其年老多识，呼为韩公云。

文安王皇后讳宝明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祖韶之，吴兴太守。父晔之，太宰祭酒。宋世，高帝为文惠太子纳后，建元元年，为南郡王妃。四年，为皇太子妃，无宠。太子为宫人制新丽衣裳及首饰，而后床帷陈故，古旧钗镊十余枚。永明十一年，为皇太孙太妃。郁林即位，尊为皇太后，称宣德宫，置男左右三十人，前代所未有也。赠后父晔之金紫光禄大夫，母桓氏丰安县君。其年十二月，备法驾谒太庙。明帝即位，出居鄱阳王故第，为宣德宫。

永元三年，梁武帝定建邺，迎入宫，后称制。至禅位，逊居外宫。梁天监十一年薨，葬崇安陵，谥曰安后。祖韶之自有传。

郁林王何妃讳婧英，庐江灊人，抚军将军戡女也。初将纳为南郡王妃，文惠太子嫌戡无男，门孤，不欲与昏。王俭以南郡王妃，便为将来外戚，唯须高胄，不须强门。今何氏荫华族弱，实允外戚之义。永明三年，乃成昏。

妃稟性淫乱，南郡王所与无赖人游，妃择其美者，皆与交欢。南郡王侍书人马澄年少色美，甚为妃悦，常与斗腕较力，南郡王以为欢笑。

澄者本剡县寒人，尝于南岸逼略人家女，为秣陵县所录，南郡王语县散遣之。澄又逼求姨女为妾，姨不与，澄诣建康令沉徽孚讼之。徽孚曰：“姨女可为妇，不可为妾。”澄曰：“仆父为给事中，门户既成，姨家犹是寒贱，政可为妾耳。”徽孚诃而遣之。十一年，为皇太孙妃。又有女巫子杨珉之，亦有美貌，妃尤爱悦之，与同寝处，如伉俪。及太孙即帝位，为皇后，封后嫡母刘为高昌县都乡君，所生母宋为余杭广昌乡君。

后将拜，镜在床无因堕地。其冬，与太后同日谒太庙。杨珉之为帝所幸，常居中侍。明帝为辅，与王晏、徐孝嗣、王广之并面请，不听。又令萧谡、坦之固请，皇后与帝同席坐，流涕覆面，谓坦之曰：“杨郎好年少，无罪过，何可枉杀。”坦之耳语于帝曰：“此事别有一意，不可令人闻。”帝谓皇后为阿奴，曰“阿奴暂去”。坦之乃曰：“外间并云杨珉之与皇后有异情，彰闻遐迩。”帝不得已，乃为敕。坦之驰报明帝，即令建康行刑，而果有敕原之，而珉之已死。

后既淫乱，又与帝相爱褻，故帝恣之。又迎后亲戚入宫，尝赐人百数十万，以武帝曜灵殿处后家属。帝废，后贬为王妃。父戢自有传。

海陵王妃讳韶明，琅邪临沂人，太常慈之女也。永明八年，纳为临汝公夫人。郁林王即位，为新安王妃。延兴元年，为皇后。其年，降为海陵王妃。妃父慈自有传。

明敬刘皇后讳惠端，彭城人，光禄大夫道弘孙也。高帝为明帝纳之。建元三年，除西昌侯夫人。永明七年卒，葬江乘县张山。延兴元年，赠宣城王妃。明帝即位，追尊敬皇后。赠父通直郎景猷为金紫光禄大夫，母王氏平阳乡君。明帝崩，改葬，祔于兴安陵。

东昏褚皇后讳令璩，河南阳翟人，太常澄之女也。建武二年，纳为皇太子妃而无宠。帝谓左右曰：“若得如山阴主无恨矣。”山阴主，明帝长女也，后遂与之为乱。明年，妃谒敬后庙。东昏即位，为皇后。帝宠潘妃，后不被遇，黄淑仪生太子诵而卒，东昏废，后及诵并为庶人。后父澄自有传。

和王皇后讳蕤华，琅邪临沂人，太尉俭之孙也。初为随王妃，中兴元年为皇后。帝禅位，后降为妃。妃祖俭自有传。

南史卷十二

列传第二 后妃下

梁文献张皇后 武德邠皇后 武丁贵嫔 武阮修
容简文王皇后 元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陈武宣章皇后
文沈皇后 废帝王皇后 宣柳皇后 后主沈皇后

天监元年五月甲辰，追上尊号为皇后，谥曰献。

穆之字思静，晋司空华六世孙也。少方雅，有识鉴。初为员外散骑侍郎，深被始兴王浚引纳。穆之鉴其祸萌，求为交址太守，政有异绩。宋文帝将以为交州刺史，会病卒。子弘籍字真艺，齐初为镇西参军，卒于官。梁武践阼，追赠穆之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赠弘籍廷尉卿。弘籍无子，从父弟弘策以子缵嗣，别有传。

武德邠皇后讳徽，高平金乡人也。祖绍，宋国子祭酒、领东海王师。父晔，太子舍人，早卒。后母宋文帝女寻阳公主也，方娠，梦当生贵子。及后生，有赤光照室，器物尽明，家人怪之。巫言此女光高，将有所妨，乃于水滨祓除之。

后幼明慧，善隶书，读史传。女工之事，无不闲习。宋后废帝将纳为后，齐初，安陆王缅又欲结婚，邠氏并辞以女疾，乃止。齐建元末，嫔于武帝，生永兴公主玉姚、永世公主玉婉、永康公主玉嬛。及武帝为雍州刺史，殁于襄阳官舍，年三十二。

其年归葬南徐州南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。中兴二年，武帝为梁公，齐帝诏赠后为梁公妃。及武帝践阼，追崇为皇后，谥曰德陵曰修陵。后父晔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后酷妒忌，及终，化为龙入于后宫井，通梦于帝。或见形，光彩照灼。帝体将不安，龙辄激水腾涌。于露井上为殿，衣服委积，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。故帝卒不置后。

武丁贵嫔讳令光，谯国人也。祖父从官襄阳，因居沔北五女村，寓于刘惠明庑下。贵嫔生于樊城，初产有神光之异，紫气满室，故以“光”为名。相者云“当大贵”。少时与邻女月下纺绩，诸女并患蚊蚋，而贵嫔弗之觉也。乡人魏益德将聘之，未及成，而武帝镇樊城，尝登楼以望，见汉滨五采如龙，下有女子擘紵，则贵嫔也。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闻之于帝，帝赠以金环，纳之，时年十四。贵嫔生而有赤志在左臂，疗之不灭；又体多疣子，至是无何并失所在。德后酷忌，遇贵嫔无道，使日舂五斛，舂每中程，若有助者，被遇虽严，益小心祇敬。尝于供养经案侧，髣佛若见神人，心独异之。

天监元年五月，有司奏为贵人，未拜；其年八月，又奏为贵嫔，居显阳殿。及太子定位，有司奏曰：“皇太子副贰宸极，率土咸执吏礼。既尽礼皇储，则所生不容无敬。王侯妃主常得通信问者，及六宫三夫人虽与贵嫔同列，并应以敬皇太子之礼敬贵嫔。宋元嘉中，始兴、武陵国臣并以吏敬敬王所生潘淑妃、路淑媛。贵嫔于宫臣虽非小君，其义不异，与宋泰豫朝议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，事义政同。谓宫僚施敬，宜同吏礼，诣神兽门奉笺致谒，年节称庆，亦同如此。且储妃作配，率由盛则，以妇踰姑，弥乖从序，谓贵嫔典章，一与太子不异。”于是贵嫔备典章礼数，同乎太子，言则称令。

贵嫔性仁恕，及居宫接驭，自下皆得其欢心。不好华饰，

器服无珍丽。未尝为亲戚私谒。及武帝弘佛教，贵嫔长进蔬膳。受戒日，甘露降于殿前，方一丈五尺。帝所立经义，皆得其指归，尤精净名经。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，薨，移殡于东宫临云殿，时年四十二。诏吏部郎张缵为哀册文，有司奏谥曰穆，葬宁陵，祔于小庙。简文即位，追崇曰太后。

贵嫔父道迁，天监初，为历阳太守。庐陵威王之生，武帝谓之曰：“贤女复育一男。”答曰：“莫道猪狗子。”世人以为笑。后位兖州刺史、宣城太守。

文宣阮太后讳令羸，会稽余姚人也。本姓石。初，齐始安王遥光纳焉。遥光败，入东昏宫。建康城平，为武帝采女。在孕，梦龙罩其床。天监七年八月，生元帝于后宫。是日大赦。寻拜为修容，赐姓阮氏。尝随元帝出藩。大同九年六月，薨于江州正寝，时年六十七。其年十一月，归葬江宁县通望山，谥曰宣。元帝即位，有司奏追崇为文宣太后，还祔小庙。

承圣二年，追赠太后父齐故奉朝请石灵宝散骑常侍、左卫将军、封武康县侯，母陈氏武康侯夫人。

简文王皇后讳灵宾，琅邪临沂人也。祖俭，齐太尉、南昌文宪公。父騫，金紫光禄大夫、南昌安侯。后幼而柔明，叔父暕见之曰：“吾家女师也。”天监十一年，拜晋安王妃。生哀太子大器、南郡王大连、长山公主妙挈。大通三年十月，拜皇太子妃。太清三年三月，薨于永福省，时年四十五。其年，简文即位，追崇为皇后，谥曰简。大宝元年九月，葬庄陵。

元帝徐妃讳昭佩，东海郟人也。祖孝嗣，齐太尉、枝江文忠公。父缙，侍中、信武将军。妃以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，生世子方等、益昌公主含贞。妃无容质，不见礼，帝三二年一入房。妃以帝眇一目，每知帝将至，必为半面妆以俟，帝见则大怒而出。妃性嗜酒，多洪醉，帝还房，必吐衣中。与

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。酷妒忌，见无宠之妾，便交杯接坐。纔觉有娠者，即手加刀刃。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，又与淫通。季江每叹曰：“柏直狗虽老犹能猎，萧溧阳马虽老犹骏，徐娘虽老犹尚多情。”时有贺徽者美色，妃要之于普贤尼寺，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。既而贞惠世子方诸母王氏宠爱，未几而终，元帝归咎于妃；及方等死，愈见疾。太清三年，遂逼令自杀。妃知不免，乃透井死。帝以尸还徐氏，谓之出妻。葬江陵瓦官寺。帝制金楼子述其淫行。初，妃嫁夕，车至西州，而疾风大起，发屋折木。无何，雪霰交下，帷帘皆白。及长还之日，又大雷震西州听事两柱俱碎。帝以为不祥，后果不终妇道。

敬夏太后，会稽人也。普通中，纳于湘东王宫，生敬帝。承圣元年冬，拜晋安王国太妃。绍泰元年，尊为太后。明年冬，降为江阴国太妃。

敬王皇后，琅邪临沂人也。承圣元年十一月，拜晋安王妃。绍泰元年十月，拜皇后。明年，降为江阴王妃。父奩自有传。

陈武宣章皇后，讳要儿，吴兴乌程人。本姓钮，父景明为章氏所养，因改姓焉。后母苏，尝遇道士以小龟遗己，光采五色，曰“三年有征”。及期，后生，紫光照室，因失龟所在。

后少聪慧，美容仪，手爪长五寸，色并红白。每有期功之服，则一爪先折。武帝先娶同郡钱仲方女，早卒，后乃聘后。

后善书计，能诵诗及楚辞。帝为长城县公，后拜夫人。永定元年，立为皇后。追赠后父梁散骑侍郎景明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拜后母苏安吉县君。二年，安吉君卒，与后父葬吴兴。明年，追封后父为广德县侯，谥曰温。

武帝崩，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定计，秘不发丧。时衡阳献王昌未至，召文帝。及即位，尊后为皇太后，宫曰慈训。废帝即位，后为太皇太后。

光大二年，后下令黜废帝为临海王，命宣帝嗣立。太建元年，复为皇太后。二年三月丙申，崩于紫极殿，时年六十五。遗令丧事并从俭约，诸馈奠不用牲牢。其年四月，群臣上谥曰宣，祔葬万安陵。

后亲属无在朝者，唯本族兄钮洽官至中散大夫。

文沈皇后讳妙容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父法深，梁安前中录事参军。后年十岁余，以梁大同中归于文帝。武帝之讨侯景，文帝时在吴兴，及后并被收，景平，乃获免。武帝践阼，后为临川王妃。文帝即位，为皇后。追赠后父法深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，封建城县侯，谥曰恭。追赠后母高为绥安县君，谥曰定。废帝即位，尊后为皇太后，宫曰安德。

时宣帝与仆射到仲举、舍人刘师知等，并受遗辅政。师知与仲举恒居禁中，参决众事，而宣帝为扬州刺史，与左右三百人，入居尚书省。师知忌宣帝权重，矫敕令还东府理州务。宣帝将出，毛喜止帝曰：“今若出外，便受制于人，如曹爽愿作富家公不可得也。”宣帝乃称疾，召师知留与语，使毛喜先入，言之于后。后曰：“今伯宗年幼，政事并委二郎，此非我意。”喜又言于废帝，废帝曰：“此自师知等所为，非朕意也。”喜出报宣帝，帝因囚师知。自入见后及帝，极陈师知之短。仍自草敕请画，以师知付廷尉，其夜于狱赐死。自是政归宣帝。

后忧闷，计无所出，乃密赂宦者蒋裕，令诱建安人张安国使据郡反，冀因此图帝。安国事发被诛，时后左右近侍颇知其事，后恐连逮党与，并杀之。

宣帝即位，以后为文皇后。陈亡入隋，大业初自长安归于江南，顷之卒。

后兄钦，袭爵建城侯，位尚书左仆射。钦素无伎能，奉己而已。卒，谥曰成。子观嗣，颇有学识，官至御史中丞。

废帝王皇后，琅邪临沂人也。天嘉元年，为皇太子妃。废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废帝为临海王，后废为妃。至德中薨。后生临海嗣王至泽。至泽，光大元年为皇太子，太建元年，袭封临海嗣王。陈亡，入长安。后父固自有传。

宣柳皇后讳敬言，河东解县人也。曾祖世隆，祖恇，父偃，并有传。后九岁，干理家事，有若成人。侯景之乱，后与弟盼往江陵，依梁元帝，帝以长城公主故，待遇甚厚，以配宣帝。承圣二年，后生后主于江陵。及魏克江陵，宣帝迁于关右，后与后主俱留穰城。天嘉二年，与后主还朝，后为安成王妃。宣帝即位，立为皇后。后美容，身长七尺二寸，手垂过膝。初，宣帝居乡里，先娶吴兴钱氏，及即位，拜贵妃，甚有宠。后倾心下之，每尚方供奉物，其上者皆推于贵妃，而已御其次焉。宣帝崩，始兴王叔陵为乱，后主赖后与吴媪救而获免。后主即位，尊后为皇太后，宫曰弘范。是时新失淮南地，隋师临江，又国遭大丧，后主患创不能听政。其诛叔陵，供大行丧事，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，虽假后主之敕，实皆决之于后。后主创愈，乃归政焉。后性谦谨，未尝以宗族为请，虽衣食亦无所分遗。陈亡，入长安。隋大业十二年，薨于东都，年八十三。葬于洛阳之芒山。

后主沈皇后讳婺华，吴兴武康人也。父君理自有传。后母即武帝女会稽穆公主，早亡。时后尚幼，而毁瘠过甚。及服毕，每岁时朔望，恒独坐涕泣，哀动左右，内外敬异焉。太建元年，拜为皇太子妃。后主即位，立为皇后。

后性端静，有识量，寡嗜欲，聪敏强记，涉猎经史，工书翰。后主在东宫，而后父君理卒，居忧处别殿，哀毁逾礼。后主遇后既薄，而张贵妃有宠，总后宫之政，后澹然未尝有所忌怨。而身居俭约，衣服无锦绣之饰，左右近侍纔百许人，唯寻

阅图史及释典为事。尝遇岁旱，自暴而诵佛经，应时雨降。无子，养孙姬子胤为己子。数上书谏争，后主将废之，而立张贵妃，会国亡不果，乃与后主俱入长安。及后主薨，后自为哀辞，文甚酸切。

隋炀帝每巡幸，恒令从驾。及炀帝被杀，后自广陵过江，于毗陵天静寺为尼，名观音。贞观初卒。

张贵妃名丽华，兵家女也。父兄以织席为业。后主为太子，以选入宫。时龚贵嫔为良娣，贵妃年十岁，为之给使。后主见而悦之，因得幸，遂有娠，生太子深。后主即位，拜为贵妃。性聪慧，甚被宠遇。

后主始以始兴王叔陵之乱，被伤，卧于承香殿。时诸姬并不得进，唯贵妃侍焉。而柳太后犹居柏梁殿，即皇后之正殿也。而沈皇后素无宠于后主，不得侍疾，别居求贤殿。

至德二年，乃于光昭殿前起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，高数十丈，并数十间。其窗牖、壁带、县楣、栏槛之类，皆以沉檀香为之，又饰以金玉，间以珠翠，外施珠帘。内有宝床宝帐，其服玩之属，瑰丽皆近古未有。每微风暂至，香闻数里，朝日初照，光映后庭。其下积石为山，引水为池，植以奇树，杂以花药。后主自居临春阁，张贵妃居结绮阁，龚、孔二贵嫔居望仙阁，并复道交相往来。又有王、季二美人，张、薛二淑媛，袁昭仪、何婕妤、江修容等七人，并有宠，递代以游其上。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。后主每引宾客，对贵妃等游宴，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，互相赠答。采其尤艳丽者，以为曲调，被以新声。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，令习而歌之，分部迭进，持以相乐。其曲有玉树后庭花、临春乐等。其略云：“璧月夜夜满，琼树朝朝新。”大抵所归，皆美张贵妃、孔贵嫔之容色。

张贵妃发长七尺，鬢黑如漆，其光可鉴。特聪慧，有神彩，进止闲华，容色端丽。每瞻视眇睐，光彩溢目，照映左右。尝于阁上靓妆，临于轩槛，宫中遥望，飘若神仙。才辩强记，善候人主颜色。荐诸宫女，后宫咸德之，竞言其善。又工厌魅之术，假鬼道以惑后主。置淫祀于宫中，聚诸女巫使之鼓舞。

时后主怠于政事，百司启奏，并因宦者蔡临儿、李善度进请，后主倚隐囊，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。李、蔡所不能记者，贵妃并为疏条，无所遗脱。因参访外事，人间有一言一事，贵妃必先知白之，由是益加宠异，冠绝后庭。而后宫之家，不遵法度，有絀于理者，但求恩于贵妃，贵妃则令李、蔡先启其事，而后从容为言之。大臣有不从者，因而譖之，言无不听。于是张、孔之权，熏灼四方，内外宗族，多被引用，大臣执政，亦从风而靡。阉宦便佞之徒，内外交结，转相引进。贿赂公行，赏罚无常，纲纪瞽乱矣。及隋军克台城，贵妃与后主俱入井，隋军出之，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中桥。

论曰：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故圣人顺于人情而为之度。王宫六列，士室二等，皆随事升降，以立节文。若夫义笃阃闱，政刑邦国，古先哲王有以之致化矣。夫后妃专夕，配以德升，姬媵并御，进非色幸，欲使情有覃被，爱罔偏流，专贞内表，妖蛊外息，乃可以辅兴君德，燮理阴政。

宋氏因晋之旧典，聘纳有方，倪天作俪，必四岳之后。自元嘉以降，内职稍繁，所选止于军署，征引极乎厮皂，非若晋氏采择，滥及冠冕者焉。而爱止帷房，权无外授，戚属饬贲，岁时不过肴浆，斯为美矣。及文帝之倾惑潘姬，谋及妇人；大明之沦没殷姬，并后匹嫡，其为丧败，亦已甚矣。

齐氏孝、昭二后，并有贤明之训，惜乎早世，不得母临万国。有妇人焉，空慕周典，祗符显瑞，徒萃徽名。高皇受命，

宫禁贬约，衣不文绣，色无红采，永巷贫空，有同素室。武帝嗣位，运藉休平，寿昌前兴，凤华晚构，香柏文怪，花梁绣柱，雕金镂宝，照烛房帷，赵瑟吴趋，承闲奏曲，事由私蓄，无损国储。明帝统业，矫情俭陋，奉己之制，曾莫云改。东昏丧道，侈风大扇，哲妇倾城，同符殷、夏，可以垂诫，其在斯乎。

梁武志在约己，示存宫掖，虽贵嫔之徽华早着，诞育元良，唯见崇重，无闻正位。徐妃无行，其歼灭也宜哉。

陈武抚兹归运，奄开帝业。若夫俪天作则，燮隆王化，则宣太后其懿焉。文、宣宫壶，无闻于丧德；后主嗣业，实败于椒房，既曰牝晨，亦唯家之索也。

南史卷十三

列传第三 宋宗室及诸王上

长沙景王道怜 临川烈武王道规 营浦侯遵考 武帝诸子

长沙景王道怜，宋武帝中弟也。谢琰为徐州，命为从事史。武帝克京城及平建邺，道怜常留侍太后，后以军功封新渝县男。从武帝征广固，所部获慕容超，以功改封竟陵县公。及讨司马休之，道怜监太尉留府事。江陵平，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护南蛮校尉，加都督，北府文武悉配之。

道怜素无才能，言音甚楚，举止多诸鄙拙，畜聚常若不足。去镇日，府库为空。征拜司空、徐兖二州刺史，加都督，出镇京口。武帝受命，迁太尉，封长沙王。

先是，庐陵王义真为扬州刺史，太后谓上曰：“道怜汝布衣兄弟，宜用为扬州。”上曰：“寄奴于道怜，岂有所惜。扬州根本所寄，事务至重，非道怜所了。”太后曰：“道怜年五十，岂不如十岁儿邪？”上曰：“车士虽为刺史，事无大小，皆由寄奴。道怜年长，不亲其事，于听望不足。”太后乃无言，竟不授。

永初三年薨，加赠太傅，葬礼依晋太宰安平王孚故事，鸾辂九旒，黄屋左纛，辚辘车、挽歌二部，前后羽葆、鼓吹，虎

賈班劍百人。文帝元嘉九年，詔故太傅長沙景王、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、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、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、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公檀道濟、故青州刺史龍陽縣侯王鎮惡，並勒功天府，配祭廟庭。

道憐子義欣嗣，位豫州刺史，鎮壽陽，境內畏服，道不拾遺，遂為盛藩強鎮。薨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曰成王。

子悼王瑾嗣，傳爵至子，齊受禪，國除。

瑾弟韞字彥文，位雍州刺史，侍中，領右衛將軍，領軍將軍。升明元年，被齊高帝誅。韞人才凡鄙，特為明帝所寵。在湘州、雍州，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，常自披玩。嘗以圖標征西將軍蔡興宗，興宗戲之，陽若不解畫者，指韞形問之曰：“此何人而在與？”韞曰：“政是我。”其庸鄙類如此。

韞弟述字彥思，亦甚庸劣。從子侯疾危篤，父彥節母蕭對之泣，述嘗候之，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侯進之，皆莫知其意。或問焉，答曰：“禮云，有疾飲酒食肉。”述又嘗新有緦慘，或詣之，問其母安否。述曰：“惟有愁慍。”次訪其子，對曰：“所謂父子聚麀。”蓋謂麀為憂也。

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，邑千戶。凡王子為侯，食邑皆千戶。義融位五兵尚書，領軍，有質干，善于用短楯。卒謚恭侯。子孝侯凱嗣，無子，弟襲以子晃繼。襲字茂德，性庸鄙，為郢州刺史，暑月露褌上聽事，時綱紀政伏合，怪之，訪問乃知是襲。

義融弟義宗，幼為武帝所愛，字曰伯奴，封新渝縣侯，位太子左衛率。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，入義宗第蔽隱，免官。德靈以姿色，故義宗愛寵之。義宗卒於南兗州刺史，謚曰惠侯。子懷珍嗣，無子，弟彥節以子承繼。

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，孝武時，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

女云敷，殷每禁之。及殷亡，口血出，众疑避行毒害。孝武使彦节从弟祗讽彦节启证其事。彦节曰：“行路之人尚不应尔，今日乃可一门同尽，无容奉敕。”众以此称之。后废帝即位，累迁尚书左仆射，参选。元徽元年，领吏部，加兵五百人。桂阳王休范为逆，中领军刘勉出守石头，彦节权兼领军将军，所给加兵，自随入殿。封当阳侯，与齐高帝、袁粲、褚彦回分日入直，平决机事，迁中书令，加抚军将军。及帝废为苍梧王，彦节出集议，于路逢从弟韞。韞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故当归兄邪？”彦节曰：“吾等已让领军矣。”韞搥胸曰：“兄肉中讵有血邪，今年族矣。”齐高帝闻而恶之。顺帝即位，转尚书令。时齐高帝辅政，彦节知运祚将迁，密怀异图。及沉攸之举兵，齐高帝入屯朝堂，袁粲镇石头，潜与彦节及诸大将黄回等谋夜会石头，诘旦乃发。彦节素怯，骚扰不自安。再晡后，便自丹阳郡车载妇女，尽室奔石头。临去，妇萧氏强劝令食，彦节歔羹写胸中，手振不自禁。其主簿丁灵卫闻难即入，语左右曰：“今日之事，难以取济。但我受刘公厚恩，义无二情。”及至见粲，粲惊曰：“何遽便来，事今败矣。”彦节曰：“今得见公，万死何恨。”从弟韞直省内，与直合将军卜伯兴谋其夜共攻齐高帝，会彦节事觉，秣陵令刘实、建康令刘遐密告齐高帝，高帝夜使骁骑将军王敬则收杀之，伯兴亦遇害。粲败，彦节踰城走，于额檐湖见禽被杀。彦节子侯尝赋诗云：“城上草，植根非不高，所恨风霜早。”时咸云此为祢句。事败，侯与弟陔剃发被法服向京口，于客舍为人识，执于建康狱尽杀之。彦节既贵，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，时人以此少之。其妻萧思话女也，常惧祸败，每谓曰：“君富贵已足，故应为儿作计。”彦节不从，故及祸。

彦节弟遐字彦道，为嫡母殷暴亡，有司纠之，徙始安郡。

后得还，位吴郡太守，至是亦见诛。遐人才甚凡，自讳名有同主讳，常对客曰：“孝武无道，见枉杀母。”其顽驽若此。及彦节当权，遐累求方伯。彦节曰：“我在事，而用汝作州，于听望不足。”遐曰：“富贵则言不可相关，从坐之日得免不？”至是果死。

义宗弟义宾，封兴安侯，位徐州刺史。卒，谥曰肃侯。义宾弟义纂，封营道县侯，凡鄙无识。始兴王浚尝谓曰：“陆士衡诗云，‘营道无烈心’，其何意苦阿父如此。”义纂曰：“下官初不识士衡，何忽见苦。”其庸塞皆然。位湘州刺史，谥僖侯。

临川烈武王道规字道则，武帝少弟也。倜傥有大志，预谋诛桓玄。时桓弘镇广陵，以为征虏中兵参军。武帝克京城，道规亦以其日与刘毅、孟昶斩弘。玄败走，道规与刘毅、何无忌追破之。无忌欲乘胜直造江陵。道规曰：“诸桓世居西楚，群小皆为竭力；桓振勇冠三军。且可顿兵以计策縻之。”无忌不从，果为振败。乃退还寻阳，缮舟甲复进，遂平巴陵。江陵之平，道规推毅为元功，无忌为次，自居其末。以起义勋，封华容县公，累迁领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善于刑政，士庶畏而爱之。

卢循寇逼建邺，道规遣司马王镇之及扬武将军檀道济、广武将军到彦之等赴援朝廷，至寻阳，为循党荀林所破。林乘胜伐江陵，声言徐道覆已克建邺。而桓谦自长安入蜀，谯纵以谦为荆州刺史，与其大将谯道福俱寇江陵。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：“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，欲去者不禁。”因夜开城门，众咸惮服，莫有去者。雍州刺史鲁宗之自襄阳来赴，或谓宗之未可测。道规乃单车迎之，众咸感悦。众议欲使檀道济、到彦之共击荀林等。道规曰：“非吾自行不决。”乃使宗之居守，委以

心腹，率诸将大败谦，斩之。谥议刘遵追荀林，斩之巴陵。初，谦至枝江，江陵士庶皆与谦书，言城内虚实。道规一皆焚烧，众乃大安。

徐道覆奄至破冢，鲁宗之已还襄阳，人情大震。或传循已克都，遣道覆上为刺史。江、汉士庶感其焚书之恩，无复二志。道规使刘遵为游军，自拒道覆，前驱失利。道规壮气愈厉，遵自外横击，大破之。初使遵为游军，众咸言不宜割见力置无用之地。及破道覆，果得游军之力，众乃服焉。遵字慧明，临淮海西人，道规从母兄也，位淮南太守，追封监利县侯。

道规进号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授豫州，以疾不拜。义熙八年薨于都，赠司徒，谥曰烈武，进封南郡公。武帝受命，赠大司马，追封临川王。无子，以长沙景王第二子义庆嗣。初，文帝少为道规所养，武帝命绍焉。咸以礼无二继，文帝还本，而定义庆为后。义庆为荆州，庙主当随往江陵，文帝下诏褒美勋德及慈荫之重，追崇丞相，加殊礼，鸾辂九旒，黄屋左纛，给节钺，前后部羽葆、鼓吹，虎贲班剑百人。及长沙太妃檀氏、临川太妃曹氏后薨，葬皆准给。

义庆幼为武帝所知，年十三袭封南郡公。永初元年，袭封临川王。元嘉中为丹阳尹。有百姓黄初妻赵杀子妇遇赦，应避孙雝。义庆议以为“周礼父母之仇，避之海外，盖以莫大之冤，理不可夺。至于骨肉相残，当求之法外。礼有过失之宥，律无雝祖之文。况赵之纵暴，本由于酒，论心即实，事尽荒耄。岂得以荒耄之王母，等行路之深雝，宜共天同域，无亏孝道”。六年，加尚书左仆射。八年，太白犯左执法，义庆惧有灾祸，乞外镇。文帝诏谕之，以为“玄象茫昧，左执法尝有变，王光禄至今平安。日蚀三朝，天下之至忌，晋孝武初有此异。彼庸主耳，犹竟无他”。义庆固求解仆射，乃许之。

九年，出为平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荆州居上流之重，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，故武帝诸子遍居之。义庆以宗室令美，故特有此授。性谦虚，始至及去镇，迎送物并不受。十二年，普使内外群臣举士，义庆表举前临沮令新野庾实、前征奉朝请武陵龚祈、处士南阳师觉授。义庆留心抚物，州统内官长亲老不随在官舍者，一年听三吏饷家。先是，王弘为江州，亦有此制。在州八年，为西土所安。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。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，以述皇代之美。

改授江州，又迁南兖州刺史，并带都督。寻即本号加开府仪同三司。性简素，寡嗜欲，爱好文义，文辞虽不多，足为宗室之表。历任无浮淫之过；唯晚节奉沙门颇致费损。少善骑乘，及长，不复跨马，招聚才学之士，远近必至。太尉袁淑文冠当时，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。其余吴郡陆展、东海何长瑜、鲍照等，并有辞章之美，引为佐吏国臣。所着世说十卷，撰集林二百卷，并行于世。文帝每与义庆书，常加意斟酌。

鲍照字明远，东海人，文辞瞻逸。尝为古乐府，文甚遒丽。元嘉中，河济俱清，当时以为美瑞。照为河清颂，其序甚工。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，欲贡诗言志，人止之曰：“卿位尚卑，不可轻忤大王。”照勃然曰：“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，安可数哉。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，使兰艾不辨，终日碌碌，与燕雀相随乎。”于是奏诗，义庆奇之。赐帛二十匹，寻擢为国侍郎，甚见知赏。迁秣陵令。文帝以为中书舍人。上好为文章，自谓人莫能及，照悟其旨，为文章多鄙言累句。咸谓照才尽，实不然也。临海王子项为荆州，照为前军参军，掌书记之任。子项败，为乱兵所杀。

义庆在广陵有疾，而白虹贯城，野麇入府，心甚恶之。因陈求还，文帝许解州，以本号还朝。二十一年，薨于都下，追

赠司空，谥曰康王。子哀王晔嗣，为元凶所杀。晔子绰嗣，升明三年见杀，国除。

营浦侯遵考，武帝族弟也。曾祖淳，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，位正员郎。祖岩，海西令。父涓子，彭城内史。始武帝诸子并弱，宗室唯有遵考。及北伐平定，以为并州刺史，领河东太守，镇蒲阪。关中失守，南还，再迁冠军将军。晋帝逊位，居秣陵宫，遵考领兵防卫。武帝初即位，封营浦县侯。元嘉中，累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为政严暴，聚敛无节，为有司所纠，上寝不问。孝武大明中，位尚书左仆射，领崇宪太仆。后老疾失明。元徽元年卒，赠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元公。

子澄之，升明末贵达。澄之弟琨之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。诞有宝琴，左右犯其徽，诞罚焉。琨之谏，诞曰：“此余宝也。”琨之曰：“前哲以善人为宝，不以珠玉为宝，故王孙圉称观父为楚国之宝。未闻以琴瑟为宝。”诞忸然不悦。诞之叛，以为中兵参军。辞曰：“忠孝不得并，琨之老父在，将安之乎。”诞杀之。后赠黄门郎，诏谢庄为诔。

遵考从父弟思考亦官历清显，卒于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子季连字惠续，早历清官。齐高帝受禅，将及诛，太宰褚彦回素善之，固请乃免。建武中，为平西萧遥欣长史、南郡太守。遥欣多招宾客，明帝甚恶之。季连有憾于遥欣，乃密表明帝言其有异迹。明帝乃以遥欣为雍州刺史，而心德季连，以为益州刺史，令据遥欣上流。季连父思考，宋时为益州，虽无政绩，州人犹以义故，故善待之。季连存问故老，见父时人吏皆泣对之。遂宁人龚愜累世有学行，辟为府主簿。及闻东昏失德，稍自骄矜。性忌褊，遂严愎酷恨，土人始怨。

永元元年九月，因声讲武，遂遣中兵参军宋买以兵袭中水穰人李托。买战不利，退还，州郡遂多叛乱。明年十月，巴西人赵续伯反，奉其乡人李弘为圣主。弘乘佛舆，以五彩裹青石，诳百姓云，天与己玉印，当王蜀。季连遣中兵参军李奉伯大破获之。将刑，谓刑人曰：“我须臾飞去。”复曰：“汝空杀我，我三月三日会更出。”遂斩之。

梁武帝平建邺，遣左右陈建孙送季连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喻旨，季连受命，修还装。武帝以西台将邓元起为益州刺史。元起，南郡人，季连为南郡时，待之素薄。元起典签朱道琛者，尝为季连府都录，无赖，季连欲杀之，逃免。至是说元起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。及至，言语不恭；又历造府州人士，见器物辄夺之，曰“会属人，何须苦惜”。军府大惧，言于季连，季连以为然。又恶昔之不礼元起，益愤懑。司马朱士略说季连求为巴西郡守，三子为质，季连许之。既而召兵算之，精甲十万。临军叹曰：“据天险之地，握此盛兵，进可以匡社稷，退不失作刘备，欲以此安归乎。”遂矫称齐宣德皇后令，复反，收朱道琛杀之。书报朱士略，兼召涪令李膺，并不受命。

天监元年六月，元起至巴西，季连遣其将李奉伯拒战，见败。季连固守，元起围之。城中饿死者相枕，又从而相食。二年，乃肉袒请罪。元起迁季连于外，俄而造焉，待之以礼。季连谢曰：“早知如此，岂有前日之事。”元起诛李奉伯，送季连还都。将发，人莫之视，唯龚愜送焉。初，元起在道，惧事不集无以赏，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，于是受别驾、中从事檄者将二千人。

季连既至，诣阙谢罪，自东掖门入，数步一稽首以至帝前。帝笑谓曰：“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，岂无卧龙之臣乎。”赦为庶人。四年，出建阳门，为蜀人蔺相如所杀。季连在蜀，

杀其父。变名走建邺，至是报焉。乃面缚归罪，帝壮而赦之。

宋武帝七男：张夫人生少帝，孙修华生庐陵孝献王义真，胡婕妤生文帝，王修容生彭城王义康，桓美人生江夏文献王义恭，孙美人生南郡王义宣，吕美人生衡阳文王义季。

庐陵孝献王义真，美仪貌，神情秀彻。初封桂阳县公。年十二，从北征。及关中平，武帝东还，欲留偏将，恐不足固人心，乃以义真为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以太尉谘议参军京兆王修为长史，委以关中任。帝将还，三秦父老泣诉曰：“残生不沾王化，于今百年。始睹衣冠，方仰圣泽。长安十陵，是公家坟墓，咸阳宫殿，是公家屋宅，舍此何之？”武帝为之惘然，慰譬曰：“受命朝廷，不得擅留。今留第二儿与文武才贤共镇此境。”临还，自执义真手以授王修，令修执其子孝孙手授帝。义真又进都督并、东秦二州，领东秦州刺史。时陇上流户多在关中，望得归本。及置东秦州，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、固关中之意，咸共叹息。而赫连勃勃寇逼交至。

沈田子既杀王镇恶，王修又杀田子，兼裁减义真赐左右物。左右怨之，因白义真曰：“镇恶欲反，故田子杀之；修杀田子，岂又欲反也。”义真使左右刘乞杀修。修字叔，京兆霸城人。初南度见桓玄，玄谓曰：“君平世吏部郎才也。”修既死，人情离异。武帝遣右将军朱龄石代义真镇关中，使义真疾归。诸将竞敛财货，方轨徐行。建威将军傅弘之曰：“虏骑若至，何以待之？”贼追兵果至。至青泥，大败，义真独逃草中。中兵参军段宏单骑追寻，义真识其声，曰：“君非段中兵邪？身在此。行矣，必不两全，可刎身头以南，使家公望绝。”宏泣曰：“死生共之，下官不忍。”乃束义真于背，单马而归。义真谓宏曰：“丈夫不经此，何以知艰难。”

初，武帝未得义真审问，怒甚，克日北伐。谢晦谏不从，

及得宏启，知义真免乃止。义真寻为司州刺史，加都督。以段宏为义真谘议参军。宏鲜卑人，为慕容超尚书左仆射，武帝伐广固归降。

义真改扬州刺史，镇石头。永初元年，封庐陵王。武帝始践阼，义真色不悦，侍读博士蔡茂之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安不忘危，何可恃也。”明年迁司徒。武帝不豫，以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豫州刺史，加都督，镇历阳。未之任而武帝崩。义真聪敏，爱文义，而轻动无德业，与陈郡谢灵运、琅邪颜延之、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，云“得志日，以灵运、延之为宰相，慧琳道人为西豫州刺史”。徐羨之等嫌义真与灵运、延之昵狎过甚，使故吏范晏戒之。义真曰：“灵运空疏，延之隘薄，魏文云‘鲜能以名节自立’者。但性情所得，未能忘言于悟赏，故与游耳。”将之镇，列部伍于东府前。既有国哀，义真与灵运、延之、慧琳等坐视部伍，因宴舫里，使左右剔母舫函道施己船而取其胜者，及至历阳，多所求索，羨之等每不尽与。深怨执政，表求还都。

初，少帝之居东宫，多狎群小，谢晦尝言于武帝曰：“陛下春秋既高，宜思存万代。神器至重，不可使负荷非才。”帝曰：“庐陵何如？”晦曰：“臣请观焉。”晦造义真，义真盛欲与谈，晦不甚答，还曰：“德轻于才，非人主也。”由是出居于外。及羨之等专政，义真愈不悦。时少帝失德，羨之等谋废立，次第应在义真。以义真轻詻，不任主社稷，因其与少帝不协，奏废为庶人，徙新安郡。前吉阳令张约之上疏谏，徙为梁州府参军，寻杀之。

景平二年，羨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，时年十八。元嘉元年八月，诏追复先封，迎灵柩，并孙修华、谢妃一时俱还。三年正月，诛徐羨之、傅亮等。是日，诏追崇侍中、大将军，王

如故。赠张约之以郡。

义真无子，文帝以第五子绍字休胤嗣，袭庐陵王。绍少宽雅，位扬州刺史。薨。无子，以南平王铄子敬先嗣。

彭城王义康，永初元年，封彭城王。历南豫、南徐二州刺史，并加都督。文帝即位，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元嘉三年，改授都督、荆州刺史，给班剑三十人。

义康少而聪察，及居方任，职事修理。六年，司徒王弘表义康宜还入辅。征为侍中、司徒、录尚书事、都督、南徐州刺史。二府置佐领兵，与王弘共辅朝政。弘既多疾，且每事推谦，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。太子詹事刘湛有经国才用，义康昔在豫州，湛为长史，既素情款，至是待遇特隆，动皆谘访，故前后在藩多善政。九年，王弘薨，又领扬州刺史。十二年，又领太子太傅。

义康性好吏职，锐意文案，纠剔是非，莫不精尽。既专朝权，事决自己，生杀大事，皆以录命断之。凡所陈奏，入无不可，方伯以下，并委义康授用，由是朝野辐凑，权倾天下。义康亦自强不息，无有懈倦。府门每旦常有数百乘车，虽复位卑人微，皆被接引。又聪识过人，一闻必记，尝所暂遇，终身不忘。稠人广坐，每标题所忆，以示聪明，人物益以此推服之。爱惜官爵，未尝以阶级私人。凡朝士有才用者，皆引入己府，自下乐为竭力，不敢欺负。文帝有虚劳疾，每意有所想，便觉心中痛裂，属纟者相系。义康入侍医药，尽心卫奉，汤药饮食，非口所尝不进。或连夕不寝，弥日不解衣。内外众事，皆专决施行。

十六年，进位大将军，领司徒。义康素无术学，待文义者甚薄。袁淑尝诣义康，义康问其年，答曰：“邓仲华拜衮之岁。”义康曰：“身不识也。”淑又曰：“陆机入洛之年。”义康曰：

“身不读书，君无为作才语见向。”其浅陋若此。既闇大体，自谓兄弟至亲，不复存君臣形迹。率心而行，曾无猜防。私置僮六千余人，不以言台。时四方献馈，皆以上品荐义康，而以次者供御。上尝冬月噉柑，叹其形味并劣，义康在坐，曰：“今年柑殊有佳者。”遣还东府取柑，大供御者三寸。

仆射殷景仁为帝所宠，与刘湛素善，而意好晚乖，湛常欲因宰辅之权倾之。景仁为帝所保持，义康屡言不见用，湛愈愤。南阳刘斌，湛之宗也，有涉俗才用，为义康所知，自司徒右长史擢为左长史。从事中郎琅邪王履、主簿沛郡刘敬文、祭酒鲁郡孔胤秀并以倾侧自入，见帝疾笃，皆谓宜立长君。上尝危殆，使义康具顾命诏。义康还省，流涕以告湛及景仁。湛曰：“天下艰难，讵是幼主所御。”义康、景仁并不答；而胤秀等辄就尚书仪曹索晋咸康立康帝旧事，义康不知也。及帝疾瘳，微闻之；而斌等既为义康所宠，遂结朋党，若有尽忠奉国不同己者，必构以罪黜。每采景仁短长，或虚造同异以告湛，自是主相之势分矣。

义康欲以斌为丹阳尹，言其家贫。上觉之，曰：“以为吴郡。”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，义康又欲以斌代之。上时未有所拟，仓卒曰：“我已用王鸿。”上以嫌隙既成，将致大祸，十七年，乃收刘湛；又诛斌及大将军录事参军刘敬文并贼曹孔劭秀、中兵邢怀明、主簿孔胤秀、丹阳丞孔文秀、司空从事中郎司马亮、乌程令盛昱泰；徙尚书库部郎何默子、余姚令韩景之、永兴令颜遥之、湛弟黄门郎素、斌弟给事中温于广州；王履废于家。青州刺史杜骥勒兵殿内，以备非常。义康时入宿，留止中书省，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。义康上表逊位，改授江州刺史，出镇豫章，实幽之也。停省十余日，桂阳侯义融、新渝侯义宗、秘书监徐湛之往来慰视。于省奉辞，便下渚，上唯对

之恸哭，遣沙门慧琳视之。义康曰：“弟子有还理不？”琳公曰：“恨公不读数百卷书。”征虏司马萧斌为义康所昵，刘斌等谗之被斥，乃以斌为谏议，领豫章太守，事无大小皆委之。司徒主簿谢综素为义康所狎，以为记室。左右爱念者并听随从至豫章。辞州见许，资奉优厚，朝廷大事，皆报示之。

义康未败时，东府听事前井水忽涌，野雉江鸥并入所住斋前。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上表申明义康，奏，即收付建康狱赐死。

会稽长公主于兄弟为长，帝所亲敬。上尝就主宴集甚欢，主起再拜顿首，悲不自胜。上不晓其意，起自扶之，主曰：“车子岁暮，必不见容，特乞其命。”因恸哭。上亦流涕，指蒋山曰：“必无此虑，若违今誓，便是负初宁陵。”即封所饮酒赐义康曰：“会稽姊饮忆弟，所饮余，今封送。”车子，义康小字也。

二十二年，太子詹事范晔等谋反，事连义康，诏特宥大辟，并子女并免为庶人，绝属籍，徙安成郡。义康在安成读汉书见淮南厉王长事，废书叹曰：“前代乃有此，我得罪为宜也。”

二十四年，豫章胡诞世、前吴平令袁恽等谋奉戴义康，太尉江夏王义恭奏徙义康广州，奏可，未行，会魏军至瓜步，天下扰动，上虑有异志者奉义康为乱，孝武时镇彭城及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并言宜早为之所。二十八年正月，遣中书舍人严麴持药赐死。义康不肯服药，曰：“佛教自杀不复人身。”乃以被掩杀之，以侯礼葬安成郡。子允，元凶杀之。孝武大明四年，义康女玉秀等乞反葬旧茔，诏听之。

江夏文献王义恭，幼而明疑，姿颜端丽，武帝特所钟爱。帝性俭，诸子饮食不过五醯盘。义恭求须果食，日中无算，得未尝噉，悉以与傍人。诸王未尝敢求，求亦不得。

元嘉六年，为都督、荆州刺史。义恭涉猎文义，而骄奢不节。及出藩，文帝与书诫之曰：

礼贤下士，圣人垂训，骄侈矜尚，先哲所去。豁达大度，汉祖之德，猜忌褊急，魏武之累。汉书称卫青云：“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，与小人有恩。”西门、安于，矫性齐美，关羽、张飞，任偏同弊。行己举事，深宜鉴此。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，若能省此益美。

西楚殷旷，常宜早起，接对宾侣。园池堂观，计无须改作。凡讯狱前一二日，可取讯簿密与刘湛辈粗共详论，慎无以喜怒加人。能择善者从之，美自归己。不可专意自决，以矜独断之明也。刑狱不可壅滞，一月可再讯。

凡事皆应慎密。名器深宜慎惜，不可妄以假人。声乐嬉游，不宜令过。宜数引见佐吏，非惟臣主自应相见。不数则彼我不亲，不亲无因得尽人情，人情不尽，何由具知众事。

九年，为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，镇广陵。十六年，进位司空。明年，彭城王义康有罪出藩，征义恭为侍中、都督扬南徐兖三州、司徒、录尚书事，领太子太傅。给班剑二十人，置佐领兵。二十一年，进太尉，领司徒。义恭小心，且戒义康之失，虽为总录，奉行文书而已。文帝安之。年给相府钱二千万，他物称此。而义恭性奢，用常不足，文帝又别给钱年至千万。时有献五百里马者，以赐义恭。

二十七年，文帝欲有事河、洛，义恭总统群帅，出镇彭城。及魏军至瓜步，义恭与孝武闭城自守。初，魏军深入，上虑义恭不能固彭城，备加诫勒。义恭答曰：“臣虽未能临瀚海，济居延，庶免刘仲奔逃之耻。”及魏军至，义恭果欲走，赖众议得停。降号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鲁郡孔子旧庙有柏树二十四株，历汉、晋，其大连抱。有二株先倒折，土人崇敬，莫

之敢犯。义恭悉遣伐取，父老莫不叹息。又以本官领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，移镇盱眙，修馆宇拟东城。

二十九年冬，还朝，上以御所乘苍鹰船上迎之。遭太妃忧，改授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还镇东府。元凶肆逆，其日劭急召义恭。先是，诏召太子及诸王，虑有诈妄致害者，召皆有人；至是，义恭求常所遣传诏，劭遣之而后入。义恭凡府内兵仗，并送还台。进位太保。

孝武入讨，劭疑义恭有异志，使入住尚书下省，分诸子并住神兽门外侍中下省。孝武前锋至新亭，劭挟义恭出战，故不得自拔。战败，义恭单马南奔。劭大怒，遣始兴王浚杀义恭十二子。

义恭既至，劝孝武即位。授太尉、录尚书六条事、假黄钺。事宁，进位太傅，领大司马，增班剑为三十人，以在藩所服玉环大绶赐之。上不欲致礼太傅，讽有司奏“天子不应加拜”，从之。及立太子，东宫文案，使先经义恭。

及南郡王义宣等反，又加黄钺，白直百人入六门。事平，以臧质七百里马赐义恭。孝武以义宣乱逆，由于强盛，欲削王侯。义恭希旨，请省录尚书，上从之。又与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奏陈贬损之格九条，诏外详议。于是有司奏九条之格犹有未尽，更加附益，凡二十四条。大抵“听事不得南面坐施帐；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；公主妃传令，不得朱服；舆不得重扛；鄣扇不得雉尾；剑不得鹿卢形；槊旄不得孔雀白氍；夹毂队不得绛袄；平乘但马不得过二匹；胡伎不得彩衣；舞伎正冬着袷衣，不得庄面；诸妃主不得着缙带；信幡非台省官悉用绛；郡县内史相及封内长官于其封君，罢官则不复追敬，不称臣；诸镇常行，车前不得过六队；刀不得过银铜饰；诸王女封县主，诸王子孙袭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，并不得卤簿；诸王子继

体为王者，婚葬吉凶，悉依诸国公侯之礼，不得同皇弟皇子；车舆非辎车不得油幢；平乘船皆下两头作露平形，不得拟象龙舟”。诏可。

孝建二年，为扬州刺史，加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剑履上殿。固辞殊礼。义恭撰要记五卷，起前汉讫晋太元，表上之。诏付秘阁。时西阳王子尚有盛宠，义恭解扬州以避之。乃进位太宰，领司徒。

义恭常虑为孝武所疑，及海陵王休茂于襄阳为乱，乃上表称“诸王贵重，不应居边。有州不须置府”。其余制度又多所减省。时孝武严暴，义恭虑不见容，乃卑辞曲意附会，皆有容仪，每有祥瑞辄上赋颂。大明元年，有三脊茅生石头西岸，又劝封禅，上甚悦。及孝武崩，遗诏：“义恭解尚书令，加中书监。柳元景领尚书令，入住城内。事无巨细，悉关二公，大事与沉庆之参决，若有军旅，可为总统。尚书中事委颜师伯，外监所统委王玄谟。”

前废帝即位，复录尚书，本官如故。尚书令柳元景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兵置佐，一依旧准。又增义恭班剑为四十人，更申殊礼之命。固辞殊礼。

义恭性嗜不恒，与时移变，自始至终，屡迁第宅。与人游款，意好亦多不终。奢侈无度，不爱财宝，左右亲幸，一日乞与，或至一二百万；小有忤意，辄追夺之。大明时，资供丰厚，而用常不足。除市百姓物，无钱可还，民有通辞求钱者，辄题后作“原”字。善骑马，解音律，游行或二三百里，孝武恣其所之。东至吴郡，登虎丘山，又登无锡县乌山以望太湖。大明中撰国史，孝武自为义恭作传。

及永光中，虽任宰辅，而承事近臣戴法兴等常若不及。前废帝狂悖无道，义恭、元景谋欲废立，废帝率羽林兵于第害之，

并其四子。断析义恭支体，分裂腹胃，挑取眼睛以蜜渍之，以为鬼目粽。明帝定乱，令书“追崇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、丞相，领太尉、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、王如故。给九旒鸾辂，虎贲班剑百人，前后部羽葆、鼓吹，辎辘车”。泰始三年，又诏陪祭庙庭。

南郡王义宣，生而舌短，涩于言论。元嘉元年，封竟陵王，都督、南兖州刺史，迁中书监，中军将军，给鼓吹。时竟陵群蛮充斥，役刻民散，改封南谯王。十三年，出为江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初，武帝以荆州上流形胜，地广兵强，遗诏诸子次第居之。谢晦平后，以授彭城王义康，义康入相，次江夏王义恭，又以临川王义庆宗室令望，且临川烈武王有大功于社稷，义庆又居之。其后应在义宣，上以义宣人才素短，不堪居上流。十六年，以衡阳王义季代义庆，而以义宣为南徐州刺史。而会稽公主每以为言，上迟回久之。二十一年，乃以义宣都督七州诸军事、车骑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先赐中诏曰：“师护以在西久，比表求还，出内左右，自是经国常理，亦何必其应于一往。今欲听许，以汝代之。师护虽无殊绩，洁己节用，通怀期物，不恣群下。此信未易，在彼已有次第，为士庶所安，论者乃谓未议迁之。今之回换，更在欲为汝耳。汝与师护年时一辈，各有其美，方物之义，亦互有少劣，若今向事脱一减之者，既于西夏交有巨碍，迁代之讥，必归责于吾矣。”师护，义季小字也。义宣至镇，勤自课厉，政事修理。白皙，美须眉，长七尺五寸，腰带十围。多畜嫔媵，后房千余，尼媪数百，男女三十人。崇饰绮丽，费用殷广。进位司空，改侍中。

二十七年，魏军南侵，义宣虑寇至，欲奔上明。及魏军退，文帝诏之曰：“善修民务，不须营潜逃计也。”迁司徒、扬州

刺史，侍中如故。

元凶弑立，以义宣为中书监、太尉，领司徒。义宣闻之，实时起兵，征聚甲卒，传檄近远。会孝武入讨，义宣遣参军徐遗宝率众三千，助为先锋。孝武即位，以义宣为中书监、都督扬豫二州、丞相、录尚书六条事、扬州刺史，加羽葆、鼓吹，给班剑四十人，改封南郡王。追谥义宣所生为献太妃，封次子宜阳侯恺为南谯王。义宣固辞内任及恺王爵。于是改授都督八州诸军事、荆湘二州刺史，持节、侍中、丞相如故。降恺为宜阳县王，将佐以下，并加赏秩。

义宣在镇十年，兵强财富。既首创大义，威名着天下，凡所求欲，无不从。朝廷所下制度，意不同者，一不遵承。尝献孝武酒，先自酌饮，封送所余，其不识大体如此。

初，臧质阴有异志，以义宣凡弱，易可倾移，欲假手为乱，以成其奸。自襄阳往江陵见义宣，便尽礼；及至江州，每密信说义宣，以为“有大才，负大功，挟震主之威，自古眇有全者。宜在人前早有处分，不尔，一旦受祸，悔无所及”。义宣阴纳质言。而孝武闺庭无礼，与义宣诸女淫乱，义宣因此发怒，密治舟甲，克孝建元年秋冬举兵，报豫州刺史鲁爽、兖州刺史徐遗宝使同。爽狂酒失旨，其年正月便反。遣府户曹送版，以义宣补天子，并送天子羽仪。遗宝亦勒兵向彭城。义宣及质狼狈起兵，二月，加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，使僚佐悉称名。遣传奉表，以奸臣交乱，图倾宗社，辄征召甲卒，戮此凶丑。诏答之。太傅江夏王义恭又与义宣书，谕以祸福。

义宣移檄诸州郡，遣参军刘谏之、尹周之等率军下就臧质。雍州刺史朱修之起兵奉顺。义宣率众十万，发自江津，舳舻数百里。是日大风，船垂覆没，仅得入中夏口。以第八子悛为辅国将军，留镇江陵。遣鲁秀、朱昙韶万余人北讨朱修之。秀初

至江陵见义宣，既出，拊膺曰：“阿兄误人事，乃与痴人共作贼，今年败矣。”义宣至寻阳，与质俱下。质为前锋至鹤头，闻徐遗宝败，鲁爽于小岷授首，相视失色。孝武使镇北大将军沈庆之送爽首于义宣并与书，义宣、质并骇惧。

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谟舟师顿梁山洲内，东西两岸为却月城，营栅甚固。抚军柳元景据姑孰为大统，偏师郑琨、武念戍南浦。质径入梁山，去玄谟一里许结营。义宣屯芜湖。五月十九日，西南风猛，质乘风顺流攻玄谟西垒，冗从仆射胡子友等战失利，弃垒度就玄谟。质又遣将庞法起数千兵趣南浦，仍使自后掩玄谟。与琨、念相遇。法起战大败，赴水死略尽。义宣至梁山，质上出军东岸攻玄谟。玄谟分遣游击将军垣护之、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垒奋击，大败质军，军人一时投水。护之等因风纵火，焚其舟乘，风势猛盛，烟燭覆江。义宣时屯西岸，延火烧营殆尽。诸将乘风火之势，纵兵攻之，众一时奔溃。义宣与质相失，各单舸进走。东人士庶并归顺，西人与义宣相随者，船舸犹有百余。女先适臧质子，过寻阳，入城取女，载以西奔。至江夏，闻巴陵有军被抄断，回入径口，步向江陵。众散且尽，左右唯有十许人。脚痛不复能行，就民僦露车自载。无复食，缘道求告。至江陵郭外，竺超人具羽仪迎之，时带甲尚万余人。

义宣既入城，仍出听事见客。左右翟灵宝诫使抚慰众宾，以“臧质违指授之宜，用致失利，今治兵缮甲，更为后图。昔汉高百败，终成大业”。而义宣误云“项羽千败”。众咸掩口而笑。鲁秀、竺超人等犹为之爪牙，欲收合余烬，更图一决。而义宣惛垫，无复神守，入内不复出，左右腹心相率奔叛。鲁秀北走，义宣不复自立，欲随秀去。乃于内戎服，盛粮糗，带背刀，携息悒及所爱妾五人，皆着男子服相随。城内扰乱，白

刃交横，义宣大惧落马，仍便步地。超人送城外，更以马与之。超人还守城。

义宣冀及秀，望诸将送北入魏。既失秀所在，未出郭，将士逃尽，唯余慆及五妾两黄门而已。夜还向城，入南郡空廡，无床，席地至旦。遣黄门报超人，超人遣故车一乘，载送刺奸。义宣止狱户，坐地叹曰：“臧质老奴误我。”始与五妾俱入狱，五妾寻被遣出。义宣号泣语狱吏曰：“常日非苦，今日分别始是苦。”大司马江夏王义恭诸公王八座与荆州刺史朱修之书，言“义宣反道叛恩，便宜专行大戮”。书未达，修之已至江陵，于狱尽之。孝武听还葬旧墓。

长子恢年十一，拜南谯王世子。晋氏过江，不置城门校尉及卫尉官。孝武欲重城禁，故复置卫尉卿，以恢为侍中，领卫尉。卫尉之置，自恢始也。义宣反，录付廷尉，自杀。恢弟恺字景穆，生而养于宫中，宠均皇子。十岁封宜阳侯，孝武时进为王。义宣反问至，恺于尚书寺内着妇人衣，乘问讯车投临汝公孟诩，诩于妻室内为地窟藏之。事觉，并诩诛。其余并为修之所杀。

衡阳文王义季，幼而夷简，无鄙近之累。文帝为荆州，武帝使随往，由是特为文帝所爱。元嘉元年，封衡阳王。十六年，代临川王义庆为都督、荆州刺史。

先是义庆在任，遇巴、蜀扰乱，师旅应接，府库空虚。义季畜财节用，数年还复充实。队主续丰母老家贫，无以充养，遂不食肉。义季哀其志，给丰母月米二斛，钱一千，并制丰噉肉。义季素拙书，上听使人书启事，唯自署名而已。

尝大搜于郢，有野老带苦而耕，命左右斥之。老人拥耒对曰：“昔楚子盘游，受讥令尹，今阳和扇气，播厥之始，一日不作，人失其时。大王驰骋为乐，驱斥老夫，非劝农之意。”

义季止马曰：“此贤者也。”命赐之食。老人曰：“吁！愿大王均其赐也。苟不夺人时，则一时皆享王赐，老人不偏其私矣。斯饭也弗敢当。”问其名，不言而退。义季素嗜酒，自彭城王义康废后，遂为长夜饮，略少醒日。文帝诘责曰：“此非唯伤事业，亦自损性，皆汝所谖。近长沙兄弟皆缘此致故，将军苏征耽酒成疾，旦夕待尽。一门无此酣法，汝于何得之？”义季虽奉旨，酣纵不改成疾，以至于终。

二十一年，征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发州之日，帷帐器服诸应随刺史者，悉留之，荆楚以为美谈。

二十二年，迁徐州刺史。明年，魏攻边，北州扰动。义季虑祸，不欲以功勤自业，无他经略，唯饮酒而已。文帝又诏责之。

二十四年，薨于彭城。太尉江夏王义恭表解职迎丧，不许。上遣东海王祗迎丧，追赠司空。传国至孙，齐受禅，国除。

论曰：自古帝王之兴，虽系之于历数，至于经启多难，莫不兼藉亲贤。当于余祆内侮，荀、桓交逼，荆楚之势，同于累卵。如使上略未尽，一算或遗，则得丧之机，未可知也。烈武王揽群才，扬盛策，一举而扫勍寇，盖亦人谋之致乎。长沙虽位列台鼎，不受本根之寄，迹其行事，有以知武皇之则哲。庐陵以帝子之重，兼高明之姿，衅迹未彰，祸生忌克，痛矣！夫天伦犹子，分形共气，亲爱之道，人理斯同；富贵之情，其义则舛。善乎庞公之言：比之周公、管、蔡，若处茅屋之内，宜无放杀之酷。观夫彭城、南郡，其然乎。江夏地居爱子，位当上相，大明之世，亲礼冠朝，屈体降身，归于卑下，得使两朝暴主，永无猜色，历载踰十，以尊戚自保。及在永光，幼主南面，公旦之重，属有所归，自谓践冰之虑已除，泰山之安可恃，

曾未云几，而磔体分肌。古人以隐微致诚，斯为笃矣。衡阳晚存酒德，何先后之云殊，其将存覆车之鉴；不然，何以致于是也。

南史卷十四

列传第四 宋宗室及诸王下

宋文帝诸子 孝武诸子 孝明诸子

文帝十九男：元皇后生元凶劭，潘淑妃生始兴王浚，路淑媛生孝武帝，吴淑仪生南平穆王铄，高修仪生庐陵昭王绍，殷修华生竟陵王诞，曹婕妤生建平宣简王宏，陈修容生东海王祎，谢容华生晋熙王昶，江修容生武昌王浑，沉婕妤生明帝，杨美人生始安王休仁，邢美人生山阳王休佑，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，董美人生鄱阳哀王休业，颜美人生临庆冲王休倩，陈美人生新野怀王夷父，荀美人生桂阳王休范，罗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。绍出继庐陵孝献王义真。

元凶劭字休远，文帝长子也。帝即位后，谅闇中生劭，故秘之。元嘉三年闰正月方云劭生。自前代人君即位后，皇后生太子，唯殷帝乙践阼，正妃生纆，至此又有劭焉。

始生三日，帝往视之，簪帽甚坚，无风而坠于劭侧，上不悦。初命之曰劭，在文为召刀，后恶焉，改刀为力。年六岁，拜为皇太子，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，为更筑宫，制度严丽。年十二，出居东宫，纳黄门侍郎殷淳女为妃。十三加元服。好读史传，尤爱弓马。及长，美须眉，大眼方口，长七尺四寸。亲览宫事，延宾客，意之所欲，上必从之。东宫置兵与羽林等。

十七年，劭拜京陵，大将军彭城王义康、竟陵王诞、桂阳侯义融并从。

二十七年，上将北侵，劭与萧思话固谏，不从。魏太武帝至瓜步，上登石头城，有忧色。劭曰：“不斩江湛、徐湛之，无以谢天下。”上曰：“北伐自我意，不关二人；但湛等不异耳。”由是与江、徐不平。

上时务本业，使宫内皆蚕，欲以讽励天下。有女巫严道育夫为劫，坐没入奚官。劭姊东阳公主应合婢王鸚鹄白公主道育通灵，主乃白上托云善蚕，求召入。道育云：“所奉天神，当赐符应。”时主夕卧，见流光相随，状若萤火，遂入巾箱化为双珠，圆青可爱。于是主及劭并信惑之。始兴王浚素佞事劭，并多过失，虑上知，使道育祈请，欲令过不上闻。歌舞咒诅，不舍昼夜。道育辄云：“自上天陈请，必不泄露。”劭等敬事，号曰天师。后遂为巫蛊，刻玉为上形像，埋于含章殿前。

初，东阳公主有奴陈天兴，鸚鹄养以为子而与之淫通。鸚鹄、天兴及宁州所献黄门庆国并与巫蛊事，劭以天兴补队主。东阳主薨，鸚鹄应出嫁，劭虑言语泄，与浚谋之，嫁与浚府佐吴兴沉怀远为妾。不启上，虑事泄，因临贺公主微言之。上后知天兴领队，遣阍人奚承祖让劭曰：“汝间用队主副尽是奴邪？欲嫁者又嫁何处？”劭答：“南第昔属天兴求将吏驱使，视形容粗健，便兼队副；下人欲嫁者犹未有处。”时鸚鹄已嫁怀远矣。劭惧，书告浚，并使报临贺主，上若问嫁处，当言未定。浚答书曰：“启此事多日，今始来问，当是有感发之者。计临贺故不应翻覆言语，自生寒热也。此姥由来挟两端，难可孤保，正尔自问临贺冀得审实也。其若见问，当作依违答之。天兴先署佞人府位，不审监上当无此簿领，可急宜鞫之。殿下已见王未？宜依此具令严自躬上启闻。彼人若为不已，政可促其余命，

或是大庆之渐。”凡劭、浚相与书类如此。所言皆为名号，谓上为“彼人”，或以为“其”；谓太尉江夏王义恭为“佞人”；东阳主第在西掖门外，故云“南第”。王即鸚鵡姓。“躬上启闻”者，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。鸚鵡既适怀远，虑与天兴私通事泄，请劭杀之。劭密使人害天兴。既而庆国谓往来唯有二人，天兴既死，虑将见及，乃以白上。上惊惋，即收鸚鵡家，得劭、浚手书，皆咒诅巫蛊之言。得所埋上形像于宫内。道育叛亡，捕之不得。上诘责劭、浚，劭、浚唯陈谢而已。道育变服为尼，逃匿东宫。浚往京口，又以自随，或出止人张旸家。上谓江夏王义恭曰：“常见典籍有此，谓止书传空言，不意亲睹。劭南面之日，非复我及汝事。汝儿子多，将来遇此不幸耳。”

先是二十八年，彗星起毕、昴，入太微，扫帝坐端门，灭翼、轸。二十九年，荧惑逆行守氏，自十一月霖雨连雪，阳光罕曜。时道士范材修炼形术，是岁自言死期，如期而死。既殒，江夏王疑其仙也，使开棺视之，首如新刳，血流于背，上闻而恶焉。

三十年正月，大风飞霰且雷，上忧有窃发，辄加劭兵，东宫实甲万人。其年二月，浚自京口入朝，当镇江陵，复载道育还东宫，欲将西上。有告上云：“京口人张旸家有一尼服食，出入征北内，似是严道育。”上使掩得二婢，云：“道育随征北还都。”上惆怅惋骇，须检覆，废劭赐浚死。初，浚母卒，命潘淑妃养以为子。淑妃爱浚，浚心不附。妃被宠，上以谋告之。妃以告浚，浚报劭，因有异谋。每夜飡将士，或亲自行酒，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、斋帅张超之、任建之谋之。

其月二十一日夜，诈作上诏，云：“鲁秀谋反，汝可平明率众入。”因使超之等集素所养士二千余人皆被甲，云“有所讨”。宿召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及左卫率袁淑、中舍人殷仲

素、左积弩将军王正见并入，告以大事，自起拜斌等，因流涕。并惊愕。明旦，劭以朱服加戎服上，乘画轮车，与萧斌同载，卫从如常入朝仪，从万春门入。旧制，东宫队不得入城，劭语门卫云：“受诏有所收讨。”令后速来，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东中华门。及斋合，拔刃径上合殿。上其夜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屏人语，至旦烛犹未灭，门阶户席并无侍卫。上以几自鄣，超之行杀，上五指俱落，并杀湛之。劭进至合殿中合，文帝已崩。出坐东堂，萧斌执刀侍直，呼中书舍人顾嘏。嘏惧，不时出，及至，问曰：“欲共见废，何不早启。”未及答，斩之。遣人于崇礼闼，杀吏部尚书江湛。文帝左细仗主卜天与攻劭于东堂，见杀。又使人入杀潘淑妃，剖其心观其邪正。使者阿旨，答曰：“心邪。”劭曰：“邪佞之心，故宜邪也。”又杀文帝亲信左右数十人。急召始兴王浚率众屯中堂。

劭即伪位，百僚至者裁数十人，乃为书曰：“徐湛之弑逆，吾勒兵入殿，已无所及。今罪人斯得，元凶克殄，可大赦，改元为太初。”素与道育所定也。萧斌曰：“旧踰年改元。”劭以问侍中王僧绰，僧绰曰：“晋惠帝即位便改年。”劭喜而从之。初使萧斌作诏，斌辞以不文，乃使王僧绰。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，太史奏：“东方有急兵，其祸不测，宜列万人兵于太极前殿，可以销灾。”上不从。及劭弑逆，闻而叹曰：“几误我事。”乃问太史令曰：“我得几年。”对曰“得十年”。退而语人曰：“十旬耳。”劭闻而怒，驱杀之。

即位讫，便称疾还入永福省，然后迁大行皇帝升太极殿，以萧斌为尚书仆射，何尚之为司空。大行大敛，劭辞疾不敢出。先给诸处兵仗，悉收还武库。遣人谓鲁秀曰：“徐湛之常欲相危，我已为卿除之。”使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对掌军队。以侍中王僧绰为吏部尚书，司徒左长史何偃为侍中。

成服日，劭登殿临灵，号恸不自持。博访公卿，询求政道，遣使分行四方。分浙江以东五郡为会州，省扬州，立司隶校尉，以殷冲补之。以大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太保，司徒南谯王义宣为太尉。荆州刺史始兴王浚进号骠骑将军，王僧绰以先豫废立见诛。长沙王瑾弟楷、临川王焯、桂阳侯覬、新渝侯玠，并以宿恨死。礼官希旨，谥文帝不敢尽美称，谥曰中宗景皇帝。及闻南谯王义宣、随王诞等起义师，悉聚诸王于城内。移江夏王义恭住尚书下舍，分义恭诸子住侍中下省。

四月，立妻殷为皇后。

孝武檄至，劭自谓素习武事，谓朝士曰：“卿等助我理文书，勿厝意戎阵。若有寇难，吾当自出，唯恐贼虏不敢动耳。”中外戒严。防孝武世子于侍中省，南谯王义宣诸子于太仓空屋。劭使浚与孝武书，言“上亲御六师，太保又执钺临统，吾与乌羊相寻即道。上圣恩每厚法师，令在殿内住，想弟欲知消息，故及”。乌羊者，南平王铄，法师，孝武世子小名也。

劭欲杀三镇士庶家口，江夏王义恭、何尚之说曰：“凡举大事，不顾家口；且多是驱逼。今忽诛其余累，政足坚彼意耳。”劭乃下书，一无所问。

浚及萧斌劝劭勒水军自上决战，江夏王义恭虑义兵仓卒，船舫陋小，不宜水战。乃进策以为“宜以近待之，远出则京师空弱，东军乘虚，容能为患。不如养锐待期”。劭善其议。萧斌厉色曰：“南中郎二十年少，业能建如此大事，岂复可量。”劭不纳。疑朝廷旧臣不为之用，厚抚王罗汉、鲁秀，悉以兵事委之，多赐珍玩美色以悦其志。罗汉先为南平王铄右军参军，劭以其有将用，故以心膂委焉。或劝劭保石头城者，劭曰：“昔人所以固石头，俟诸侯勤王耳。我若守此，谁当见救，唯应力战决之。”日日自出行军，慰劳将士。使有司奏立子伟之为

皇太子。

及义军至新亭，劭登朱雀门躬自督战。将士怀劭重赏，皆为之力战。将克，而鲁秀打退鼓，军乃止，为柳元景等所乘，故大败。褚湛之携二子与檀和之同归顺，劭惧，走还台城。其夜，鲁秀又南奔。二十五日，江夏王义恭单马南奔，劭遣浚杀义恭诸子，以辇迎蒋侯神像于宫内，乞恩，拜为大司马，封钟山郡王，苏侯为骠骑将军。使南平王铄为祝文，罪状孝武。二十七日，临轩，拜子伟之为皇太子，百官皆戎服，劭独衮衣，下书大赦，唯孝武、刘义恭、义宣、诞不在原例。

五月三日，鲁秀等攻大航，钩得一船。王罗汉昏酣作妓，闻官军已度，惊放仗归降。是夜，劭闭守六门，于门内凿堑立栅，以露车为楼。城内沸乱，将吏并踰城出奔。劭使詹叔儿烧辇及衮冕服。萧斌闻大航不守，惶窘不知所为，宣令所统皆使解甲，寻戴白幡来降，即于军门伏诛。

四日，劭腹心白直诸同逆先屯阖闾门外，并走还入殿。程天祚与薛安都副谭金因而乘之，即得俱入。臧质从广莫门入，同会太极殿前。即斩太子左卫率王正见，建平、东海等七王并号哭俱出。劭穿西垣入武库井中，副队高禽执之。浚率左右数十人，与南平王铄于西门出，俱南奔，于越城遇江夏王义恭。浚下马，曰：“南中郎今何在？”义恭曰：“已君临万国。”又称字曰：“虎头来，得无晚乎？”义恭曰：“恨晚。”又曰：“故当不死？”义恭曰：“可诣行阙请罪。”又曰：“未审犹能得一职自效不？”义恭又曰：“此未可量。”勒与俱自归，命于马上斩首。

浚字休明，将产之夕，有鵬鸣于屋上，闻者莫不恶之。元嘉十三年，年八岁，封始兴王。浚少好文籍，资质端妍，母潘淑妃有盛宠。时六宫无主，潘专总内政。浚人才既美，母又至

爱，文帝甚所留心。与建平王宏、侍中王僧绰、中书郎蔡兴宗等，并以文义往复。

初元皇后性忌，以潘氏见幸，恚恨致崩。故劭深病潘氏及浚。浚虑将来受祸，乃曲意事劭，劭与之遂善。多有过失，屡为上所让，忧惧，乃与劭共为巫蛊。后出镇京口，乃因员外散骑侍郎徐爱求镇江陵，又求助于尚书仆射徐湛之。而尚书令何尚之等咸谓浚太子次弟，不应远出。上以上流之重，宜有至亲，故以浚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加都督，领护南蛮校尉。浚入朝，遣还京口，为行留处分。至京口数日而巫蛊事发，时二十九年七月也。上惋叹弥日，谓潘淑妃曰：“太子图富贵，更是一理，虎头复如此，非复思虑所及。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邪？”明年荆州事方行。二月，浚还朝。十四日，临轩受拜。其日，藏严道育事发，明旦浚入谢，上容色非常，其夕即加诘问。浚唯谢罪。潘淑妃抱浚泣曰：“汝始咒诅事发，犹冀刻己思愆，何意忽藏严道育。今日用活何为，可送药来，吾当先自取尽，不忍见汝祸败。”浚奋衣去，曰：“天下事寻自判，必不上累。”

劭入弑之旦，浚在西州。府舍人朱法瑜曰：“台内叫唤，宫门皆闭，道上传太子反，未测祸变所至。”浚阳惊曰：“今当奈何。”浚未得劭信，不知事之济不，骚扰不知所为。将军王庆曰：“今宫内有变，未知主上安危，预在臣子，当投袂赴难。”浚不听。俄而劭遣张超之驰马召浚，浚问状讫，即戎服乘马而去。朱法瑜固止浚，浚不从。至中门，王庆又谏不宜从逆。浚曰：“皇太子令，敢有复言者斩。”及入见劭，劝杀荀赤松等。劭谓浚曰：“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。”浚曰：“此是下情由来所愿。”其悖逆如此。劭将败，劝劭入海，辇珍宝缯帛下船。

及劭入井，高禽于井出之。劭问天子何在，禽曰：“至尊近在新亭。”将劭至殿前，臧质见之恸哭。劭曰：“天地所不覆载，丈人何为见哭。”质因辨其逆状，答曰：“先朝当见枉废，不能作狱中囚。问计于萧斌，斌见劝如此。”又语质曰：“可得为乞远徙不？”质曰：“主上近在航南，自当有处分。”缚劭马上，防送军门。及至牙下，据鞍顾望。太尉江夏王义恭与诸王共临视之，义恭曰：“我背逆归顺，有何大罪，顿杀十二儿。”劭曰：“杀诸弟此一事负阿父。”江湛妻庾氏乘车骂之，庞秀之亦加诮让。劭厉声曰：“汝辈复何烦尔。”先杀其四子，语南平王铄曰：“此何有哉。”乃斩于牙下。临刑叹曰：“不图宋室一至于此。”劭、浚及其子并梟首大航，暴尸于市。劭妻殷氏赐死于廷尉，临刑谓狱丞江恪曰：“汝家骨肉相残，何以枉杀天下无罪人。”恪曰：“受拜皇后，非罪而何。”殷氏曰：“此权时耳，当以鸚鵡为后也。”浚妻褚氏，丹阳尹湛之之女。湛之南奔之始，即见离绝，故免于诛。其余子女妾媵并于狱赐死。投劭、浚尸首于江，其余同逆及王罗汉等皆伏诛。张超之闻兵入，遂至合殿故基，止于御床之所，为乱兵所杀，剖腹剖心，齧割其肉，诸将生噉之。焚其头骨。时不见传国玺，问劭，云在严道育处。就取得之。道育、鸚鵡并都街鞭杀，于石头四望山焚其尸，扬灰于江。毁劭东宫所住斋，污渚其处。封高禽新阳县男。追赠潘淑妃为长宁园夫人，置守冢。伪司隶校尉殷冲、丹阳尹尹弘并赐死。冲为劭草立符文，又妃叔父；弘为劭简配兵士，尽其心力故也。

南平穆王铄字休玄，文帝第四子也。元嘉十六年，年九岁，封南平王，少好学，有文才，未弱冠，拟古三十余首，时人以为亚迹陆机。二十二年，为南豫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时文帝方事外略，罢南豫州并寿阳，以铄为豫州刺史，领安蛮校尉。

二十六年，魏太武围汝南悬瓠城，行汝南太守陈宪保城自固，魏作高楼施弩射城内，城内负户以汲。又毁佛图，取金像以为大钩，施之冲车端以牵楼堞。城内有一沙门颇有机思，辄设奇以应之。魏人以虾蟆车填堑，肉薄攻城，死者与城等，遂登尸以陵城。宪锐气愈奋，战士无不一当百，杀伤万计，汝水为之不流。相拒四十余日，铄遣安蛮司马刘康祖与宁朔将军臧质救之，魏人烧攻具而退。

元凶弑立，以铄为侍中、录尚书事。劭迎蒋侯神于宫内，疏孝武年讳厌咒，祈请假授位号，使铄造策文。及义军入宫，铄与浚俱归孝武。浚即伏法。上迎铄入宫，当时仓卒失国玺，事宁更铸给之。进侍中、司空，领兵置佐。以国哀未阕，让侍中。

铄既归义最晚，常怀忧惧，每于眠中蹶起坐，与人语亦多谬僻。语家人云：“我自觉无复魂守。”铄为人负才狡竞，每与兄弟计度艺能，与帝又不能和，食中遇毒，寻薨。赠司徒，加以楚穆之谥。三子：敬猷、敬深、敬先。

敬深封南安县侯，敬先继庐陵王绍，前废帝景和末，召铄妃江氏入宫，命左右于前逼之。江氏不受命，谓曰：“若不从，当杀汝三子。”江氏犹不从，于是遣使于第杀敬猷、敬深、敬先等，鞭江氏一百。其夕废帝亦殒。明帝即位，追赠敬猷侍中，谥曰怀。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临贺王子产字孝仁为南平王，继铄后，未拜被杀。泰始五年，立晋平王休佑第七子宣曜为南平王，继铄。休佑死，宣曜被废还本。后废帝元徽元年，立衡阳恭王凝第二子伯玉为南平王，继铄后，升明三年被诛。

竟陵王诞字休文，文帝第六子也。元嘉二十年，年十一，封广陵王。二十六年，为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以广陵凋弊，改封随郡王。上欲大举侵魏，以襄阳外接关河，欲广其资力，乃

罢江州军府，文武悉配雍州，湘州入台租税杂物，悉给襄阳，及大举北侵，命诸藩并出师，皆奔败，唯诞遣中兵参军柳元景克弘农、关、陕。元凶立，以扬州浙江西属司隶校尉，浙江东五郡立会州，以诞为刺史。

孝武入讨，遣宁朔将军顾彬之受诞节度，诞遣参军刘季之举兵与彬之并。遇劭将华钦、庾遵于曲阿之奔牛塘，大败之。事平，以诞为荆州刺史，加都督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诞以位号正与浚同，恶之，请求回改，乃进号骠骑将军，加班剑二十人。南谯王义宣不肯就征，以诞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开府如故。改封竟陵王。诞性恭和，得士庶之心，颇有勇略。

明年义宣反，有荆、江、兖、豫四州之力，势震天下。上即位日浅，朝野大惧。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，诞固执不可，曰：“奈何持此座与人。”帝加诞节，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门。上流平定，诞之力也。诞初讨元凶，豫同举兵，有奔牛之捷，至是又有殊勋。上性多猜，颇相疑惮。而诞造立第舍，穷极工巧，园池之美，冠于一时。多聚材力之士实之。第内精甲利器，莫非上品。上意愈不平。

孝建二年，以司空太子太傅出为都督南徐州刺史。上以京口去都密迩，犹疑之。

大明元年秋，又出为南兖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诞知见猜，亦潜为之备。至广陵，因魏侵边，修城隍，聚粮练甲。嫌隙既着，道路常云诞反。

三年，建康人陈文绍诉父饶为诞府史，恒使入山图画道路，不听归家。诞大怒，使人杀饶。吴郡人刘成又诉称息道龙伏事诞，见诞在石头城内修乘舆法物，习唱警蹕，向伴侣言之。诞知，密捕杀道龙。豫章人陈谈之又上书称弟咏之在诞左右，见

诞与左右庄庆、傅元礼等潜图奸逆，常疏陛下年纪姓讳，往巫郑师怜家咒诅。咏之与建康右尉黄达往来，诞疑其宣漏，诬以罪被杀。

其年四月，上使有司奏诞罪恶，宜绝属籍，削爵土，收付法狱。上不许。有司又固请，乃贬爵为侯，遣令之国。

上将谋诞，以义兴太守垣闾为兖州刺史，配以羽林禁兵。遣给事中戴明宝随闾袭诞，使闾以之镇为名。闾至广陵，诞未悟也。明宝夜报诞典签蒋成使为内应，成以告府舍人许宗之，宗之告诞。诞惊起，召录事参军王玠之曰：“我何罪于天，以至此。”斩蒋成，勒兵自卫。遣腹心率壮士击明宝等破之，闾即遇害，明宝逃自海陵界还。

上遣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讨诞，诞奉表投之城外，自申于国无负，并言帝宫闾之丑。孝武忿诞深切，凡诞左右腹心同籍期亲并诛之，死者千数。车驾出顿宣武堂，内外纂严。诞见众军大集，欲弃城北走，行十余里，众并不欲去，请诞乃还城。

五月十九日夜，有流星长十余丈从西北来坠城内，是谓天狗。占曰：“天狗所坠，下有伏尸流血。”广陵城旧不开南门，云“开南门者不利其主”。诞乃开焉。彭城邵领宗在城内阴结死士欲袭诞，先欲布诚于庆之，乃说诞求为间构，见许。领宗既出致诚毕，复还城内。事泄，诞鞭二百，考问不伏，遂支解之。

上遣送章二纽：其一曰“竟陵县开国侯，食邑千户”。募赏禽诞。其二曰“建兴县开国男，食邑三百户”。募赏先登。若克外城举一烽，克内城举二烽，禽诞举三烽。

七月二日，庆之进军，克其外城，乘胜又克小城。诞闻军入，走趣后园坠水，引出杀之，传首建邺，因葬广陵，贬姓留氏。帝命城中无大小悉斩，庆之执谏，自五尺以下全之，于是

同党悉伏诛。城内女口为军赏，男丁杀为京观，死者尚数千人，每风晨雨夜有号哭之声。诞母殷、妻徐并自杀。追赠殷长宁园淑妃。

初，诞为南徐州刺史，在京口，夜大风飞落屋瓦，城门鹿床倒覆，诞心恶之。及迁镇广陵，将入城，冲风暴起，扬尘，昼晦。又尝中夜闲坐，有赤光照室，见者莫不骇愕。诞左右侍直，眠中梦人告之曰：“官须发为稍耗。”既觉已失髻矣，如此者数十人。诞甚怪惧。大明二年，发人筑广陵城，诞循行，有人干舆，扬声大骂曰：“大兵寻至，何以辛苦百姓。”诞使执之，问其本末。答曰：“姓夷名孙，家在海陵。天公与道佛先议，欲烧除此间人。道佛苦谏，强得至今。大祸将至，何不立六慎门。”诞问“六慎门云何”？答曰：“古有言，祸不过六慎门。”诞以其言狂悖，杀之。又五音士忽狂易见鬼，惊怖啼哭曰：“外军围城，城上张白布帆。”诞执录二十余日乃杀。城陷之日，云雾晦冥，白虹临北门，亘属城内。

八年，前废帝即位，义阳王昶为徐州刺史，道经广陵，至墓尽哀，表请改葬诞。诏葬诞及妻子并以庶人礼。明帝泰始四年，又改葬，祭以少牢。

王玠之，琅邪人，有才局。其五子悉在建邺。玠之尝乘城，庆之缚其五子，示而招之，许以富贵。玠之曰：“吾受主王厚恩，不可以二心。三十之年，未获死所耳，安可以私亲诱之。”五子号叫于外，呼其父。及城平，庆之悉扑杀之。

建平宣简王宏字休度，文帝第七子也。早丧母。元嘉二十一年，年十一，封建平王。宏少而闲素，笃好文籍，文帝宠爱殊常，为立第于鸡笼山，尽山水之美。建平国职高他国一阶，历位中护军，中书令。

元凶弑立，孝武入讨，劭录宏殿内，自拔莫由。孝武先尝

以一手板与宏，宏遣左右亲信周法道赍手板诣孝武。事平，以为尚书左仆射，使迎太后。还加中军将军、中书监。为人谦俭周慎，礼贤接士，明达政事，上甚信仗之。转尚书令。宏少多病，求解尚书令。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未拜薨。追赠司徒。上痛悼甚至，每朔望出临灵，自为墓志铭并诔。五年，益诸弟国各千户，薨者不在其例，唯宏追益。子景素嗣。

景素少有父风，位南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桂阳王休范为逆，景素虽纂集兵众以赴朝廷为名，而阴怀两端。及事平，进号镇北将军。

景素好文章书籍，招集才义之士，以收名誉，由是朝野属意。而后废帝狂凶失道，内外皆谓景素宜当神器；唯废帝所生陈氏亲戚疾忌之，而杨运长、阮佃夫并明帝旧隶，贪幼主以久其权，虑景素立，不见容于长主，深相忌惮。

元徽三年，景素防合将军王季符恨景素，因奔告之。运长等便欲遣军讨之。齐高帝及卫将军袁粲以下并保持之，景素亦驰遣世子延龄还都，具自申理。运长等乃徙季符于梁州，又夺景素镇北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自是废帝狂悖日甚，朝野并属心景素。陈氏及运长等弥相猜疑。景素因此稍为自防之计，多以金帛结材力之士。时大臣诛夷，孝武诸子孙或杀或废，无复在朝者。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，而谤声日积，深怀忧惧。尝与故吏刘璉独处曲台，有鹊集于承尘上，飞鸣相追。景素泫然曰：“若斯鸟者，游则参于风烟之上，止则隐于林木之下，饥则啄，渴则饮，形体无累于物，得失不关于心，一何乐哉。”

时废帝单马独出，游走郊野。辅国将军曹欣之等谋候废帝出行，因聚众作难，事克，奉景素。景素每禁之，未欲匆匆举动。运长密遣伶人周天赐伪投景素劝为异计，景素知即斩之，送首还台。

四年七月，羽林监垣祗祖奔景素，言台城已溃。景素信之，即举兵。运长等常疑景素有异志，即纂严。景素本乏威略，不知所为，竟为台军破，斩之。即葬京口。

景素性甚仁孝，事献太妃，朝夕不违侍养。太妃有不安，景素傍行蓬发。与人言响响，常恐伤其情。又甚俭素，为荆州时，州有高斋刻楹柏构，景素竟不处。朝廷欲赐以甲第，辞而不当。两宫所遗珍玩，坐于笥篋。食常不过一肉，器用瓦素。时有献镂玉器，景素顾主簿何昌宇曰：“我持此安所用哉。”乃谢而反之。及败后，昌宇与故记室王摛等上书讼其冤。齐受禅，景素故秀才刘璉又上书述其德美，陈冤，并不见省。至齐武帝即位，下诏曰：“宋建平王刘景素，名父之子，虽末路失图，而原心有本。可听以礼葬旧茔。”

庐江王祗字休秀，文帝第八子也。元嘉二十二年，年十一，封东海王。大明七年，进位司空。明帝践阼，进太尉，封庐江王。初，废帝目祗似驴，上以废帝之言类，故改封焉。

文帝诸子，祗尤凡劣，诸兄弟并蚩鄙之。南平王铄薨，子敬深婚，祗视之，白孝武借伎。孝武答曰：“婚礼既不举乐，且敬深孤苦，伎非宜也。”至是明帝与建安王休仁诏曰：“人既不比数西方公，汝便为诸王之长。”时祗住西州，故谓之西方公。泰始五年，河东柳欣慰谋反，欲立祗，祗与相酬和。欣慰结征北谘议参军杜幼文，幼文具奏其事。上暴其罪恶，黜为南豫州刺史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上遣腹心杨运长领兵防卫。明年，又令有司奏祗怨怼，逼令自杀，葬宣城。

晋熙王昶字休道，文帝第九子也。元嘉二十二年，年十岁，封义阳王。大明中，位中书令、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废帝即位，为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昶轻鄙褊急，不能事孝武，大明中常被嫌责，人间常言昶当有异志。

废帝既诛群公，弥纵狂惑，常语左右曰：“我即大位来，遂未戒严，使人邑邑。”江夏王义恭诛后，昶表求入朝，遣典签蘧法生衔使。帝谓法生：“义阳与太宰谋反，我政欲讨之，今知求还，甚善。”又问法生：“义阳谋反，何不启？”法生惧，走还彭城，帝因此北讨。法生至，昶即起兵，统内诸郡并不受命。昶知事不捷，乃夜开门奔魏，弃母妻，唯携妾一人，作丈夫服骑马自随。在道慷慨为断句曰：“白云满鄣来，黄尘半天起。关山四面绝，故乡几千里。”因把姬手南望恸哭，左右莫不哀哽。每节悲恸，遥拜其母。

昶家还都，二妾各生一子，明帝即位，名长者曰思远，小者曰怀远，寻并卒。帝以金千两赎昶于魏不获，乃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绥继昶，封为晋熙王。明帝既以燮继昶，乃诏曰：“晋熙国太妃谢氏，沉刻无亲，物理罕比，骨肉至亲，尚相弃蔑，况以义合，免苦为难。可还其本家，削绝蕃秩。”

先是，改谢氏为射氏。元徽元年，燮年四岁，以为郢州刺史。明年，复昶所生谢氏为晋熙国太妃。齐受禅，燮降封阴安县公，谋反赐死。

武昌王浑字休深，文帝第十子也。元嘉二十四年，年九岁，封汝阴王。后徙武昌。

浑少而凶戾，尝忿左右，拔防身刀斫之。元凶弑立，以为中书令。山陵夕，裸身露头往散骑省戏，因弯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，以为笑乐。

孝建元年，为雍州刺史，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、宁蛮校尉。至镇，与左右人作文檄，自称楚王，号年为元光，备置百官以为戏笑。长史王翼之得其手迹，封呈孝武。上使有司奏免为庶人，下太常绝属籍，使付始安郡，逼令自杀。即葬襄阳。大明四年，听还葬母江太妃墓次。明帝即

位，追封武昌县侯。

建安王休仁，文帝第十二子也。元嘉二十九年，年十岁，立为建安王。前废帝景和元年，累迁护军将军。时帝狂悖无道，诛害群公，忌惮诸父，并聚之殿内，驱捶陵曳，无复人理。休仁及明帝、山阳王休佑形体并肥壮，帝乃以笼盛称之，以明帝尤肥，号为猪王。号休仁为杀王，休佑为贼王。以三王年长，尤所畏惮，故常录以自近，不离左右。东海王祗凡劣，号之驴王。桂阳王休范、巴陵王休若年少，故并得从容。尝以木槽盛饭，内诸杂食，搅令和合，掘地为坑阱，实之以泥水。裸明帝内坑中，以槽食置前，令以口就槽中食之，用为欢笑。欲害明帝及休仁、休佑，前后以十数。休仁多计数，每以笑调佞谀，训悦之，故得推迁。常于休仁前，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杨太妃。左右并不得已顺命，至右卫将军刘道隆，道隆欢以奉旨，尽诸丑状。时廷尉刘蒙妾孕临月，帝迎入后宫，冀其生男，欲立为太子。明帝尝忤旨，帝怒，乃裸之，缚其手脚，以杖贯手脚内，使担付太官，即日屠猪。休仁笑谓帝曰：“未应死。”帝问其故，休仁曰：“待皇太子生，杀猪取肝肺。”帝意解，曰：“且付廷尉。”一宿出之。

帝将南游荆、湘二州，明旦欲杀诸父便发，其夕被杀于华林园。休仁即日便执臣礼于明帝。时南平王敬猷、庐陵王敬先兄弟被害，犹未殡敛，休仁、休佑同载临之，开帷欢笑，鼓吹往反，时人咸非焉。

明帝以休仁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，给三望车。时刘道隆为护军，休仁求解职，曰：“臣不得与此人同朝。”上乃赐道隆死。寻诸方逆命，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增班剑为三十人，出据兽槛，进赭圻。寻领太子太傅，总统诸军。中流平定，休仁之力也。明帝初与苏侯神结为兄弟，以祈福助。及

事平，与休仁书曰：“此段殊得苏兄神力。”

休仁年与明帝相亚，俱好文籍，素相爱。及废帝世，同经艰危，明帝又资其权譎之力。泰始初，四方逆命，休仁亲当矢石，大勋克建，任总百揆，亲寄甚隆，四方辐凑。上甚不悦。休仁悟其旨，表解扬州，见许。进位太尉，领司徒，固让。又加漆轮车，剑履升殿。受漆轮车，固辞剑履。

明帝末年多忌，休仁转不自安。及杀晋平王休佑，其年上疾笃，与杨运长为身后计。运长等又虑帝晏驾后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，其辈不得执权，弥赞成上使害诸王。及上疾暴甚，内外皆属意休仁。主书以下皆往东府诣休仁所亲信，豫自结纳。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惧。上与运长等定谋，召休仁入宿尚书下省，其夜遣人赍药赐休仁死，休仁对使者骂曰：“上有天下，谁之功也。孝武以诛子孙而至于灭，令复遵覆车，枉杀兄弟，奈何忠臣抱此冤滥！我大宋之业，其能久乎。”上疾久，虑人情同异，自力乘舆出端门，休仁死后乃入。诏称其自杀，宥其二子，并全封爵。有司奏请降休仁为庶人，绝属籍，儿息悉徙远郡。诏休仁特降为始安县王，并停子伯融等流徙，听袭封爵。及帝疾甚，见休仁为祟，叫曰：“司徒小宽我。”寻崩。伯融，妃殷氏所生。殷氏，吴兴太守冲女也。范阳祖翻有医术，姿貌又美，殷氏有疾，翻入视脉，悦之，遂与奸。事泄，遣还家赐死。

晋平刺王休佑，文帝第十三子也。孝建二年，年十一，封山阳王。明帝即位，以山阳荒弊，改封晋平王，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

休佑素无才能，强梁自用。大明之世，不得自专，至是贪淫好财色，在荆州多营财货。以短钱一百赋人，田登就求白米一斛，米粒皆令彻白；若碎折者悉不受。人间余此米一斗一百。至时又不受米，评米责钱，凡诸求利皆如此。百姓嗷然，不复

堪命。征为南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上以休佑贪虐，不可莅人，留之都下，遣上佐行府州事。

休佑狠戾，前后忤上非一。在荆州时，左右范景达善弹棋，上召之，休佑留不遣。上怒诘责之，且虑休佑将来难制，欲方便除之。七年二月，车驾于岩山射雉，有一雉不肯入场，日暮将反，留休佑射之，令不得雉勿归。休佑时从在黄麾内，左右从者并在部伍后。休佑便驰去，上遣左右数人随之。上既还，前驱清道，休佑人从悉散，不复相得。上遣寿寂之等诸壮士追之，日已欲闇，与休佑相及，蹴令坠马。休佑素勇壮，有气力，奋拳左右排击，莫得近。有一人自后引阴，因顿地，即共拉杀之。遣人驰白上，行唱骠骑落马，上闻惊曰：“骠骑体大，落马殊不易。”即遣御医上药相系至，顷之休佑左右人至，久已绝矣。舆以还第，赠司空。时巴陵王休若在江陵，其日即驰信报休若曰：“吾与骠骑南山射雉，骠骑马惊，与直阁夏文秀马相蹋，文秀堕地，骠骑失控，马重惊，触松树坠地落砢中，时顿闷，故驰报弟。”其年五月，追免休佑为庶人，十三子并徙晋平。

明帝寻病，见休佑为崇，使使至晋平抚其诸子。帝寻崩。废帝元徽元年，听诸子还都。顺帝升明三年，称谋反，并赐死。

海陵王休茂，文帝第十四子也。孝建二年，年十一，封海陵王。大明二年，为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、北中郎将、宁蛮校尉。时司马庾深之行府州事，休茂性急欲自专，深之及主帅每禁之。常怀忿，因左右张伯超至所亲爱，多罪过，主帅常加诃责。伯超惧罪，谓休茂曰：“主帅密疏官罪，欲以启闻。”休茂曰：“今为何计？”伯超曰：“唯杀行事及主帅，举兵自卫，纵不成，不失入虏中为王。”休茂从之，夜使伯超等杀司马庾深之，集兵建牙驰檄。休茂出城行营，谏议参军沉畅之等闭门拒之。

城陷，斩畅之。其日，参军尹玄度起兵攻休茂，禽之，斩首。母妻皆自杀，同党悉伏诛。有司奏绝休茂属籍，贬姓为留，不许。即葬襄阳。

鄱阳哀王休业，文帝第十五子也。孝建二年，年十一，封鄱阳王。三年薨，以山阳王休佑次子士弘嗣，被废国除。

临庆冲王休倩，文帝第十六子也。孝建元年，年九岁，疾笃，封东平王，未拜，薨。大明七年，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为东平王，绍休倩。泰始三年还本，遂绝。六年，以第五皇子智井为东平王，继休倩，未拜，薨。其年，追改休倩为临庆王。休倩为文帝所爱，故前后屡加绍嗣。

新野怀王夷父，文帝第十七子也。元嘉二十九年薨，明帝泰始五年，追加封谥。

桂阳王休范，文帝第十八子也。孝建三年，年九岁，封顺阳王。大明元年，改封桂阳。泰始六年，累迁骠骑大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加都督。遗诏进位司空、侍中，加班剑三十人。休范素凡讷，少知解，不为诸兄齿遇。明帝常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：“休范人才不及此，以我弟故，生便富贵。释氏愿生王家，良有以也。”及明帝晚年，晋平王休佑以狠戾致祸，建安王休仁以权逼不容，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，以此见害；唯休范谨涩无才，不为物情所向，故得自保而常忧惧。

及明帝晏驾，主幼时艰，休范自谓宗戚莫二，应居宰辅。事既不至，怨愤弥结。招引勇士，缮修器械。行人经过寻阳者，莫不降意折节，于是至者如归。朝廷知之，密相防御。母荀太妃薨，即葬庐山，以示不还之志。时夏口阙镇，朝议以居寻阳上流，欲树置腹心，重其兵力。元徽元年，乃以第五皇弟晋熙王燮为郢州刺史，长史王奂行府州事，配以实力，出镇夏口。虑为休范所拨留，自太子泒去，不过寻阳。休范怒，欲举兵，

乃上表修城堞。其年进位太尉，明年五月遂反。发自寻阳，昼夜取道。大雷戍主杜道欣驰下告变。道欣至一宿，休范已至新林，朝廷震动。

齐高帝出次新亭垒。时事起仓卒，朝廷兵力甚弱，及开武库，随将士意取。休范于新林步上攻新亭垒。屯骑校尉黄回乃伪往降，并宣齐高帝意。休范大悦，置之左右。休范壮士李恒、钟爽进谏不宜亲之，休范曰：“不欺人以信。”时休范日饮醇酒，以二子德宣、德嗣付与齐高帝为质，至即斩之。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儿直前斩休范首持还，左右并散。

初，休范自新林分遣同党杜墨蠡、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门。休范虽死，墨蠡等不知。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门内，闻贼至，急召刘勉，勉自石头来赴战，死之。墨蠡等乘胜直入朱雀门，道隆为乱兵所杀。墨蠡等唱云“太尉至”。休范之死也，齐高帝遣队主陈灵宝赍首还台，逢贼，埋首道侧，挺身得达。虽唱云已平，而无以为据，众愈疑惑。墨蠡径至杜姥宅，宫省恇扰，无复固志。抚军长史褚澄以东府纳贼。贼拥安成王据东府，称休范教曰：“安成王吾子也，勿得侵。”贼势方逼，众莫能振。寻而丁文豪之众知休范已死，稍欲退散。文豪勇气殊壮，厉声曰：“我独不能定天下邪。”休范首至，又羽林监陈显达率所领于杜姥宅破墨蠡等，诸贼一时奔散。斩墨蠡、文豪等。晋熙王燮自夏口遣军平寻阳。

巴陵哀王休若，文帝第十九子也。孝建三年，年九岁，封巴陵王。明帝即位，出为会稽太守，加都督。二年，迁都督、雍州刺史、宁蛮校尉。前在会稽录事参军陈郡谢沉以谄侧事休若，多受财赂。时内外戒严并裤褶，沈居母丧被起，声乐酣饮，不异吉人。衣冠既无殊异，并不知沉居丧。沉尝自称孤子，众乃骇愕。休若坐与沉褻黷，降号镇西将军。典签夏宝期事休若

无礼，启明帝杀之。虑不许，启未报，于狱行刑。信反令锁送，而宝期已死。上怒敕之曰：“孝建之世，汝何敢尔。”使其母罗加杖三百。

四年，改行湘州刺史。六年，为荆州刺史，加都督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七年，晋平王休佑被杀，建安王休仁见疑，都下讹言休若有至贵之表，明帝以此言报之。休若甚忧，尝众宾满坐，有一异鸟集席隅，哀鸣坠地死。又听事上有二大白蛇长丈余，唵唵有声。休若甚恶之。

会被征为南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、征北大将军，开府如故。休若腹心将佐咸谓还朝必有大祸，中兵参军京兆王敬先劝割据荆楚。休若执录，驰使白明帝，敬先坐诛。休若至京口，上以休若善能谐辑物情，虑将来倾幼主，欲遣使杀之，虑不奉诏。征入朝，又恐猜骇。乃伪授为江州刺史，至，即于第赐死，赠侍中、司空。子冲始袭封。

孝武帝二十八男。文穆皇后生废帝子业、豫章王子尚。陈淑媛生晋安王子勋。阮容华生安陆王子绥。徐昭容生皇子子深。何淑仪生松滋侯子房。史昭华生临海王子项。殷贵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鸾。次永嘉王子仁与皇子子深同生。何婕妤生皇子子凤。谢昭容生始安王子真。江婕妤生皇子子玄。史昭仪生邵陵王子元。次齐敬王子羽与始平孝敬王子鸾同生。江美人生皇子子衡。杨婕妤生淮南王子孟。次皇子子况与皇子子玄同生；次南平王子产与永嘉王子仁同生；次晋陵孝王子云、次皇子子文并与始平孝敬王子鸾同生；次庐陵王子舆与淮南王子孟同生；次南海哀王子师与始平孝敬王子鸾同生；次淮阳思王子霄与皇子子玄同生；次皇子子雍与始安王子真同生；次皇子子趋与皇子子凤同生；次皇子子期与皇子子衡同生；次东平王子嗣与始安王子真同生。张容华生皇子子悦。安陆王子绥、南平王子产、庐陵

王子舆并出继。皇子子深、子凤、子玄、子衡、子况、子文、子雍未封早夭。子趋、子期、子悦未封，为明帝所杀。

豫章王子尚字孝师，孝武第二子也。孝建三年，年六岁，封西阳王。大明三年，分浙江西立王畿；以浙江东为扬州，以子尚为刺史，加都督。五年，改封豫章王，领会稽太守。七年，进号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时东土大旱，鄞县多疇田，孝武使子尚表至鄞县劝农，又立左学，召生徒，置儒林祭酒一人，学生师敬，位比州中从事。文学祭酒一人，比州西曹。劝学从事二人比祭酒从事。

前废帝即位，罢王畿复旧，征子尚都督扬、南徐二州诸军事，领尚书令。初，孝建中，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，甚留心；后新安王子鸾以母幸见爱，子尚宠衰。及长凶慝，有废帝之风。明帝既殒废帝，乃称太皇太后令曰：“子尚顽凶，楚玉淫乱，并于第赐尽。”楚玉，废帝姊山阴公主也。废帝改封会稽郡长公主，给鼓吹一部，加班剑二十人，未拜受而废帝败。

晋安王子勋字孝德，孝武第三子也。眼患风，不为孝武所爱。大明四年，年五岁，封晋安王。七年，为江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八年，改授雍州，未拜而孝武崩，还为江州。

时废帝狂凶，多所诛害。前抚军谘议参军何迈谋因帝出为变，迎立子勋。事泄，帝诛迈，使八座奏子勋与迈通谋，遣左右朱景送药赐子勋死。景至盆口，遣报长史邓琬。琬等奉子勋起兵，以废立为名。明帝定乱，进子勋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琬等不受命。

泰始二年正月七日，奉子勋为帝，即伪位于寻阳，年号义嘉，备置百官，四方响应。是岁四方贡计，并诣寻阳。及军败，子勋见杀，时年十一。即葬寻阳庐山。

松滋侯子房字孝良，孝武第六子也。大明四年，年五岁，

封寻阳王。前废帝景和元年，为会稽太守，加都督。明帝即位，征为抚军，领太常。长史孔觐不受命，举兵应晋安王子勋。上虞令王晏杀觐，送子房还建邺。上宥之，贬为松滋县侯。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终为祸难，劝上除之。废徙远郡见杀，年十一。

临海王子项字孝烈，孝武第七子也。初封历阳王，后改封临海，位荆州刺史。明帝即位，进督雍州，长史孔道存不受命，应晋安王子勋。事败赐死，年十一。

始平孝敬王子鸾字孝羽，孝武第八子也。大明四年，封襄阳王，寻改封新安。五年，为北中郎将、南徐州刺史，领南琅邪太守。母殷淑仪宠倾后宫，子鸾爱冠诸子，凡为上眄遇者莫不入子鸾府国。为南徐州，又割吴郡属之。六年，丁母忧。前废帝素疾子鸾有宠，及即位，既诛群臣，乃遣使赐子鸾死，时年十岁。子鸾临死谓左右曰：“愿后身不复生王家。”同生弟妹并死。明帝即位，改封始平王，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嗣。

永嘉王子仁字孝稣，孝武第九子也。大明五年，封永嘉王。明帝即位，以为湘州刺史。帝寻从司徒建安王休仁计，未拜赐死，时年十岁。

始安王子真字孝贞，孝武第十一子也。

邵陵王子元字孝善，孝武第十三子也。并被明帝赐死。

齐敬王子羽字孝英，孝武第十四子也。生二岁而薨，追加封谥。

淮南王子孟字孝光，孝武第十六子也。初封淮南王，明帝改封安成王，未拜赐死。

晋陵孝王子云字孝举，孝武第十九子也。大明六年封，未拜而亡。

南海哀王子师字孝友，孝武第二十二子也。大明七年封，

未拜，为前废帝所害。明帝即位追谥。

淮阳思王子霄字孝云，孝武第二十三子也。早薨，追加封谥。

东平王子嗣字孝叔，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，明帝赐死。

武陵王赞字仲敷，小字智随，明帝第九子也。明帝既诛孝武诸子，诏以智随奉孝武为子，封武陵郡王。顺帝升明二年薨，国除。

明帝十二男：陈贵妃生后废帝。谢修仪生皇子法良。陈昭华生顺帝。徐婕妤生第四皇子。郑修容生皇子智井。次晋熙王燮与皇子法良同生。泉美人生邵陵殇王友；次江夏王跻与第四皇子同生。徐良人生武陵王赞。杜修华生随阳王翊。次新兴王嵩与武陵王赞同生。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。智井、燮、跻、赞同出继。法良未封。第四皇子未有名，早夭。

邵陵殇王友字仲贤，明帝第七子也。年五岁，出为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，封邵陵王。后废帝元徽二年，桂阳王休范诛后，王室微弱，友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讳“有无”之“有”。顺帝升明二年，徙南豫州刺史，薨。无子国除。

随阳王翊字仲仪，明帝第十子也。初封南阳王，升明二年，改封随阳。齐受禅，封舞阴县公。

新兴王嵩字仲岳，明帝第十一子也。齐受禅，降封定襄县公。

始建王禧字仲安，明帝第十二子也。齐受禅，降封荔浦县公，寻并云谋反赐死。

论曰：甚矣哉，元嘉之遇祸也。杀逆之衅，事起肌肤，因心之童，遂亡天性。虽鸣镝之酷，未极于斯，其不至覆亡，亦为幸也。明皇统运，疑隙内构，寻斧所加，先自王戚。晋刺以犷暴摧躯，巴袁由和良醜体，保身之路，未知攸适。昔之戒子，

慎勿为善，详求其旨，将远有以乎。诗云：“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。”盖古人之畏乱也。孝武诸子，提挈以成衅乱，遂至宇内沸腾，王室如毁，而帝之诸胤莫不殁焉。强不如弱，义在于此。明帝负螟之庆，事非己出，枝叶不茂，岂能庇其本乎。

南史卷十五

列传第五

刘穆之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济

及武帝克京城，从何无忌求府主簿，无忌进穆之。帝曰：“吾亦识之。”即驰召焉。时穆之闻京城有叫声，晨出陌头，属与信会，直视不言者久之，反室坏布裳为裤往见帝，帝谓曰：“我始举大义，须一军吏甚急，谁堪其选？”穆之曰：“无见踰者。”帝笑曰：“卿能自屈，吾事济矣。”即于坐受署。从平建邺，诸大处分，皆仓卒立定，并穆之所建，遂动见咨询。穆之亦竭节尽诚，无所遗隐。

时晋纲宽弛，威禁不行，盛族豪家，负势陵纵；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，桓玄科条繁密。穆之斟酌时宜，随方矫正，不盈旬日，风俗顿改。

迁尚书祠部郎，复为府主簿、记室、录事参军，领堂邑太守。以平桓玄功，封西华县五等子。及扬州刺史王谧薨，帝次应入辅。刘毅等不欲帝入，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，或欲令帝于丹徒领州，以内事付仆射孟昶。遣尚书右丞皮沉以二议谘帝。沈先与穆之言，穆之伪如厕，即密疏白帝，言沉语不可从。帝既见沉，且令出外，呼穆之问焉。穆之曰：“公今日岂得居谦，遂为守蕃将邪？刘、孟诸公俱起布衣，共立大义，事乃一时相

推，非宿定臣主分也。力敌势均，终相吞咀。扬州根本所系，不可假人。前授王谧，事出权道，今若复他授，便应受制于人。一失权柄，无由可得。公功高勋重，不可直置疑畏，便可入朝共尽同异。公至京邑，彼必不敢越公更授余人。”帝从其言，由是入辅。

从广固还拒卢循，常居幕中画策。刘毅等疾之，每从容言其权重，帝愈信仗之。穆之外所闻见，大小必白，虽闾里言谗，皆一二以闻。帝每得人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，皆由穆之。又爱宾游，坐客恒满，布尔目以为视听，故朝野同异，穆之莫不必知。虽亲昵短长，皆陈奏无隐。人或讥之，穆之曰：“我蒙公恩，义无隐讳，此张辽所以告关羽欲叛也。”

帝举止施为，穆之皆下节度，帝书素拙，穆之曰：“此虽小事，然宣布四远，愿公小复留意。”帝既不能留意，又禀分有在，穆之乃曰：“公但纵笔为大字，一字径尺无嫌。大既足有所包，其势亦美。”帝从之，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。

穆之凡所荐达，不纳不止。常云：“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，然不举不善。”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，尝于武帝坐与龄石并答书，自旦至日中，穆之得百函，龄石得八十函，而穆之应对无废。

迁中军、太尉司马，加丹阳尹。帝西讨刘毅，以诸葛长人监留府，疑其难独任，留穆之辅之。加建威将军，置佐吏，配给实力。长人果有异谋，而犹豫不能发，屏人谓穆之曰：“悠悠之言，云太尉与我不平，何以至此？”穆之曰：“公泝流远伐，以老母弱子委节下，若一豪不尽，岂容若此。”长人意乃小安，穆之亦厚为之备。长人谓所亲曰：“贫贱常思富贵，富贵必践危机。今日思为丹徒布衣，不可得也。”帝还，长人伏诛。进前将军。

帝西伐司马休之，中军将军道怜知留任，而事无大小，一决穆之。迁尚书右仆射，领选，将军、尹如故。帝北伐，留世子为中军将军、监太尉留府。转穆之左仆射、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，将军、尹、领选如故，甲仗五十人入殿，入居东

穆之内总朝政，外供军旅，决断如流，事无壅滞。宾客辐凑，求诉百端，内外谘禀，盈阶满室。目览词讼，手答笺书，耳行听受，口并酬应，不相参涉，皆悉赡举。又言谈赏笑，弥日亘时，未尝倦苦。裁有闲暇，手自写书，寻览篇章，校定坟籍。性奢豪，食必方丈，旦辄为十人馔，未尝独餐。每至食时，客止十人以还，帐下依常下食，以此为常。尝白帝曰：“穆之家本贫贱，赡生多阙，叨忝以来，虽每存约损，而朝夕所须，微为过丰，此外无一豪负公。”

义熙十三年卒。帝在长安，本欲顿驾关中，经略赵、魏，闻问惊恟，哀惋者数日。以根本虚，乃驰还彭城。以司马徐羨之代管留台，而朝廷大事常决于穆之者，并悉北谘。穆之前军府文武二万人，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，余悉配世子中军府。追赠穆之开府仪同三司。帝又表天子曰：“臣闻崇贤旌善，王教所先，念功简劳，义深追远。故司勋执策，在勤必记，德之休明，没而弥着。故尚书左仆射、前将军臣穆之，爰自布衣，协佐义始，内竭谋猷，外勤庶政，密勿军国，心力俱尽。及登庸朝右，尹司京畿，敷赞百揆，翼新大猷。顷戎车远役，居中作捍，抚宁之勋，实洽朝野，识量局致，栋干之器也。方宣赞盛化，缉隆圣世，忠绩未究，远迩悼心。皇恩褒述，班同三事，荣哀既备，宠灵已泰。臣伏思寻，自义熙草创，艰患未弭，外虞既殷，内难亦荐，时屯世故，靡有宁岁。臣以寡乏，负荷国重，实赖穆之匡翼之益。岂唯说言嘉谋，溢于人听，若乃忠规密谟，潜虑帷幕，造膝诡辞，莫见其际。事隔于皇朝，功隐于

视听者，不可胜纪。所以陈力一纪，遂克有成，出征入辅，幸不辱命。微夫人之左右，未有宁济其事者矣。履谦居寡，守之弥固，每议及封爵，辄深自抑绝。所以勋高当年，而茅土弗及，抚事永念，胡宁可昧。谓宜加赠正司，追甄土宇。俾忠贞之烈，不泯于身后，大赉所及，永旌于善人。臣契阔屯夷，旋观终始，金兰之分，义深情感，是以献其乃怀，布之朝听。”于是重赠侍中、司徒，封南昌县侯。

及帝受禅，每叹忆之，曰：“穆之不死，当助我理天下。可谓‘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’”光禄大夫范泰对曰：“圣主在上，英彦满朝，穆之虽功着艰难，未容便关兴毁。”帝笑曰：“卿不闻骥騄乎，贵日致千里耳。”帝后复曰：“穆之死，人轻易我。”其见思如此。以佐命元勋，追封南康郡公，谥曰文宣。

穆之少时，家贫诞节，嗜酒食，不修拘检。好往妻兄家乞食，多见辱，不以为耻。其妻江嗣女，甚明识，每禁不令往江氏。后有庆会，属令勿来。穆之犹往，食毕求槟榔。江氏兄弟戏之曰：“槟榔消食，君乃常饥，何忽须此？”妻复截发市肴馔，为其兄弟以饷穆之，自此不对穆之梳沐。及穆之为丹阳尹，将召妻兄弟，妻泣而稽颡以致谢。穆之曰：“本不匿怨，无所致忧。”及至醉饱，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样贮槟榔一斛以进之。

元嘉二十五年，车驾幸江宁，经穆之墓，诏致祭奠所。

长子虑之嗣，卒。子邕嗣。先是郡县为封国者，内史、相并于国主称臣，去任便止。孝建中始革此制为下官致敬。河东王歆之尝为南康相，素轻邕。后歆之与邕俱豫元会并坐，邕嗜酒，谓歆之曰：“卿昔见臣，今能见劝一杯酒不？”歆之因黻孙皓歌答曰：“昔为汝作臣，今与汝比肩，既不劝汝酒，亦不愿汝年。”邕性嗜食疮痂，以为味似鲋鱼。尝诣孟灵休，灵休

先患灸疮，痂落在床，邕取食之。灵休大惊，痂未落者，悉褫取饴邕。邕去，灵休与何勣书曰：“刘邕向顾见嗽，遂举体流血。”南康国吏二百许人，不问有罪无罪，递与鞭，疮痂常以给膳。

邕卒，子彤嗣，坐刀斫妻夺爵，以弟彪绍。齐建元初，降封南康县侯、虎贲中郎将。坐庙墓不修，削爵为羽林监。又坐与亡弟母杨别居，杨死不殡葬，崇圣寺尼慧首剃头为尼，以五百钱为买棺，以泥洹舆送葬，为有司奏，事寝不出。

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，为宣城、淮南二郡太守，犯赃货，扬州刺史王弘遣从事检校之。式之召从事谓曰：“还白使君，刘式之于国粗有微分，偷数百万钱何有，况不偷邪。”从事还白弘，由此得停。从征关洛有功，封德阳县五等侯。卒，谥曰恭。

子瑀字茂琳，始兴王浚为南徐州，以瑀为别驾。瑀性陵物护前，时浚征北府行参军吴郡顾迈轻薄有才能，浚待之厚。瑀乃折节事迈，迈以瑀与之款尽，浚所言密事，悉以语瑀。瑀与迈共进射堂下，忽顾左右索单衣帻，迈问其故，瑀曰：“公以家人待卿，言无不尽，卿外宣泄。我是公吏，何得不启白之。”浚大怒，启文帝徙迈广州。

瑀性使气尚人，后为御史中丞，甚得志。弹萧惠开云：“非才非望，非勋非德。”弹王僧达云：“荫藉高华，人品冗末。”朝士莫不畏其笔端。

转右卫将军。年位本在何偃前，孝武初，偃为吏部尚书，瑀图侍中不得。与偃同从郊祀，时偃乘车在前，瑀策驷居后，相去数十步，瑀蹋马及之，谓偃曰：“君辔何疾？”偃曰：“牛骏馭精，所以疾耳。”偃曰：“君马何迟？”曰“骐驎罗于羁绊，所以居后”。偃曰：“何不着鞭使致千里？”答曰：“一

蹙自造青云，何至与驽马争路。”然甚不得意，谓所亲曰：“人仕宦，不出当入，不入当出，安能长居户限上？”因求益州。及行，甚不得意，至江陵，与颜竣书曰：“朱修之三世叛兵，一日居荆州，青油幕下，作谢宣明面目见向，使斋帅以长刀引吾下席，于吾何有，政恐匈奴轻汉耳。”坐夺人妻为妾免官。

后为吴兴太守，侍中何偃尝案之云：“参伍时望。”瑀大怒曰：“我于时望何参伍之有。”遂与偃绝。族叔秀之为丹阳，瑀又与亲故书曰：“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刘安众处，朝廷不为多士。”

其年疽发背，何偃亦发背癰。瑀疾已笃，闻偃亡，欢跃叫呼，于是亦卒。谥曰刚。

祥字显征，式之孙也。父敞，太宰从事中郎。祥少好文学，性韵刚疏，轻言肆行，不避高下。齐建元中，为正员郎。司徒褚彦回入朝，以腰扇鄣日，祥从侧过，曰：“作如此举止，羞面见人，扇障何益。”彦回曰：“寒士不逊。”祥曰：“不能杀袁、刘，安得免寒士。”

永明初，撰宋书，讥斥禅代，尚书令王俭密以启闻，上衔而不问。为临川王骠骑从事中郎。祥兄整为广州，卒官，祥就整妻求还资，事闻朝廷。又于朝士多所贬忽。王奂为尚书仆射，祥与奂子融同载，行至中堂，见路人驱驴，祥曰：“驴，汝好为之，如汝人才，皆已令仆。”着连珠十五首，以寄其怀。其讥议者云：“希世之宝，违时必贱，伟俗之器，无圣则沦。是以明玉黜于楚岫，章甫穷于越人。”有以祥连珠启上，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过恶，付廷尉。上别遣敕祥曰：“我当原卿性命，令卿万里思愆。卿若能改革，当令卿得还。”乃徙广州。不得意，终日纵酒，少时卒。

秀之字道宝，穆之从父兄子也。祖爽，山阴令。父仲道，余姚令。秀之少孤贫，十岁时与诸儿戏前渚，忽有大蛇来，势甚猛，莫不颠沛惊呼，秀之独不动，众并异之。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，以女妻之。兄钦之为朱龄石右军参军，随龄石败没，秀之哀戚不欢宴者十年。

宋景平二年，除驸马都尉。元嘉中，再为建康令，政绩有声。孝武镇襄阳，以为抚军录事参军、襄阳令。襄阳有六门堰，良田数千顷，堰久决坏，公私废业。孝武遣秀之修复，雍部由是大丰。

后除西戎校尉、梁南秦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汉川饥馑，秀之躬自俭约。先是汉川悉以绢为货，秀之限令用钱，百姓利之。

二十七年，大举北侵，遣辅国将军杨文德、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受秀之节度，震荡汧陇。

元凶弑逆，秀之即日起兵，求赴襄阳，司空南谯王义宣不许。事宁，迁益州刺史，折留奉禄二百八十万付梁州镇库，此外萧然。梁、益丰富，前后刺史莫不大营聚畜，多者致万金。所携宾僚并都下贫子，出为郡县，皆以苟得自资。秀之为政整肃，远近悦焉。

南谯王义宣据荆州为逆，遣征兵于秀之，秀之斩其使。以起义功，封康乐县侯，徙丹阳尹。先是秀之从叔穆之为丹阳，与子弟听事上宴，听事柱有一穿，穆之谓子弟及秀之，汝等试以栗遥掷柱，入穿者后必得此郡。唯秀之独入焉，其言遂验。时赈买百姓物不还钱，秀之以为非宜，陈之甚切。虽纳其言，竟不用。

迁尚书右仆射。时定制令，疑人杀长吏科，议者谓会赦宜以徙论。秀之以为“律文虽不显人杀官长之旨，若遇赦但止徙论，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。人敬官长比之父母，行害之身虽

遇赦，谓宜长付尚方，穷其天命，家口补兵”。从之。

后为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将征为左仆射，会卒。赠司空，谥忠成公。

秀之野率无风采，而心力坚正。上以其莅官清洁，家无余财，赐钱二十万，布三百疋。传封至孙，齐受禅，国除。

徐羨之字宗文，东海郟人也。祖宁，尚书吏部郎。父祚之，上虞令。羨之为桓修抚军中兵参军，与宋武帝同府，深相亲结。武帝北伐，稍迁太尉左司马，掌留任，副贰刘穆之。

帝议北伐，朝士多谏，唯羨之默然。或问何独不言，羨之曰：“今二方已平，拓地万里，唯有小羌未定。公寝食不安，何可轻豫其议。”

穆之卒，帝欲用王弘代之。谢晦曰：“休元轻易，不若徐羨之。”乃以羨之为丹阳尹，总知留任，甲仗二十人出入，加尚书仆射。

义熙十四年，军人朱兴妻周生子道扶，年三岁，先得癩病。周因其病，发掘地生理之，为道扶姑双女所告，周弃市。羨之议曰：“自然之爱，豺狼犹仁，周之凶忍，宜加显戮。臣以为法律之外，尚弘通理，母之即刑，由子明法。为子之道，焉有自容之地。愚谓可特申之遐裔。”从之。

及武帝即位，封南昌县公，位司空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。羨之起自布衣，又无术学，直以局度，一旦居廊庙，朝野推服，咸谓有宰臣之望。沉密寡言，不以忧喜见色。颇工弈棋，观戏常若未解，当世倍以此推之。傅亮、蔡廓尝言徐公晓万事，安异同。尝与傅亮、谢晦宴聚，亮、晦才学辩博，羨之风度详整，时然后言。郑鲜之叹曰：“观徐、傅言论，不复以学问为长。”

武帝不豫，加班剑三十人。宫车晏驾，与中书令傅亮、领军将军谢晦、镇北将军檀道济同被顾命。少帝诏羨之、亮率众

官内月一决狱。

帝后失德，羨之等将谋废立，而庐陵王义真多过，不任四海。乃先废义真，然后废帝。时谢晦为领军，以府舍内屋败应修理，悉移家人出宅，聚将士于府内。檀道济以先朝旧将，威服殿省，且有兵众，召入朝告之谋。既废帝，侍中程道惠劝立皇子义恭，羨之不许。及文帝即位，改封南平郡公，固让加封。有司奏车驾依旧临华林园听讼，诏如先二公权讯。

元嘉二年，羨之与傅亮归政，三奏乃见许。羨之仍逊位，退还私第。兄子佩之及程道惠、吴兴太守王韶之等，并谓非宜，敦劝甚苦。复奉诏摄任。

三年正月，帝以羨之、亮、晦旬月间再肆酖毒，下诏暴其罪，诛之。尔日，诏召羨之至西明门外，时谢晦弟疇为黄门郎正直，报亮云：“殿中有异处分。”亮驰报羨之，羨之乘内人问讯车出郭，步走至新林，入陶灶中自缢而死，年六十三。羨之初不应召，上遣领军到彦之、右卫将军王华追讨。及死，野人以告，载尸付廷尉。

初，羨之年少时，尝有一人来谓曰：“我是汝祖。”羨之拜。此人曰：“汝有贵相而有天厄，宜以钱二十八文埋宅四角，可以免灾。过此可位极人臣。”后羨之随亲之县，住在县内。尝暂出，而贼自后破县，县内人无免者，鸡犬亦尽，唯羨之在外获全。又随从兄履之为临海乐安县，尝行经山中，见黑龙长丈余，头有角，前两足皆具，无后足，曳尾而行。及拜司空，守关将入，彗星辰见危南。又当拜时，双鹤集太极殿东鸱尾鸣唤，竟以凶终。

羨之兄钦之位秘书监。钦之子佩之轻薄好利，武帝以其姻戚，累加宠任，为丹阳尹。景平初，以羨之知权，颇豫政事，与王韶之、程道惠、中书舍人邢安泰、潘盛为党。时谢晦久病

连灸，不堪见客，佩之等疑其托疾有异图，与韶之、道惠同载诣傅亮，称羨之意，欲令作诏诛之。亮曰：“己等三人同受顾命，岂可自相残戮。”佩之等乃止。羨之既诛，文帝特宥佩之，免官而已。其冬佩之谋反事发被诛。

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长女会稽宣公主，为彭城、沛二郡太守。武帝诸子并幼，以逵之姻戚，将大任之，欲先令立功。及讨司马休之，使统军为前锋，待克当即授荆州，于阵见害。追赠中书侍郎。子湛之。

湛之字孝源，幼孤，为武帝所爱。常与江夏王义恭寝食不离帝侧。永初三年，诏以公主一门嫡长，且湛之致节之胤，封枝江县侯。数岁与弟淳之共车行，牛奔车坏，左右人驰来赴之。湛之先令取弟，众咸叹其幼而有识。及长颇涉文义，善自位待，事祖母及母以孝闻。

元嘉中，以为黄门侍郎。祖母年老，辞以朝直不拜。后拜秘书监。会稽公主身居长嫡，为文帝所礼，家事大小必谘而后行。西征谢晦，使公主留止台内，总摄六宫，每有不得意，辄号哭，上甚惮之。

初，武帝微时，贫陋过甚，尝自往新洲伐荻，有纳布衣袄等，皆是敬皇后手自作。武帝既贵，以此衣付公主曰：“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，可以此衣示之。”湛之为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所爱，与刘湛等颇相附。及得罪，事连湛之。文帝大怒，将致大辟。湛之忧惧无计，以告公主。公主即日入宫，及见文帝，因号哭下床，不复施臣妾之礼。以锦囊盛武帝纳衣，掷地以示上曰：“汝家本贱贫，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。今日有一顿饱食，便欲残害我儿子。”上亦号哭，湛之由此得全。

再迁太子詹事，寻加侍中。湛之善尺牍，音辞流畅；贵戚豪强，产业甚厚，室宇园池，贵游莫及，伎乐之妙，冠绝一时。

门生千余，皆三吴富人子，姿质端美，衣服鲜丽。每出入行游，涂巷盈满。泥雨日，悉以后车载之。文帝每嫌其侈纵。时安成公何勔，无忌之子，临汝公孟灵休，昶之子也，并名奢豪，与湛之以肴膳器服车马相尚，都下为之语曰：“安成食，临汝饰。”湛之美兼何、孟。勔官至侍中，追谥荒公。灵休善弹棋，官至秘书监。

湛之后迁丹阳尹，加散骑常侍，以公主忧不拜。过葬，复授前职。二十二年，范晔等谋反，湛之始与之同，后发其事，所陈多不尽，为晔等款辞所连。有司以湛之关豫逆党，事起积岁，未乃归闻，多有蔽匿，请免官削爵，付廷尉。上不许。湛之诣阙上疏请罪，以为“初通其谋，为诱引之辞，晔等并见怨咎，规相祸陷。又昔义康南出之始，敕臣入相伴慰，殷勤异意，颇形言旨。遗臣利刃，期以际会。臣苦相谏譬，深加拒塞，以为怨愤所至，不足为虞，便以关启，惧成虚妄。非为纳受，曲相蔽匿。又令申情范晔，释中间之憾，致怀萧思话，恨婚意未申。谓此侥幸，亦不宣达。陛下敦惜天伦，彰于四海，蕃禁优简，亲理咸通。又昔蒙眷顾，不容自绝，音翰信命，时相往来。或言少意多，旨深文浅，辞色之间，往往难测。臣顾惟心无邪悖，故不稍以自嫌，悽悽丹实，具如此启。臣虽弩下，情匪木石，岂不知丑点难婴，伏剑为易，而眴然视息，忍此余生，实非苟吝微命，假延漏刻。诚以负戾灰灭，贻耻方来，贪及视息，少自披诉。乞蒙隳放，伏待鈇钺。”上优诏不许。

二十四年，服阕，转中书令、太子詹事，出为南兖州刺史。善政俱肃，威惠并行。广陵旧有高楼，湛之更修整之，南望钟山。城北有陂泽，水物丰盛，湛之更起风亭、月观，吹台、琴室，果竹繁茂，花药成行。招集文士，尽游玩之适。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，湛之与之甚厚。孝武命使还俗。本姓汤，位至

扬州从事史。

二十六年，湛之入为丹阳尹、领太子詹事。二十七年，魏太武帝至瓜步，湛之与皇太子分守石头。二十八年，鲁爽兄弟率部曲来奔，爽等轨子也，湛之以为庙算特所奖纳，不敢苟申私怨，乞屏田里。不许。

转尚书仆射，领护军将军。时尚书令何尚之以湛之国戚，任遇隆重，欲以朝政推之。湛之以令事无不总，又以事归尚之。互相推委，御史中丞袁淑奏并免官。诏乃使湛之与尚之并受辞诉。尚之虽为令，而以朝事悉归湛之。

初，刘湛伏诛，殷景仁卒，文帝任沉演之、庾仲文、范晔等，后又有江湛、何瑀之。自晔诛，仲文免，演之、瑀之并卒，至是江湛为吏部尚书，与湛之并居权要，世谓之江、徐。上每疾，湛之辄侍医药。

二凶巫蛊事发，上欲废劭，赐浚死，而孝武无宠，故累出外藩，不得停都下。南平王铄、建平王宏并被爱，而铄妃即湛妹，湛劝上立之，征铄自寿阳入朝。至又失旨，欲立宏，嫌其非次，议久不决。与湛之议，或连日累夕。每夜，使湛之自执烛绕壁检行，虑有窃听者。劭入弑之旦，其夕上与湛之屏人语，至晓犹未灭烛。湛之惊起趣北户，未及开，见害，时年四十四。孝武即位，追赠司空，谥曰忠烈公。子聿之为元凶所杀。聿之子孝嗣。

孝嗣字始昌。父被害，孝嗣在孕，母年少，欲更行，不愿有子，自床投地者无算，又以捣衣杵舂其腰，并服堕胎药，胎更坚。及生，故小字遗奴。

幼而挺立。八岁袭爵枝江县公，见宋孝武，升阶流涕，迄于就席。帝甚爱之，尚康乐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泰始中，以登殿不着鞮，为书侍御史蔡准所奏，罚金二两。

孝嗣姑适东莞刘舍，舍兄藏为尚书左丞，孝嗣往诣之。藏退谓舍曰：“徐郎是令仆人，三十余可知，汝宜善自结。”升明中，为齐高帝骠骑从事中郎，带南彭城太守，转太尉谘议参军。齐建元初，累迁长兼侍中。善趋步，闲容止，与太宰褚彦回相埒。尚书令王俭谓人曰：“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。”转御史中丞。武帝问俭曰：“谁可继卿？”俭曰：“臣东都之日，其在徐孝嗣乎。”

出为吴兴太守，俭赠孝嗣四言诗曰：“方轨叔茂，追清彦辅，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”时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状也。在郡有能名。

王俭亡，上征孝嗣为五兵尚书。其年，敕撰江左以来仪典，令谘受孝嗣。明年，迁太子詹事。从武帝幸方山。上曰：“朕经始此山之南，复为离宫，应有迈灵丘。”灵丘山湖，新林苑也。孝嗣答曰：“绕黄山，款牛首，乃盛汉之事。今江南未广，愿陛下少更留神。”上乃止。竟陵王子良甚善之。历吏部尚书，右军将军，领太子左卫率，台阁事多以委之。

武帝崩，遗诏以为尚书右仆射。隆昌元年，为丹阳尹。明帝谋废郁林，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，孝嗣奉旨无所厘替，即还家草太后令。明帝入殿，孝嗣戎服随后。郁林既死，明帝须太后令，孝嗣于袖出而奏之，帝大悦。时议悉诛高、武子孙，孝嗣坚保持之，故得无恙。以废立功，封枝江县侯，甲仗五十人入殿。转左仆射。明帝即位，进爵为公，给班剑二十人，加兵百人。旧拜三公乃临轩，至是，帝特诏与陈显达、王晏并临轩拜授。时王晏为令，人情物望不及孝嗣，晏诛，转尚书令。孝嗣爱好文学，器量弘雅，不以权势自居，故见容明帝之世。

初在率府，昼卧斋北壁下，梦两童子遽云：“移公床。”孝嗣惊起，闻壁有声，行数步而壁崩压床。建武四年，即本号

开府仪同三司，让不受。

时连年魏军动，国用虚乏，孝嗣表立屯田。帝已寝疾，兵事未已，竟不行。及崩，受遗托，重申开府之命，加中书监。永元初辅政，自尚书下省出住宫城南宅，不得还家。帝失德，孝嗣不敢谏；及江祐诛，内怀忧恐，然未尝表色。始安王遥光反，众怀惶惑，见孝嗣入宫乃安，然群小用事，不能制也。

时孝嗣以帝终乱天常，与沈文季俱在南掖门，欲要文季以门为应，四五目之，文季辄乱以他语，孝嗣乃止。进位司空，固让。求解丹阳尹，不许。孝嗣文人，不显同异，名位虽大，故得未及祸。虎贲中郎将许准有胆力，陈说事机，劝行废立。孝嗣迟疑，谓必无用干戈理，须少主出游，闭城门，召百僚集议废之。虽有此怀，终不能决。群小亦稍憎孝嗣，劝帝除之。其冬，孝嗣入华林省，遣茹法珍赐药，孝嗣容色不异，谓沉昭略曰：“始安事，吾欲以门应之，贤叔若同，无今日之恨。”少能饮酒，饮药至斗余方卒，乃下诏言诛之。于时凡被杀者，皆取其蝉冕，剥其衣服。众情素敬孝嗣，得无所侵。

长子演，尚齐武帝女武康公主，位太子中庶子，第三子况，尚明帝女山阴公主，并拜驸马都尉，俱见杀。

孝嗣之诛，众人惧，无敢至者，唯会稽魏温仁奔赴，以私财营丧事，当时称之。

初，孝嗣复故封，使故吏吴兴丘叡箠之，当传几世。叡曰：“怨不终尊身。”孝嗣容色甚恶，徐曰：“缘有此虑，故令卿决之。”

中兴元年，和帝赠孝嗣太尉。二年，改葬宣德太后，诏增班剑四十人，加羽葆、鼓吹，谥曰文忠，改封余干县公。

子缙，仕梁，位侍中，太常，信武将军，谥顷子。

缙子君禧字怀简，幼聪朗好学，尤长丁部书，问无不对。

善弦歌，为梁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。颇好声色，侍妾数十，皆佩金翠，曳罗绮，服玩悉以金银。饮酒数升便醉，而闭门尽日酣歌。每遇欢谑，则饮至斗。有时载伎肆意游行，荆楚山川，靡不毕践。朋从游好，莫得见之。时襄阳鱼弘亦以豪侈称，于是府中谣曰：“北路鱼，南路徐。”然其服翫次于弘也。

君倩辩于辞令，湘东王尝出军，有人将妇从者。王曰：“才愧李陵，未能先诛女子，将非孙武，遂欲驱战妇人。”君倩应声曰：“项籍壮士，犹有虞兮之爱，纪信成功，亦资姬人之力。”君倩文冠一府，特有轻艳之才，新声巧变，人多讽习，竟卒于官。

傅亮字季友，北地灵州人，晋司隶校尉咸之玄孙也。父瑗以学业知名，位至安成太守。瑗与郗超善，超常造瑗，见二子迪及亮。亮年四五岁，超令人解衣使持去，初无吝色。超谓瑗曰：“卿小儿才名位宦当远踰于兄，然保家终在大者。”迪字长猷，宋初终五兵尚书，赠太常。

亮博涉经史，尤善文辞。义熙中，累迁中书黄门侍郎，直西省。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劳，欲以为东阳郡。先以语迪，大喜告亮，亮不答，即驰见武帝，陈不乐出。帝笑曰：“谓卿须禄耳，能如此，甚协所望也。”以为太尉从事中郎，掌记室。宋国初建，除侍中，领世子中庶子，加中书令。从还寿阳，武帝有受禅意，而难于发言，乃集朝臣宴饮，从容曰：“桓玄暴篡，鼎命已移，我首唱大义，兴复皇室，今年时衰暮，欲归老京师，”群臣唯盛称功德，莫晓此意。亮悟旨，日晚宫门已闭，叩扉请见曰：“臣暂宜还都。”帝知意，无复他言，直云：“须几人自送？”亮曰：“须数十人。”于是奉辞。及出，夜见长星竟天，拊髀曰：“我常不信天文，今始验矣。”亮至都，即征帝入辅。

永初元年，加太子詹事，封建城县公，入直中书省，专典诏命。以亮任总国权，听于省见客。神兽门外，每旦车常数百两。武帝登庸之始，文笔皆是参军滕演，北征广固，悉委长史王诞，自此之后至于受命，表策文诰，皆亮辞也。演字彦将，南阳西鄂人，位至秘书监。

二年，加亮尚书仆射。及帝不豫，与徐羨之、谢晦并受顾命，给班剑二十人。少帝即位，进中书监、尚书令，领护军将军。

少帝废，亮奉迎文帝，立行台于江陵城南，题曰大司马门，率行台百僚诣门拜表，威仪甚盛。文帝将下，引见亮，哭泣哀动左右。既而问义真及少帝薨废本末，悲号呜咽，侍侧者莫能仰视，亮流汗沾背不能答。于是布腹心于到彦之、王华等。及至都，徐羨之问帝可方谁？亮曰：“晋文、景以上人。”羨之曰：“必能明我赤心。”亮曰：“不然。”

及文帝即位，加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司空府文武即为左光禄府，进爵始兴郡公，固让进封。

元嘉三年，帝将诛亮，先呼入见，省内密有报之者。亮辞以嫂病暂还，遣信报徐羨之，因乘车出郭门，骑马奔兄迪墓。屯骑校尉郭泓收之。初至广莫门，上亦使以诏谓曰：“以公江陵之诚，当使诸子无恙。”亮读诏讫曰：“亮受先帝布衣之眷，遂蒙顾托。黜昏立明，社稷之计。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。”于是伏诛，妻子流建安。

亮之方贵，兄迪每深诫焉，而不能从。及见世路屯险，着论名曰演慎。及少帝失德，内怀忧惧。直宿禁中，睹夜蛾赴烛，作感物赋以寄意。初奉大驾，道路赋诗三首，其一篇有悔惧之辞。自知倾覆，求退无由，又作辛有、穆生、董仲道赞，称其见微之美云。

隆字伯祚，亮族兄也。曾祖晞，司徒属。父祖并早卒。隆少孤贫，有学行。义熙初，年四十，为孟昶建威参军，累迁尚书左丞。以族弟亮为仆射，缙服不得相临，徙太子率更令。

元嘉初，为御史中丞，甚得司直之体，转司徒左长史。会稽剡县人黄初妻赵打杀息载妻王遇赦，王有父母及男称女叶，依法徙赵二千里外。隆议曰：“礼律之兴，本之自然。求之情理，非从天堕，非从地出。父子至亲，分形同气，称之于载，即载之于赵。虽言三世，为体犹一。称虽创钜痛深，固无讎祖之义。向使石厚之子，日磔之孙，砥锋挺锷，不与二祖同戴天日，则石碣、稔侯何得流名百代。旧令言杀人父母，徙之二千里外，不施父子孙祖明矣。赵当避王期功千里外耳。令亦云凡流徙者，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。此又大通情体，因亲以教爱也。赵既流移，载为人子，何得不从？载从而称不行，岂名教所许？如此，称、赵竟不可分。赵虽内愧终身，称沉痛没齿，孙祖之义，自不得以永绝，事理然也。”从之。

出为义兴太守，有能名。拜左户尚书，坐正直受节假，对人未至委出，白衣领职。寻转太常，文帝以新撰礼论付隆，使更下意。隆表上五十二事。

后致仕，拜光禄大夫，归老于家。手不释卷，博学多通，特精三礼。年八十三卒。

檀道济，高平金乡人也，世居京口。少孤，居丧备礼，奉兄姊以和谨称。宋武帝建义，道济与兄韶祗等从平京城，俱参武帝建武将军事。累迁太尉参军，封作唐县男。

义熙十二年，武帝北伐，道济为前锋，所至望风降服。径进洛阳，议者谓所获俘囚，应悉戮以为京观。道济曰：“伐罪吊人，正在今日。”皆释而遣之。于是中原感悦，归者甚众。长安平，以为琅邪内史。

武帝受命，以佐命功，改封永修县公，位丹阳尹、护军将军。武帝不豫，给班剑二十人。出为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徐羨之等谋废立，讽道济入朝，告以将废庐陵王义真，道济屡陈不可，竟不纳。将废帝夜，道济入领军府就谢晦宿，晦悚息不得眠。道济寝便睡熟，晦以此服之。

文帝即位，给鼓吹一部，进封武陵郡公。固辞进封。道济素与王弘善，时被遇方深，道济弥相结附，每构羨之等，弘亦雅仗之。上将诛徐羨之等，召道济欲使西讨。王华曰：“不可。”上曰：“道济从人者也，曩非创谋，抚而使之，必将无虑。”道济至之明日，上诛羨之、亮。既而使道济与中领军到彦之前驱西伐，上问策于道济。对曰：“臣昔与谢晦同从北征，入关十策，晦有其九。才略明练，殆难与敌；然未尝孤军决胜，戎事恐非其长。臣悉晦智，晦悉臣勇。今奉王命外讨，必未阵而禽。”时晦本谓道济与羨之同诛，忽闻来上，遂不战自溃。事平，迁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江州刺史。

元嘉八年，到彦之侵魏，已平河南，复失之。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北略地，转战至济上，魏军盛，遂克滑台。道济时与魏军三十余战多捷，军至历城，以资运竭乃还。时人降魏者具说粮食已罄，于是士卒忧惧，莫有固志。道济夜唱筹量沙，以所余少米散其上。及旦，魏军谓资粮有余，故不复追，以降者妄，斩以徇。

时道济兵寡弱，军中大惧。道济乃命军士悉甲，身白服乘舆，徐出外围。魏军惧有伏，不敢逼，乃归。道济虽不克定河南，全军而反，雄名大振。魏甚惮之，图之以襁鬼。还进位司空，镇寻阳。

道济立功前朝，威名甚重，左右腹心并经百战，诸子又有才气，朝廷疑畏之。时人或目之曰：“安知非司马仲达也。”

文帝寢疾累年，屡经危殆，领军刘湛贪执朝政，虑道济为异说，又彭城王义康亦虑宫车晏驾，道济不复可制。十二年，上疾笃，会魏军南伐，召道济入朝。其妻向氏曰：“夫高世之勋，道家所忌，今无事相召，祸其至矣。”及至，上已间。十三年春，将遣还镇，下渚未发，有似鹤鸟集船悲鸣。会上疾动，义康矫诏召入祖道，收付廷尉，及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、司徒从事中郎粲、太子舍人混、征北主簿承伯、秘书郎中尊等八人并诛。时人歌曰：“可怜白浮鸠，枉杀檀江州。”道济死日，建邺地震白毛生。又诛司空参军薛彤、高进之，并道济心腹也。

道济见收，愤怒气盛，目光如炬，俄尔间引饮一斛。乃脱帻投地，曰：“乃坏汝万里长城。”魏人闻之，皆曰“道济已死，吴子辈不足复惮”。自是频岁南伐，有饮马长江之志。

文帝问殷景仁曰：“谁可继道济？”答曰：“道济以累有战功，故致威名，余但未任耳。”帝曰：“不然，昔李广在朝，匈奴不敢南望，后继者复有几人？”二十七年，魏军至瓜步，文帝登石头城望，甚有忧色。叹曰：“若道济在，岂至此！”

韶字令孙，以平桓玄功封巴丘县侯。从征广固，率所领先登，位琅邪内史。从讨卢循，以功更封宜阳县侯，拜江州刺史，以罪免。

韶嗜酒贪横，所莅无政绩，上嘉其合门从义，道济又有大功，故特见宠授。卒。子臻字系宗，位员外郎，臻子珪。

珪字伯玉，位沅南令。元徽中，王僧虔为吏部尚书，以珪为征北板行参军。珪诉僧虔求禄不得，与僧虔书曰：“仆一门虽谢文通，乃忝武达。群从姑叔，三媾帝姻，而令子侄饿死，遂不荷润。蝉腹龟肠，为日已久。饥彪能吓，人遽与肉，饿骥不噬，谁为落毛。虽复孤微，百世国士，姻媾位宦，亦不后物。尚书同堂姊为江夏王妃，檀珪同堂姑为南谯王妃；尚书伯为江

州，檀珪祖亦为江州。仆于尚书人地本悬，至于婚宦皆不殊绝。今通塞虽异，犹忝气类，尚书何事为尔见苦。”僧虔报书曰：“吾与足下素无怨憾，何以相苦？直是意有左右耳。”乃用为安成郡丞。

祗字恭叔，与兄韶弟道济俱参义举，封西昌县侯，历位广陵相。义熙十年，亡命司马国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潜得过淮，因天阴闇，夜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入，叫唤直上听事。祗被射伤股，语左右曰：“贼乘暗得入，欲掩我不备，但打五鼓惧之，晓必走矣。”贼闻鼓鸣，直谓为晓，乃奔散，追杀百余人。

宋国初建，为领军。祗性矜豪，乐在外放恣，不愿内职，不得志，发疾不自疗，其年卒于广陵。谥曰威侯。传嗣至齐受禅，国除。

论曰：自晋网不纲，主威莫树，乱基王室，毒被江左。宋武一朝创业，事属横流，改易紊章，归于平道。以建武、永平之风，变太元、隆安之俗，此盖文宣公之为乎。其配飨清庙，岂徒然也？若夫怙才骄物，公旦其犹病诸，而以刘祥居之，斯亡亦为幸焉。秀之行己有道，可谓位无虚授。当徐、傅二公跪承顾托，若使死而可再，固当赴蹈为期。及至处权定机，当震主之地，甫欲攘抑后祸，御蔽身灾，使桐宫有卒迫之痛，淮王非中雾之疾，若以社稷为存亡，则义异于此。湛之、孝嗣临机不决，既以败国，且以殒身，“反受其乱”，斯其效也。道济始因录用，故得忘瑕，晚困大名，以至颠覆。诏、祗克传胤嗣，其木雁之间乎。义高分陕，今以十岁儿委卿，善匡翼之，勿惮周昌之举也。”乃敕晋安王曰：“孔休源人伦仪表，汝年尚幼，当每事师之。”寻始兴王憺代镇荆州，复为憺府长史，太守、行府事如故。在州累政，甚有政绩，平心决断，请托弗行。帝深嘉之。历秘书监，复为晋安王府长史、南兰陵太守，别敕专

行南徐州事。休源累佐名蕃，甚得人誉，王深相倚仗，常于中斋别施一榻，云“此是孔长史坐”，人莫得预焉，其见敬如此。历都官尚书。

普通七年，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薨，武帝与群臣议代居州任者，时贵戚王公咸望迁授。帝曰：“朕已得人，孔休源才识通敏，实应此选。”乃授宣惠将军、监扬州事。休源初为临川王行佐，及王薨而管州任，时论荣之。神州都会，簿领殷繁，休源剖断如流，傍无私谒。

中大通二年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在州昼决辞讼，夜览坟籍。每车驾巡幸，常以军国事委之。昭明太子薨，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与群公参定谋议，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。自公卿珥貂插笔奏决于休源前，休源怡然无愧，时人名为兼天子。四年，卒，遗令薄葬，节朔荐蔬菲而已。帝为之流涕，顾谢举曰：“孔休源居职清忠，方欲共康政道，奄至陨没，朕甚痛之。”举曰：“此人清介强直，臣窃为陛下惜之。”谥曰贞子。

休源风范强正，明练政体，常以天下为己任。武帝深委仗之。累居显职，性缜密，未尝言禁中事。聚书盈七千卷，手自校练。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。

长子云章颇有父风，位东扬州别驾。少子宗范聪敏有识度，位中书郎。

江革字休映，济阳考城人也。祖齐之，宋都水使者，尚书金部郎。父柔之，齐尚书仓部郎，有孝行，以母忧毁卒。

革幼而聪敏，早有才思，六岁便解属文。柔之深加赏器，曰：“此儿必兴吾门。”九岁丁父艰，与第四弟观同生，少孤贫，傍无师友，兄弟自相训勸，读书精力不倦。十六丧母，以孝闻。服阕，与观俱诣太学，补国子生，举高第。齐中书郎王融、吏部郎谢朓雅相钦重。朓尝行还过候革，时大寒雪，见革

弊絮单席，而耽学不倦，嗟叹久之，乃脱其所着襦，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。司徒竟陵王闻其名，引为西邸学士。

弱冠举南徐州秀才。时豫章胡谐之行州事，王融与谐之书令荐革。谐之方贡琅邪王泛，便以革代之。仆射江祐深相引接，祐为太子詹事，启革为丞。祐时权倾朝右，以革才堪经国，令参掌机务，诏诰文檄皆委以具。革防杜形迹，外人不知。祐诛，宾客皆罹其罪，革独以智免。除尚书驾部郎。

中兴元年，梁武帝入石头，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拒义不从，革制书与昂，于坐立成，辞义典雅，帝深赏叹之，令与徐勉同掌书记。建安王为雍州刺史，表求管记，以革为征北记室参军，带中庐令。与弟观少长共居，不忍离别，苦求同行。以观为征北行参军，兼记室。时吴兴沈约、乐安任昉与革书云：“比闻雍府妙选英才，文房之职，总卿昆季，可谓馭二龙于长途，骋骐驎于千里。”途次江夏，观卒。革在雍州，为府王所礼，款若布衣。

后为建康正，频迁秣陵、建康令，为政明肃，豪强惮之。历中书舍人，尚书左丞，晋安王长史、寻阳太守，行江州府事。徙庐陵王长史，太守、行事如故。以清严为属城所惮。时少王行事，多倾意于签帅，革以正直自居，不与典签赵道

南史卷十六

列传第六

王镇恶 朱龄石 毛修之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谟
后随叔父曜归晋，客荆州，颇读诸子兵书，喜论军国大事，骑射非长，而从横善果断。宋武帝伐广固，镇恶时为天门郡临澧令。人或荐之武帝，召与语，异焉，因留宿。旦谓诸佐曰：“镇恶王猛孙，所谓将门有将。”即以署前部贼曹。拒卢循有功，封博陆县五等子。

武帝谋讨刘毅，镇恶曰：“公若有事西楚，请给百舸为前驱。”及西讨，转镇恶参军事，使率龙骧将军蒯恩百舸前发。镇恶受命，便昼夜兼行，扬声刘兖州上。毅谓为信，不知见袭。

镇恶去江陵城二十里，舍船步上，蒯恩军在前，镇恶次之，舸留一二人，对舸岸上竖旗安鼓。语所留人曰：“计我将至城，便长严，令如后有大军状。又分队在后，令烧江津船。镇恶径前袭城，津戍及百姓皆言刘藩实上，晏然不疑。将至城，逢毅要朱显之驰前问藩所在，军人答云“在后”。及至军后不见藩，又望见江津船舰被烧而鼓声甚盛，知非藩上，便跃马告毅，令闭城门。镇恶亦驰进得入城，便因风放火，烧大城南门及东门。又遣人以诏及赦文并武帝手书凡三函示毅，毅皆烧不视。金城亦未信帝自来。及短兵接战，镇恶军人与毅下将或是父

兄子弟中表亲亲，且斗且语，知武帝在后，人情离懈。

初，毅常所乘马在城外不得入，仓卒无马，使就子肃取马，肃不与。朱显之谓曰：“人取汝父而惜马，汝走欲何之？”夺马以授毅，从大城东门出奔牛牧佛寺自缢。镇恶身被五箭，手所执稍于手中破折。江陵平后二十日，大军方至，以功封汉寿县子。

及武帝北伐，为镇西谘议，行龙骧将军，领前锋。将发，前将军刘穆之谓曰：“昔晋文王委蜀于邓艾，今亦委卿以关中，卿其勉之。”镇恶曰：“吾等因托风云，并蒙抽擢，今咸阳不克，誓不济江。三秦若定，而公九锡不至，亦卿之责矣。”

镇恶入贼境，战无不捷，破虎牢及柏谷坞。进次浞池，造故人李方家，升堂见母，厚加酬贖，即授方浞池令。方轨径据潼关，将士乏食，乃亲到弘农督人租。百姓竞送义粟，军食复振。

初，武帝与镇恶等期，若克洛阳，须待大军，未可轻前。既而镇恶等至潼关，为伪大将军姚绍所拒不得进，驰告武帝求粮援。时帝军入河，魏军屯河岸，军不得进。帝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军示之曰：“我语令勿进而深入，岸上如此，何由得遣军。”镇恶既得义租，绍又病死，伪抚军将军姚赞代绍守险，众力犹盛。武帝至湖城，赞引退。

大军次潼关，谋进取计，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，直至渭桥。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，行船者悉在舰内，泝渭而进，舰外不见有行船人。北土素无舟楫，莫不惊以为神。镇恶既至，令将士食毕，便弃船登岸。渭水流急，诸舰悉逐流去，镇恶抚慰士卒曰：“此是长安城北门外，去家万里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，唯宜死战，可立大功。”乃身先士卒，即陷长安城。城内六万余户，镇恶抚慰初附，号令严肃。于灊上奉迎，武帝劳之

曰：“成吾霸业者真卿也。”谢曰：“此明公之威，诸将之力。”帝笑曰：“卿欲学冯异邪。”

时关中丰全，镇恶性贪，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，帝以其功大不问。时有白帝言镇恶藏姚泓伪辇，有异志，帝使覘之，知镇恶剔取饰辇金银，弃辇于垣侧，帝乃安。

帝留第二子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、雍秦二州刺史，镇长安。镇恶以征虏将军领安西司马、冯翊太守，委以扞御之任。

及大军东还，赫连勃勃逼北地，义真遣中兵参军沈田子拒之。虏甚盛，田子退屯刘困堡，遣使还报镇恶。镇恶对田子使谓安西长史王修曰：“公以十岁儿付吾等，当共思竭力，今拥兵不进，贼何由得平？”使反言之，田子甚惧。

王猛之相苻坚也，北人以方诸葛亮。入关之功，又镇恶为首，时论者深惮之。田子峣柳之捷，威震三辅，而与镇恶争功。武帝将归，留田子与镇恶，私谓田子曰：“钟会不得遂其乱者，为有卫瓘等也。语曰：‘猛兽不如群狐。’卿等十余人何惧王镇恶。”故二人常有猜心。时镇恶师于泾上，与田子俱会傅弘之垒，田子求屏人，因斩之幕下，并兄基弟鸿、遵、深从弟昭、朗、弘，凡七人。弘之奔告义真，义真率王智、王修被甲登横门以察其变。俄而田子至，言镇恶反。修执田子，以专戮斩焉。是岁，义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。追赠左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及帝受命，追封龙阳县侯，谥曰壮。传国至曾孙叟，齐受禅，国除。

朱龄石字伯儿，沛郡沛人也。世为将，伯父宪及斌并为西中郎袁真将佐。桓温伐真于寿阳，真以宪兄弟潜通温，并杀之，龄石父绰逃归温。寿阳平，真已死，绰辄发棺戮尸。温怒将斩之，温弟冲请得免。绰受冲更生之恩，事冲如父。位西阳、广平太守。及冲薨，绰欧血而死。

龄石少好武，不事崖检。舅淮南蒋氏才劣，龄石使舅卧听事，剪纸方寸帖着舅枕，以刀子县掷之，相去八九尺，百掷百中。舅畏龄石，终不敢动。舅头有大瘤，龄石伺眠密割之即死。

武帝克京城，以为建武参军。从至江乘将战，龄石言世受桓氏恩，不容以兵刃相向，乞在军后。帝义而许之。以为镇军参军，迁武康令。县人姚系祖专为劫，郡县畏不能讨，龄石至县，伪与厚，召为参军。系祖恃强，乃出应召。龄石斩之，掩其家，悉杀其兄弟，由是一部得清。后领中兵。龄石有武干，又练吏职，帝甚亲委之。平卢循有功，为西阳太守。

义熙九年，徙益州刺史，为元帅伐蜀。初，帝与龄石密谋进取，曰：“刘敬宣往年出黄武，无功而退。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，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，必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。若向黄武，正堕其计。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，疑兵出内水，此制敌之奇也。”而虑此声先驰，贼审虚实，别有函封付龄石，署曰至白帝乃开。诸军虽进，未知处分，至白帝发书，曰：“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；臧熹、朱枚于中水取广汉；使羸弱乘高舰十余，由内水向黄武。”谯纵果备内水，使其大将谯道福戍涪城，遣其秦州刺史侯晖、仆射谯洗等屯彭模，夹水为城。十年六月，龄石至彭模。七月，龄石率刘钟、蒯恩等于北城斩侯晖、谯洗。朱枚至广汉，复破谯道福别军。谯纵奔涪城，巴西人王志斩送之，并获道福，斩于军门。

帝之伐蜀，将谋元帅，乃举龄石。众咸谓龄石资名尚轻，虑不克办，论者甚众，帝不从。乃分大军之半，令猛将劲卒悉以配之。臧熹，敬皇后弟也，亦命受其节度。及战克捷，众咸服帝知人，又美龄石善于事。以平蜀功，封丰城侯。

十四年，桂阳公义真被征，以龄石为雍州刺史，督关中诸军事。龄石至长安，义真乃发。义真败于青泥，龄石亦举城奔

走见杀。传国至孙，齐受禅，国除。

龄石弟超石，亦果锐。虽出自将家，兄弟并闲尺牍。桓谦为卫将军，以补行参军。后为武帝徐州主簿，收迎桓谦身首，躬营殡葬。

义熙十二年北伐，超石为前锋入河。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。有漂度北岸者，辄为魏军所杀略。帝遣白直队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为却月阵，两头抱河，车置七仗士。事毕，使竖一长白旄。魏军不解其意，并未动。帝先命超石戒严二千人，白旄既举，超石赴之，并赍大弩百张，一车益二十人，设彭排于辕上。魏军见营阵立，乃进围营。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，魏军四面俱至。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长孙嵩三万骑肉薄攻营，于是百弩俱发。魏军既多，弩不能制，超石初行，别赍大槌并千余张稍，乃断稍三四尺以槌槌之，一稍辄洞贯三四人。魏军不能当，遂溃。大军进克蒲阪，以超石为河东太守。

后除中书侍郎，封兴平县五等侯。关中乱，帝遣超石慰劳河洛，与龄石俱没赫连勃勃，见杀。

毛修之字敬文，荥阳阳武人也。祖武生、伯父瓌并益州刺史。父瑾，梁、秦二州刺史。

修之仕桓玄为屯骑校尉，随玄西奔。玄欲奔汉川，修之诱令入蜀。冯迁斩玄于枚沱洲，修之力也。宋武帝以为镇军谘议，迁右卫将军。既有斩玄之谋，又父伯并在蜀，帝欲引为外助，故频加荣爵。

及父瑾为谯纵所杀，帝表修之为龙骧将军，配兵遣奔赴。时益州刺史鲍陋不肯进讨，修之言状，帝乃令冠军将军刘敬宣伐蜀，无功而退。谯纵由此送修之父伯及中表丧柩口累并得还。

后刘毅西镇江陵，以为卫军司马、南郡太守。修之虽为毅将佐，而深结于帝，及毅败见宥。时遣朱龄石伐蜀，修之固求

行。帝虑修之至蜀多所诛杀，且土人既与毛氏有嫌，亦当以死自固。不许。

修之不信鬼神，所至必焚房庙。时蒋山庙中有好牛马，并夺取之。累迁相国右司马，行司州事。戍洛阳，修立城垒。武帝至，履行善之，赐衣服玩好，当时评直二千万。

王镇恶死，修之代为安西司马。桂阳公义真败，为赫连勃勃所禽。及赫连昌灭，入魏。修之在洛，敬事嵩高道士寇谦之。谦之为魏太武帝信敬，营护之，故不死。修之尝为羊羹荐魏尚书，尚书以为绝味，献之太武，大悦，以为太官令，被宠，遂为尚书、光禄大夫，封南郡公，太官令、尚书如故。

后朱修之俘于魏亦见宠，修之问朱修之，南国当权者为谁，答云殷景仁。修之笑曰：“吾昔在南，殷尚幼少，我归罪之日，便当巾鞬到门。”经年不忍问家消息，久之乃访焉。修之具答，并云：“贤子元矫甚能自处。”修之悲不得言，直视良久，乃长叹曰：“呜呼！”自此一不复及。

初，北人去来言修之劝魏侵边，并教以在南礼制，文帝甚疑责之。朱修之后得还，具相申理，上意乃释。修之在魏多妻妾，男女甚众，身遂死于魏。

孙惠素，仕齐为少府卿。性至孝，母服除后，更修母所住处床帐屏帷，每月朔十五向帷悲泣，傍人为之感伤，终身如此。

惠素吏才强济，而临事清刻，敕市铜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画，用钱六十五万。有逸惠素纳利，武帝怒，敕尚书评价，贵二十八万余，有司奏，伏诛。死后家徒四壁，武帝后知无罪，甚悔恨之。

傅弘之字仲度，北地泥阳人也。傅氏旧属灵州，汉末失土，寄冯翊，置泥阳、富平二县，废灵州，故傅氏悉属泥阳。晋武帝太康三年复立灵州县，傅氏还属灵州。弘之高祖祗，晋司徒，

后封灵州公。不欲封本县，故祇一门还属泥阳。曾祖畅，秘书丞，没石勒，生子洪。晋穆帝永和中，石氏乱，度江。洪生梁州刺史歆，歆生弘之。

少倜傥有大志，历位太尉行参军。宋武帝北伐，弘之与扶风太守沈田子等七军自武关入。弘之素习骑乘，于姚泓驰道内戏马，甚有姿制，羌胡观者数千，并叹称善。留为桂阳公义真雍州中从事史。

及义真东归，赫连勃勃倾国追蹙，于青泥大战，弘之躬贯甲冑，气冠三军，军败陷没，不为之屈。时天大寒裸弘之，弘之叫骂见杀。

朱修之字恭祖，义阳平氏人也。曾祖焘，晋平西将军。祖序，豫州刺史。父谌，益州刺史。

修之初为州主簿，宋元嘉中，累迁司徒从事中郎。文帝谓曰：“卿曾祖昔为王导丞相中郎，卿今又为王弘中郎，可谓不忝尔祖矣。”

后随右军到彦之北侵，彦之自河南回，修之留戍滑台，被魏将安颉攻围。粮尽，将士熏鼠食之。修之被围既久，母常悲忧，忽一旦乳汁惊出，母号恸告家人曰：“我年老非复有乳汁时，今如此，儿必没矣。”魏果以其日克滑台，囚之。太武嘉其固守之节，以为云中镇将，妻以宗室女。

修之潜谋南归，妻疑之，每流涕谓曰：“观叙无停意，何不告我以实，义不相负。”修之深嘉其义而不告也。及太武伐冯弘，修之及同没人邢怀明并从。又有徐卓者亦没魏，复欲率南人窃发，事泄见诛。修之、怀明惧祸，同奔冯弘，不见礼。停一年，会宋使至。修之名位素显，传诏见便拜。彼国敬传诏，呼为天子边人。见传诏致敬，乃始礼之。

时魏屡伐黄龙，弘遣使求救，修之乃使传诏说而遣之。泛

海，未至东莱，舫桅折，风猛，海师虑向海北，垂长索，舫乃正。海师视上有鸟飞，知去岸不远，须臾至东莱。及至，以为黄门侍郎。

孝武初，累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修之政在宽简，士庶悦附。及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反，檄修之举兵。雍土时饥，修之伪与之同；既而遣使陈情于孝武，孝武嘉之，以为荆州刺史，加都督。义宣乃闻修之不同，更以鲁秀为雍州刺史，击襄阳。修之命断马鞍山道，秀不得前乃退。修之率众向江陵，竺超已执义宣，修之至，于狱杀之。以功封南昌县侯。

修之立身清约，百城赋赠，一无所受。唯以蛮人宜存抚纳，有饷皆受，得辄与佐史赌之，未尝入己。去镇之日，秋毫无犯。计在州以来，然油及私牛马食官谷草，以私钱六十万偿之。而俭刻无润，薄于恩情，姊在乡里，饥寒不立，修之贵为刺史，未曾供贍。往姊家，姊为设菜羹粗饭以激之，修之曰：“此是贫家好食，进之致饱。”先是，新野庾彦达为益州刺史，携姊之镇，资给供奉，中分秩禄，西土称焉。

修之后拜左户尚书、领军将军。至建邺，牛奔坠车折脚，辞尚书，徙崇宪太仆，仍加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脚疾不堪独行见，特给扶侍。卒，谥贞侯。

王玄谟字彦德，太原祁人也。六世祖宏，河东太守、绵竹侯，以从叔司徒允之难，弃官北居新兴，仍为新兴、雁门太守。其自序云尔。祖牢，仕慕容氏为上谷太守，随慕容德居青州。父秀，早卒。

玄谟幼而不群，世父蕤有知人鉴，常笑曰：“此儿气概高亮，有太尉彦云之风。”宋武帝临徐州，辟为从事史，与语异之。少帝末，谢晦为荆州，请为南蛮行参军、武宁太守。晦败，以非大帅见原。

元嘉中，补长沙王义欣镇军中兵参军，领汝阴太守。每陈北侵之规，上谓殷景仁曰：“闻王玄谟陈说，使人有封狼居胥意。”

后为兴安侯义宾辅国司马、彭城太守。义宾薨，玄谟上表，以彭城要兼水陆，请以皇子抚临州政，乃以孝武出镇。

及大举北侵，以玄谟为宁朔将军。前锋入河，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度。军至碣碛，玄谟进向滑台，围城二百余日。魏太武自来救之，众号百万，鼓鞞动天地。玄谟之行也，众力不少，器械精严，而专仗所见，多行杀戮。初围城，城内多茅屋，众求以火箭烧之。玄谟曰：“损亡军实。”不听。城中即撤坏之，穴地为窟室。及魏救将至，众请发车为营，又不从。将士并怀离怨。又营货利，一匹布责人八百梨，以此倍失人心。及太武军至，乃夜遁，麾下散亡略尽。萧斌将斩之，沉庆之固谏曰：“佛狸威震天下，控弦百万，岂玄谟所能当。杀战将以自弱，非良计也。”斌乃止。

初，玄谟始将见杀，梦人告曰：“诵观世音千遍则免。”玄谟梦中曰：“何可竟也。”仍见授，既觉诵之，且得千遍。明日将刑，诵之不辍。忽传唱停刑，遣代守碣碛。江夏王义恭为征讨都督，以碣碛沙城不可守，召令还。为魏军所迫，大破之，流矢中臂。二十八年正月，还至历城。义恭与玄谟书曰：“闻因败为成，臂上金创，将非金印之征邪？”

元凶弑立，以玄谟为冀州刺史。孝武伐逆，玄谟遣济南太守垣护之等将兵赴义。事平，除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及南郡王义宣与江州刺史臧质反，朝廷假玄谟辅国将军，为前锋南讨，拜豫州刺史。质寻至，大破之。加都督，封曲江县侯。中军司马刘冲之白孝武，言玄谟在梁山与义宣通谋。检虽无实，上意不能明，使有司奏玄谟没匿所得贼宝物，虚张战

簿，与徐州刺史垣护之并免官。

寻为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雍土多诸侨寓，玄谟上言所统侨郡无有境土，新旧错乱，租课不时，宜加并合。见许。乃省并郡县，自此便之。百姓当时不愿属籍。其年，玄谟又令九品以上租，使贫富相通，境内莫不嗟怨。人间讹言玄谟欲反，时柳元景当权，元景弟僧景为新城太守，以元景之势，制令雍土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并发兵，欲讨玄谟。玄谟令内外晏然，以解众惑，驰启孝武，具陈本末。帝知其虚，驰遣主书吴喜公慰抚之。又答曰：“玄谟启明白之日，七十老公反欲何求？聊复为笑，想足以申卿眉头耳。”玄谟性严，未曾妄笑，时人言玄谟眉头未曾申，故以此见戏。

后为金紫光禄大夫，领太常。及建明堂，以本官领起部尚书，又领北选。孝武狎侮群臣，各有称目，多须者谓之羊，短长肥瘦皆有比拟。颜师伯缺齿，号之曰齧，刘秀之俭吝，常呼为老悭。黄门侍郎宗灵秀躯体肥壮，拜起艰难，每一集会，辄于坐赐灵秀器服饮食，前后相系，欲其占谢倾踣，以为欢笑。又刻木作灵秀父光禄勋叔献像送其家听事。柳元景、垣护之虽并北人，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。凡诸称谓，四方书疏亦如之。尝为玄谟作四时诗曰：“董茹供春膳，粟浆充夏餐，爬酱调秋菜，白醪解冬寒。”又宠一昆仑奴子名白主，常在左右，令以杖击群臣。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。

玄谟寻迁徐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时北土灾馑，乃散私谷十万斛牛千头以赈之。孝武崩，与群公俱被顾命。时朝政多门，玄谟以严直不容，徙青、冀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少帝诛颜师伯、柳元景等，狂悖滋甚，以领军征玄谟，子侄咸劝称疾。玄谟曰：“避难苟免，既乖事君之节，且吾荷先朝厚恩，弥不得逡巡。”及至，屡表谏诤，又流涕请缓刑去杀，以安元元之意。少帝

大怒。

明帝即位，礼遇益崇。时四方反叛，玄谟领水军前锋南讨，以脚疾未差，听乘舆出入。寻除车骑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副司徒建安王休仁于赭圻，赐以诸葛亮笥袖铠。顷之，以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领护军将军，迁南豫州刺史，加都督。薨年八十二，谥曰庄公。

子深早卒，深子绩嗣。深弟宽，泰始初，为随郡太守。逢四方反，父玄谟在建邺，宽弃郡自归。以母在西，为贼所执，请西行，遂袭破随郡，收其母。事平，明帝嘉之，使图宽形以上。齐永明元年，为太常，坐于宅杀牛，免官。后卒于光禄大夫。

宽弟瞻字明远，一字叔鸾。负气傲俗，好贬裁人物。仕宋为王府参军。尝诣刘彦节，直登榻曰：“君侯是公孙，仆是公子，引满促膝，唯余二人。”彦节外迹虽酬之，意甚不悦。齐豫章王疑少时，早与瞻友。瞻常候疑高论，齐武帝时在大床寝，瞻谓疑曰：“帐中人物亦复随人寝兴。”疑言次忽问王景文兄楷贤愚何如殷道矜，瞻曰：“卿遂复言他人兄邪。”武帝笑称疑小名阿玉，“汝兄愚，那得忽来王参军此句”。瞻曰：“直恐如卿来谈。”武帝衔之，未尝形色。后历黄门侍郎。

及齐建元初，瞻为永嘉太守，诣阙跪拜不如仪。武帝知之，召入东宫，仍送付廷尉杀之。命左右启高帝曰：“父辱子死；王瞻傲朝廷，臣辄已收之。”高帝曰：“此何足计。”及闻瞻已死，乃默无言。

玄谟从弟玄象，位下邳太守。好发冢，地无完椁。人间垣内有小冢，坟上殆平，每朝日初升，见一女子立冢上，近视则亡。或以告玄象，便命发之。有一棺尚全，有金蚕、铜人以百数。剖棺见一女子，年可二十，姿质若生，卧而言曰：“我东

海王家女，应生，资财相奉，幸勿见害。”女臂有玉钏，破冢者斩臂取之，于是女复死。玄谟时为徐州刺史，以事上闻，玄象坐免郡。

玄载字彦休，玄谟从弟也。父蕤，东莞太守。玄载仕宋，位益州刺史。沈攸之之难，玄载起义，送诚于齐高帝，封鄂县子。齐建元元年，为左户尚书。永明四年，位兖州刺史，卒官。谥烈子。

玄载弟玄邈字彦远，仕宋位青州刺史。齐高帝之镇淮阴，为宋明帝所疑，乃北劝魏，遣书结玄邈。玄邈长史房叔安进曰：“夫布衣韦带之士，衔一餐而不忘，义使之然也。今将军居方州之重，托君臣之义，无故举忠孝而弃之，三齐之士宁蹈东海死耳，不敢随将军也。”玄邈意乃定。仍使叔安使建邺，发高帝谋。高帝于路执之，并求玄邈表。叔安答曰：“寡君使表上天子，不上将军。且仆之所言，利国家而不利将军，无所应问。”荀伯玉劝杀之，高帝曰：“物各为主，无所责也。”玄邈罢州还，高帝涂中要之，玄邈严军直过。还都，启宋明帝，称高帝有异谋，高帝不恨也。升明中，高帝引为骠骑司马、泰山太守。玄邈甚惧，高帝待之如初。再迁西戎校尉、梁南秦二州刺史，封河阳县侯，兄弟同时为方伯。

齐建元初，亡命李乌奴作乱梁部，玄邈使人伪降乌奴，告之曰：“王使君兵弱，携爱妾二人已去矣。”乌奴喜，轻兵袭州城，玄邈奇兵破之。高帝闻之曰：“玄邈果不负吾。”

延兴元年，为中护军。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杀晋安王子懋，玄邈苦辞不行，及遣王广之往广陵取安陆王子敬，玄邈不得已奉旨。建武中，卒于护军，赠雍州刺史，谥壮侯。

叔安字子仁，清河人。高帝即位，怀其忠正，时为益州司马、宁蜀太守，就拜前将军。方用为梁州，会病卒。帝叹曰：

“叔安节义，古人中求之耳，恨不至方伯而终。”子长瑜，亦有义行，永明中，为州中从事。

论曰：自晋室播迁，来宅扬、越，关边遥阻，汧、陇遐荒，区甸分其内外，山河判其表里。桓温一代英人，志移晋鼎，自非兵屈霸上，战衄枋头，则光宅之运，中年允集。宋武帝屈起布衣，非藉人誉，一旦驱率乌合，奄兴霸绪，功虽有余而德犹未洽。非树奇功于难立，震大威于四海，则不能成配天之业，一异同之心。故须外积武功，以收人望。及金墉请吏，元勋既立，心欲挂旆龙门，折冲冀、赵，跨功桓氏，取高昔人。方复观兵崤、渭，陈师天峻。及灵威薄震，重关自辟，故知英算所包，先胜而后战也。王镇恶推锋直指，前无强阵，为宋方叔，其壮矣乎。朱龄石、超石、毛修之、傅弘之等，以归众难固之情，逢英勇乘机之运，以至颠陷，为不幸矣。修之滑台之守，有疏勒之难，苟诚节在焉，所在为重，其取荣大国，岂徒然哉。终假道自归，首丘之义也。玄谟封狼之心，虽简帝念；然天方相魏，人岂能支。宋氏以三吴之弱卒，当八州之劲勇，欲以邀胜，不亦难乎。蹙境亡师，固其宜也。观夫庆之言，可谓达于时变。瞻傲恨不悔，卒至亡躯，然齐武追恨鱼服，匹夫惧矣。玄邈行己之度，有士君子之风乎。

南史卷十七

列传第七

刘敬宣 刘怀肃 刘粹 孙处 蒯恩 向靖 刘钟 虞丘
进 孟怀玉 胡藩 刘康祖

起家王恭前军参军，又参会稽世子元显征虜军事。隆安二年，王恭起兵京口，以诛司马尚之为名，牢之时为恭前军司马。恭以豪戚自居，甚相陵忽，牢之心不能平。及恭此举，使牢之为前锋，牢之遣敬宣袭恭，败之。元显以敬宣为后将军谘议参军。

三年，孙恩为乱，牢之自表东讨，敬宣请以骑傍南山趣其后。吴贼畏马，又惧首尾受敌，遂大败之，进平会稽。迁后军从事中郎。

宋武帝既累破袄贼，功名日盛，敬宣深相凭结。元显进号骠骑，敬宣仍随府转。元显骄肆，群下化之，敬宣每预宴会，调戏无所酬答，元显甚不悦。

元兴元年，牢之南讨桓玄，元显为征讨大都督，日夜昏酣。牢之以道子昏闇，元显淫凶，虑平玄之日，乱政方始；会玄遣信说牢之，牢之欲假手于玄诛执政，然后乘玄之隙，可以得志天下。将许玄降。敬宣谏恐玄威望既成，则难图。牢之怒曰：“吾岂不知今日取之如反复手，但平后令我奈骠骑何？”遣敬

宣为任。

玄既得志，害元显，废道子，以牢之为会稽太守。牢之与敬宣谋袭玄，期以明旦。尔日大雾，府门晚开，日旰，敬宣不至。牢之谓谋泄，欲奔广陵，而敬宣还京口迎家。牢之谓已为玄禽，乃缢而死。敬宣奔丧，哭毕，就司马休之、高雅之等俱奔洛阳，往来长安，求救于姚兴，后奔慕容德。

敬宣素明天文，知必有兴复晋室者。寻梦丸土服之，觉而喜曰：“丸者，桓也，桓吞，吾当复本土乎。”乃结青州大姓诸崔、封谋灭德，推休之为主。时德司空刘轨大被任，高雅之又娶轨，谋泄，乃相与杀轨而去。会宋武帝平京口，手书召敬宣，即驰还，袭封武冈县男，后拜江州刺史。

刘毅之少，人或以雄桀许之。敬宣曰：“此人外宽内忌，自伐而尚人，若一旦遭逢，当以陵上取祸。”毅闻深恨。及在江陵，知敬宣还，寻知为江州，大骇惋。敬宣愈不自安。安帝反正，自表求解。武帝恩款周洽，所赐莫与为比。敬宣女嫁，赐钱三百万，杂彩千匹。

帝方大相宠任，欲令立功。义熙三年，表遣敬宣伐蜀。博士周祗谏，以为“道远运漕难继，毛修之家雠不雪，不应以得死为恨。刘敬宣蒙生存之恩，亦宜性命仰答。将军欲驱二死之甘心，忘国家之重计，愚情窃所未安”。不从。假敬宣节，监征蜀诸军事。敬宣至黄武，去成都五百里，食尽，遇疾疫而还。为有司奏免官。

五年，武帝伐慕容超，除中军谘议参军，与兖州刺史刘藩大破超军，进围广固，屡献规略。卢循逼建邺，敬宣分领鲜卑兽斑突骑，置阵甚整。循走，仍从南讨，为左卫将军。敬宣宽厚，善待士，多伎艺，弓马音律，无事不善。尚书仆射谢混美才地，少所交纳，与敬宣遇便尽礼。或问混：“卿未尝轻交，

而倾盖刘寿，何也？”混曰：“孔文举礼太史子义，天下岂有非之邪。”

初，敬宣蜀还，刘毅欲以重法绳之。武帝既相任待，又何无忌谓不宜以私憾伤至公。毅虽止，犹谓武帝曰：“平生之旧，岂可孤信？光武悔之于庞萌，曹公失之于孟卓。宜深慎之。”毅出为荆州，谓敬宣曰：“欲屈卿为长史、南蛮，岂有见辅意乎？”敬宣惧祸，以告武帝。帝笑曰：“但令老兄平安，必无过虑。”后领冀州刺史。

时帝西讨刘毅，豫州刺史诸葛长人监太尉军事，贻敬宣书曰：“盘龙狼戾专恣，自取夷灭。异端将尽，世路方夷，富贵之事，相与共之。”敬宣报曰：“下官常惧福过灾生，实思避盈居损。富贵之旨，非所敢当。”便以长人书呈，帝谓王诞曰：“阿寿故为不负我。”

十一年，进号右军将军。时晋宗室司马道赐为敬宣参军。会武帝西征司马休之，而道赐乃阴结同府辟闾道秀、左右小将王猛子等谋反。道赐自号齐王，规据广固，举兵应休之。猛子取敬宣刀杀敬宣，文武佐吏即讨道赐、道秀、猛子斩之。先是敬宣尝夜与僚佐宴，空中有投一只芒屨于坐，坠敬宣食盘上，长三尺五寸，已经人着，耳鼻间并欲坏，顷之而败。丧至，武帝临哭甚哀。子光祖嗣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刘怀肃，彭城人，宋武帝从母兄也。家世贫窳，而躬耕好学。仕晋为费令。及闻武帝起义，弃县来奔。

义熙元年，为辅国将军、淮南历阳二郡太守。二年，又领刘毅抚军司马，以建义功，封东兴县侯。其冬，桓石绥、司马国璠、陈袭于胡桃山聚众为寇，怀肃讨破之。江、淮间群蛮及桓氏余党为乱，怀肃自请讨之，及行失旨，毅上表免怀肃官。三年卒，追赠左将军。无子，弟怀慎以子蔚祖嗣，位江夏内史。

蔚祖卒，子道存嗣，位太尉江夏王义恭谘议参军。孝武伐元凶，道存出奔义军，元凶乃杀其母以徇。景和中，为义恭太宰从事中郎。义恭败，以党与下狱死。

怀肃次弟怀敬，涩讷无才能。初，武帝产而皇妣殂，孝皇帝贫薄，无由得乳人，议欲不举，帝从母生怀敬，未期，乃断怀敬乳而自养帝。帝以旧恩，怀敬累见宠授，至会稽太守。时以为速，武帝曰：“亡姨于我恩重，此何可忘？”历尚书，金紫光禄大夫。

怀敬子真道为钱唐令，元嘉十三年，东土饥，帝遣扬州中从事史沉演之巡行在所，演之表真道及余杭令刘道锡有美政。上嘉之，各赐谷千斛，以真道为步兵校尉。

十四年，出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十八年，氏帅杨难当侵寇汉中，真道讨破之，而难当寇盗犹不已，文帝遣龙骧将军裴方明率禁兵五千，受真道节度。十九年，方明至武兴，率太子积弩将军刘康祖等进军，大致克捷，以真道为建威将军、雍州刺史，方明辅国将军、梁南秦二州刺史。又诏故晋寿太守姜道盛殒身锋镝，可赠给事中，赐钱十万。道盛注古文尚书行于世。真道、方明并坐破仇池断割金银诸杂宝货，又藏难当善马，下狱死。

怀敬弟怀慎，少谨慎质直。从宋武帝征讨，位徐州刺史。为政严猛，境内震肃。以平广固、卢循功，封南城县男。十二年，武帝北伐，以为中领军、征虏将军，宿卫鞬鞞。坐府内相杀免官。虽名位转优，而恭恪愈至。每所之造，位任不踰己者，皆束带门外下车，其谨退类如此。

永初元年，以佐命功，进爵为侯，位五兵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景平元年，迁护军将军。禄赐班于宗族，家无余财，卒谥肃侯。

子德愿嗣。大明初，为游击将军，领石头戍事。坐受贾客韩佛智货，下狱夺爵。后为秦郡太守。德愿性粗率，为孝武狎侮。上宠姬殷贵妃薨，葬毕，数与群臣至殷墓。谓德愿曰：“卿哭贵妃若悲，当加厚赏。”德愿应声便号恸，抚膺擗踊，涕泗交流。上甚悦，以为豫州刺史。又令医人羊志哭殷氏，志亦呜咽。他日有问志：“卿那得此副急泪？”志时新丧爱姬，答曰：“我尔日自哭亡妾耳。”志滑稽，善为谐谑，上亦爱狎之。

德愿善御车，尝立两柱，使其中劣通车轴，乃于百余步上振辔长驱，未至数尺，打牛奔从柱间直过，其精如此。孝武闻其能，为之乘画轮车，幸太宰江夏王义恭第。德愿岸着笼冠，短朱衣，执辔进止，甚有容状。永光中，为廷尉，与柳元景厚善。元景败，下狱诛。

怀慎庶长子荣祖，少好骑射，为武帝所知。及卢循攻逼，时贼乘小舰入淮拔栅，武帝宣令三军不得辄射贼。荣祖不胜愤怒，冒禁射之，所中应弦而倒，帝益奇焉。以战功，参太尉军事，从讨司马休之。彭城内史徐逵之败没，诸将意沮，荣祖请战愈厉，上乃解所着铠授之。荣祖陷阵，身被数创。及帝北伐，转镇西中兵参军。水军入河，与朱超石大破魏军于半城。帝大脩战士，谓荣祖曰：“卿以寡克众，攻无坚城，虽古名将何以过此。”永初中，为辅国将军。追论半城功，赐爵都乡侯。荣祖为人轻财贵义，善抚将士；然性褊，颇失士君子心。卒于官。

怀慎弟怀默，江夏内史。子孙登，武陵内史。孙登子亮，少工刀楯，以军功封顺阳县侯，历梁、益二州刺史。在任廉俭，所得公禄，悉以还官，宋明帝下诏褒美。亮在梁州忽服食，欲致长生，迎武当山道士孙怀道使合仙药，药成，服之而卒。及就斂，尸弱如生。谥曰刚侯。

孙登弟道隆，前废帝景和中，位右卫将军，封永昌县侯，委以腹心之任。泰始初，又为明帝尽力，迁左卫将军、中护军。赐死，事在建安王休仁传。

刘粹字道冲，沛郡萧人也。家在京口。初为州从事，从宋武帝平建邺，征广固，以功封西安县五等侯。累迁中军谘议参军。卢循之逼，京口任重，文帝时年四岁，武帝使粹奉文帝镇京口。后为江夏相。

族兄毅贰于武帝，粹不与毅同而尽心武帝。帝将谋毅，众并疑粹在夏口，帝愈信之。及大军至，竭其诚力。事平，封溱阳县男。永初元年，以佐命功，改封建安县侯。文帝即位，为雍州刺史，加都督。

元嘉三年，讨谢晦。初，晦与粹善，以粹子旷之为参军，至是帝甚疑之。王弘曰：“粹无私，必无忧也。”及受命南讨，一无所顾。文帝以此嘉之。晦亦不害旷之，遣还。粹寻卒，旷之嗣。

粹弟道济，位益州刺史，任长史费谦等聚敛，伤政害人。初，晋末有司马飞龙者，自称晋宗室，走仇池。元嘉九年，闻道济绥抚失和，遂自仇池入绵竹为乱，道济遣军讨斩之。先是道济以五城人帛氏奴、梁显为参军督护，费谦固执不与；远方商人至者，谦又抑之。商旅呼嗟，百姓咸欲为乱，氏奴等因聚党为盗，及赵广等诈言司马殿下犹在阳泉山中。蜀土侨旧翕然并反，奉道人程道养，言是飞龙。道养，枹罕人也。赵广改名为龙兴，号为蜀王、车骑大将军、益梁二州牧，建号泰始元年，备置百官，以道养弟道助为骠骑将军、长沙王，镇涪城。广自号镇军将军，帛氏奴为征虏将军，梁显为镇北将军，奉道养围成都。道济遣中兵参军裴方明频破之。

十年正月，贼复大至，攻逼成都，道济卒，方明等共埋尸

于后斋，使书与道济相似者为教。酬答签疏，不异常日，虽母妻不知也。二月，道养升坛郊天，方就柴燎，方明击，大败之。会平西将军临川王义庆使巴东太守周籍之帅众援成都，广等屯据广汉，分守郫川。籍之与方明攻郫，克之。方明禽伪骠骑将军司马龙伸，斩之。龙伸即道助也。涪、蜀皆平。

俄而张寻攻破阴平，复与道养合，逃于鄞山，其余群贼出为盗不绝。文帝遣宁朔将军萧汪之讨之。十四年，余党乃平，迁赵广、张寻等于建邺。十六年，广、寻复与国山令司马敬琳谋反，伏诛。

粹族弟损字子骞，卫将军毅从父弟也。父镇之字仲德，以毅贵显，闲居京口，未尝应召。常谓毅，“汝必破我家”。毅甚畏惮，每还京口，未尝敢以羽仪入镇之门。以左光禄大夫征，不就，卒于家。损元嘉中为吴郡太守，至昌门，便入太伯庙。时庙室颓毁，垣墙不修，损怆然曰：“清尘尚可髣佛，衡宇一何摧颓！”即令修葺。卒，赠太常。

损同郡宗人有刘伯龙者，少而贫薄，及长，历位尚书左丞，少府，武陵太守，贫窶尤甚。常在家慨然，召左右将营十一之方，忽见一鬼在傍抚掌大笑。伯龙叹曰：“贫穷固有命，乃复为鬼所笑也。”遂止。

孙处字季高，会稽永兴人也。籍注字，故以字行。少任气，武帝征孙恩，季高乐从。及平建邺，封新夷县五等侯。卢循之难，武帝谓季高曰：“此贼行破，非卿不能破其窟穴。”即遣季高泛海袭番禺，拔之。循父嘏、长史孙建之、司马虞彪夫等轻舟奔始兴，即分遣振武将军沈田子等讨平岭表诸郡。循于左里走还袭广州，季高破走之。义熙七年，季高卒，追赠南海太守，封侯官县侯。九年，武帝表赠交州刺史。

蒯恩字道恩，兰陵承人也。武帝征孙恩，县差恩伐马鬣，

常负大束，兼倍余人。每舍刍于地，叹曰：“大丈夫弯弓三石，奈何充马士。”武帝闻之，即给器仗。自征袄贼，常为先登，胆力过人，甚见爱信。于娄县战，箭中右目。平京城，定建邺，以军功封都乡侯。从伐广固，破卢循，随刘藩追斩徐道覆，与王镇恶袭江陵，随朱龄石伐蜀，又从伐司马休之。自从征讨，凡百余战，身被重创。武帝录其前后功，封新宁县男。

武帝北伐，留恩侍卫世子，命朝士与之交。恩益自谦损，与人语常呼官位，自称鄙人，抚士卒甚有恩纪。世子开府，再迁为司马。后入关迎桂阳公义真，没于赫连勃勃。传国至孙，无子，国除。

向靖字奉仁，小字弥，河内山阳人也。名与武帝祖讳同，故以小字行。弥与武帝有旧，从平京城，参建武军事，进建邺，以功封山阳县五等侯。又从征广固，讨卢循，所在着绩，封安南县男。武帝西伐司马休之，征关中，并见任使。及帝受命，以佐命功，封曲江县侯，位太子左卫率，加散骑常侍。卒于官。

弥立身俭约，不营室宇，无园田商货之业，时人称之。

子植嗣，多过失，不受母训，夺爵。更以植次弟桢绍封，又坐杀人，国除。

桢弟柳字玄季，有学义才能，立身方雅。太尉袁淑、司空徐湛之、东扬州刺史颜竣皆与友善。及竣贵，柳犹以素情自许，不推先之。顺阳范璩诫柳曰：“名位不同，礼有异数，卿何得作曩时意邪？”柳曰：“我与士逊心期久矣，岂可一旦以势利处之。”及柳为南康郡，涉义宣事败，系建康狱。屡密请竣，求相申救。孝武尝与竣言及柳事，竟不助之。柳遂伏法。

璩字伯玉，平北将军汪曾孙也，位淮南太守。

刘钟字世之，彭城人也。少孤，依乡人中山太守刘回共居，

常慷慨于贫贱。从宋武帝征伐，尽其心力。及义旗建，帝板钟为郡主簿，曰：“豫是彭城乡人赴义者，并可依刘主簿。”于是立义队，连战皆捷。及桓谦屯于东陵，卞范之屯覆舟山西，武帝疑贼有伏兵，顾左右，政见钟，谓曰：“此山下当有伏兵，卿可往探之。”钟驰进，果有伏兵，一时奔走。后除南齐国内史，封安丘县五等侯。求改葬父祖及亲属十丧，帝厚加资给。

从征广固，孟龙符于阵陷没，钟直入取其尸而反。卢循逼建邺，钟拒栅，身被重创，贼不得入。循南走，钟又随刘藩追徐道覆，斩之。

后随朱龄石伐蜀为前锋，去成都二百里，钟于时脚疾，龄石乃诣钟，谋且欲养锐息兵，以伺其隙。钟曰：“不然，前扬言大众向内水，谯道福不敢舍涪城，今重军卒至，出其不意，蜀人已破胆矣。贼今阻兵守险，是其惧不敢战，非能持久也。因其凶惧攻之，其势必克；若缓兵，彼将知人虚实，当为蜀子虜耳。”龄石从之，明日，陷其二城，径平成都。以广固功，封永新县男。

十二年，武帝北伐，钟居守。累迁右卫将军。元熙元年卒。传国至孙，齐受禅，国除。

虞丘进字豫之，东海郟人也。少时随谢玄讨苻坚有功，封关内侯。后从宋武帝征孙恩，频战有功。从定建邺，除燕国内史，封龙川县五等侯。

及卢循逼都，孟昶等议奉天子过江，进廷议不可，面折昶等，武帝甚嘉之。除鄱阳太守。后随刘藩斩徐道覆。义熙九年，以前后功，封望蔡县男。永初二年，累迁太子右卫率。卒，追论讨司马休之功，进爵为子。传国至曾孙，齐受禅，国除。

孟怀玉，平昌安丘人也，世居京口。宋武帝东伐孙恩，以为建武司马。豫义旗，从平京口，定建邺，以功封鄱阳县五等

侯。卢循逼都，以战功为中军谘议参军。循平，封阳丰县男，位江州刺史、南中郎将。卒官。无子，国除。

怀玉弟龙符，骁果有胆气，早为武帝所知，以军功封平昌县五等子。从伐广固，以车骑参军加龙骧将军、广川太守。乘胜追奔，被围见害，追赠青州刺史，封临沅县男。

胡藩字道序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少孤，居丧以毁闻。太守韩伯见之，谓藩叔尚书少广曰：“卿此侄当以义烈成名。”州府辟不就，须二弟冠婚毕，乃参郗恢征虏军事。时殷仲堪为荆州刺史，藩外兄罗企生为仲堪参军。藩过江陵省企生，因说仲堪曰：“桓玄意趣不常，节下崇待太过，非将来计也。”仲堪不悦。藩退谓企生曰：“倒戈授人，必至大祸，不早去，后悔无及。”后玄自夏口袭仲堪，藩参玄后军军事。仲堪败，企生果以附从及祸。

藩转参太尉大将军相国军事。宋武帝起兵，玄战败将出奔，藩扣马曰：“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，皆是义故西人，一旦舍此，欲归可复得乎？”玄直以鞭指天而已。于是奔散相失，追及玄于芜湖。玄见藩喜谓张须无曰：“卿州故为多士，今复见王修。”桑落之败，藩舰被烧，并铠入水，潜行三十许步，方得登岸。乃还家。

武帝素闻藩直言于殷氏，又为玄尽节，召参镇军军事。从征慕容超，超军屯聚临朐。藩言于武帝曰：“贼屯军城外，留守必寡，今往取其城而斩其旗帜，此韩信所以克赵也。”帝乃遣檀韶与藩潜往，即克其城。贼见城陷，一时奔走，还保广固。围之，将拔之夜，忽有鸟大如鹅，苍黑色，飞入帝帐里，众以为不祥。藩贺曰：“苍黑者，胡虏色。胡虏归我，大吉之祥。”明旦攻城，陷之。从讨卢循于左里，频战有功，封吴平县五等子。

寻除鄱阳太守，从伐刘毅。初，毅当之荆州，表求东道还建邺辞墓。去都数十里，不过拜阙。帝出倪塘会毅，藩请杀之，乃谓帝曰：“公谓刘卫军为公下乎？”帝曰：“卿谓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夫豁达大度，功高天下，连百万之众，允天人之望，毅固以此服公。至于涉猎记传，一咏一谈，自许以雄豪，加以夸伐，搢绅白面之士，辐凑而归，此毅不肯为公下也。”帝曰：“吾与毅俱有克复功，其过未彰，不可自相图。”至是谓藩曰：“昔从卿倪塘之谋，无今举也。”

又从征司马休之，复为参军。徐逵之败没，帝怒，即日于马头岸度江。江津岸壁立数丈，休之临岸置阵，无由可登。帝呼藩令上，藩有疑色。帝怒，命左右录来，欲斩之。藩不受命，顾曰：“宁前死耳。”以刀头穿岸，劣容脚指径上，随之者稍多。及登，殊死战，败之。

从伐关中，参太尉军事，统别军至河东。暴风漂輜重舰度北岸，魏军牵得此舰。藩气愤，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径往。魏骑五六百，见藩来并笑之。藩素善射，登岸射之，应弦而倒者十许人。魏军皆退，悉收所失而反。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军于半城，魏骑数万合围，藩及超石不盈五千，力战，大破之。武帝还彭城，参相国军事。论平司马休之及广固功，封阳山县男。元嘉中，位太子左卫率。卒，谥曰壮侯。子隆世嗣。

藩诸子多不遵法度，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谋，文帝以藩功臣，不欲显其事，使江州以他事杀之。十六子诞生，十七子茂世，后欲奉庶人义康，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讨平之。

刘康祖，彭城吕人也，世居京口。父虔之，轻财好施，位江夏相。宋武帝西征司马休之及鲁宗之，宗之子轨袭杀虔之，追赠梁、秦二州刺史，封新康县男。

康祖便弓马，膂力绝人，以浮荡蒲酒为事。每犯法为郡县

所录，辄越屋踰墙，莫之能禽。夜入人家，为有司所围，突围去，并莫敢追，因夜还京口，半夕便至。明旦守门诣府州要职，俄而建康移书录之，府州执事者并证康祖其夕在京口，遂得无恙。前后屡被纠劾，文帝以勋臣子每原贷之。后袭封拜员外郎，再坐蒲戏免官。孝武为豫州刺史，镇历阳，以康祖为征虏中兵参军。既被委任，折节自修。历南平王铄安蛮府司马。

元嘉二十七年，魏太武帝亲率大众攻围汝南，文帝遣诸军救援，康祖总统为前驱。次新蔡，攻破魏军，去悬瓠四十里。太武烧营而还。转左军将军。文帝欲大举北侵，康祖以岁月已晚，请待明年。上不许。其年秋，萧斌、王玄谟、沉庆之等入河，康祖率豫州军出许、洛。玄谟等败归，南平王铄在寿阳，上虑为魏所围，召康祖速反。康祖回军，未至寿阳数十里，会魏永昌王以长安之众八万骑，与康祖相及于尉武。康祖有八千人，乃结车营而进。魏军四面来攻，众分为三，且休且战。康祖率厉将士，无不一当百，魏军死者太半，流血没踝。矢中头而死，于是大败，举营沦覆，免者裁数十人。魏人传康祖首示彭城，面如生。赠益州刺史，谥曰壮。

康祖伯父简之，有志干，为宋武帝所知。帝将谋兴复，收集才力之士，尝再造简之，会有客。简之悟其意，谓虔之曰：“刘下邳再来，必当有意。既不得语，汝可试往见之。”及虔之至，武帝已克京口。虔之即投义。简之闻之，杀耕牛，会众以赴之。位太尉谘议参军。简之弟谦之，好学，撰晋纪二十卷，位广州刺史，太中大夫。

简之子道产，初为无锡令，袭爵晋安县五等侯。元嘉三年，累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在州有惠化。后为雍州刺史、领宁蛮校尉，加都督，兼襄阳太守。善于临职，在雍部政绩尤着，蛮夷前后不受化者皆顺服，百姓乐业，由此有襄阳乐歌，

自道产始也。卒于官，谥曰襄侯。道产泽被西土，及丧还，诸蛮皆备纓经号哭，追送至于沔口。

长子延孙，孝武初，位侍中，封东昌县侯，累迁尚书右仆射。大明元年，除金紫光禄大夫，领太子詹事。又出为南徐州刺史。先是，武帝遗诏：京口要地，去都密迩，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。刘氏之居彭城者，分为三里，帝室居绥舆里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。三里及延孙所居吕县凡四刘，虽同出楚元王，由来不序昭穆。延孙于帝室本非同宗，不应有此授。时司空竟陵王诞为徐州，上深相畏忌，不欲使居京口，迁之广陵。广陵与京口对岸，使腹心为徐州据京口以防诞，故以南徐州授延孙，而与之合族，使诸王序亲。

三年，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有罪不受征，延孙驰遣中兵参军杜幼文赴讨。及至，诞已闭城自守，乃还。诞遣刘公泰赍书要之，延孙斩公泰，送首建邺，复遣幼文受沉庆之节度。

五年，诏延孙曰：“旧京树亲，由来常准。今此防久弭，当以还授小儿。”乃征延孙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领护军。延孙病，不任拜赴。卒，赠司徒，给班剑二十人。有司奏谥忠穆，诏改为文穆。子质嗣。

论曰：刘敬宣与宋武恩结龙潜，义分早合，虽兴复之始，事隔逢迎，而深期久要，未之或爽。隆赫之任，遂止于人存，饰终之数，无闻于身后。恩礼之有厚薄，将别有以乎？刘怀肃、刘怀慎、刘粹、孙处、蒯恩、向靖、刘钟、虞丘进、孟怀玉、孟龙符、胡藩等，或阶缘恩旧，一其心力，或攀附风云，奋其鳞羽，咸能振拔尘滓，自致封侯。诗云“无德不报”，其言信矣。康祖门奉兴王，早裂封壤，受委疆场，赴蹈为期。道产树绩汉南，历年踰十，遗风余烈，有足称焉。览其行事，可谓异迹均美。延孙隆名盛宠，择而后授，遂以腹心之托，自致宗臣

南史

·318·

之重，亦其遇也。

南史卷十八

列传第八

赵伦之 萧思话 臧焘

武帝北伐，伦之遣顺阳太守傅弘之、扶风太守沈田子出峽柳，大破姚泓于蓝田。及武帝受命，以佐命功，封霄城县侯。少帝即位，征拜护军。元嘉三年，拜领军将军。

伦之虽外戚贵宠，而居身俭素，性野拙涩，于人间世事多所不解。久居方伯，公私富贵。入为护军，资力不称，以为见贬。光禄大夫范泰好戏，笑谓曰：“司徒公缺，必用汝老奴。我不言汝资地所任，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。”伦之大喜，每载酒肴诣泰。五年，卒，谥元侯。子伯符嗣。

伯符字润远，少好弓马，为宁远将军，总领义徒，以居宫城北。每火起及有劫盗，辄身贯甲冑，助郡县赴讨，武帝甚嘉之。

文帝即位，累迁徐、兖二州刺史。为政苛暴，吏人畏惧如与虎狼居，而劫盗远进，无敢入境。元嘉十八年，征为领军将军。先是，外监不隶领军，宜相统摄者，自有别诏，至此始统领焉。后为丹阳尹，在郡严酷，曹局不复堪命，或委叛被戮，透水而死。典笔吏取笔失旨，顿与五十鞭。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，甚爱重。倩尝因言戏，以手击主，事上闻，文帝怒，

离婚。伯符惭惧，发病卒，谥曰肃。传国至孙勛，齐受禅，国除。

萧思话，南兰陵人，宋孝懿皇后弟子也。父源之字君流，历徐、兖二州刺史。永初元年卒，赠前将军。

思话十许岁时，未知书，好骑屋栋，打细腰鼓，侵暴邻曲，莫不患毒之。自此折节，数年中遂有令誉。颇工隶书，善弹琴，能骑射。后袭爵封阳县侯。

元嘉中，为青州刺史。亡命司马朗之兄弟聚党谋为乱，思话遣北海太守萧汪之讨斩之。

八年，魏军大至，乃弃镇奔平昌。魏军定不至，由是征系尚方。初在青州，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，忽于斗下得二死雀。思话叹曰：“斗覆而双雀殒，其不祥乎？”既而被系。及梁州刺史甄法护在任失和，氏帅杨难当因此寇汉中，乃自徙中起思话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平汉中，悉收侵地，置戍葭萌水。思话迁镇南郑。

法护，中山无极人也。过江，寓居南郡。弟法崇自少府为益州刺史。法护委镇之罪，为府所收，于狱赐死。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，命言法护病卒。文帝使思话上定汉中本末，下之史官。

十四年，迁临川王义庆平西长史、南蛮校尉。文帝赐以弓琴，手敕曰：“前得此琴，言是旧物，今以相借，并往桑弓一张，材理乃快。良材美器，宜在尽用之地，丈人真无所与让也。”尝从文帝登钟山北岭，中道有盘石清泉，上使于石上弹琴，因赐以银钟酒，谓曰：“相赏有松石间意。”历宁蛮校尉，雍州刺史，监四州军事，征为吏部尚书。思话以去州无复事力，倩府军身九人。文帝戏之曰：“丈人终不为田父于闾里，何忧无人使邪？”未拜，迁护军将军。

是时，魏攻悬瓠，文帝将大举北侵，朝士金同，思话固谏不从。魏军退，即代孝武为徐、兖二州刺史，监四州军事。后为围碣城不拔，退师历下，为江夏王义恭所奏免官。

元凶弑立，以为徐、兖二州刺史，即起义以应孝武。孝武即位，征为尚书左仆射，固辞，改为中书令、丹阳尹、散骑常侍。时都下多劫掠，二旬中十七发，引咎陈逊，不许。后拜郢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卒，赠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穆侯。

思话外戚令望，早见任待，历十二州，杖节监督者九焉。所至虽无皎皎清节，亦无秽黷之累。爱才好士，人多归之。

长子惠开少有风气，涉猎文史，家虽贵戚而居服简素。初为秘书郎，意趣与人多不同，比肩或三年不共语。外祖光禄大夫沛郡刘成戒之曰：“汝恩戚家子，无多异以取天下之疾。”转太子舍人，与汝南周朗同官友善，以偏奇相尚。

孝建元年，为黄门侍郎，与侍中何偃争推积射将军徐冲之事，偃任遇甚隆，怒使门下推弹惠开，乃上表解职，由此忤旨。别敕有司以属疾多，免之。思话素恭谨，与惠开不同，每加嫌责；及见惠开自解表，叹曰：“儿不幸与周朗周旋，理应如此。”杖之二百。寻除中庶子，丁父艰，居丧有孝性。家素事佛，凡为父起四寺：南冈下名曰禅冈寺，曲阿旧乡宅名曰禅乡寺，京口墓亭名曰禅亭寺，所封封阳县名曰禅封寺。谓国僚曰：“封秩鲜而兄弟甚多，若全关一人，则在我所让，若人人等分，又事可悲耻。寺众既立，自宜悉供僧众。”袭封封阳县侯，为新安王子鸾冠军长史。

惠开妹当适桂阳王休范，女又当适孝武子，发遣之资，应须二千万。乃以为豫章内史，听其肆意聚纳，由是在郡着贪暴之声。再迁御史中丞。孝武与刘秀之诏曰：“今以萧惠开为宪司，冀当称职。但一往眼额，已自殊有所震。”及在职，百僚

惮之。

后拜益州刺史，路经江陵。时吉翰子在荆州，共惠开有旧，为设女乐。乐人有美者，惠开就求不得，又欲以四女妓易之，不许。惠开怒，收吉斩之，即纳其妓。启云：“吉为刘义宣所遇，交结不逞，向臣讪毁朝政，辄已戮之。”孝武称快。

惠开素有大志，至蜀欲广树经略。善于叙述，闻其言者皆以为大功可立。才疏意广，竟无成功。严用威刑，蜀人号曰“卧虎”。明识过人，尝供三千沙门，一阅其名，退无所失。

明帝即位，晋安王子勋反，惠开乃集将佐谓曰：“吾荷世祖之眷，当投袂万里，推奉九江。”蜀人素怨惠开严，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。晋原郡反，诸郡悉应，并来围城。城内东兵不过二千，凡蜀人，惠开疑之，悉皆遣出。子勋寻败，蜀人并欲屠城，以望厚赏。明帝以蜀土险远，赦其诛责，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。而蜀人志在屠城，不使王命速达，遏留惠基。惠基破其渠帅，然后得前。惠开奉旨归顺，城围得解。明帝又遣惠开宗人宝首水路慰劳益州，宝首欲以平蜀为功，更奖说蜀人，处处蜂起。惠开乃启陈情事，遣宋宁太守萧惠训、州别驾费欣业分兵并进，大破之，禽宝首送之。惠开至都，明帝问其故，侍卫左右莫不悚然侧目，惠开举动自若，从容答曰：“臣唯知逆顺，不识天命。”又云：“非臣不乱，非臣不平。”

初，惠开府录事参军刘希微负蜀人责将百万，为责主所制，未得俱还。惠开与希微共事不厚，而厩中凡有马六十匹，悉以乞希微偿责。其意趣不常如是。惠开还资二千余万，悉散施道俗，一无所留。

后除桂阳王休范征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。其年，会稽太守蔡兴宗之郡，惠开自京口请假还都，相逢于曲阿。惠开先与兴宗名位略同，又经情款，自以负衅摧屈，虑兴宗不能谄己，戒

勒部下：蔡会稽部伍若问，慎不得答。惠开素严，部下莫敢违。兴宗见惠开舟力甚盛，遣人访讯，事力二三百人皆低头直去，无一人答者。

寻除少府，加给事中。惠开素刚，至是益不得志，曰：“大丈夫入管喉舌，出莅方伯，乃复低头入中邪。”寺内所住斋前，向种花草甚美，惠开悉铲除别种白杨。每谓人曰：“人生不得行胸怀，虽寿百岁犹为天也。”发病呕血，吐物如肝肺者。卒，子睿嗣，齐受禅，国除。

惠开与诸弟并不睦，惠基使至益州，遂不相见。与同产弟惠明亦致嫌隙云。

惠明其次弟也，亦有时誉。泰始初，为吴兴太守，郡界有卞山，山下有项羽庙。相承云羽多居郡听事，前后太守不敢上。惠明谓纲纪曰：“孔季恭尝为此郡，未闻有灾。”遂盛设筵榻接宾，数日，见一人长丈余，张弓挟矢向惠明，既而不见。因发背，旬日而卒。

子视素，梁天监中，位丹阳尹丞。初拜日，武帝赐钱八万，视素一朝散之亲友。迁司徒左西属、南徐州中从事。

性静退，少嗜欲，好学，能清言，荣利不关于中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在人间及居职，并任情通率，不自矜尚，天然简素。及在京口，便有终焉之志。后为中书侍郎。在位少时，求为诸暨令。到县十余日，挂衣冠于县门而去。独居屏事，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。妻即齐太尉王俭女，久与别居，遂无子。卒，亲故迹其事行，谥曰贞文先生。

惠明弟惠基，幼以外戚见宋江夏王义恭，叹其详审，以女结婚。历中书黄门郎。惠基善隶书及弈棋，齐高帝与之情好相得。桂阳王休范妃，惠基姊也，高帝谓之曰：“卿家桂阳，遂复作贼。”高帝顿新亭垒，以惠基为军副。惠基弟惠朗亲为休

范攻战，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。后为长兼侍中。

袁粲、刘彦节起兵之夕，高帝以彦节是惠基妹夫，惠基时直在省，遣王敬则观其指趣，见惠基安静，不与彦节相知，由是益加恩信。

仕齐为都官尚书，掌吏部。永明中为侍中，领骁骑将军。尚书令王俭朝宗贵望，惠基同在礼阁，非公事不私觐焉。迁太常，加给事中。

自宋大明以来，声伎所尚，多郑、卫，而雅乐正声鲜有爱好者。惠基解音律，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。

当时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，吴郡褚思庄、会稽夏赤松第二品。赤松思速，善于大行，思庄戏迟，巧于斗棋。宋文帝时，羊玄保为会稽，帝遣思庄入东，与玄保戏，因置局图，还于帝前覆之。齐高帝使思庄与王抗交赌，自食时至日暮，一局始竟。上倦，遣还省，至五更方决。抗睡于局后寝，思庄达旦不寐。时或云，思庄所以品第致高，缘其用思深久，人不能对。抗、思庄并至给事中。永明中，敕使抗品棋，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。

初，思话先于曲阿起宅，有闲旷之致。惠基常谓所亲曰：“须婚嫁毕，当归老旧庐。”立身退素，朝廷称为善士。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子洽字宏称。幼敏寤，年七岁，诵楚辞略上口。及长，好学博涉，善属文。仕梁位南徐州中从事。近畿重镇，职吏数千人，前后居者皆致巨富。洽清身率职，馈遗一无所受，妻子不免饥寒。累迁临海太守，为政清平，不尚威猛，人俗便之。还拜司徒左长史。敕撰当涂堰碑，辞甚赡丽。卒于官。文集二十卷行于世。

惠基弟惠休。齐永明四年，为广州刺史，罢任，献奉倾资。

上敕中书舍人茹法亮曰：“可问萧惠休，故当不复私邪？吾欲分受之也。”后封建安县子。

永元元年，徙吴兴太守。征为尚书右仆射。吴兴郡项羽神旧酷烈，人云惠休事神谨，故得美迁。于时朝士多见杀，二年，惠休还至平望，帝令服药而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惠休弟惠朗，同桂阳贼，齐高帝赦之。后为西阳王征虏长史，行南兖州事，坐法免官。

惠朗弟惠禧，仕齐左户尚书。子介。

介字茂镜，少颖悟，有器识。梁大同中，武陵王纪为扬州刺史，以介为府长史，在职以清白称。武帝谓何敬容曰：“萧介甚贫，可处以一郡。”复曰：“始兴郡频无良守，可以介为之。”由是出为始兴太守。及至，甚着威德。

征为少府卿，寻加散骑常侍。会侍中阙，选司举王筠等四人，并不称旨。帝曰：“我门中久无此职，宜用萧介为之。”应对左右，多所匡正，帝甚重之。

迁都官尚书，每军国大事，必先访介。帝谓朱异曰：“端右材也。”中大同二年，辞疾致仕，帝优诏不许，终不肯起，乃遣谒者仆射魏祥就拜光禄大夫。

太清中，侯景于涡阳败走，入寿阳。帝敕助防韦黯纳之，介闻而上表致谏，极言不可。帝省表叹息，卒不能用。

介性高简，少交游，唯与族兄琛、从兄视素及洽从弟淑等文酒赏会，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。

初，武帝招延后进二十余人，置酒赋诗。臧盾以诗不成，罚酒一斗。盾饮尽，颜色不变，言笑自若。介染翰便成，文无加点。帝两美之曰：“臧盾之饮，萧介之文，即席之美也。”年七十三，卒于家。

第三子允字叔佐，少知名。风神凝远，通达有识鉴，容止

酝藉。仕梁位太子洗马。侯景攻陷台城，百僚奔散，允独整衣冠坐于宫坊，景军敬焉，弗之逼也。寻出居京口。时寇贼纵横，百姓波骇，允独不行。人问其故，允曰：“性命自有常分，岂可逃而免乎。方今百姓，争欲奋臂而论大功，何事于一书生哉。庄周所谓畏影避迹，吾弗为也。”乃闭门静处，并日而食，卒免于患。

陈永定中，侯安都为南徐州刺史，躬造其庐，以申长幼之敬。宣帝即位，为黄门侍郎。晋安王为南豫州，以为长史。时王尚少，未亲人务，故委允行府事。入为光禄卿。

允性敦重，未尝以荣利干怀。及晋安出镇湘州，又苦携允。允少与蔡景历善，子征修父党之敬，闻允将行，乃诣允曰：“公年德并高，国之元老，从容坐镇，旦夕自为列曹，何为方辛苦蕃外。”答曰：“已许晋安，岂可忘信。”其恬荣势如此。

至德中，鄱阳王出镇会稽，允又为长史，带会稽郡丞。行经延陵季子庙，设苹藻之荐，托异代之交，为诗以叙意，辞理清典。后主尝问蔡征，允之为人，征曰：“其清虚玄远，殆不可测；至于文章，可得而言。”因诵允诗以对。后主嗟赏久之。寻拜光禄大夫。

及隋师济江，允迁于关右。时南士至长安者，例皆授官，允与尚书仆射谢朏辞以老疾。隋文帝义之，并厚赐帛。寻卒，年八十四。

弟引字叔休，方正有器度，性聪敏，博学善属文。仕梁位西昌侯仪同府主簿。

侯景之乱，梁元帝为荆州刺史，朝士多归之。引曰：“诸王力争，祸患方始，今日逃难，未是择君之秋。吾家再世为始兴郡，遗爱在人，政可南行以存家门耳。”乃与弟彤及宗亲等百余人南奔岭表。时始兴人欧阳颢为衡州刺史，乃往依焉。

顏迁广州病死，子纆领其众，引疑纆异图，因事规正，由是情礼渐疏。及纆反，时都下士人岑之敬、公孙挺等并惶骇，唯引怡然，谓之敬等曰：“管幼安、袁曜卿亦但安坐耳。君子正身以明道，直己以行义，亦何忧乎。”及章昭达平番禺，引始北还，拜尚书金部侍郎。

引善隶书，为当时所重，宣帝尝披奏事，指引署名曰：“此字笔趣翩翩，似鸟之欲飞。”引谢曰：“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。”帝又谓引曰：“我每有所忿，见卿辄意解，何也？”引曰：“此自陛下不迁怒，臣何预此恩。”

引性抗直，不事权贵，宣帝每欲迁用，辄为用事者所裁。及吕梁覆师，戎储空匮，转引为库部侍郎，掌知营造。引在职一年，而器械充足。历中书，黄门，吏部侍郎。广州刺史马靖甚得岭表人心，而甲兵精练，每年深入俚洞，数有战功，朝野颇生异议。宣帝以引悉岭外物情，且遣引观靖，审其举措，讽令送质。及至，靖即悟旨，遣儿弟为质。

后主即位，为中庶子、建康令。时殿内队主吴璉及宦者李善度、蔡脱儿等多所请属，引一皆不许。引始族子密，时为黄门郎，谏引曰：“李、蔡之权，在位皆惮，亦宜少为身计。”引曰：“吾之立身，自有本末，亦安能为李、蔡致屈；就令不平，不过免职耳。”吴璉竟作飞书，李、蔡证之，坐免官，卒于家。

子德言最知名。引弟彤，位太子中庶子，南康王长史。

琛字彦瑜，惠开从子也。祖僧珍，宋廷尉卿。父惠训，齐末为巴东相。梁武帝起兵，齐和帝于荆州即位，惠训与巴西太守鲁休烈并以郡相抗，惠训使子瓚据上明。建康城平，始归降。武帝宥之，以为太中大夫，卒官。

琛少明悟，有才辩。数岁时，从伯惠开见而奇之，抚其背

曰：“必兴吾宗。”起家齐太学博士。时王俭当朝，琛年少，未为俭所识。负其才气，候俭宴于乐游，乃着虎皮靴，策桃杖，直造俭坐。俭与语大悦。俭时为丹阳尹，辟为主簿。

永明九年，魏始通好，琛再衔命北使，还为通直散骑侍郎。时魏遣李彪来使，齐武帝燕之。琛于御筵举酒劝彪，彪不受，曰：“公庭无私礼，不容受劝。”琛答曰：“诗所谓‘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’。”坐者皆悦服，彪乃受琛酒。

累迁尚书左丞。时齐明帝用法严峻，尚书郎坐杖罚者皆即科行，琛乃密启曰：“郎有杖起自后汉，尔时郎官位卑，亲主文案，与令史不异。故郎三十五人，令史二十人，是以古人多耻为此职。自魏、晋以来，郎官稍重。今方参用高华，吏部又近于通贵，不应官高昔品，而罚遵曩科。所以从来弹举，虽在空文，而许以推迁。或逢赦恩，或入春令，便得息停。宋元嘉大明中，经有被罚者，别由犯忤主心，非关常准。自泰始、建元以来，未经施行，事废已久，人情未习。自奉敕之后，已行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，皆无不人怀惭惧。兼有子弟成长，弥复难为仪适。其应行罚，可特赐输赎，使与令史有异，以彰优缓之泽。”帝纳之。自是应受罚者，依旧不行。

东昏初嗣立，时议无庙见文。琛议据周颂烈文、闵予，皆为即位朝庙之典。于是从之。

梁武在西邸，与琛有旧。梁台建，以为御史中丞。天监九年，累迁平西长史、江夏太守。

始琛为宣城太守，有北僧南度，唯赍一瓠芦，中有汉书序传。僧云：“三辅旧老相传，以为班固真本。”琛固求得之，其书多有异今者，而纸墨亦古，文字多如龙举之例，非隶非篆。琛甚秘之。及是以书饷鄱阳王范，献于东宫。

后为吴兴太守，郡有项羽庙，土人名为“愤王”，甚有灵

验，遂于郡听事安床幕为神座，公私请祷。前后二千石皆于听拜祠，以辄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。琛至，着履登听事，闻室中有叱声。琛厉色曰：“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，死据此听事，何也？”因迁之于庙。又禁杀牛解祀，以脯代肉。琛频莅大郡，不事产业，有阙则取，不以为嫌。历左户、度支二尚书，侍中。

帝每朝燕，接琛以旧恩。尝犯武帝偏讳，帝敛容。琛从容曰：“二名不偏讳。陛下不应讳顺。”上曰：“各有家风。”琛曰：“其如礼何。”又经预御筵醉伏，上以枣投琛，琛仍取栗掷上，正中面。御史中丞在坐，帝动色曰：“此中有人，不得如此，岂有说邪？”琛即答曰：“陛下投臣以赤心，臣敢不报以战栗。”上笑悦。上每呼琛为宗老，琛亦奉陈昔恩，以“早筵中阳，夙忝同闲，虽迷兴运，犹荷洪慈”。上答曰：“虽云早契阔，乃自非同志。勿谈兴运初，且道狂奴异。”

琛常言：“少壮三好：音律、书、酒。年长以来，二事都废；唯书籍不衰。”而琛性通脱，常自解灶，事毕余馐，必陶然致醉。位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卒，遗令诸子：“与妻同坟异藏，祭以蔬菜。葬止车十乘，事存率素。”乘舆临哭甚哀，谥曰平子。琛所撰汉书文府、齐梁拾遗，并诸文集，数十万言。

子游，位少府卿。游子密字士几，幼聪敏，博学有文词。位黄门郎，太子中庶子，散骑常侍。

臧焘字德仁，东莞莒人，宋武敬皇后兄也。少好学，善三礼，贫约自立，操行为乡里所称。晋太元中，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，徐、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。晋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，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宗。焘议曰：“阳秋之义，母以子贵，故仲子、成风咸称夫人。经言考仲子宫，若配食惠庙，则宫无缘别筑。前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为号，祭于寝园，不配于高祖、孝武之庙。后汉和帝之母曰恭怀皇后，安帝祖母曰敬

隐皇后，顺帝之母曰恭愍皇后，虽不系子为号，亦祭于陵寝，不配章、安二帝。此则二汉虽有太后皇后之异，至于并不配食，义同阳秋。唯光武追废吕后，故以薄后配高庙。又卫后既废，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，配孝武庙。此非母以子贵之例，直以高、武二庙无配故耳。又汉世立寝于陵，自是晋制所异。谓宜远准阳秋考宫之义，近慕二汉不配之典。尊号既正，则罔极之情申，别建寝庙，则严祔之义显。系子为称，兼明母贵之所由。一举而允三义，固哲王之高致也。”议者从之。

顷之去官，以父母老家贫，与弟熹俱弃人事，躬耕自业，约己养亲者十余年。父母丧亡，居丧六年，以毁瘠著称。

宋武帝义旗建，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，随府转镇南参军。武帝镇京口，参帝中军军事，入补尚书度支郎，改掌祠部，袭封高陵亭侯。

时太庙鸱尾灾，焘谓著作郎徐广曰：“昔孔子在齐闻鲁庙灾，曰必桓、僖也。今征西、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，而犹列庙飨，此其征乎。”乃上议曰：

臣闻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将营宫室，宗庙为首。古先哲王莫不致肃恭之诚心，尽崇严乎祖考，然后能流淳化于四海，通幽感于神明，固宜详废兴于古典，循情礼以求中者也。

礼，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。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，皆月祭之。远庙为祧，有二祧，享尝乃止。去祧为坛，去坛为墀，有禘然后祭之，此宗庙之次、亲疏之序也。郑玄以为祧者文王武王之庙，王肃以为五世六世之祖。寻去祧之言，则祧非文、武之庙矣。文、武，周之祖宗，何云去祧为坛乎？明远庙为祧者，无服之祖也。又远庙则有享尝之降，去祧则有坛墀之殊，明世远者其义弥疏也。若祧是文、武之庙，宜同月祭于太祖，虽推后稷以配天，由功德之所始，非尊崇之义每有差

降也。又礼有以多为贵者，故传称“德厚者流光，德薄者流卑”。又言自上以下降杀以两，礼也。此则尊卑等级之典，上下殊异之文。而云天子诸侯俱祭五庙，何哉？又王祭嫡殇，下及来孙。而上祀之礼不过高祖。推隆恩于下流，替诚敬于尊庙，亦非圣人制礼之意也。是以泰始建庙，从王氏议，以礼父为士，子为天子诸侯，祭以天子诸侯，其尸服以士服。故上及征西，以备六世之数。宣皇虽为太祖，尚在子孙之位，至于殷祭之日，未申东向之礼，所谓子虽齐圣，不先父食者矣。今京兆以上既迁，太祖始得居正，议者以昭穆未足，欲屈太祖于卑坐，臣以为非礼典之旨也。所谓与太祖而七，自是昭穆既足，太庙在六世之外，非为须满七庙乃得居太祖也。

议者又以四府君神主，宜永同于殷祫。臣又以为不然。传所谓毁庙之主，陈乎太祖，谓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。故白虎通云：“禘祫祭迁庙者，以其继君之体，持其统而不绝也。”岂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，非继统之主，无灵命之瑞，非王业之基。昔以世近而及，今则情礼已远，而当长飨殷祫，永虚太祖之位，求之礼籍。未见其可。昔永和之初，大议斯礼，于时虞喜、范宣并以洪儒硕学，咸谓四府君神主无缘永存于百世。或欲瘞之两阶，或欲藏之石室，或欲为之改筑，虽所执小异，而大归是同。若宣皇既居群庙之上，而四主禘祫不已，则大晋殷祭长无太祖之位矣。夫理贵有中，不必过厚，礼与世迁，岂可顺而不断？故臣子之情虽笃，而灵、厉之谥弥彰，追远之怀虽切，而迁毁之礼为用。岂不有心于加厚，顾礼制不可踰耳。石室则藏于庙北，改筑则未知所处。虞主所以依神，神移则有瘞埋之礼。四主若飨祀宜废，亦神之所不依也。准傍事例，宜同虞主之瘞埋。然经典难详，群言错缪，非臣浅识所能折中。时学者多从焘议，竟未施行。

宋武帝受命，拜太常。虽外戚贵显，而弥自冲约。茅屋蔬飧，不改其旧。所得奉禄，与亲戚共之。永初三年致事，拜光禄大夫，加金章紫绶。卒，少帝赠左光禄大夫。

长子邃，宜都太守。邃子凝之，学涉有当世才，与司空徐湛之为异常交。年少时，与傅僧佑俱以通家子，始为文帝所引见。时上与何尚之论铸钱事，凝之便干其语次，上因回与语。僧佑引凝之衣令止，凝之大言曰：“明主难再遇，便应政尽所怀。”上与往复十余反，凝之辞韵詮序，上甚赏焉。后为尚书左丞，以徐湛之党，为元凶所杀。凝之子寅字士若，事在沉攸之传。寅弟棱，后军参军。棱子严。

严字彦威，幼有孝性，居父忧以毁闻。孤贫勤学，行止书卷不离手。从叔未甄为江夏郡，携严之官，于途作屯游赋，又作七算，辞并典丽。

性孤介，未尝造请。梁仆射徐勉欲识之，严终不诣。累迁湘东王宣惠轻车府参军兼记室。严于学多所谙记，尤精汉书，讽诵略皆上口。王尝自执四部书目试之，严自甲至丁卷中各对一事，并作者姓名，遂无遗失。王迁荆州，随府转西中郎安西录事参军，历义阳、武宁郡守。郡界蛮左，前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，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，群蛮悦服。后卒于镇南谘议参军。文集十卷。

严族叔未甄，焘曾孙也。父潭之，左户尚书。未甄有才干，少为外兄汝南周顒所知，仕梁为太尉长史。丁所生母忧，三年庐于墓侧。历廷尉卿，江夏太守，卒。子盾。

盾字宣卿，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。璩学徒常有数百人，盾处其间，无所狎比。璩曰：“此生王佐才也。”为尚书中兵郎。美风姿，善容止，每趋奏，梁武帝甚悦焉。入兼中书通事舍人。

盾有孝性，尝随父宿直廷尉府，母刘氏在宅夜暴亡，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寝。及旦，宅信果报凶问，其感通如此。服未终，父卒，居丧五年，不出庐户，形骸枯悴，家人不识。武帝累敕抑譬。后累迁御史中丞，性公强，甚称职。

中大通五年，帝幸同泰寺开讲，设四部大会，众数万人。南越所献驯象忽于众中狂逸，众皆骇散，唯盾与散骑侍郎裴之礼巍然自若，帝甚嘉焉。

大同二年，为中领军。领军管天下兵要，监局事多，盾为人敏贍，有风力，长于拨繁，职事甚理。先是吴平侯萧景居此职着声，至是盾复继之。后卒于领军将军，谥曰忠。

盾弟厥字献卿，亦以干局称。为晋安太守，郡居山海，常结聚逋逃，前二千石讨捕不能止。厥下车宣化，凶党皆襁负而出，自是居人复业。然政严，百姓谓之臧彪。前后再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卒于兼司农卿。

厥前后居职，所掌之局大事及兰台廷尉所不能决者，敕并付厥。辩断精明，咸得其理。卒后，有挝登闻鼓诉求付清直舍人，帝曰：“臧厥既亡，此事便无所付。”其见知如此。子操，尚书三公郎。

熏字义和，焘之弟也，与焘并好经学。隆安初兵起，熏乃习骑射，志立功名。尝与溧阳令阮崇猎，遇猛兽突围，猎徒并散，熏射之，应弦而倒。

从宋武入京城，进至建邺。桓玄走，武帝便使熏入宫收图书器物，封府库。有金饰乐器，武帝问熏：“卿欲此乎？”熏正色曰：“主上幽逼，播越非所，将军首建大义，劬劳王室，虽复不肖，实无情于乐。”帝笑曰：“聊以戏耳。”以建义功，封始兴县五等侯，参武帝车骑、中军军事。

武帝将征广固，议者多不同，熏赞成其行。

武帝遣朱龄石统大众伐蜀，命熹奇兵出中水，领建平、巴东二郡太守。蜀主谯纵遣大将谯抚之屯牛脾，又遣谯小苟重兵塞打鼻。熹至牛脾，抚之败走，追斩之，成都平。熹遇疾卒于蜀，追赠光禄勋。

子质字含文，少好鹰犬，善蒲博意钱之戏。长六尺七寸，出面露口，頰顶拳发。初为世子中军参军，尝诣护军赵伦之，伦之名位已重，不相接。质愤然起曰：“大丈夫各以老妪作门户，何至以此中相轻。”伦之惭谢，质拂衣而去。

后为江夏王义恭抚军参军，以轻薄无检，为文帝所嫌，徙给事中。会稽长公主每为之言，乃出为建平太守，甚得蛮楚心。历竟陵内史，巴东建平二郡太守，吏人便之。质年始出三十，屡居名郡，涉猎文史，尺牍便敏，有气干，好言兵。文帝谓可大任，以为徐、兖二州刺史，加都督。在镇奢费，爵命无章，为有司所纠。遇赦。与范晔、徐湛之等厚善。晔谋反，量质必与之同。会事发，复为义兴太守。

二十七年，迁南谯王义宣司空司马、南平内史。未之职，会魏太武帝围汝南，戍主陈宪固守告急，文帝遣质轻往寿阳，与安蛮司马刘康祖等救宪。后太武率大众数十万向彭城，以质为辅国将军北救。始至盱眙，太武已过淮。二十八年正月，太武自广陵北返，悉力攻盱眙，就质求酒。质封溲便与之，太武怒甚，筑长围一夜便合。质报太武书云：“尔不闻童谣言邪？虏马饮江水，佛狸死卯年。冥期使然，非复人事。寡人受命相灭，期之白登，师行未远，尔自送死，岂容复令尔殍有桑干哉。假令寡人不能杀尔，尔由我而死。尔若有幸，得为乱兵所杀；尔若不幸，则生相锁缚，载以一驴，负送都市。尔识智及众，岂能胜苻坚邪？顷年展尔陆梁者，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故耳。”时魏地童谣曰：“轺车北来如穿雉，不意虏马饮江水。虏主

北归石济死，虜欲度江天不徙。”故答书引之。太武大怒，乃作铁床，于上施铁镣，云“破城得质，当坐之此上”。质又与魏军书，写台格购斩太武封万户侯，赐布绢各万疋。

魏以钩车钩垣楼，城内系絙，数百人叫呼引之，车不能退。质夜以木桶盛人，县出城外，截其钩获之。明日又以冲车攻城，土坚密，每至，颓落下不过数斗。魏军乃肉薄登城，坠而复升，莫有退者。杀伤万计，死者与城平。如此三旬，死者过半，太武乃解围而归。上嘉质功，以为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监四州诸军事。明年，文帝又北侵，使质率见力向潼关。质顿兵不肯时发，又顾恋嬖妾，弃军营垒，单马还城，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，为有司所纠，上不问。

元凶弑立，以质为丹阳尹。质家遣门生师顓报质，具言文帝崩问。质使告司空义宣及孝武帝，而自率众五千驰下讨逆，自阳口进江陵见义宣。时质诸子在都，闻质举义，并逃亡。义宣始得质报，即日举兵驰信报孝武，板进质号征北将军。孝武即位，加质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。使质自白下步上，薛安都、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门入，与质同会太极殿庭，生禽元凶，仍使质留守朝堂，封始兴郡公。之镇，舫千余乘，部伍前后百余里，六平乘并施龙子幡。

时孝武自揽威权，而质以少主遇之，刑政庆赏，不复谘禀朝廷，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。始闻国祸，便有异图，以义宣凡闇易制，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。及至江陵，便致拜称名。质于义宣虽为兄弟，而年近大十岁。义宣惊曰：“君何意拜弟？”质曰：“事中宜然。”时义宣已推崇孝武，故其计不行。每虑事泄，及至新亭，又拜江夏王义恭。义恭愕然，问质所以。质曰：“天下屯危，礼异常日，前在荆州，亦拜司空。”

会义宣有憾于孝武，质因此密信说诱，陈朝廷得失。又谓

震主之威不可持久。质女为义宣子惊妻，谓质无复异同，纳其说。且义宣腹心将佐蔡超、竺超人等咸有富贵情愿，又劝义宣。义宣时未受丞相，质子敦为黄门侍郎，奉诏敦劝，道经寻阳，质令敦具更譬说义宣。义宣意乃定，驰报豫州刺史鲁爽，期孝建元年秋同举。

爽失旨，即起兵，遣人至都报弟瑜，席卷奔叛。瑜弟弘为质府佐，孝武驰使报质诛弘，于是执台使，狼狽举兵，驰报义宣。孝武遣抚军将军柳元景统豫州刺史王玄谟等屯梁山洲，两岸筑偃月垒，水陆待之。元景檄书宣告，而义宣亦相次系至。江夏王义恭书曰：“昔桓玄借兵于仲堪，有似今日。”义宣由此与质相疑。质进计曰：“今以万人取南州，则梁山中绝，万人缀玄谟，必不敢轻动。质浮舟外江，直向石头，此上略也。”义宣将从之，义宣客颜乐之说义宣曰：“质若复拔东城，则大功尽归之矣。宜遣麾下自行。”义宣遣腹心刘谯之就质陈军城南。玄谟留羸弱守城，悉精兵出战。薛安都骑军前出，垣护之督诸将继之，乃大溃。质求义宣欲计事，密已走矣。质不知所为，亦走至寻阳，焚府舍，载妓妾入南湖，摘莲噉之。追兵至，以荷覆头，沈于水，出鼻。军主郑俱儿望见，射之中心，兵刃乱至，腹胃缠萦水草。队主裘应斩质，传首建邺。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奏依汉王莽事，漆其头藏于武库，诏可。

论曰：赵伦之、萧思话俱以外戚之亲，并接风云之会，言亲则在赵为密，论望则于萧为重。古人云“人能弘道”，盖此之谓乎。惠开亲礼虽笃，弟隙尤着，方寸之内，孝友异情。险于山川，有验于此。臧氏文义之美，传于累代，含文以致诛灭，好乱之所致乎。

南史卷十九

列传第九

谢晦 谢裕 谢方明 谢灵运

武帝当讯狱，其旦，刑狱参军有疾，以晦代之。晦车中一览讯牒，随问，酬对无失。帝奇之，即日署刑狱贼曹。累迁太尉主簿。从征司马休之，时徐逵之战死，帝将自登岸，诸将谏不从。晦抱持帝，帝曰：“我斩卿。”晦曰：“天下可无晦，不可无公，晦死何有。”会胡藩登岸，贼退，乃止。

晦美风姿，善言笑，眉目分明，鬓发如墨。涉猎文义，博赡多通，时人以方杨德祖，微将不及。晦闻犹以为恨。帝深加爱赏，从征关、洛，内外要任悉委之。帝于彭城大会，命纸笔赋诗，晦恐帝有失，起谏帝，即代作曰：“先荡临淄秽，却清河洛尘，华阳有逸骥，桃林无伏轮。”于是群臣并作。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，尝与晦俱在武帝前，帝目之曰：“一时顿有两玉人耳。”

刘穆之遣使陈事，晦往往异同，穆之怒曰：“公复有还时不？”及帝欲以晦为从事中郎，穆之坚决不与，故终穆之世不迁。及穆之丧问至，帝哭之甚恻，曰：“丧我贤友。”晦时正直，喜甚，自入合参审。其日教出，转晦从事中郎。宋台建，为右卫将军，加侍中。

武帝闻咸阳沦没，欲复北伐，晦谏以士马疲惫，乃止。于是登城北望，慨然不悦，乃命群僚诵诗，晦咏王粲诗曰：“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长安，悟彼下泉人，喟然伤心肝。”帝流涕不自胜。及帝受命，于石头登坛，备法驾入宫，晦领游军为警。加中领军，封武昌县公。

永初二年，坐行玺封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，而误封北海太守球，板免晦侍中。寻转领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依晋中军羊祜故事，入直殿省，总统宿卫。及帝不豫，给班剑二十人，与徐羨之、傅亮、檀道济并侍医药。少帝即位，加中书令，与徐、傅辅政。及少帝废，徐羨之以晦领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，加都督，欲令居外为援。虑文帝至，或别用人，故遽有此授。精兵旧将，悉以配之。文帝即位，晦虑不得去，甚忧惶。及发新亭，顾石头城喜曰：“今得脱矣。”进封建平郡公，固让。又给鼓吹一部。至江陵，深结侍中王华，冀以免祸。二女当配彭城王义康、新野侯义宾。元嘉二年，遣妻及长子世休送女还都。先是，景平中，魏师攻取河南，至是欲诛羨之等并讨晦，声言北行，又言拜京陵，装舟舰。傅亮与晦书，言“薄伐河朔，事犹未已，朝野之虑，忧惧者多”。又言“当遣外监万幼宗往”。时朝廷处分异常，其谋颇泄。三年正月，晦弟黄门侍郎嚼驰使告晦，晦犹谓不然，呼谘议参军何承天示以亮书曰：“计幼宗一二日必至，傅公虑我好事，故先遣此书。”承天曰：“外间所闻，咸谓西讨已定，幼宗岂有上理？”晦尚谓虚，使承天豫立答诏启草，北行宜须明年。江夏内史程道慧得寻阳人书，言其事已审，使示晦。晦问计于承天，对曰：“蒙将军殊顾，常思报德，事变至矣，何敢隐情。然明日戒严，动用军法，区区所怀，惧不得尽。”晦惧曰：“卿岂欲我自裁哉？”承天曰：“尚未至此，其在境外。”晦曰：“荆州用武之地，兵粮易

给。聊且决战，走复何晚。吾不爱死，负先帝之顾，如何？”又谓承天曰：“幼宗尚未至，若后二三日无消息，便是不复来邪？”承天曰：“程说其事已判，岂容复疑。”晦欲焚南蛮兵籍，率见力决战。土人多劝发兵。晦问诸将：“战士三千足守城乎？”南蛮司马周超曰：“非徒守城；若有外寇，亦可立勋。”司马庾登之请解司马、南郡以授之，晦即命超为司马，转登之为长史。

文帝诛羨之等及晦子世休，收嚼、嚼子世平、兄子绍等。晦知讫，先举羨之、亮哀，次发子弟凶问。既而自出射堂，集得精兵三万人，乃奉表，言“臣等若志欲专权，不顾国典，便当辅翼幼主，孤背天日，岂得沿流二千，虚馆三月，奉迎銮驾，以遵下武。故庐陵王于营阳之世，屡彼猜嫌，积怨犯上，自贻非命。不有所废，将何以兴，耿弇不以贼遗君父，臣亦何负于宋室邪。”又言“羨之、亮无罪见诛，王弘兄弟轻躁昧进，王华猜忌忍害”。帝时已戒严，尚书符荆州暴其罪状。

晦率众二万发自江陵，舟舰列自江津至于破冢，旗旌相照。叹曰：“恨不得以此为勤王之师。”移檄建邺，言王弘、昙首、王华等罪。又上表陈情。初，晦与徐、傅谋为自全计：晦据上流，檀镇广陵，各有强兵，足制朝廷；羨之、亮于中知权，可得持久。及帝将行，召檀道济委之以众。晦始谓道济不全，及闻其来，大众皆溃。晦得小船还江陵。

初，雍州刺史刘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济与台军主沉敞之袭江陵，至沙桥，周超大破之。俄而晦至江陵，无他处分，唯愧谢周超而已。超其夜诣到彦之降，晦乃携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骑北走。遯肥不能骑马，晦每待不得速。至安陆延头，晦故吏戍主光顺之槛送建邺。于路作悲人道以自哀。

周超既降，到彦之以参府事。刘粹遣告彦之，沙桥之事，

败由周超。彦之乃执与晦等并伏诛。

世基，绚之子也。有才气，临死为连句诗曰：“伟哉横海鳞，壮矣垂天翼，一旦失风水，翻为蝼蚁食。”晦续之曰：“功遂侔昔人，保退无智力。既涉太行险，斯路信难陟。”

晦女为彭城王义康妃，聪明有才貌，被发徒跣与晦诀曰：“阿父，大丈夫当横尸战场，奈何狼藉都市。”言讫叫绝，行人为之落泪。

晦死时年三十七。庾登之、殷道鸾、何承天自晦下并见原。

瞻字宣远，一曰名檐字通远，晦次兄也。六岁能属文，为紫石英赞、果然诗，为当时才士叹异。与从叔混、族弟灵运俱有盛名。尝作喜霁诗，灵运写之，混咏之。王弘在坐，以为三绝。

瞻幼孤，叔母刘抚养有恩，兄弟事之同于至亲。刘弟柳为吴郡，将姊俱行，瞻不能违远，自楚台秘书郎解职随从，故为柳建威长史。后为宋武帝相国从事中郎。晦时为宋台右卫，权遇已重，于彭城还都迎家，宾客辐凑。时瞻在家，惊骇谓晦曰：“吾家以素退为业，汝遂势倾朝野，此岂门户福邪。”乃篱隔门庭，曰：“吾不忍见此。”后因宴集，灵运问晦：“潘、陆与贾充优劣。”晦曰：“安仁谄于权门，士衡邀竞无已，并不能保身，自求多福。公间勋名佐世，不得为并。”灵运曰：“安仁、士衡才为一时之冠，方之公间，本自辽绝。”瞻敛容曰：“若处贵而能遗权，斯则是非不得而生，倾危无因而至。君子以明哲保身，其在此乎。”常以裁止晦如此。

及还彭城，言于武帝曰：“臣本素士，父祖位不过二千石。弟年始三十，志用凡近，位任显密，福过灾生，特乞降黜，以保衰门。”前后屡陈。帝欲以瞻为吴兴郡，又自陈请，乃为豫章太守。

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，瞻辄向亲旧说以为戏笑，以绝其言。晦遂建佐命功，瞻愈忧惧。永初二年，在郡遇疾不疗，幸于不永。晦闻疾奔波，瞻见之曰：“汝为国大臣，又总戎重，万里远出，必生疑谤。”时果有诈告晦反者。

瞻疾笃还都，帝以晦禁旅，不得出宿，使瞻居于晋南郡公主婿羊贲故第，在领军府东门。瞻曰：“吾有先人弊庐，何为于此？”临终遗晦书曰：“吾得归骨山足，亦何所多恨。弟思自勉，为国为家。”卒时年三十五。

瞻文章之美，与从叔混、族弟灵运相抗。灵运父瓌无才能，为秘书郎早卒，而灵运好臧否人物。混患之，欲加裁折，未有其方。谓瞻曰：“非汝莫能。”乃与晦、曜、弘微等共游戏，使瞻与灵运共车。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，瞻谓曰：“秘书早亡，谈者亦互有同异。”灵运默然，言论自此衰止。

弟嚼字宣镜，年数岁，所生母郭氏疾，嚼晨昏温清，勤容戚颜，未尝暂改。恐仆役营疾懈倦，躬自执劳，母为疾畏惊，而微践过甚，一家尊卑感嚼至性，咸纳履行、屏气语，如此者十余年。位黄门侍郎，从坐伏诛。

澹字景恒，晦从叔也。祖安，晋太傅。父瑶，琅邪王友。澹任达仗气，不营当世，与顺阳范泰为云霞之交。历位尚书。

宋武帝将受禅，有司议使侍中刘劼进玺，帝曰：“此选当须人望。”乃使澹摄。澹尝侍帝宴，酣饮大言无所屈，郑鲜之欲按之，帝以为澹方外士，不宜规矩绳之；然意不说，不以任寄。后复侍饮，醉谓帝曰：“陛下用群臣，但须委屈顺者乃见贵，汲黯之徒无用也。”帝大笑。

景平中，累迁光禄大夫。从子晦为荆州，将之镇，诣澹别。晦色自矜，澹问晦年，答曰三十五。澹笑曰：“昔荀中郎年二十九为北府都督，卿比之已为老矣。”晦色甚愧。元嘉中，位

侍中、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卒。

初，澹从弟混与刘毅昵，澹常以为忧，渐疏混，每谓弟璞、从子瞻曰：“益寿此性，终当破家。”混寻见诛，朝廷以澹先言，故不及祸。

璞字景山，幼孝友，祖安深赏爱之，位光禄勋。

谢裕字景仁，朗弟允之子、而晦从父也。名与宋武帝讳同，故以字行。允字令度，位宣城内史。景仁幼为从祖安所知，始为前军行参军，会稽王世子元显嬖人张法顺权倾一时，内外无不造门，唯景仁不至，年三十而方为著作佐郎。桓玄诛元显，见景仁，谓四坐曰：“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，遂令谢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。”玄建楚台，以补黄门侍郎。及篡位，领骁骑将军。

景仁博闻强识，善叙前言往行，玄每与言不倦。玄出行，殷仲文、卞范之之徒皆骑马散从，而使景仁陪辇。宋武帝为桓修抚军中兵参军，尝诣景仁谘事，景仁与语说，因留帝食。食未办，而景仁为玄所召。玄性促，俄顷间骑诏续至，帝屡求去，景仁不许，曰：“主上见待，要应有方，我欲与客食，岂不得待？”竟安坐饱食然后应召。帝甚感之。及平建邺，景仁与百僚同见，武帝目之曰：“此名公孙也。”历位武帝镇军司马，复为车骑司马。

义熙五年，帝将伐慕容超，朝议皆谓不可，刘毅时镇姑孰，固止帝，以为“苻坚侵境，谢太傅犹不自行。宰相远出，倾动根本”。景仁独曰：“公建桓、文之烈，应天人之心，虽业高振古，而德刑未树，宜推亡固存，广振威略。平定之后，养锐息徒，然后观兵洛纳，修复园寝，岂有纵敌贻患者哉。”帝从之。及北伐，大司马琅邪王天子母弟，属当储副，帝深以根本为忧，转景仁大司马左司马，专总府任。又迁吏部尚书。时从

兄混为尚书左仆射，依制不得相监，帝启依仆射王彪之、尚书王劭前例不解职。坐选吏部令史邢安泰为都令史、平原太守，二官共除，安泰以令史职拜谒陵庙，为御史中丞郑鲜之所纠，白衣领职。十一年，为左仆射。

景仁性矜严整洁，居宇净丽，每唾辄唾左右人衣，事毕，即听一日澣濯。每欲唾，左右争来受之。武帝雅相知重，申以昏姻，庐陵王义真妃，景仁女也。十二年卒，赠金紫光禄大夫。葬日，武帝亲临甚恻。

子恂字泰温，位鄱阳太守。恂子孺子，少与族兄庄齐名。多艺能，尤善声律。车骑将军王彧，孺子姑之子也。尝与孺子宴桐台，孺子吹笙，彧自起舞，既而叹曰：“今日真使人飘飘有伊、洛间意。”为新安王主簿，出为庐江郡，辞，宋孝武谓有司曰：“谢孺子不可屈为小郡。”乃以为司徒主簿。后以家贫，求西阳太守，卒官。

子璟，少与从叔朏俱知名。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，招文学，璟亦预焉。位中书郎。梁天监中，为左户尚书，再迁侍中，固辞年老求金紫，帝不悦，未叙，会卒。

子微字玄度，美风采，好学善属文，位兼中书舍人。与河东裴子野、沛国刘显同官友善。时魏中山王元略还北，梁武帝饯于武德殿，赋诗三十韵，限三刻成。微二刻便就，文甚美，帝再览焉。又为临汝侯猷制放生文，亦见赏于世。后除尚书左丞。及昭明太子薨，帝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，将出诏，唯召尚书右仆射何敬容、宣惠将军孔休源及微三人与议。微时年位尚轻，而任遇已重。后卒于北中郎豫章王长史、南兰陵太守。文集二十卷。

纯字景懋，景仁弟也。刘毅镇江陵，以为卫军长史、南平相。及王镇恶袭毅，毅时病，佐史闻兵至，驰还入府，左右引

车欲还外廨，纯叱之曰：“我人吏也，逃欲安之。”及入，毅兵败众散，纯为人所杀。纯弟彪字景彪，位司徒右长史。

彪弟述字景先，小字道儿。少有至行，随纯在江陵，纯遇害，述奉纯丧还都，至西塞遇暴风，纯丧舫流漂不知所在，述乘小船寻求，经纯妻庾舫过。庾遣人谓曰：“小郎去必无及，宁可存亡俱尽邪。”述号泣答曰：“若安全至岸，尚须营理；如其已致意外，述亦无心独存。”因冒浪而进，见纯丧几没，述号叫呼天，幸而获免。咸以为精诚所致，武帝闻而嘉之。及临豫州，讽中正以为迎主簿，甚被器遇。

景仁爱彪而憎述，尝设馔请宋武帝，希命彪豫坐，而帝召述。述知非景仁夙意，又虑帝命之，请急不从。帝驰遣呼述，须至乃飧，其见重如此。及景仁疾，述尽心视汤药，饮食必尝而后进。衣不解带不盥栉者累旬，景仁深感愧焉，友爱遂笃。及景仁卒，哀号过礼。景仁肥壮，买材数具皆不合用，述哀惶，亲选乃获焉。

为太尉参军，从征司马休之，封吉阳县五等侯。元嘉二年，拜中书侍郎。后为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，领南郡太守。义康入相，述又为司徒左长史，转左卫将军。莅官清约，私无宅舍，义康遇之甚厚。尚书仆射殷景仁、领军将军刘湛并与述为异常之交。

述美风姿，善举止，湛每谓人曰：“我见谢道儿未尝足。”雍州刺史张邵以黠货将致大辟，述表陈邵先朝旧勋，宜蒙优贷，文帝手诏讞纳焉。述语子综曰：“主上矜邵夙诚，自将曲恕，吾所启谬会，故特见纳。若此迹宣布，则为侵夺主恩。”使综对前焚之。帝后谓邵曰：“卿之获免，谢述力焉。”

述有心虚疾，性理时或乖谬，卒于吴兴太守。丧还未至都数十里，殷景仁、刘湛同乘迎赴，望船流涕。及刘湛诛，义康

外镇，将行叹曰：“谢述唯劝吾退，刘湛唯劝吾进，述亡而湛存，吾所以得罪也。”文帝亦曰：“谢述若存，义康必不至此。”

三子：综、约、纬。综有才艺，善隶书，为太子中舍人。与范晔谋反伏诛；约亦死。纬尚宋文帝第五女长城公主，素为综、约所憎，免死，徙广州，孝建中还都。方雅有父风，位正员郎。子朏。

朏字玄晖，少好学，有美名，文章清丽。为齐随王子隆镇西功曹，转文学。子隆在荆州，好辞赋，朏尤被赏，不舍日夕。长史王秀之以朏年少相动，欲以启闻。朏知之，因事求还，道中为诗寄西府曰：“常恐鹰隼击，时菊委严霜，寄言罽罗者，寥廓已高翔”是也。仍除新安王中军记室。朏笺辞子隆曰：

朏闻潢污之水，思朝宗而每竭，驽蹇之乘，希沃若而中疲。何则？皋壤摇落，对之惆怅，歧路东西，或以呜咽。况乃服义徒拥，归志莫从，邈若坠雨，飘似秋蒂。朏实庸流，行能无算，属天地休明，山川受纳，褒采一介，搜扬小善，故得舍耒场圃，奉笔兔园。东泛三江，西浮七泽，契阔戎旃，从容燕语。长裾日曳，后乘载脂，荣立府廷，恩加颜色，沐发晞阳，未测涯涘，抚臆论报，早誓肌骨。不悟沧溟未运，波臣自荡，渤澥方春，旅翮先谢。清切蕃房，寂寥旧葺，轻舟反泝，吊影独留。白云在天，龙门不见，去德滋永，思德滋深。唯待青江可望，候归艎于春渚，朱邸方开，效蓬心于秋实。如其簪屨或存，衽席无改，虽复身填沟壑，犹望妻子知归。揽涕告辞，悲来横集。时荆州信去倚待，朏执笔便成，文无点易。

以本官兼尚书殿中郎。隆昌初，敕朏接北使，朏自以口讷，启让，见许。明帝辅政，以为骠骑谘议，领记室，掌霸府文笔。又掌中书诏诰，转中书郎。

出为晋安王镇北谘议、南东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。启王敬

则反谋，上甚赏之，迁尚书吏部郎。朏上表三让。中书疑朏官未及让，以问国子祭酒沈约。约曰：“宋元嘉中，范晔让吏部，朱修之让黄门，蔡兴宗让中书，并三表诏答。近代小官不让，遂成恒俗，恐有乖让意。王蓝田、刘安西并贵重，初自不让，今岂可慕此不让邪？孙兴公、孔觐并让记室，今岂可三署皆让邪？谢吏部今授超阶，让别有意，岂关官之大小。搢谦之美，本出人情，若大官必让，便与诣阙章表不异。例既如此，谓都非疑。”朏让，优答不许。

朏善草隶，长五言诗，沈约常云“二百年来无此诗也”。敬皇后迁祔山陵，朏撰哀策文，齐世莫有及者。

东昏失德，江祐欲立江夏王宝玄，未更回惑，与弟祀密谓朏曰：“江夏年少，脱不堪，不可复行废立。始安年长入纂，不乖物望。非以此要富贵，只求安国家尔。”遥光又遣亲人刘泓致意于朏。朏自以受恩明帝，不肯答。少日，遥光以朏兼知卫尉事，朏惧见引，即以祐等谋告左兴盛，又说刘暄曰：“始安一旦南面，则刘泓、刘晏居卿今地，但以卿为反复人尔。”暄阳惊，驰告始安王及江祐。始安欲出朏为东阳郡，祐固执不与。先是，朏常轻祐为人，祐常诣朏，朏因言有一诗，呼左右取，既而便停。祐问其故，云“定复不急”。祐以为轻己。后祐及弟祀、刘泓、刘晏俱候朏，朏谓祐曰：“可谓带二江之双流”，以嘲弄之。祐转不堪，至是构而害之。诏暴其过恶，收付廷尉。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朏，下狱死，时年三十六。临终谓门宾曰：“寄语沉公，君方为三代史，亦不得见没。”

初，朏告王敬则反，敬则女为朏妻，常怀刀欲报朏，朏不敢相见。及当拜吏部，谦挹尤甚，尚书郎范缜嘲之曰：“卿人才无惭小选，但恨不可刑于寡妻。”朏有愧色。及临诛，叹曰：“天道其不可昧乎！我虽不杀王公，王公因我而死。”

眇好奖人才，会稽孔觊粗有才笔，未为时知，孔珪尝令草让表以示眇。眇嗟吟良久，手自折简写之，谓珪曰：“士子声名未立，应共奖成，无惜齿牙余论。”其好善如此。

眇及殷叡素与梁武以文章相得，帝以大女永兴公主适叡子钧，第二女永世公主适眇子谟。及帝为雍州，二女并暂随母向州。及武帝即位，二主始随内还。武帝意薄谟，又以门单，欲更适张弘策子，弘策卒，又以与王志子譔。而谟不堪叹恨，为书状如诗赠主。主以呈帝，甚蒙矜叹，而妇终不得还。寻用谟为信安县，稍迁王府谘议。时以为沉约早与眇善，为制此书云。

谢方明，裕从祖弟也。祖铁字铁石，位永嘉太守。父冲字秀度，中书郎，家在会稽，病归，为孙恩所杀，赠散骑常侍。方明随伯父吴兴太守邈在郡。孙恩寇会稽，东土诸郡响应，吴兴人胡桀、郗骠破东迁县，方明劝邈避之，不从，贼至被害，方明逃免。

初，邈舅子长乐冯嗣之及北方学士冯翊仇玄达俱投邈，礼待甚简，二人并恨，遂与恩通谋。刘牢之、谢琰等讨恩，恩走临海，嗣之等不得同去，方更聚合。方明体素羸弱，而勇决过人，结邈门生讨嗣之等，悉禽手刃之。时乱后吉凶礼废，方明合门遇祸，资产无遗，而营举凶功尽力，数月葬送并毕，平世备礼无以加也。顷之，孙恩重陷会稽，谢琰见害，因购方明甚急。方明于上虞载母妹奔东阳，由黄檗峤出鄞阳，附载还都，寄居国子学。流离险厄，屯苦备经，而贞履之操，在约无改。

桓玄克建邺，丹阳尹卞范之之势倾朝野，欲以女嫁方明，方明终不回。桓玄闻而赏之，即除著作佐郎。后从兄景仁举为宋武中军主簿，方明知无不为，帝谓曰：“愧未有瓜衍之赏，且当与卿共豫章国禄。”屡加赏赐。

方明严格，善自居遇，虽暗室未尝有惰容。从兄混有重名，

唯岁节朝拜而已。丹阳尹刘穆之权重当时，朝野辐凑，其不至者唯混、方明、郗僧施、蔡廓四人而已。穆之甚恨。及混等诛后，方明、廓来往造穆之，穆之大悦，白武帝曰：“谢方明可谓名家驹，及蔡廓直置并台鼎人，无论复有才用。”顷之，转从事中郎，仍为左将军道怜长史，武帝令府中众事皆谘决之。府转为中军长史，寻加晋陵太守，复为骠骑长史、南郡相，委任如初。尝年终，江陵县狱囚事无轻重，悉放归家，使过正三日还到，罪重者二十余人，纲纪以下莫不疑惧。时晋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、徐寿之并随在西，固谏，以为昔人虽有其事，或是记籍过言，且当今人情伪薄，不可以古义相许。方明不纳，一时遣之。囚及父兄并惊喜涕泣，以为就死无恨。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归，违二日乃反。余一囚十日不来，五官朱干期请见，欲自讨之。方明知为囚事，使左右谢五官不须入，囚自当反。囚逡巡墟里，不能自归，乡村责让率领将送，竟无逃者。远近叹服焉。

宋武帝受命，位侍中，丹阳尹，有能名。转会稽太守。江东人户殷盛，风俗峻刻，强弱相陵，奸吏蜂起，符书一下，文摄相续。方明深达政体，不拘文法，阔略苛细，务在统领。贵族豪士，莫敢犯禁。除比伍之坐，判久系之狱。前后征伐，每兵运不充，悉倩士庶，事宁皆使还本。而守宰不明，与夺乖谬，人事不至，必被抑塞。方明简汰精当，各顺所宜，东土称咏之。性尤爱惜人物，未尝有所是非。承代前人，不易其政；必宜改者，则渐变使无迹可寻。卒官。

子惠连，年十岁能属文，族兄灵运嘉赏之，云“每有篇章，对惠连辄得佳语”。尝于永嘉西堂思诗，竟日不就，忽梦见惠连，即得“池塘生春草”，大以为工。常云“此语有神功，非吾语也”。本州辟主簿，不就。

惠连先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，及居父忧，赠以五言诗十余首，“乘流遵归路”诸篇是也。坐废不豫荣位。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，言次白文帝，言“臣小儿时便见此文，而论者云是惠连，其实非也”。文帝曰：“若此便应通之。”元嘉七年，方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行参军。义康修东府城，城堑中得古冢，为之改葬，使惠连为祭文，留信待成，其文甚美。又为雪赋，以高丽见奇。灵运见其新文，每曰“张华重生，不能易也”。文章并行于世，年三十七卒。既早亡，轻薄多尤累，故官不显。无子。惠连弟惠宣，位临川太守。

谢灵运，安西将军弈之曾孙而方明从子也。祖玄，晋车骑将军。父璩，生而不慧，位秘书郎，早亡。灵运幼便颖悟，玄甚异之。谓亲知曰：“我乃生璩，璩儿何为不及我。”

灵运少好学，博览群书，文章之美，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。纵横俊发过于延之，深密则不如也。从叔混特知爱之。袭封康乐公，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，不就。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。性奢侈，车服鲜丽，衣物多改旧形制，世共宗之，咸称谢康乐也。累迁秘书丞，坐事免。

宋武帝在长安，灵运为世子中军谘议、黄门侍郎，奉使慰劳武帝于彭城，作撰征赋。后为相国从事中郎，世子左卫率，坐辄杀门生免官。宋受命，降公爵为侯，又为太子左卫率。

灵运多愆礼度，朝廷唯以文义处之，不以应实相许。自谓才能宜参权要，既不见知，常怀愤惋。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，与灵运情款异常。少帝即位，权在大臣，灵运构扇异同，非毁执政，司徒徐羨之等患之，出为永嘉太守。郡有名山水，灵运素所爱好。出守既不得志，遂肆意游遨，遍历诸县，动踰旬朔。理人听讼，不复关怀，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。

在郡一周，称疾去职，从弟晦、曜、弘微等并与书止之，

不从。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，并有故宅及墅，遂移籍会稽，修营旧业。傍山带江，尽幽居之美。与隐士王弘之、孔淳之等放荡为娱，有终焉之志。每有一首诗至都下，贵贱莫不竞写，宿昔间士庶皆遍，名动都下。作山居赋，并自注以言其事。

文帝诛徐羨之等，征为秘书监，再召不起。使光禄大夫范泰与书敦奖，乃出。使整秘阁书遗阙，又令撰晋书，粗立条流，书竟不就。寻迁侍中，赏遇甚厚。灵运诗书皆兼独绝，每文竟，手自写之，文帝称为二宝。既自以名辈，应参时政，至是唯以文义见接，每侍上宴，谈赏而已。王昙首、王华、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，并见任遇，意既不平，多称疾不朝直。穿池植援，种竹树果，驱课公役，无复期度。出郭游行，或一百六七十里，经旬不归。既无表闻，又不请急。上不欲伤大臣，讽旨令自解。灵运表陈疾，赐假东归。将行，上书劝伐河北。而游娱宴集，以夜续昼。复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，是岁，元嘉五年也。

灵运既东，与族弟惠连、东海何长瑜、颍川荀雍、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，共为山泽之游，时人谓之四友。惠连幼有奇才，不为父方明所知。灵运去永嘉还始宁，时方明为会稽，灵运造方明，遇惠连，大相知赏。灵运性无所推，唯重惠连，与为刎颈交。时何长瑜教惠连读书，亦在郡内，灵运又以为绝伦。谓方明曰：“阿连才悟如此，而尊作常儿遇之；长瑜当今仲宣，而饴以下客之食。尊既不能礼贤，宜以长瑜还灵运。”载之而去。荀雍字道雍，官至员外散骑郎。璇之字曜璠，为临川内史，被司空竟陵王诞所遇，诞败坐诛。长瑜才亚惠连，雍、璇之不及也。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，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。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劭，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：“陆展染白发，欲以媚侧室，青青不解久，星星行复出。”如此者五六句。而轻薄少年遂演之，凡人士并为题目，皆加剧言苦句，

其文流行。义庆大怒，白文帝，除广州所统曾城令。及义庆薨，朝士并诣第叙哀，何勔谓袁淑曰：“长瑜便可还也。”淑曰：“国新丧宗英，未宜以流人为念。”庐陵王绍镇寻阳，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，掌书记之任。行至板桥，遇暴风溺死。

灵运因祖父之资，生业甚厚，奴僮既众，义故门生数百，凿山浚湖，功役无已。寻山陟岭，必造幽峻，岩嶂数十重，莫不备尽。登蹶常着木屐，上山则去其前齿，下山去其后齿。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，直至临海，从者数百。临海太守王琇惊骇，谓为山贼，未知灵运乃安。又要琇更进，琇不肯。灵运赠琇诗曰：“邦君难地险，旅客易山行。”在会稽亦多从众，惊动县邑。太守孟顗事佛精恳，而为灵运所轻，尝谓顗曰：“得道应须慧业，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，成佛必在灵运后。”顗深恨此言。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，裸身大呼，顗深不堪，遣信相闻。灵运大怒曰：“身自大呼，何关痴人事。”

会稽东郭有回踵湖，灵运求决以为田，文帝令州郡履行。此湖去郭近，水物所出，百姓惜之，顗坚决不与。灵运既不得回踵，又求始宁休崑湖为田，顗又固执。灵运谓顗非存利人，政虑决湖多害生命，言论伤之。与顗遂隙。因灵运横恣，表其异志，发兵自防，露板上言。灵运驰诣阙上表，自陈本末。文帝知其见诬，不罪也。不欲复使东归，以为临川内史。

在郡游放，不异永嘉，为有司所纠。司徒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。灵运兴兵叛逸，遂有逆志。为诗曰：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，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。”追讨禽之，送廷尉，廷尉论正斩刑。上爱其才，欲免官而已。彭城王义康坚执，谓不宜恕。诏以“谢玄勋参微管，宜宥及后嗣，降死徙广州”。

后秦郡府将宋齐受使至涂口，行达桃墟村，见有七人下路

聚语，疑非常人，还告郡县，遣兵随齐掩讨禽之。其一人姓赵名钦，云“同村薛道双先与灵运共事，道双因同村成国报钦云：‘灵运犯事徙广州，给钱令买弓箭刀楯等物，使道双要合乡里健儿于三江口篡之。若得志如意后，功劳是同。遂合部党要谢不得，及还饥馑，缘路为劫。’”有司奏收之，文帝诏于广州弃市。临死作诗曰：“龚胜无余生，李业有终尽，嵇公理既迫，霍生命亦殒。”所称龚胜、李业，犹前诗子房、鲁连之意也。时元嘉十年，年四十九。所着文章传于世。

孟顗字彦重，平昌安丘人，卫将军昶弟也。昶、顗并美风姿，时人谓之双珠。昶贵盛，顗不就辟。昶死后，顗历侍中、仆射、太子詹事、散骑常侍、左光禄大夫。尝就徐羨之因叙关、洛中事，顗叹刘穆之终后便无继者，王弘亦在，甚不平，曰：“昔魏朝酷重张合，谓不可一日无之。及合死，何关兴废？”顗不悦，众宾笑而释之。后卒于会稽太守。

灵运子凤，坐灵运徙岭南，早卒。

凤子超宗。随父凤岭南，元嘉末得还。与慧休道人来往。好学有文辞，盛得名誉。选补新安王子鸾国常侍。王母殷淑仪卒，超宗作诔奏之，帝大嗟赏，谓谢庄曰：“超宗殊有凤毛，灵运复出。”时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御坐，出候超宗曰：“闻君有异物，可见乎？”超宗曰：“悬磬之室，复有异物邪。”道隆武人无识，正触其父名，曰：“旦侍宴，至尊说君有凤毛。”超宗徒跣还内。道隆谓检觅凤毛，至闇待不得，乃去。

泰始中，为尚书殿中郎。三年，都令史骆宰议策秀孝格，五问并得为上，四三为中，二为下，一不第。超宗议不同，诏从宰议。

齐高帝为领军，爱其才，卫将军袁粲闻之，谓高帝曰：“超宗开亮，善可与语。”取为长史、临淮太守。粲诛，高帝以

超宗为义兴太守。升明二年，坐公事免。诣东府门自通，其日风寒，高帝谓四座曰：“此客至，使人不衣自暖矣。”超宗既坐，饮酒数杯，辞气横出，高帝对之甚欢。

及齐受禅，为黄门郎。有司奏撰郊庙歌，上敕司徒褚彦回、侍中谢朓、散骑侍郎孔珪、太学博士王嘏之、总明学士刘融、何法图、何晏秀作者凡十人，超宗辞独见用。

为人恃才使酒，多所陵忽，在直省常醉。上召见，语及北方事，超宗曰：“虏动来二十年矣，佛出亦无如之何。”以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。人问曰：“承有朝命，定是何府？”超宗怨望，答曰：“不知是司马，为是司驴；既是驴府，政应为司驴。”为有司奏，以怨望免，禁锢十年。后司徒褚彦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，阁道坏，坠水；仆射王俭惊跌下车。超宗拊掌笑曰：“落水三公，坠车仆射。”彦回出水，沾湿狼藉。超宗先在僧虔舫，抗声曰：“有天道焉，天所不容，地所不受。投畀河伯，河伯不受。”彦回大怒曰：“寒士不逊。”超宗曰：“不能卖袁、刘得富贵，焉免寒士。”前后言诮，稍布朝野。

武帝即位，使掌国史。除竟陵王征北谘议，领记室，愈不得志。超宗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，帝甚疑之。及敬儿诛，超宗谓丹阳尹李安人曰：“往年杀韩信，今年杀彭越，君欲何计？”安人具启之。上积怀超宗轻慢，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请付廷尉。武帝虽可其奏，以彖言辞依违，使左丞王竣之奏彖“轻文略奏，挠法容非，请免彖所居官”。诏“彖匿情欺国，爱朋罔主，免官，禁锢十年”。超宗下廷尉，一宿发白皓首。诏徙越雋，行至豫章，上敕豫章内史虞惊赐尽，勿伤其形骸。

明年，超宗门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余条。上疑其妄，以才卿付廷尉辩，以不实见原。永先于狱尽之。

才卿弟几卿，清辩，时号神童。超宗徙越雋，诏家人不得

相随。几卿年八岁，别父于新亭，不胜其恸，遂投于江。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，良久涌出，得就岸，沥耳目口鼻，出水数斗，十余日乃裁能言。居父忧哀毁过礼。年十二，召补国子生。齐文惠太子自临策试，谓王俭曰：“几卿本长玄理，今可以经义访之。”俭承旨发问，几卿辩释无滞，文惠大称赏焉。俭谓人曰：“谢超宗为不死矣。”及长，博学有文采。仕齐为大尉晋安王主簿。

梁天监中，自尚书三公郎为书侍御史。旧郎官转为书侍御史，世谓之南奔。几卿颇失志，多陈疾，台事略不复理。累迁尚书左丞。

几卿详悉故实，仆射徐勉每有凝滞，多询访之。然性通脱，会意便行，不拘朝宪。尝预乐游苑宴，不得醉而还，因诣道边酒垆，停车褰幔，与车前三驹对饮。时观者如堵，几卿处之自若。后以在省署夜着犊鼻褌，与门生登阁道饮酒酣呼，为有司纠奏，坐免。

普通六年，诏西昌侯藻督众军北侵，几卿启求行，擢为藻军师长史。将行，与仆射徐勉别，勉云：“淮、淝之役，前谢已着奇功，未知今谢何如？”几卿应声曰：“已见今徐胜于前徐，后谢何必愧于前谢。”勉默然。军至涡阳退败，几卿坐免官。

居白杨石井宅，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，客恒满坐。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，二人意相得，并肆情诞纵，或乘露车历游郊野，醉则执铎挽歌，不屑物议。湘东王绎在荆镇与书慰勉之。

后为太子率更令。放达不事容仪。性不容非，与物多忤，有乖己者，辄肆意骂之，退无所言。迁左丞。仆射省尝议集公卿，几卿外还，宿醉未醒，取枕高卧，傍若无人。又尝于阁省裸袒酣饮，及醉小遗，下沾令史，为南司所弹，几卿亦不介意。

转左光禄长史。卒，文集行于世。

几卿虽不持检操，然于家门笃睦。兄才卿早卒，子藻幼孤，几卿抚养甚至。及藻成立，历清官，皆几卿奖训之力也。

论曰：谢晦以佐命之功，当顾托之重，殷忧在日，黜昏启圣，于社稷之计，盖为大矣。但庐陵之殒，事非主命，昌门之覆，有乖臣道。博陆所慎，理异于斯。加以身处上流，兵权总己，将欲以外制内，岂人主所久堪乎。向令徐、傅不亡，道济居外，四权制命，力足相侔，刘氏之危，则有逾累卵。以此论罚，岂曰妄诛。宣远所为寒心，可谓睹其萌矣。然谢氏自晋以降，雅道相传，景恒、景仁以德素传美，景懋、景先以节义流誉。方明行己之度，玄晖藻绩之奇，各擅一时，可谓德门者矣。灵运才名，江左独振；而猖獗不已，自致覆亡。人各有能，兹言乃信，惜乎！

南史卷二十

列传第十

谢弘微

弘微年十岁，继从叔峻，名犯所继内讳，故以字行。童幼时精神端审，时然后言。所继叔父混名知人，见而异之，谓思曰：“此儿深中夙敏，方成佳器，有子如此足矣。”峻司空琰子也，于弘微本服缌，亲戚中表，素不相识，率意承接，皆合礼衷。

义熙初，袭爵建昌县侯。弘微家素贫俭，而所继丰泰，唯受数千卷书，国吏数人而已，遗财禄秩，一不关预。混闻而惊叹，谓国郎中令漆凯之曰：“建昌国禄本应与北舍共之，国侯既不厝意，今可依常分送。弘微重违混言，乃少有所受。北舍，弘微本家也。”

混风格高峻，少所交纳，唯与族子灵运、瞻、晦、曜、弘微以文义赏会，常共宴处，居在乌衣巷，故谓之乌衣之游。混诗所言“昔为乌衣游，戚戚皆亲姓”者也。其外虽复高流时誉，莫敢造门。瞻等才辞辩富，弘微每以约言服之，混特所敬贵，号曰微子。谓瞻等曰：“汝诸人虽才义丰辩，未必皆愜众心，至于领会机赏，言约理要，故当与我共推微子。常言“阿远刚躁负气，阿客博而无检，曜仗才而持操不笃，晦自知而纳善不

周。设复功济三才，终亦以此为恨。至如微子，吾无间然”。又言“微子异不伤物，同不害正，若年造六十，必至公辅”。尝因酣燕之余，为韵语以奖劝灵运、瞻等曰：“康乐诞通度，实有名家韵，若加绳染功，剖莹乃琼瑾。宣明体远识，颖达且沉俊，若能去方执，穆穆三才顺。阿多标独解，弱冠纂华胤，质胜诚无文，其尚又能峻。通远怀清悟，采采摽兰讯，直辔鲜不蹶，抑用解偏吝。微子基微尚，无倦由慕蔭，勿轻一篋少，进往必千仞。数子勉之哉，风流由尔振。如不犯所知，此外无所慎。”灵运、瞻等并有诫厉之言，唯弘微独尽褒美。曜，弘微兄，多其小字。通远即瞻字。客儿，灵运小名也。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，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，弘微亦拜员外散骑侍郎琅邪王大司马参军。

义熙八年，混以刘毅党见诛，混妻晋陵公主改适琅邪王练。公主虽执意不行，而诏与谢氏离绝。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。混仍世宰相，一门两封，田业十余处，僮役千人，唯有二女，年并数岁。弘微经纪生业，事若在公，一钱尺帛出入，皆有文簿。宋武受命，晋陵公主降封东乡君。以混得罪前代，东乡君节义可嘉，听还谢氏。自混亡至是九年，而室宇修整，仓廩充盈，门徒不异平日。田畴垦辟，有加于旧。东乡君叹曰：“仆射生平重此子，可谓知人，仆射为不亡矣。”中外姻亲、道俗义旧见东乡之归者，入门莫不叹息，或为流涕，感弘微之义也。

性严正，举止必循礼度，事继亲之党，恭谨过常。伯叔二母，归宗两姑，晨夕瞻奉，尽其诚敬。内外或传语通讯，辄正其衣冠。婢仆之前，不妄言笑。由是尊卑大小，敬之若神。时有蔡湛之者，及见谢安兄弟，谓人曰：“弘微貌类中郎，而性似文靖。”

文帝初封宜都王，镇江陵，以琅邪王球为友，弘微为文学。

母忧去职，居丧以孝称。服阕，蔬素踰时。文帝即位，为黄门侍郎，与王华、王昙首、殷景仁、刘湛等，号曰五臣。迁尚书吏部郎，参机密。寻转右卫将军，诸故吏臣佐，并委弘微选拟。

居身清约，器服不华，而饮食滋味尽其丰美。兄曜历御史中丞，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，卒官。弘微哀戚过礼，服虽除犹不啖鱼肉。沙门释慧琳尝与之食，见其犹蔬素，谓曰：“檀越素既多疾，即吉犹未复膳。若以无益伤生，岂所望于得理。”弘微曰：“衣冠之变，礼不可踰，在心之哀，实未能已。”遂废食歔歔不自胜。

弘微少孤，事兄如父。友睦之至，举世莫及。口不言人短，见兄曜好臧否人物，每闻之，常乱以他语。历位中庶子，加侍中。志在素宦，畏忌权宠，固让不拜，乃听解中庶子。每献替及陈事，必手书焚草，人莫之知。上以弘微能膳羞，每就求食，弘微与亲旧经营。及进之后，亲人问上所御，弘微不答，别以余语酬之，时人比之汉世孔光。

及东乡君薨，遗财千万，园宅十余所，又会稽、吴兴、琅邪诸处太傅安、司空琰时事业，奴僮犹数百人，公私咸谓室内资财宜归二女，田宅僮仆应属弘微，弘微一不取。自以私禄营葬。混女夫殷叡素好擄捕，闻弘微不取财物，乃滥夺其妻妹及伯母两姑之分以还戏责，内人皆化弘微之让，一无所争。弘微舅子领军将军刘湛谓弘微曰：“天下事宜有裁衷，卿此不问，何以居官？”弘微笑而不答。或有讥以“谢氏累世财产，充殷君一朝戏责，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”。弘微曰：“亲戚争财，为鄙之甚，今内人尚能无言，岂可导之使争。今分多共少，不至有乏，身死之后，岂复见关。”

东乡君葬，混墓开，弘微牵疾临赴，病遂甚。元嘉十年卒，年四十二。文帝叹惜甚至，谓谢景仁曰：“谢弘微、王昙首年

踰四十，名位未尽其才，此朕之责也。”

弘微性宽博，无喜愠。末年尝与友人棋，友人西南棋有死势，复一客曰：“西南风急，或有覆舟者。”友悟乃救之。弘微大怒，投局于地。识者知其暮年之事，果以此岁终。时有一长鬼寄司马文宣家，言被遣杀弘微。弘微疾每剧，辄豫告文宣。及弘微死，与文宣分别而去。

弘微临终语左右曰：“有二摺书，须刘领军至，可于前烧之，慎勿开也。”书是文帝手敕，上甚痛惜之。使二卫千人营毕葬事，追赠太常。

弘微与琅邪王惠、王球并以简淡称，人谓沉约曰：“王惠何如？”约曰：“令明简。”次问王球，约曰：“蘧玉淡。”又次问弘微，约曰：“简而不失，淡而不流，古之所谓名臣，弘微当之。”其见美如此。子庄。

庄字希逸，七岁能属文，及长，韶令美容仪，宋文帝见而异之，谓尚书仆射殷景仁、领军将军刘湛曰：“蓝田生玉，岂虚也哉。”为随王诞后军谘议，领记室。分左氏经传，随国立篇。制木方丈，图山川土地，各有分理。离之则州郡殊别，合之则宇内为一。

元嘉二十七年，魏攻彭城，遣尚书李孝伯与镇军长史张畅语，孝伯访问庄及王微，其名声远布如此。二十九年，除太子中庶子。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，普诏群臣为赋。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，作赋毕示庄。及见庄赋，叹曰：“江东无我，卿当独秀，我若无卿，亦一时之杰。”遂隐其赋。

元凶弑立，转司徒左长史。孝武入讨，密送檄书与庄，令加改正宣布之。庄遣腹心门生具庆奉启事密诣孝武陈诚。及帝践阼，除侍中。时魏求通互市，上诏群臣博议。庄议以为拒而观衅，有足表强。骠骑竟陵王诞当为荆州，征丞相荆州刺史南

郡王义宣入辅，义宣固辞不入，而诞便克日下船。庄以丞相既无入志，而骠骑发便有期，如似欲相逼切。帝乃申诞发日，义宣竟亦不下。

孝建元年，迁左将军。庄有口辩，孝武尝问颜延之曰：“谢希逸月赋何如？”答曰：“美则美矣；但庄始知‘隔千里兮共明月’。”帝召庄以延之答语语之，庄应声曰：“延之作秋胡诗，始知‘生为久离别，没为长不归’。”帝抚掌竟日。又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，何者为叠韵。答曰：“玄护为双声，碣磳为叠韵。”其捷速若此。初，孝武尝赐庄宝剑，庄以与豫州刺史鲁爽，后爽叛，帝因宴问剑所在。答曰：“昔以与鲁爽别，窃为陛下杜邮之赐。”上甚悦，当时以为知言。

于时搜才路狭，庄表陈求贤之义曰：

臣闻功倾魏后，非特照车之珍，德柔秦客，岂徒秘璧之贵。隆陂所渐，成败之由，何尝不兴资得才，替因失士。故楚书以善人为宝，虞典以则哲为难。而进选之举既隳中代，登造之律，未闻当今，必欲丰本康务，庇人济俗，匪更滂濫，奚取九成。

夫才生于时，古今岂贰，士出于世，屯泰焉殊。升历中阳，英贤起于徐沛，受策白水，茂异出于荆宛。宁二都智之所产，七隩愚之所育，实遇与不遇、用与不用耳。今大道光亨，万务俟德，而九服之旷，九流之艰，提钧悬衡，委之选部。一人之鉴易限，天下之才难源，以易限之鉴，镜难源之才，使国罔遗贤，野无滞器，其可得乎？昔公叔登臣，管仲升盗，赵文非私亲疏嗣，祁奚岂谄讎比子。茹茅以汇，作范前经，举尔所知，式昭往牒。且自古任荐，弘明赏罚，成子举三哲而身致魏辅，应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，白季称冀缺而畴以田采，张勃进陈汤而坐之褫爵。此则先事之盛准，亦后王之彝鉴。臣谓宜普命大臣，各举所知，以付尚书依分铨用。若任得其才，举主延赏，

有不称职，宜及其坐。重者免黜，轻者左迁。被举之身，加以禁锢，年数多少，随愆议制。若犯大辟，则任者刑论。

又政平讼理，莫先亲人，亲人之要，实归守宰。故黄霸莅颖川累稔，杜畿居河东历载。或就加恩秩，或入崇晖宠。今莅人之职，宜遵六年之限，进得章明庸惰，退得人不勤劳，如此，则上靡弃能，下无浮谬，考绩之风载泰，薪樵之歌克昌。初，文帝世，限年三十而仕郡县，六周乃选代，刺史或十年余。至是皆易之，仕者不拘长少，莅人以三周为满，宋之善政于是乎衰。

是年，拜吏部尚书，庄素多疾，不愿居选部，与大司马江夏王义恭笺，自陈“两胁癖疾，殆与生俱，一月发动，不减两三。每痛来逼心，气余如縆，利患数年，遂成痼疾。岌岌惛惛，常如行尸。眼患五月来便不复得夜坐，恒闭帷避风。昼夜惛惛，为此不复得朝谒诸王，庆吊亲旧。今之所止，唯在小合。下官微命，于天下至轻，在己不能不重。家世无年，亡高祖四十，曾祖三十三，亡祖四十七，下官新岁便三十五。加以疾患如此，当复几时？入年当申前请，以死自固。愿侍坐言次，赐垂接助”。三年，坐疾多免官。

大明元年，起为都官尚书。上时亲览朝政，虑权移臣下，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，欲轻其势力。二年，诏吏部尚书依郎分置，并详省闲曹。又别诏太宰江夏王义恭曰：“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，良以一人之识不辨洽通，兼与夺威权不宜专一故也。”于是置吏部尚书二人，省五兵尚书。庄及度支尚书顾凯之并补选职。迁左卫将军，加给事中。时河南献舞马，诏群臣为赋，庄所上甚美。又使庄作舞马歌，令乐府歌之。

五年，又为侍中，领前军将军。时孝武出行夜还，敕开门。庄居守，以桀信或虚，须墨诏乃开。上后因宴，从容曰：“卿

欲效郅君章邪？”对曰：“臣闻搜巡有度，郊祀有节，盘于游田，着之前诫。陛下今蒙犯尘露，晨往宵还，容致不逞之徒，妄生矫诈，臣是以伏须神笔。”

六年，又为吏部尚书，领国子博士。坐选公车令张奇免官，事在颜师伯传。后除吴郡太守。

前废帝即位，以为金紫光禄大夫。初，孝武宠姬殷贵妃薨，庄为谏，言“赞轨尧门”，引汉昭帝母赵婕妤尧母门事，废帝在东宫衔之。至是遣人诘庄曰：“卿昔作殷贵妃谏，知有东宫不？”将诛之。孙奉伯说帝曰：“死是人之所同，政复一往之苦，不足为困。庄少长富贵，且系之尚方，使知天下苦剧，然后杀之未晚。”帝曰：“卿言有理。”系于左尚方。明帝定乱得出，使为赦诏。庄夜出署门方坐，命酒酌之，已微醉，传诏停待诏成，其文甚工。后为寻阳王师，加中书令、散骑常侍。寻加金紫光禄大夫，给亲信二十人。卒，赠右光禄大夫，谥宪子。所着文章四百余首行于世。

五子：扬、肜、颢、嶷、淪，世谓庄名子以风月景山水。扬位晋平太守，女为顺帝皇后，追赠金紫光禄大夫。

肜字敬冲，幼聪慧。庄器之，常置左右。十岁能属文。庄游土山，使肜命篇，揽笔便就。琅邪王景文谓庄曰：“贤子足称神童，复为后来特达。”庄抚肜背曰：“真吾家千金。”宋孝武帝游姑孰，敕庄携肜从驾。诏为洞井赞，于坐奏之。帝曰：“虽小重也。”

仕宋为卫将军袁粲长史。粲性简峻，时人方之李膺。肜谒退，粲曰：“谢令不死矣。”宋明帝尝敕肜与谢凤子超宗从凤庄门入。二人俱至，超宗曰：“君命不可以不往。”乃趋而入。肜曰：“君处臣以礼。”遂退不入。时人两称之，以比王尊、王阳。后为临川内史，以贿见劾，袁粲寝其事。

齐高帝为骠骑将军辅政，选朏为长史。高帝方图禅代，欲以朏佐命，迁左长史。每夕置酒，独与朏论魏、晋故事，言石苞不早劝晋文，死方恸哭，方之冯异，非知机也。朏曰：“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，魏武曰：‘有用我者，其周文王乎。’晋文世事魏氏，将必终身北面。假使魏早依唐、虞故事，亦当三让弥高。”帝不悦，更引王俭为左长史，以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

及齐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僚陪位。侍中当解玺，朏佯不知，曰：“有何公事？”传诏云，“解玺授齐王”。朏曰：“齐自应有侍中。”乃引枕卧。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欲取兼人。朏曰：“我无疾，何所道。”遂朝服出东掖门，乃得车，仍还宅。是日，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。既而武帝请诛朏，高帝曰：“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。”又以家贫乞郡，辞旨抑扬，诏免官禁锢五年。永明中，为义兴太守，在郡不省杂事，悉付纲纪，曰：“吾不能作主者吏，但能作太守耳。”历都官尚书，中书令，侍中，领新安王师。求出，仍为吴兴太守。

明帝谋入嗣位，引朝廷旧臣，朏内图止足，且实避事。弟瀹时为吏部尚书，朏至郡，致瀹数斛酒，遗书曰：“可力饮此，勿豫人事。”朏居郡，每不理，常务聚敛，众颇讥之，亦不屑也。

建武四年，征为侍中、中书令，不应。遣诸子还都，独与母留，筑室郡之西郭。明帝诏加优礼，旌其素概，赐床帐褥席，奉以卿禄。时国子祭酒庐江何胤亦抗表还会稽。永元中，诏征朏、胤，并不屈。时东昏皆命迫遣，会梁武帝起兵。及建邺平，征朏、胤，并补军谘祭酒，皆不至。及即位，诏征朏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胤散骑常侍、特进、右光禄大夫，又并不屈。仍遣领军司马王果敦譬朏，朏谋于何胤，胤欲独高

其节，给曰：“兴王之世，安可久处？”

明年六月，肱轻舟出，诣阙自陈。帝笑曰：“子陵遂能屈志。”诏以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。肱辞脚疾，不堪拜谒，乃角巾肩舆诣云龙门谢。诏见于华林园，乘小车就席。明旦，乘舆出幸肱宅，宴语尽欢。肱固陈本志，不许。又固请自还迎母，许之。临发，舆驾临幸，赋诗饯别，王人送迎相望于道。到都，敕材官起府于旧宅。武帝临轩，遣谒者于府拜授。诏停诸公事及朔望朝谒。

三年元会，诏肱乘小舆升殿。肱素惮烦，及居台铉，兼掌内台，职事多不览，以此颇失众望。其年母忧，寻有诏摄职如故。

五年，改授中书监、司徒、卫将军，固让不受。遣谒者敦授，留府门及暮，至于经春夏。八月，乃拜受焉。是冬薨，车驾出临哭，谥曰孝靖。

建武初，肱为吴兴，以鸡卵赋人，收鸡数千。及遯节不全，为清谈所少。著书及文章行于世。

子援，位司徒右长史，坐杀牛废黜。为东阳内史，及还，五官送钱一万，止留一百。答曰：“数多刘宠，更以为愧。”

次子諲，不妄交接，门无杂宾。有时独醉，曰：“入吾室者但有清风，对吾饮者唯当明月。”位右光禄大夫。

子哲，字颖豫，美风仪，举止酝藉，襟情豁朗，为士君子所重。仕梁至广陵太守，侯景之乱，因寓居焉。仕陈历史部尚书，中书令，侍中，司徒左长史。卒，谥康子。

颢字仁悠，肱弟也。少简静。宋末为豫章太守，至石头，遂白服登烽火楼，坐免官。诣齐高帝自占谢，言辞清丽，容仪端雅，左右为之倾目，宥而不问。齐永明初，高选友学，以颢为竟陵王友。历史部郎，有简秀之目。卒于北中郎长史。

颢弟澹字义洁。年七岁，王景文见而异之，言于宋孝武，召见于人众中。澹举止闲详，应对合旨，帝悦，诏尚公主，景和败，事寝。仆射褚彦回以女妻之，厚为资送。

性甚敏贍，尝与刘俊饮，推让久之，俊曰：“谢庄儿不可云不能饮。”澹曰：“苟得其人，自可流洒千日。”俊甚惭，无言。仕齐累迁中书侍郎。卫军王俭引为长史，雅相礼遇。后拜吏部尚书。

明帝废郁林，领兵入殿，左右惊走报澹。澹与客围棋，每下子，辄云“其当有意”，竟局乃还斋卧，竟不问外事。明帝即位，澹又属疾，不知公事。萧湛以兵临起之，澹曰：“天下事，公卿处之足矣；且死者命也，何足以此惧人。”

后宴会功臣上酒，尚书令王晏等兴席，澹独不起，曰：“陛下受命应天，王晏以为己力。”献觞遂不见报。上大笑解之。座罢，晏呼澹共载，欲相抚悦，澹又正色曰：“君巢窟在何处？”晏初得班剑，澹谓曰：“身家太傅，裁得六人，若何事顿得二十？”晏甚惮之，谓江祐曰：“彼上人者，难为酬对。”加领右军将军。

兄肱在吴兴，论启公事稽晚，澹辄代肱为启，上知非肱手迹，被问见原。永泰元年，卒于太子詹事，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简子。

初，肱为吴兴，澹于征虏渚送别，肱指澹口曰：“此中唯宜饮酒。”澹建武之朝，专以长酣为事，与刘瑱、沉昭略交，饮各至数斗。齐武帝问王俭：“当今谁能为五言？”俭曰：“肱得父膏腴，江淹有意。”上起禅灵寺，敕澹撰碑文。澹子览。

览字景涤，选尚齐钱唐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梁武平建邺，朝士王亮、王莹等数人揖，自余皆拜，览时年二十余，为太子舍人，亦长揖而已。意气闲雅，视瞻聪明，武帝目送良久，谓

徐勉曰：“觉此生芳兰竟体，想谢庄政当如此。”自此仍被赏味。

天监元年，为中书侍郎，掌吏部事，顷之即真。尝侍坐，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，其文甚工，乃使重作，复合旨。帝赐诗云：“双文既后进，二少实名家，岂伊尔栋隆，信乃俱国华。”为侍中，颇乐酒，因宴席与散骑常侍萧琛辞相诋毁，为有司所奏。武帝以览年少不直，出为中权长史。

后拜吏部尚书，出为吴兴太守。中书舍人黄睦之家居乌程，子弟专横，前太守皆折节事之。览未到郡，睦之子弟迎览，览逐去其船，杖吏为通者，自是睦之家杜门不出。郡境多劫，为东道患，览下车肃然。初齐明帝及览父瀹、东海徐孝嗣并为吴兴，号为名守，览皆过之。览昔在新安，颇聚敛，至是遂称廉洁，时人方之王述。卒于官，赠中书令。

览弟举字言扬，幼好学，与览齐名。年十四，尝赠沉约诗，为约所赏。弱冠丁父忧，几致毁灭。服阕，为太常博士，与兄览俱预元会。江淹一见并相钦挹，曰：“所谓‘馭二龙于长涂’者也。”

为太子家令，掌管记，深为诏明太子赏接。秘书监任昉出为新安郡，别举诗云：“讵念耄嗟人，方深老夫托。”其属意如此。梁武尝访举于览，览曰：“识艺过臣甚远，唯饮酒不及于臣。”帝大悦。寻除安成郡守，母往于郡丧，辞不赴。历位左户尚书，迁掌吏部尚书。举祖庄、父瀹、兄览并经此职，前代少比。

举尤长玄理及释氏义，为晋陵郡时，常与义学僧递讲经论，征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，其盛如此。先是，北度人卢广有儒术，为国子博士，于学发讲，仆射徐勉以下毕至。举造坐屡折广，辞理迢迈。广深叹服，仍以所执麈尾、斑竹杖、滑石书格

荐之，以况重席焉。加侍中，迁尚书右仆射。

大同三年，出为吴郡太守。先是，何敬容居郡有美绩，世称为“何吴郡”。及举为政，声迹略相比。曾要何征君讲中论，何难以巾褐入南门，乃从东园进。致诗往复，为虎丘山赋题于寺。

入为侍中、太子詹事、翊左将军。举父瀹齐时终此官，累表乞改，敕不许。后迁尚书仆射，侍中、将军如故。举虽屡居端揆，未尝肯预时政，保身固宠，不能有所发明。因疾陈解，敕辄赐假，并敕处方，加给上药，其恩遇如此。

侯景来降，帝询访朝臣，举及朝士皆请拒之。帝从朱异言纳之，以为景能立功赵、魏。举等不敢复言。太清二年，迁尚书令，卒于内台。上曰：“举非止历官已多，亦人伦仪表，久着公望，怅恨未授之，可赠侍中、中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”

举宅内山斋舍以为寺，泉石之美，殆若自然。临川、始兴诸王常所游践。邵陵王纶于娄湖立园，广燕，酒后好聚众宾冠，手自裂破，投之唾壶，皆莫敢言。举尝预宴，王欲取举帻。举正色曰：“裂冠毁冕，下官弗敢闻命。”拂衣而退。王屡召不返，甚有惭色。举托情玄胜，尤长佛理，注净名经，常自讲说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嘏。

嘏字含茂，风神清雅，颇善属文。仕梁为太子中庶子，建安太守。侯景之乱，之广州依萧勃。勃败，在周迪门。后依陈宝应，宝应平，方诣阙。历侍中，中书令，都官尚书。卒，谥曰光子。有文集行于世。

子俨位侍中、御史中丞、太常卿；瀹位尚书仆射。

举兄子侨字国美。父玄大，仕梁侍中。侨素贵，尝一朝无食，其子启欲以班史质钱，答曰：“宁饿死，岂可以此充食乎？”太清元年卒，集十卷。长子祗。

侨弟札字世高，亦博涉文史，位湘东王谘议，先侨卒。

论曰：易云，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”弘微立履所蹈，人伦播美，其世济不陨，盖有馀焉。敬冲出入三代，骤经迁革，遁俗之志，无闻贞固之道，居官之方，未免货财之累。因倂成敬，偃仰当年。古人云：处士全盗虚声，斯之谓矣。